分裂的世界：从老人政治到年轻人天地

文/MichaelChen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对大陆的经济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横截面描述，以为投资的大趋势做一个简单判断。

尽管在过去2000年中，“中国”从没有被准确定义过，无论是其疆域，还是其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依据，但该名词，一直被沿用。（参见《历史哲学概述》系列）现今中国大陆统治者的政权，如果从1949年算起，已经有62年。考虑到一个青年人对世界的有思考的认知，从15岁算起的话，一个77岁左右的普通农民或者工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如下一系列事件：农业集体化、粮食紧缺、工商业公私合营、肃反运动、全民整风、阶级斗争、亩产千斤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归咎于天气替罪羊的大饥荒、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推广，而在整体的经济形态上，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多养了一只鸡，便需要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批斗的结果，彻底摧残了市场活动，最终在文革期间，达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情况。（现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便是邻近的北韩，是一个典型的袖珍版，每一天，由于极权政府的继续资助，金家王朝治下，数百万人仍在挨饿）

对于城市的知识分子而言，除了上述这些，还经历了由《红楼梦》引起的文艺批判，整风整党、反右倾、百家争鸣的引蛇出洞、反右派、《海瑞罢官》引起的文艺黑哨、第一张大字报引起的文革、八个样板戏、上山下乡、喷气式、阴阳头的侮辱人格的批斗。

如果普通的农民百姓最凄凉的日子，是三年大饥荒，那么文革10年，则是有史以来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地狱。从1949到1976年的27年间，宫廷政治的丑陋争斗，通过层层的政治运动放大到每一个层级的百姓中，通过各种媒介管控、洗脑，在毛腊肉去世以前，十亿百姓，都用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认知人生，而任何持有异议者都被清洗出去乃至肉体消灭，剩下的，或者精神上分裂，或者带上面具伪装，或者彻底的背叛人格和道义。

当邓矮子以政变的形式，活捉了四人帮，赶走了华国锋而夺权成功之后。1979-1981年，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大平反，知青回城。面对10多亿被洗脑了20多年的愚民，邓不能或者不愿意去直接清算毛腊肉的罪行，也不能或者不愿意倒戈去学习戈尔巴乔夫清算整个统治阶层，更何况帮助他上台的拥趸，也曾经是文革的推波助澜者和历史的罪人。

于是，毛腊肉并没有像列宁的尸体一样，被从棺木中崛起而掘墓鞭尸，而是继续放在纪念堂等待后来者的鞭挞，赤色旗帜也没有改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便继续在过往的旗帜覆盖下，开始新的方向。（1949-1981年历史，参读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1981年开始，是从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1992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至今刚好三十年。

农村的起步，是从安徽自发的以性命相互担保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而沿海小工业的起步，则是从乡镇企业开始。以官方非常不可靠的GDP数据计算，三十年GDP成长14倍以上。考虑到1981到1989年，从赤贫开始的经济成长，到要求公平分配，打击官倒，去除贪污的学生运动，实际上不足10年时光。可以看到，当市场的自发力量，试图推动制度的重建，遇见权力的阻挠时，将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当邓矮子在广场外用坦克和散花弹屠杀学生，却没有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被送上断头台而侥幸过关时，他所庆幸的是82-84年，以及86-88的经济增长，至少还有一部分百姓满意。从而，92年以后，他才进行了所谓的南巡，用讲话的形式，强调继续市场化的推进。因为这一次由他拍板而担负上千古罪名的屠杀的背后，能真正保住红色政权的依据是经济增长，由计划经济失败教训而默认的市场化力量所促成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保住政权的依据，而这成为也是此后20年的主要基调。

在过去20年间，无论社会及统治阶层内部充满何种尖锐矛盾，经济增长，被排在远比其他一切优先的位置，因为这是邓矮子在文革和64屠杀中学到的深刻教训。而其他的各种价值与诉求，均被认为是可控制的。同时，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也一直在冲突中不断进行着。在过往20年间，全球化的力量，网络的影响，技术的进步，也一日千里，各种前所未见的新事物及媒介，以全新的速度创新和传播，令到地球变得坦平。

江朱时代，除了对低竞争力的纺织、钢铁产业进行大力裁员之外，最重要的是保持了对外部世界的尽力开放，跨国资本的流入(FDI)，配合人口红利中，大量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入城市进入工厂，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供应链从东南亚向中国沿海的迁移，WTO的签署及推进，再到金融体系改革，银行上市，做实资本账，又因为尚未完全开放而躲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这一系列事件，均使整体经济在风浪中继续成长，而工业的生产水平及管理制度已经深化到足够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工厂的水平。

而这一发展的结果是，由于参与了全球化分工，因此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发展和百姓收入严重差异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继续利用先行优势扩大差距，而拥有权力者则急起直追。社会的财富，从开始的冒险企业家手中，转移向资源垄断者，以及进一步的，权力拥有者手中。这即是所谓“猪养肥了再杀“。而财富的社会不均，由于机会上的不平等而积聚了新的怨恨。

再回头来看看2008年10月，在金融海啸肆虐时，笔者对经济长期保持乐观，主张继续持有股票，保持投资的五个理由：

（1）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年轻的愿意参与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人口。以及亚洲人极其典型的高储蓄率。

（2）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无论男女老幼，前所未有的赚钱的欲望和热情。

（3）不可抑制的市场化及全球市场参与大趋势。

（4）对台战争的不可能性。

（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代四小龙和四小虎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如同前面所说，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之后，红色旗帜的合法性，其实并不来源于任何意识形态因素，因为毛版本的马列主义实际上已经彻底破产，除了极其少数的脑残真的还认同并坚持一个毛版本的100年前的僵尸理论外，绝大部分经济的参与者，只是在这套伪装的残存话语框架下，进行自己男盗女娼的私利活动，而对这一荒谬的话语的保持，只不过是为自己所拥有的既得利益辩护而已。

对于百姓来说，过去20年活生生的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就是，意识形态不可靠，钱才可靠。拜金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政治框架发生何种变化，甚至某些脑残的阴谋家鼓吹唱红歌重新追忆历史时，经济活动的自利追求，并不会因此而停顿，歌照唱，舞照跳，房照炒，麻将继续打，只要不妨碍赚钱就可以。如同前面矮子留下的教条，真正保持政权合法性的是经济上的成就。因此，任何一种洗脑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在金钱面前，都变得苍白。

赚钱成为朝野共识，甚至在大城市中，中产阶级的成长令到其他价值观及道义诉求变得更加强烈，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如此的不平衡，考虑到尚有6-8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以及农村中，尽管人口红利将在2-5年内达到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中的劳动力会立刻不足，“刘易斯拐点”对经济的作用，并不是一时刻的作用，相反，这意味着未来2-5年，年轻的劳动力将达到历史的最充沛程度，只是，他们已经未必愿意进入工厂并过着前代工蚁般的苦日子。

由于中国的幅员是如此辽阔，因此接替了东南亚“雁行模式“加工链的分工位置，并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迁移到越南或者印尼中去，而是相反，会迁徙到中西部地区去，（蔡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延续》）这一动力由于海啸以后，东南部地租及物价的腾升，而变得更加明显，富士康的迁移，便是一个良好的方向标。而制度及管理模式从沿海到内陆的迁移，将比以前更加迅速，这意味着知识的积累及传播的时间更加短，而资本主义的竞争作用，也更加明显而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内陆的经济，看起来将有可能继续沿海过往20年的发展，而令普通百姓收入增加，从而保持对被统治的认可。因此，类似于70多年前，井冈山流匪的情形，实际上不大可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不会进一步加深。

从经济发展上看，江朱十年可能是最好的十年，尽管大肚江残酷的镇压了轮子功，而棺材朱则以反贪为名，把富人抓起来收税，强中央财政而弱地方。但在对待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和市场经济问题上，这十年却是最为拥抱自由市场竞争体系的十年，WTO即为其高峰。

相比于此后十年，一哥捣糨糊，二哥在演戏。权力被进一步无限度的伸张，国进民退，侵犯了百姓有限的私权，官僚体系膨胀，裙带关系阻塞了百姓升迁的渠道。这样一种捣糨糊十年，是明显增加了民怨。特别的是，河蟹社会的玩法，正如笔者在2003年便已经在《推事及剪箭及板兰根及禽流感之关系》一篇中，富于远见的引用明江盈科《雪涛小说》所说明：“有医者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镞在膜内者，须急治。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非典一役，已预示此后糨糊十年之金马表演。错失改革良机，良可叹也！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代际分布，经济结构中，少数的50-55岁人口（1961-1966年出生）甚至更大几岁的，可能是经济中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他们成年时，(1981-1988之后)，正好踏中经济腾飞三十年，而竞争更加原始，需要的是胆识而不是精细的谋略。少数成功者，赚足30年，从而积累大量财富。比如根据胡润报告，财富超过十亿的富豪平均年龄为50岁，而百亿级富豪平均年龄为51岁。

由于他们年轻时代所受的教育，并不是完全的西洋教育及价值观，相反，在摒弃了共产版本之后，却不能放弃自我去重新改造接受西洋教育，但又深知计划经济之错误，从而出现一种“市场+民粹”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不断的坚持其中学时代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对所谓的“资本主义”进行价值观上的批判，另一方面，却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工具进行获利。

相对来说，40-50岁的人口（1961-1971年出生）富裕人数会更多些。胡润的《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千万元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要比国外年轻15 岁，且财富增长的速度更快，主要从事房地产和制造业。千万级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毕竟不奇怪的是，年纪大一些的，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积累。而且，这一代的人，外语水平相对于上一代，会好很多，大学教育虽然不是非常稀缺，但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的，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大量需要有能力以负担大场面的人才变得稀缺，老一代的原始摸索，实际上不如受过系统教育者来得更有优势，因此，留过洋的会更特别吃香。少数踏中互联网浪潮及有资本参与股市、房地产市场的大跃进者，其财富积累更加可观。

但是，这一代人也经历了64的屠杀，从而部分与统治者结下深仇，不可和解。相对来说，30岁-40岁的机会最多，（1971-1981年出生）也最富于竞争力，大学教育已经变得普及而且必不可少。英语也被强化到一种非过不可的程度。这变相加强了对外界的理解。在花旗私人银的《2010财富报告》，中国有34.3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但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数字被低估了。根据渣打银行（2008）的测算，中国100万美元资产之上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4岁，远低于45岁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一部分人的资产，除了靠自己积累之外，也有一部分来自父辈的提携。而没有发达起来那些，尽管房子越来越贵，但生活却还不至于是一个问题，而且，他们多少也积累了一定资产，至多支持改良而非急剧的暴力方式。

真正向社会要求更多的是30岁以下的，即所谓80后。（1980-1990）由于早期的年轻化生育及糟糕的避孕措施，大多数现今的80后的父母，实际上只有50多岁，并未完全退休。父母年轻时的苦难，转而将大量的精力，财富用于给予这一代人，因此，上一辈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成绩，彻底的体现在这代人的社会晋升地位上。“官二代”、“富二代”的继承作用，以及由于而来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的诉求，集体体现在这一代人身上。

特别是，社会晋升渠道由于裙带关系的堵塞，权力掠夺财富，减弱了社会自由竞争的机会。高房价及高物价，使得这一代人的“要钱、要房、要女人”的诉求，变得越来越渺茫。真正要求变革的，将会是80后的诉求和现行体制的冲突。

很不幸的是，现行的体制，实际上是老人政治的延续。邓小平时代的当家者，都是80岁以上。而政治高层，这20年来，尽管一直在推行年轻化，但比起世界潮流来说，比如年轻而富于活力的克林顿和奥巴马来说，2007年的25位政治局成员，平均是61岁。尽管他们都把头发染得黑黑的，但并不比满头白发的克林顿显得年轻。因为这种老人体制，体现的不止是年龄，更多是体现在思想和话语上。他们是否能够充分理解30岁以下的80后的诉求，看起来很可疑。而他们掰着手指数数字的表演，是否能获得80后的认可，则更可疑。

从这一次的花卉过敏反应，便可以看出老人政治实际上完全找错了对象，将一直与之持续抗争并要求改良的60-70后抓起来，或许是合理的做法，但完全捉错用神。经历过64屠杀惨痛者，在没有很大把握时，绝不会试图用血肉之躯去再做无谓死亡。只有80后，才会轻易的进行无所谓的模仿及游戏，莫之许将其称为“冒进的左倾主义”，实际上是过度的标签化，因为这种认真的渴望和诉求而希望并认可，却无任何实际的纲领及行动，正是80后的态度。

未来10年，随着90后的进一步成长，对自由的诉求，将变得不可抑止。而僵化的老人体制与这种自由的冲突，或许会变得完全不可调和。届时，墙，会被认为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事物，而且，很可能很轻易的，便如游戏般被直接PK掉，而干掉Boss很可能是整一代人最大的娱乐。而满足了数代人的“经济成长以支持合法统治的正确性”，会被认为是一个荒谬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未来10年的投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未来10年，经济成长依然是政权合法性的默认理由和遗训。朝野将继续一致不顾廉耻的赚钱。

（2）金融继续有限度推进开放，但节奏会比WTO设计的慢，金融问题，留待下节讨论。

（3）股市成立20年来，未经历正面的冲突及纷扰，而未来这种冲突看起来更加频繁，每一次外生冲击，可能都是买进的机会。

（4）年轻一代独立精神将更加明显，从而熊彼特式的毁灭式创造将更加频繁，各种新兴经济仍将继续层出不穷。

（5）传统工业生存压力更大。但中国的制造业地位不会失去，只会搬到内地。而人工会越来越贵，从而逼产业更快速升级。

（6）各种冲突频繁，末世情结和焦虑感更加强烈。一夜暴富的心态和弱势阶层的情绪弥漫到更多人身上。这种心理作用，体现于股市将多于楼市。

（7）由于全民炒楼，因此楼价已经进入高原平台期，暴涨机会依赖于钞票的印刷程度，跌起来则可能时间非常漫长。

（8）人身安全及健康的问题，会比过去10年更加明显而突出。

（9）全球化和网络化不可抑制，墙是愚蠢的老人政治。

（10）未来10年，最大的冲突，是老人政治的僵化和年轻人的诉求之间的冲突。

从2011年开始，每一个人眼中的世界，将逐渐变成一页页的碎片，过去，从没有一次，分裂得如此厉害。因为伪造的神，已经被从神坛打倒，而独立的人，尚未成长起来。上帝的羔羊，在旷野中漫游，等待着被屠杀。

十大核心纲要

文/MichaelChen、vivo

（1）洪洞县里无好人。

（2）体系就是最大的恶。

（3）漠视这种恶，就是罪。

（4）依赖体系生存，就是血吸虫。

（5）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把权力恶棍关进铁笼。

（6）理性渐进改良，全是幻觉和欺骗。

（7）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主动抗争。

（8）抗争的版本已经刷新，参照北非中东。

（9）言语都是空无，关键是在街头政治中要献出你的肉身。

（10）未来不全可知，首先一步设法打倒蚣匪专制。

“洪洞县里无好人”——解决如何评价周恩来、胡耀邦、朱镕基、温家宝等问题。

“体系就是最大的恶”——击碎那些心存幻想、试图改良挽救党国的人，30余年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更为恶劣，弃绝你的国师心态、补漏船工作，全部已经腐烂不堪，唯一的建设可能就是彻底摧毁。

“漠视这种恶，就是罪”——挥刀砍下各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麻木冷血的文青和小资。

“依赖体系生存，就是血吸虫”——扫荡任志强、洪晃、于建嵘、陈有西这些表演姿态的寄生虫。

“核心问题……把权力恶棍关进铁笼”——消除什么儒家宪政、耶教救国、民国控、基层竞选、废死论噪音。

“理性渐进改良，全是幻觉和欺骗”——骂的是笑蜀、彭晓芸之流，以及各种拒绝翻盘重新洗牌的既得利益者。

“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主动抗争”——拆了你的房子、派出所被打死、动车上被活埋才不得已反抗已经迟了，杨佳、钱明奇也不可取（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出路，虽然精神可嘉）。

“抗争的版本已经刷新”——所以什么封建更朝换代、晚清、民国、共党夺权、文革，以及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都没有啥参考意义，不要没事吓唬自己，又来个更恶劣的暴政怎么办。

“言语都是空无”——口头革命家意义寥寥，广场上街道上黑压压诸众的肉体和怒吼才真正让统治者恐惧，烧警车，砸政府。

“未来不全可知”——我们不许诺一个天堂的未来，割除当下的最大恶性肿瘤就已经是拯救和功德。

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警察政治、国家恐怖主义？

文/vivo

面对即将来临的法西斯化、警察国家、特务治国、国家恐怖主义，我们的希望何在？

1、利用网络等现代科技、高效传播工具促进民众的普遍觉醒，侵蚀、瓦解蚣党的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洗脑；

2、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街头政治，以示范的方式使群众学会主动抗争，摆脱对游行示威这种全球普遍的政治斗争手段的恐惧心理；

3、同时等待老人政治中老不死的死亡，以及在网络中成长、思想更灵活开放的青年一代的壮大；

4、中国技术-经济洼地倒灌效应的势能减弱，人口红利的消失，会使增长减速，于是焦点必然会从做大蛋糕转向分配蛋糕，各种利益纷争更为激烈，矛盾更加突出；

5、极权腐败政府的惯性膨胀，因为压榨加深加重而必然要强化的维稳任务/工作，会导致中央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枯竭，债务危机；

6、2.5亿在全国到处流动，既无心在乡村劳作，又在城市看不到希望（户籍、畸高房价、昂贵的教育/医疗成本）的农民工（二代）是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

7、当然，城市白领、中产也不好过，养肥你们就是为了随时屠宰，当最底层农民、农民工、城市工人、第三产业普通员工已经没油水可榨时，他们会盯着你们这些肥肉；

8、当前全球缺乏激动人心的重大科技创新，世界经济都在衰败，它迟早、不时会严重影响中国这种（依赖出口）以经济增长来论证统治合法性、来缓解诸种尖锐矛盾的国家政权；

9、自由化、民主化是非常明显的世界性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制政权接二连三崩溃，蚣党极权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上，会日益陷入普遍的谴责和围攻中；

10、一切都在等待着、期待着即将点燃熊熊烈火的一个火星。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持有武器的恶棍干掉

文/MichaelChen

当前的首要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持有武器的恶棍横行无忌，践踏人之存在。而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样只有一个，就是将这恶棍干掉。借用各种传统的话语，比如啥革命派，立宪派，改良派，这个党，那个党，都将这一首要问题混淆，并导致将当下的情况，套回传统叙事，产生新的不必要混乱。

各种知识界的所谓学者，沉迷，混乱于其所接受的教育，或者不敢，或者没能力抓住本质问题，纠缠于各种词语、话语、讽刺、借喻的结果，只是将当下 ，2011年，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结果，重新套用回大清朝的辫子思维，或则汉唐以来的三跪九叩，在我看来，都还是肉猪！

在反抗持棒恶棍的问题上，要认识到，以个人之力，去对抗一个冷血的有几千万甚至上亿数亿盗匪、鹰犬和奴才的滚动机器，是非常危险的。像刘莎莎一类，只有道义上的嘉许，和表演上激发的力量，而无实际实效。有效的对抗，是全方位的消耗式的游击。当权力恶棍没有钱，也收不到钱，自然就散架了。

重点在于全方位式的对抗，表现在每一个方面，比如看见城管虐待小贩，冲上去扔几块石头，比如无缘故查身份证，拒绝并要求走程序，比如减少给恶棍交税，更加激进的，比如也可以去围观，去怒骂，用石头去表达人之愤怒。最多被关个几天，或者记录个黑名单，目标是小规模。长期的消耗，这就是我讲了很多次的，比长命。

要认识到虽然各处仍有各种伤亡，但当前的情况，已经不是22年前，没有人敢当着数万只拍照手机的面，下令开枪杀人。因此，受到的损耗，最多是肉休上的少量损伤，在每个人的层面上，要除去恐俱感，大声表达，要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集体皇帝制，也就意味着捣糨糊，在边界上的博弈，步步防守进攻，才切实有效。

更为简单直接的层面上，比如在新浪，拒绝认证，拒绝自我阉割，看见有信息含量的，有转世风险，继续转发，转世，不妥协，不逃跑，坚持长期抗争，增加小蜜的成本，无论是金钱层面上，还是道义层面上。比如可以对腊肉、影帝、权力肆无忌惮地辱骂和道义上侮辱，同样是有效的。

要认识到，人所以活着，不是为了和官员一样，像肉猪一样浪费物质，操女人。而是要作为人之存在，活得像个人，活得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所谓各种的物质，生活，各种借口，去忍让，退缩边界，最恶劣的情况，就是文革，或者现今的北高丽，人活得猪狗不如，此刻的怒骂，是为了你们的孩子。

同样，要认识过，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每一步都是倒逼，大逃港倒逼开放，便是一个切实的实例，没有新浪大量的群体的转世，不停转发，边界就会被进一步压缩，一个人去面对持枪暴徒，和100万人去面对持枪暴徒，完全不同的。所以，关于未来10-20年，我提出的一个观察指标和分界线，就是

观察上街人数，当人数达到10万级别，会进一步扩散，当达到100万级别，会直接散架。而促成这种事件，一方面在于经济出现问题，比如经济高速通胀，然后高速紧缩，失业率上升，而同时则各种事件累积，比如动车，上海大火，这需要各种因素集结的时机，而不是某个人的规划。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比如从网络，邮件，到论坛，bbs, 从天涯到微博，此起彼伏，根本不需要担心微博被关掉这一类伪问题，没有了微博，还有宏博，没有了账号，还可以转世，所以，根本不需要为了账号，微博，去忍让。另一方面，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我不鼓动每个人都去做杨佳，但起码，做个人完全没问题。

要认识到，人之自我存在，勇敢，懦夫，幸福感，诸如此类，不是由他人来界定，而是自我认知。当20年之后，你小孩问你，20年前在做什么时，回首不会后悔，不会愧疚，看看现在60多岁这一代曾参与文革的，他们的人生，充满着欺骗，屠杀，压榨，愧疚，后悔，仇恨，贪欲。要记住，你的父母们，不是你的好样版。

标榜启蒙，义务教育蠢材从来不是我兴趣所在，和V兄上网十几年，真没几个看上眼，也不需要粉丝，本来我那些长长的文章就没几个可能读完，微博这地方，也是路过，爱骂就骂，不爽就走。所以，别把粉不粉太当回事。

从笑蜀到萧瀚这智障虫子最近的反应，可以看见信息时代和声音表达令到民众的声音更有倒逼意义，技术和时代的大趋势。革命这种词语的存在，是自欺欺人和危言耸听，一种旧时代思维的残余。简单的说，要做人，不要做猪，仅此而已。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不要把思想局限在革命、夺权这些名词，地球扁平化，开放才是世界潮流，每个百姓要吃饭，更要做人，才是事物的真正本质和未来，一切其他名词都是糊弄混淆。

改良不对，革命也不对，换个思维/表达方式

文/vivo

杨小凯、赵楚这类智障，自以为高明，可以批判地反思、超越毛腊肉的革命思维，实际上即使反对，其眼光、其思维方式、其话语-概念的使用，依然无法逃离蚣匪洗脑教育的窠臼，深度感染了病毒，他呼出的每一口气都是疾病。

时代不同，要切换全新的词汇、思维方式才能摆脱旧式语言套路的陷阱和牢笼【概念即某一类事物、景观、过程的聚焦，把人的目光吸附、捆束在它之上，而话语套路，本身就有述行（illocutionary）施动（performatory）的强迫力量】，才能解放思想，不然，你即使反对它，只要用上陈腐的概念、旧有的推理方式，甚至既往的文法/文风，最终的作用和效果也不过是继续成为受害者，为之背书和推波助澜。

这些东西往深里谈，远远超过了杨小凯、赵楚这类不入流货色的知识范围和思考能力。总之，不要再说什么革命、夺权、阶级斗争、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等，你可以说打怪升级，干掉黑老大，互联网式的自由、平等与共享，消灭“消灭敏感词”的专制……

MC：解构传统的叙事法，才能去除隐藏于叙事框架后的默认前提和理念，秋风一类儒家话题的叙事，就只能导向跪拜皇帝。

是这个道理，别说叙事框架，简单的一个特定概念和术语，背后都隐藏着默认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历史（知识）的大量积淀，只要你用了它，怎么都无法清新起来，撇清与旧有陈套的纠葛。应对的方式很简单，废除它，忘了它，换新的词汇，就跟使用计算机语言写程序一样，选了C++，就要跟着它的套路走，你觉得不行，已经跟不上新形势或者功能有限，就重新发明、换用Java语言，如今Google都觉得Java Script不好用了，在搞Dart语言。

所以说没什么革命，全民联网打怪，斩妖除魔而已。

私有制这样的观念，我也觉得陈腐，说基本的生活需要、尊严、体面、快乐好了，搞得我们好像个个很自私一样，我的书你完全可以拿去读，我不辞辛苦给你拷我硬盘里的高清AV，我的思想、知识、文字也是你的，你随便用。

改良当然是幻觉、意淫或者居心叵测的混淆视听、妖言惑众，而（与改良对立的）革命也把人拖入毛腊肉式的理念和思维方式，让人误以为是老一套的打江山、坐江山，再一次暴政循环，即使不这么思考，也把自己的记忆集和想象域定向到了血淋淋的法国大革命、斯大林整肃清党或毛匪的土改-反右-文革等，触发自觉不自觉的反感与抗拒意识，而全然不能意识到更广泛更大量的优良政治-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北非-中东这种最前沿最切合时代境况的颠覆、改造方式。革命一词已经被蚣党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教育彻底毒化，总跟无辜的血腥和屠杀捆绑在一起，埋伏着思维陷阱、种种罪恶图像，因此我们要禁绝它、遗忘它，判它死刑。

所以我们现在不说改良也不说革命，因为它们都是语言垃圾（或者是引发不可能的幻觉的瘟疫或者被导向至罪恶恐怖的记忆创伤），我们只要认清中心实质问题即可，即把权力恶棍关进铁笼，打爆一直在欺压剥夺我们的蚣党魔兽，用什么样的策略、武器都行，且要积极主动，单打独斗或者联网群攻，火力猛、级别高就用火箭弹、AK-47爆头，菜鸟也不妨踢上一脚，吐口唾沫。换成现实场景，即你既可以参加规模级的游行示威，也可以只去围观王荔蕻、陈光诚，还可以在网上恶战五毛，羞辱、咒骂腊肉和面瘫影帝，全民都是围攻蚣匪怪兽的义军，假以时日，它不会不散架崩溃。

有些人也许会真的担心如果打垮蚣党怪兽后再来一头暴政魔兽怎么办，攻打魔兽的头人、勇士自己蜕化成了独裁者？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没事自己吓唬自己。第一，如果他（们）确实这样，继续团结起来打爆，第二，世界大势不同，如今极权政府彻底过时，1950年代以降，特别1980年代以后，已经极少有新成立的政权采取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残存至今的暴力罪恶政权，都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老古董而已，都只是在苟延残喘着等待自己的死亡。

许小年、陈志武、于建嵘、赵楚 等，本质上都还是跪着的肉猪，被囚禁在地牢里争风吃醋、恨不能陪黑老大上床的性奴

文/vivo

操，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赵楚说的这些，问题在于匪首之一已经说了“五不搞”，你怎么让他听从你的倡议建言，含泪劝谏吗？你想当帝王师，可人家把你当个P，你的热脸一直贴在冷屁股上，你怎么还这么贱？

凡是以国师-建言者心态与口吻说话的人，比如许小年、陈志武、于建嵘、赵楚等，本质上都还是跪着的肉猪，被囚禁在地牢里争风吃醋、恨不能陪老大上床的性奴，要坚决批评、奚落和辱骂。蚣匪已经把平民送进了屠宰场、绑上了绞刑架，任意鱼肉，你还含泪规谏，不做彻底的反对者绝地反击，就是投降和反动。

此种话语的逻辑-面向-动力机制还是包青天、尚存一息良知的集体皇帝，让自己处于被动的有待被恩赐的角色，而非做个人，顶天立地，绝不下跪，依靠自力，实现个人和社会整体的自由与解放。也就是说，土匪你们想怎么玩，我彻底不管了（你又怎么能管得着生死角逐的敌方阵营怎么出招），我只思考自己如何行动，如何根据变化的局势防守既有成果和攻占持枪恶棍的地盘，攻城拔寨，步步为营，不断扩展、推进敌（蚣匪统治集团）我双方的博弈边界，扩大己方阵地，缩小对方势力，直到某一天它完全土崩瓦解。在强大的攻击下，蚣匪愿意妥协、投降，那是最好的结果，不愿意，我们就要更猛烈地围攻，逼迫缔结城下之盟，或彻底摧毁。

许小年赵楚们在表面上似乎和我们（草民）的立场观点一样，都在批评邪恶政权，可他们的心态不对，是在恨铁不成钢，好比和丈夫闹了别扭的老婆，一哭二闹三假装上吊，可心底里还默认是一个家庭，跟老公捆绑在一起，情感的重心没有偏移，胳膊肘不会朝外拐，总之，没有彻底决裂，不会离婚。

他们是撒娇发嗲派，在屈服于淫威、利诱或者情感-信仰惯性的前提下，百般作态，不时耍小性子假扮些难看的脸色给主人看，你再不如何如何我不活啦，死给你看，可人家从来不理会，即使这样，他们依然还是做不离不弃的忠实的老狗，而不考虑离家出走，或者干脆改换门庭自立门户，奔向自由天地，连起码朝这个方向努力都不肯。

即使陈志武，其某些利益、荣誉的取得也要依赖整个体制，比如红匪要查封你的书、不允许你入境怎么办，所以他们说什么话，话说到何等分寸都有精确的拿捏和算计，绝不能走到彻底背离鄙弃的地步。他们屁也不放一个闷声发大财也比这样表演忧国忧民心强，因为他们如此说话会收割一大批本来茫无头绪、有各种可能歧异选择的人，把他们的思路、情感重心转移到、固定到如何修补/完善这个破烂不堪的体制上，而忘了还有其他途径，比如彻底摧毁从头建设。

全世界大多数都是堂堂正正的人，我们的目标也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活得有自由有尊严，为什么现在就不敢选择独立、自由，讲真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当下的形势和以前不同，最反动的头目也只是判刑11年或者四个月拘禁，你还有什么可担忧？他们绝非愚蠢冥顽，无非狡猾、怯懦而已，贪恋既得的利益和浪名虚誉。

此等奸猾的牛不卖力，东张西望，总想两头吃，屁股踢上两脚也是应该。而且他们这些声音，总体上给人的误导就是还有改良的希望，是麻醉药，让草民留有幻想，不思自力救济，害处远大于他们的陈词滥调能给人的启迪和好处，我认为必须坚决羞辱。像司马南、染香、胡锡进这些牲口的错误摆在明处，正常的人都知道不对，反而没什么批判的意义。

总之，认清当前的形势，已经是国内战争状态，对垒的双方，分别是蚣匪官商勾结的统治集团及其附庸、奴才和鹰犬，和普通的民众，你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凡是跟蚣匪黑帮亲密状说话的人，不论他说的是对还是错，是在劝善还是贬恶更遑论舔菊，其实都属于敌方阵营，在楚河汉界的另一边，是全民公敌。说得更明白些，在战争状态里，给敌方提建议、出策略，寻死觅活文谏，欲其励精图治、富甲天下、兵强马壮的人，会是我们自己的战友吗？

战争状态，意味着整个国家已经完全分裂，没有共同利益，没有中间地带，不存在惠及五湖四海的甘霖，你只能在卡扎菲政权和班加西义军之间选择，在这个时候，还整天给卡扎菲提议你该这样那样，才能长治久安，永葆无虞，班加西人民见了是不是该给他一个耳光或者吐一口唾沫，更或者把枪管捅到他的屁眼里开一枪？

MC、vivo小议革命

MC：很好，经过微博几个月，1年的教育，连萧翰这种低智商虫子，也认识到该拼死一博了，不过看样子，也是口头而已， 除非熊猫国宝把他家的啥阿花卡什么岛给抓走，他才会像杨海鹏一样。这些啥知识分子都TMD没种的。

vivo：智障萧瀚到现在的说法也比我们落后无数倍，只是提到要讨论革命，可我们已经把革命的认识纲要（十大核心纲要）、革命的有利条件（希望何在）与方式都讨论N次了。

MC：我昨晚设想的观察指标，就是比如这次海宁是万人上街，如果不断演化动荡到每次10万人级别，就会各城市风起云涌，如果京城，广场，大城市能聚集到100万人，基本上坦克直升机来都没用，直接散架了。

vivo：潮州、增城、锡林浩特、大连、海宁，还有其他较小的群体事件，一来城市容量小，二来就像你所言，政治、价值诉 求不明确，都是简单的应激性骚乱，真正成气候，还得是京沪广深杭宁这些地方。京城重要，因为是政治、文化中心，广深则因为城市密集，外来流动民工极多，又能跟港澳互通声气，沪杭宁经济地位显赫，交通发达，城市也基本连成了片。

MC：中产基本都是孱头，只懂阿谀权贵或者逃跑，因此，直接性的无任何价值目标的骚乱，很可能是下一步风起云涌的事件。

vivo：我反复说过很多次了，那些一屋子坛坛罐罐的中产天生反动，小资们则自恋冷漠，至于说的天花乱坠、义正辞严（实际上是狗屁不通）的学者、公知、媒体人、记者、律师等，基本也就说说而已，他们常常居高临下地要启蒙、教育别人，可 到了真正变革的时候，他们这些废物自己也是要被启蒙和拯救的。

MC：这些应激性小规模事件的预演，实际是让百姓去除恐惧， 意识自我权利，破除对暴力机构的虚幻信任感和畏惧感，也逐步学习如何组织，对付催泪弹等武器。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vivo：正是如此，革命也需要彩排和前戏，最重要的，知道、学会且不畏惧上街这种当前技术条件下最可取的革命方式。走上一个正反馈道路就行了，愈演愈烈，甚至爆发的速度之快你我都难以想象。

MC：是的，所以我觉得10万级别是转折点，10万到100万，时间可能非常之短。需要的，只是一个小贩自焚。

vivo：那么多冲锋枪、火箭弹、装甲车、坦克、飞机其实是不 敢用的，主要的作用是给民众造成心理上的威慑，所以这么多年来无数的群体事件，除了在某些僻远的地方可能发生过枪击示威平民的事，消息被彻底封锁，没见他们敢在繁华城市的群众示威中开枪打死人。已经起来群体游行示威了，你再开枪乱杀无辜，那是彻底激化对立/对抗情绪，民众可能热血上涌毫不畏死地拼命，一拼命，军警匆忙自卫还击，死伤更严重，马上变成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

MC： 一般来说，本地警察没枪也不敢轻易杀人，规模级别，都要调动外地陌生军队，才不怕本地私人复仇。但届时军队是否接受指挥屠杀平民，未知。

vivo：外地陌生军队只能接管和控制一片地区、—个城市，如果狼烟四起，各地联动，200万警察，250万海陆空军，100万武警也彻底报销了，根本不济事。89是自行车、人肉跟卡车、坦克斗，如今几百辆私家车堵住道路，就要调动军用直升飞机才行。

没有英雄的革命正在成为现实

文/vivo

@老榕：很多人在这半年来一直追着我说，无非是新的独裁者上台。我问你，突尼斯的革命英雄是谁？一个小贩，他已经去世归于真主了。埃及的英雄是谁？没有。利比亚的，是贾利勒吗？他宣布不会参加大选了。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把政府关进笼子里的权力。没有英雄的革命，真的发生了。

——vivo 评述：

也就是说，反暴政、反极权、反专制、反独裁的历史经验已经被刷新，旧有的历史（叙事）模式彻底被颠覆，它不需要英雄、一个核心领导者，不需要组织和政党，甚至也不需要自己训练有素的军队，平民（无名诸众）聚集起来，在街道和广场上发出自己的怒吼即可。

晚清，孙大炮、蒋小匪（及其民国），毛大匪（及其党国）谱写的、刻画的历史景观/斗争模式已经彻底腐烂过时，不值一哂。你津津乐道，把它搬演、套用到现今的政治/社会场景里，完全是错乱和愚蠢，只表明了自己喜欢在历史粪坑里刨蛆吃的恶心龌龊趣味。

历史过去（尤其在这个快速升级换代的时代），它就只是神话、传说和虚构的小说，要把它同金庸或者马尔克斯的作品同等看待，记忆集就是想象域，想象域也可以是记忆集，你引证民国档案和引证荷马史诗、巴尔扎克小说没有什么不同。

面对、回望个人的生活/情感史，你有勇气说，想起往事我一阵阵恶心，要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为什么对实际上和你个人关系不大的民族集体史，你不可以说，想起晚清、民国、中华共产党国我一阵阵恶心？

我们要把这个可有可无的垃圾地基彻底清空、删除、格式化，装上从北非中东引进的“革命”（反暴政、反专制）模式，等此一进程完成，再山寨从美国或者北欧引进的最前沿政治操作系统。如果你一直沉溺在屎一样的清朝模式、民国模式、共党模式里，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修补，你是不是猪脑呢？它们全过时了、失效了，是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款式陈旧，更要命的是尺寸不对，于是要扔进垃圾堆，或者封存起来任其落满尘灰。

有收藏癖或者考古癖的人你大可翻检出来怀旧、鉴赏，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毫无用处，还有害处，沾满了霉菌，挤占储藏空间，勾起不良情绪，妨碍我们向前看的视野，以自信快乐地走向全新的不一样的生活。

全民联网打怪，意味着不再需要领袖，超级英雄，以及久经考验的组织甚至军队，他们在既往的作用，主要是规划使命、统一思想和认识，且用原始的信息传播方式协调大家的行动以使之步伐一致，而在信息高度发达、快速传播的当代，思想、理念是寄生在互联网上的，不灭不死，此处死彼处生，只要大家的想法一致，协调过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各自独立行动瞬时汇聚成强大的集体（人民）力量。

大连PX游行，谁是主事者，领导团队在哪里，又有什么明确的组织？全没有，只是一个匿名者简单说，某时集聚到某个地点抗议某事，只要大家认同，并广泛传播此一消息即可。如此简易，可形成的力量，如林竖起的中指和同一声音的怒骂，让市长当时尿裤裆。

北非中东打怪模式的崛起和成功，意味着李自成、洪秀全、孙大炮、蒋介石、毛泽东造反/革命模式彻底过时失效，你不再需要一个领导人带领一批兄弟-党徒在某个乡村、某个城镇首先揭竿而起，然后步步扩大自己的队伍和根据地，与政府军的围剿长期作战，死伤无数，生灵涂炭。它会是庞大的群众聚集在中心城市游行示威，即使遭遇镇压、屠杀也绝不屈服和撤退，直到专制统治者崩溃下台，是八九运动的升级加强版，同时，也像八九一样，其他重要城市民众予以响应和支持。

卡扎菲是个彻底的疯子和怪胎，在这里面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可是他也很快被人民的力量完全击溃打倒。

时代不同，技术条件不同，抗争的方式就会变化，因此某些人臆想的（法国大革命、苏联革命、土共革命式）革命，甚至所称的“暴力革命”，全是编造、污蔑或者恐吓，如今没有人（尤其在庞大的中国）会傻到拉起什么武装去起义、抗争、“革命”：

第一，这样会给统治者以暴徒、恐怖主义名义血腥镇压留下“正当”借口；第二，精密雷达、高清卫星、装甲火炮、战斗机（无人攻击机）、巡航导弹，快速现代的军队、武器运输方式，等等，使消灭一群集聚起来的初级武装力量非常简单，没有任何井冈山或者延安可以让你长期安全躲避。因此，此类的想象或者叙事在当代根本不成立，除非中国直接快速分裂成几大板块和势力集团，而这又跟草民斗争毫不相干。

现在的抗争、“革命”模式（如果我们非要用这个词的话），只会是群众黑压压地集聚在城市中心的街道里和广场上，非暴力游行示威，喊口号，打旗帜，围困政府机构，罢工、罢学、罢市，而且可能的话，在民众的支援下，长久占据城市核心地带，吃住拉撒全在这里，没日没夜，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绝不撤退。

此类抗争、颠覆模式，最关键的在于参与人数的众多广泛，使军警无法驱赶、控制和逼退，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只要10万20万人聚集，数万警察就没法应对，必须从周边城市调用警力或者动用军队，再上一个规模，则能保证街头队伍轮换替补，长久占领且无法控制、逼退。

北非中东模式使如今的“革命”工作超简单很轻松，上网发帖转帖就相当于以前的啃窝头扛枪打仗，就是最关键的战斗，也只是要你上街到热闹处拍照，看美女帅哥，时不时卡拉OK厅里一样吼几句。

发帖转帖，其意义在于传播真相，改变人们头脑里被灌输的错误观念和虚假图像景观，即使不能改变，也以对冲的方式削减“伟光正”思想和图像所占的比例，衰减它，侵蚀它，让群众从此免疫于意识形态毒素。只要看到的图像、事实、理论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就会改变，从而其立场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跟着改变。

共党最邪恶最强大的武器其实不是城管，也不是警察和军队，因为正如北非中东“革命”模式所昭示，警察和军队很有可能倒戈一击，站在民众一边反对独裁执政者，他们的核武器是中宣部，通过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舆论喉舌实行景观统治。

镣铐、监狱只能关200万人，可通过洗脑，思想控制，能让10几亿人都成为俯首贴耳的奴隶。所以战斗、“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就是反洗脑，解放思想奴隶，促其觉醒，认清共党极权政府的真面目和自己的悲惨危险处境，鼓励他们起来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战，此奋战（最终的战斗），如今也不需要你做出什么英勇的牺牲，扎在人堆里充充数壮壮声势就行，没人认识你，或者注意到你，回到家依然是遵法守纪，朝九晚五的普通百姓。

陈光诚案，标志着“全民联网打怪”的抗争模式已经成熟

文/vivo

不管陈光诚案的结果如何，它演变至今，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反专制反暴政“革命”模式的成熟，即去中心去机构全民联网打怪，没有领导团队，也没有固定的组织，临时召集，自愿组团，可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再不行也可以传播声援，依靠所有网民的综合力量来实施。

此种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藏“兵”于民，平时都是规规矩矩、尊法守纪的百姓，但到了用得着的时候就快速变身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的“战士”，不固定自己“反对”“异见”的身份标识，临时参与，车轮替换，前仆后继，分摊风险，既保护了自身，又能依赖集体协作的力量大幅度推进。

旧模式，比如建立组织（无论民主党还是公盟还是轮子功、家庭教会），由某个核心人物领队（结巴、胖子等），其主要缺点在于同时也给执政者提供了可防可控的明确目标，他们会集中力量予以剿灭，而全民联网打怪，因为参与的广泛性，每个人行动的微小剂量，使之具有了“匿名”的特征，可以有效自我防护，聚集起的力量却有极大的攻击性破坏性。

联网打怪的“匿名性”不是说警方/国宝没法找到你，而是指以各种方式参与的人数很多，可就单独某个人的行动而言，没有“老革命”的既往记录，也没有过激的可以刑律追究的责任，分布范围又很广，各属不同的地方政府/警局管辖，于是被当作领头羊迫害的几率就很低，即使打压，带来的伤害也不大，可以承受。

东师古案现在这种状态一两个月内不解决，它就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半年内不处理，就成了突尼斯小贩。当然，他们解决的方式会很多，很可能是陈全家转移失踪，撤除周边布防。至于有人提到的允许出国就医，我认为过于乐观。照现在这情形，他们是故意在测试民间承受和反扑的力量，不会轻易让步妥协。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在陈身上，而是几十个前往探视的平民被抢劫殴打羞辱驱逐，而本地政府坐视不理，且积极配合，助纣为虐，目前继续探望的人越来越多，再积累一个月，就有数百人，数百人在中国的一个村庄旅行必遭痛殴，天下皆知却无人理会，其政治上的恶劣性肯定超过大火、动车，直逼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多搞几次，民心尽失，轰然倒塌。

不仅是囚禁陈光诚的罪恶，为解决（或者不解决）陈案而追加的种种罪恶，抢劫、猥亵、殴打、驱逐、恐吓、限制各路前往、意欲前往的义士，以及日益扩大的传播，使陈案的政治重要性-象征意义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这场对决的胜负、最终结果，将标定未来5-10年中国政治的走向和整体气氛。

即便明秋横肉才替换僵尸，可如果横肉这帮马上就要上台的人不能在陈案的处理上带来些许新气象，那一定是长期萧规曹随，甚至会因为抗争的激烈、局势的恶化而变本加厉更肆无忌惮。

都是小事，没什么可反复考虑，顶多皮肉之伤而已，活在现在这个国家，天天都在被羞辱、损害和剥夺，在临沂被恐吓与殴打不过是把它在具体情境再演出一次。

组团100人探险冻尸骨，在微博上大张声势，那是明确告诉上海警察，你快来阻止我、威胁我，使我找到足够的理由不能成行，不过，我正义、血性、勇敢的名誉早已借在组团此一行为打造成功。夏商上次参选人大代表不是类似的行径？

有这样的意思，不过也不用太诛心，作为文人他肯说两句，已经远胜当朝绝大多数文丐。

哈哈，夏商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大家看自己和李承鹏多么熟悉，攀龙附凤。被阻，当然也显示了当代的黑暗。不过也没必要求之过深，文人作家，有点名气且尚存良知的，都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

瞧这个张鸣蠢到何等程度。第一，微博不会被关掉，第二，即使被关掉，还有宏博、X博出现，第三，如果也没有宏博、X博，那么网民就会选择翻墙，第四，万一连墙也没法翻，正好选择上街。技术、信息交流方式的特点就是车轮一旦被发明，就不需要再发明，也退不回普遍的肩挑手提。

老家伙们都是废物，立场对了可没脑子终归是这样那样的祸害，要毫不留情地鄙视、嘲讽。

你不想用网络和微博，官员们自己还想用网络/微博裸聊或者约炮呢，他还在用马甲偷窥，谁又在骂我，狐蚊二sb在民众那里的评价到底如何？

国际媒体给予陈光诚的关注远远不及艾未未，都是些势利眼，我认为陈案的意义要大于艾案。

【MC】土匪所能接受的改良，是你帮他赚钱。甚至他们能放下身段，欢迎李路。但对于令到他们丧失权力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简大状有句话说的好，“在他们心中，战争从未结束”。因此，2月20日，对他们而言，是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而每一个平民，都将是他们的敌人。

战争没有结束，是因为土蚣自己心里也存在着巨大的合法性焦虑，他们知道民众普遍对当政者不满，可也无法放弃权力春药的诱惑，甚至是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屎，一旦放权，就要被收监清算，所以只能把整个国家变成庞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有些乐观的估计，说三五年内窑洞党就要解体倒塌，你我的估计是10-20年，原因以前我也粗略说过。

“全民联网打怪”模式再议——以陈光诚案为例

文/vivo

全民联网打怪，其无中心去组织（或者自组织）的巨型网络结构，使之基本没有被毁灭的可能，窑洞党以往的管控策略，是盯紧核心人物，必要时定点清除，可在庞大的的分布式网络里，任何一个明确固定的节点被围剿阻断，不影响其他节点继续运作，从而保证系统功能的继续实现。

在陈光诚案（围攻冻尸骨行动）里，警察/国宝只能预先控制一些释放了显著信号的节点（比如像夏商、我主动公布过组团信息），或者根据既往记录（黑名单）重点控制一些他们眼里的危险人士（像低俗屠夫、许志永等），却不知道、也无能力去阻拦其他隐藏的随时会爆发出来的勇士行动，他们在未公开展示前都处于匿名状态。

即使不匿名，正大光明前往围观，也因为行为的正义性合乎道德性，以及舆论上的巨大支持，使窑洞党忌惮于事先就去打压这些行动者，在未至冻尸骨之前，他们的旅行可以有无数种合理解释，旅游，探亲，商务，访友，等等，于是只能在事发之后“教育”、恐吓、管控，可这已经于事无补，因为探视光诚、立场（舆论）展示的目标已经实现。

同时，事后“教育”、恐吓、管控也不见得能取得良好成效，一个人因为一次正义的无伤大雅的行动而被政权打压、报复，常常不是使他变得怯弱，而是让他更激愤勇敢，此类的事情发生得越多，就是主动制造了更多更坚定的敌人，黑名单越来越长，超过了能有效控制的范围。

全民联网打怪模式，除了难以围剿毁灭，它还有自己特别的激励机制和可持续策略，那就是现场直播，悬念迭起，互动反馈，网络提供各种喝彩和资助，跟达人秀和超女比赛一样，无论对实际行动者还是网上围观者来说，都充满了诱惑和刺激。

实际行动者，他们的初衷当然是良知、信念的驱使，可一进入直播模式，他们就成了（也自知）站在舞台中心的演员，聚光灯、追光灯一直照在自己身上，于是会更加兴奋、卖力，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完美和成功。同时，因为他们令人敬佩的登台亮相，网友（后备支持网络）从道义上出发，不仅会喝彩和鼓励，也会力所能及地提供信息、人脉、物质和钱财上的帮助，使他们可以更顺利更优裕从容地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只是上台者在行动，强大的支持网络也在同步运作，每时每刻都是规模级的集体协作，声势浩大，力量无穷。

网络打怪模式在现场行动者当中也引入了竞赛机制，谁的成绩最好，谁最接近目标，谁能寻到宝，谁就是大英雄、大明星，受到围观者的热烈追捧和各种奖励，于是就会诱惑其他好胜者（可以不出于公义和同情，而仅仅只是逞强或者好名）跃跃欲试，奋勇加入队伍。

对网络围观者而言，虽然因为各种缘故不能赶赴现场，只能关注、传播和提供某些资助，可意义千万不能小觑。第一，他们的鼓励可以增强前行者的信心与勇气，使之感到不是在孤军作战，而是与诸众同在；第二，网友的众声喧哗、七嘴八舌等于在造势，从舆论上给当局施压；第三，围观本身能造成更为壮观的围观，可以卷入很多无知但好奇的人，拉他们下水，给他们反洗脑；第四，瞧热闹的观众也是网络的节点，且常常匿名，只要有1%、1‰的人热血上涌，勇敢加入现场行动，就可以使联网打怪持续不断地上演，无法控制，没有结束期，一季完了接着就是下一季，愈演愈烈。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联网打怪一次两次三次是否成功不重要，最关键的是普遍参与，广泛传播，热情围观，在瞧热闹的过程中给普通民众实施反洗脑，促其思想转变，为下一次打怪储备更大的能量。我们可以失败一万次，可窑洞党只要失败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翻盘。

蚣党对解体的恐惧，导致解体的自我实现

文/MichaelChen

我觉得莫之许讲的不中要害，要害只有一条，是否认同十大纲领，特别是第一条：“洪洞县里无好人”。构成一切主要的分界线。

他们常有个误区，常觉得只要是反蚣的，就是朋友，这是最大的错误。和猪一样的队友组队的，也是猪。

极权当然要反，残暴的恶棍也该被干掉，也是当前首要任务和目的。但是，不等于反蚣的，就是朋友。夹杂在许许多多的斗士，反蚣人士中的，有很多的蠢材。作为知识分子而言，其存在价值，是作为独立的人，提供独立的思想，而非为了一个反蚣的目的，而简单的为了反蚣而掩盖其他缺陷和错误。

比如说，有一坨教徒，非要在反蚣的过程中传播 十字教，又或者非以 奥派教徒自命来传教，如此种种，都是蠢材，反蚣便反蚣，搞那么干什么。

另外一个版本，便是 秋风 这种，连反蚣都不敢，偏偏要重新去发掘 三皇五帝 的坟墓，重新搞 尧舜禅让，回归僵尸儒家，也是蠢不可及。

基于对 极权的反感，而去团结 类似 秋风，十字教徒，奥派分子，民国派，儒家派，宪政派，改良派，呼吁派，等等，其结果，只会是一团糨糊。搞不清楚方向。作为一个公共话语工具，网络的作用是澄清，辩论，公开，而不是掩盖，隐藏，捣糨糊，不可说等等。

积极自由 和 消极自由 的区别在于，见到我上面提及的那帮蠢材，我一般直接骂为蠢材并直接拉黑赶走。比如昨天到今天就35个了。但他们则不断试图夹杂私货传教，比如在反蚣中传播他们的十字架邪教。

我从来不认为在此地的教育和怒骂，对土蚣的灭亡进程有任何一丁点的帮助。土蚣的灭亡，需要的各种合力，是各种内外交困，外围各种事件，内部的分裂等大包抄而造成。任何一个个人的力是渺小的。但聚集10数亿，却是有效的。这需要时间和过程，从而，夹杂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私货，是可耻而自大并错误的。

希望此地的粉丝，深刻的理解我关于“长期性”，“时间” “合力”，“历史”的看法，而不要被各种错误的，狂妄的，自大的，急功近利的想法和私货所误导。

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的改良，网络和微博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传播的进程，也即是加速了“时间”，但本身必须该进程是朝着消解，分裂的趋势和大方向进行。尽管极权的倒台，是在这余生可以见到的事物，但明显不是此时和刻下，从而，需要的是长期的抗争，而在这个过程，和各种愚蠢的思想抗争，也是必须的。

微博作为折射社会的一个三棱镜，尽管从一个切面对社会进行透视，但是，左右社会进程的车轮的，是在转世党圈子之外的其他更大多数的金字塔的中下层，乃至根本没有微博，没有网络可用的绝大多数民众，这些人在认知上的改变和合力的形成，需要时间。而微博的作用，只是进一步放大了过去网络的作用而已。

正如我一直所指出，从不担心微博的被关闭，其原因是，微博实际并不是反蚣的有效工具，而是一种认知交流的载体而已，最关键的是，必须有智力和认知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可交流的思想，工具才产生意义，否则，工具只是产生一种聚合作用，由于技术发明的不可消灭性，这种聚合作用不会消失。缺乏的是思想。

这样一种聚合作用体现在，一个人去尸骨村，会被殴打，孤独，但通过聚合，可以找到团伙，获得群体感。而且由于观众的围观，获得一种表演的动力和快感。这由于工具的改良，而被放大，是过去的BBS或者网页所不能具备的。但是，更应该看到的，虽然去者络绎不绝，但比起六部口天桥下面的上访者，九牛一毛。

真正导致极权解体的，如同我前面指出的，各种合力，在这些合力里面，微博的力量，充其量只是催化作用，而为了“公义”去战斗者，甚少，为了私利，比如说，被拆迁，被冤枉，被侵犯，被上访，被绑架，被拘禁，如此种种者，才是内部合力之一。所以此地，扯淡而已。完全不用太在意关闭还是开张。

至于所谓民主斗士，更不是导致极权解体的动力。实际上，民主斗士，或者说，各种没有冠以“民主”的“斗士”是获得一种自我表演快感，并且提早抢夺了高音喇叭而已。比如被黑头套的萧翰，刘律师，被拘禁的盲人，肥肥，实际上，他们只是被侮辱，被侵犯，被践踏的渺小的一员，和天桥下的上访者，没有区别。

前面说过，“对解体的恐惧，导致解体的自我实现”，其原因，是由于对解体的恐惧，而采用盯梢，压迫，黑头套，拘禁，怀疑一切可能的平民，并用过激的行动，对付本来的改良者，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如夏商，从而为极权本身制造了更多的敌人。

这种批量制造敌人的结果，明显是扩大了极权机体中，不和谐的，被认为癌症的部分，并且，批量制造扩大了癌症的扩散。从而，胡温10年的 “锯箭维稳”疗法，是促成并加速了极权解体的有效步骤之一。各种尸骨村探险，实际上，聚集起来的力量，便如癌细胞的会合，但真正促成大量癌细胞生成的，是维稳自身。

维稳这样一种 “锯箭疗法”，使得癌细胞和机体的自噬活动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被列入敌人，而需要进一步维稳。因而，决定力量均衡的，是维稳的财力而不是其他。由于维稳的财力，除了来自贫农，还来自小资，中产，从而，高税收制造更多的敌人，这种自我灭亡，实际是土蚣自己造成，和民主无关。

不能照亮、点燃东师古，全国就都是一片黑暗

文/vivo

新浪微博积极炒作“路人漠视被撞女童”，且倡言“请停止冷漠”，不是他们良心发现，而是故意要把话题岔开，转移视线，让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冻尸骨探险被覆盖淹没，如果他们有良知，光诚岂不值得同情，数十义士被暴徒殴打驱逐岂不令人愤怒，可他们删帖无数，无耻之尤、冷血至极。

陈光诚案和佛山女童案的重要不同在于，陈案的罪责方在蚣党，是官民之战，而女童案，道德义愤的指责对象往往归结到了普通百姓，是屁民在互相撕咬，窝里斗，绝对要认清，全国人民当前最大最危险的敌人是独豺政权，而不是自己的左邻右舍。

因此建议转世党不要凑18路人道德冷漠这种热闹，只是个案，不能说明更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陈光诚案却很大程度关乎未来5-10年中国14亿人到底会生活在怎样的政治氛围/生态里，应该集中力量传播和造势，不能让它冷场，慢慢淡出视野被遗忘。

陈光诚案，从舆论上说，议题设置完全由草根转世党主导，是他们的长期关注和传播逐步卷入了很多微博名流、大节点，最后迫使《环球时报》跳出表态，《东方早报》弱弱跟随，虽然此后媒体没了响动，但显然“帅”得惊动了党中央，因此才会有国宝给高校老师打招呼，黑头套绑架萧瀚，上海警察阻拦夏商这些后续动作。

其次，从行动上讲，陈光诚案的显著不同在于蚣党和平民的对抗/战争中（2-20开始或者更靠前），民间首度采取了攻势，以往是官方非法抓人，民众马上声援，展开救助，具有被动应激性质，而陈光诚案，本来已淡漠沉寂，可由于珍珠、刘沙沙、妙觉等的不懈努力及网友的呼吁呐喊，演变成了现在网友纷纷主动请缨找打，不畏抢劫、围殴、囚禁等暴力淫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显示了窑洞党2月20日以来实行的白色恐怖策略很大程度已经失效，不但没捂紧盖子假装成解决了问题，反而激起更猛烈的反扑和围攻，令匪帮大伤脑筋，现在是进还是退正犹豫不决，一筹莫展。

全民拯救盲人公民陈光诚一役，在横肉替换僵尸之前有特别的意义。

一，它标志着联网打怪的反专制反暴政模式的成熟，二，此一官民对决（社会运动），民间已经由以往被动应激的防守转变成积极主动的进攻，三，面对强大压力，窑洞党有让步退避的迹象（比如不再抢劫殴打，同意克斯上学），必须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它的成败、最终结局将为明年（换届年）的政治气氛/生态定下基调，甚至会影响政法、宣传高层的人事安排，从而决定了未来5-10年14亿国人会生活在怎样的政治环境里，是尊重基本的自由、公正、人权和法治，还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成为警察国家，特务政治，流氓政治。

陈光诚案目前的情形还是胶着状态，窑洞党不肯完全退让，初步妥协，不是有了天良，而是因为网友接连不断的飞蛾投火、自杀式冲锋令他们感到害怕，群众没了恐惧，那就该轮到他们恐惧。再加上网络声势浩大的传播和支援，令他们深感不安。

既然窑洞党开始感到恐惧——突然自己肆无忌惮的镇压变成了被天下围攻，而且这种围攻付诸具体行动，主动找打，不畏暴力淫威，那么就要进一步造势紧逼，而不能半途而废，松懈撤退，要更多的人去围观，更多批次去围观，不靠近冻尸骨村也行，去临沂、去孟良崮拍些照片即可。

全民联网打怪，其主要价值还不在取得的可见成绩上，而是普遍参与带来的启蒙、教育效果，1%的人做事，99%的人围观和传播，以一带十，以十带百，对蚣党的意识形态控制造成极大的腐蚀破坏。

陈光诚案、围观冻尸骨行动声势浩大，却几乎从头到尾踢开了国内纸媒与电视，没它们P事，完全由草民通过网络造势，设置议题，主导进程，这一特点也值得特别注意。

×陈光诚案× 节骨眼上，生死存亡之际，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艰难而微小的胜利就是彻底的溃败，万劫不复，永堕沉沦。

土鳖一个，这是诸网友付出极大努力抗争来的一点小成果，而不是任何理解、谅解与和解，有期待幻觉的都是sb，要硬桥硬马攻城拔寨步步紧逼。正是，这些公公sb没救，即使救，也是要转世党来启蒙和拯救他们，陈光诚案就是这种情形。

你这种观察不对，陈案完全由中央掌控，他们这些地方小吏不过是执行命令，没什么用处。

陈光诚个人他们自然不怕，即使国际社会的声援呼吁他们也不怕，怕的是陈光诚演变成了中国版的突尼斯小贩。

以国人普遍的愚昧、麻木和自私，陈实际上不大可能成为国内的突尼斯小贩，可北非中东的干材烈火，惊人的崩溃速度令窑洞党深感恐惧，必须严防死守，绝对要把一切危险的状况消灭在萌芽期。

对，所以各地国宝联动很及时，无论是早期处理遣返珍珠、妙觉她们，还是现在给高校老师打招呼，给萧瀚蒙黑头套，阻拦威胁夏商和我，等等。再说，英国外相、希拉里、美国国会早就弄出了很大动静。

要想走到逼迫中央切割临沂地方政府，丢卒保车这一步也不容易，他们还可以有别的处理方式，比如像高智晟那样彻底被失踪，屁股根本就不挪，你却拿他没办法。网友总不能天天去围攻/围观临沂或者沂南市政府、公安局吧。

在中国这种情境里去政治化看待陈案是自欺欺人，你不想政治化，人家早就当作反党“反革命”动向来处理了，不然会叫嚣什么反华势力，且国宝深度介入？所以不妨坦承此事不但关乎基本人道人权，也是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的重大事件/案例，普通民众强烈要求当局放弃警察国家特务政治这种白色恐怖。

你这种担心是错误的，现在是14亿平民在通过陈案给政府施压，由2月份以来的守势变成攻势，挨打呀囚禁啊什么都不怕，还要自找，窑洞党要是再残酷镇压，只会激起更猛烈的反扑，所以现在是他们退步，而不是网友屈服。按照过激的思路，就怕你不向临沂开坦克呢。

别瞎担心了，群体性事件N年窑洞党枪都不敢开，更不用说坦克。14亿平民自然是文学讲法，只要有站出来表态说话的这帮人就行了，其他的都是墙头草，要被主导话语收割和支配。

没什么，民众可以失败一万次，但窑洞党只要失败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因此在对抗中他们恐惧的是平民，而不是平民恐惧他们。

临沂冻尸骨案，目前处于官民双方僵持阶段，窑洞党前几天让步放松（比如不殴打探望网民而驱赶，让克斯入学），昨天又进一步收紧罗网（又开始殴打抢劫），是其策略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表现，可只要拖着不解决，就对进攻一方的平民有利，因为它进入债务积累、利息不断滚动加大的模态，一根根往骆驼身上加稻草，生产越来越多的敌人与义愤情绪，但悲哀的是，我们不知道光诚的身体能支撑多久，还能不能得到未来也许的有限的人身自由。

刘结巴被关，长期毫无声息动静，那么记忆就不如遗忘来得快，会日趋淡漠，可陈光诚案（冻尸骨匪窝案）不同，每一个/每一批有名无名打怪者临危赴难，都会引起关注和骚动，就像一个不断被刺激撕裂的伤口，无法结疤愈合，而相关的信息传播（也是启蒙）也在持续涟漪般层层扩散、扩大。

我个人不认为有任何网民把陈光诚从家里抢出来的可能，因为临沂乃至全国国宝都在全神戒备，在蚣党严密成熟的组织系统和如今先进的技术监控条件下，冻尸骨附近稍微有点规模的集结（比如50、100人）在他们眼里都是透明，正规杂牌匪帮马上会调动十倍的力量来围剿阻拦，现在已经不是跟围困光诚的地痞流氓在斗，而是在跟蚣匪整个维稳体制在作战，临沂一地，赴难平民绝无击溃他们防守体系的可能。

网民或许能胜的只是道义和舆论上的广泛支持，通过展览政治/司法黑暗、人性/道德肮脏、残暴的肉体伤害、赤裸裸的财产劫夺来不断控诉否定蚣党政府的合法性，声势越来越大，使其感到民意尽失、公信力创下新低、越来越多的人在反对自己的危险，被迫做出回应改善。

当然，以窑洞党素来的脏恶无耻、暴力依赖，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乎一浪接一浪的舆论声讨，那也暂时没办法，可失望/绝望、怨恨、仇视的情绪已经埋藏在了民间，它们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不断爆发，加大整个社会的分裂与对抗，越来越不稳定、危险。

平民一次次在冻尸骨被殴打抢劫驱赶，就是在陈光诚案上压稻草，而大火、钱云会、动车、各种子焚、大连PX则是其他更高量级的稻草；不断加大的维稳经费，持续不断的新闻联播式幸福等是他们的春药和强心针。二者在竞赛，以目前的情形看，溃烂的速度大于愈合的速度。自然，还有更基本的对决，财富的抢占。

革命，不过是一场投机的表演

文/MichaelChen

我不反对去，也不鼓动去，但坚决反对不还手，你尽可以去，围着村子打游击，今天打烟花，明天放铁钉，游击战，地道战，消耗战，比长命，但不能去市区放灯，那是表演。能消耗土蚣财力，持续眼球，就是好方法，但不能骗人。

如果蠢材想不到方法，可以去背V和我的12篇，游击，消耗，匿名，持续，比长寿，就是好方法。蠢材太想一举成名，急功近利，所以看不到方法，我前天才布道过长期性，持久战。都没学到。

时间，长期性，合力，历史，我前天才说，决定历史滚滚巨轮的，绝对不是此地，此微博上面的人物，而是13亿肉猪的权利受侵犯时的怒号的合力，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此地的肉猪，实在太蠢。而此地的秀才，风云人物，精英，领袖，只不过是沧海一滴，无论是如何造势，都是微不足道，于历史方向无改。

从而，任何一种行为，无论是怒号，放烟花，帖纸条，拳头相向，实际上，都是感动自我的一种表演，以让自己问心无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欺诈的手法，比如胡晨晨，除了对不起盲人，更对不起自己。程度稍次的，是作业本，肉唐僧。作业本的畏怯，人之常情。肉唐僧约炮，更是真实写照。

而且，我上次说了，土匪的倒闭，不是某人，某群人去干掉的，而是土匪自己耗尽精力，精竭而亡。因此，此地兴奋得不行，准备去表演和土匪对抗的行为艺术者，不必兴奋。土匪还有很多年命活着，跟它比长命，看它起高楼，看它倒台。唯一让我感到愤怒，悲号，愧疚的是，盲人等人的生命，很可能扛不到那一天了。

去尸骨村探险，再怎么络绎不绝，都不如六部口天桥下的上访者多，更没有增城，潮州，大连一次人多，这些人，真以为当局会当一回事，然后以山洞颠辐抓起来？真是傻B来着，说到底，盲人事件，如V指出，微博一个里程碑，意味着百姓的主动反击，但看起来，这种反击更像娱乐，表演，夹杂私利。也更需要解剖。

我扮演几次丑人无所谓，最起码指出一个事实，无论怎么表演，盲人是在等死。所以，表演的酣畅淋漓之际，千万不要太过火，最起码也得专业。像胡晨晨太不专业，作业本临阵退缩，也不能去市区搞烟花表演骗人。这都tmd太不值票钱了。这给后来表演者一个警示，要表演可以，请专业。

另外，盲人此事，一是明显北京高层授意，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因此，很多公知都聪明得狠，沉默挖金，闭口不谈，比如大导演 贾蟑柯同学，避之不及。二就是，由于此事地方做得不光彩，所以，不敢叫持牌土匪看守，只能各处约喝茶。找流氓看守，因此，一旦打起来，灭掉流氓，或者真的可以解救盲人也不一定。

为什么我说，如果人多真去得成，或许解救得了盲人也不一定，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局不敢叫持牌土匪看守，因此，可以还手。珍珠的经历，也说明可以还手，打了没穿制服的流氓，各负一半责任，其原因在此，因为看守的不是正牌土匪，而是流寇，若有损伤，当局无责，因此，应该反击，还手。而不是扮演修女。

但是，我前面指出了，包括王小山，慕容雪村在内，都只敢“旅游”，不敢组团，1是组团，就担心“组织罪”，2反击，怕“袭警”，3矛头对准土蚣，怕“山洞颠辐”，所有这些人，说到底，都软骨，怕当局日后构陷，因此，又想扮演公知，又害怕，所以，均选择表演。而盲人，就关在小黑屋，等死。就这么简单。

像叶隐，书海，傻B，智商太低，没创造力，表演又不专业，一被观众笑场，现在就傻了。更有傻B群众，觉得我揭穿他们，是拖革命后腿，真TMD悲催傻B啊，哪有啥屁革命，都是表演！你们该吃饭去吃饭，该约炮去约炮，如果是珍珠和屠夫看，我都会信，就你们作业本，叶隐，肉唐僧几个人品，和阿Q干革命有啥区别？

盲人这事，正常人智商都看得出来，涉及高层当局。但此事，确实处理得很低水平，持续发酵，还没摆平，其原因，是旧有的以居委会一个级别的喝茶系统，不适合现在“微博+联网打怪”的新形势。当局无法预测，13亿肉猪里面，有多少会脑子进水，突然抗争，只能后知后觉，采用定点拦截的办法，所以才持续不断。

各处名人，只会浑水摸鱼，吃喝约炮，革命，不过一场投机！在这种情况下，10-20年内，根本不会出现突尼斯小贩的情形。如同我前面指出的，王朝，只会耗尽自己的精液，在极乐中，精尽而亡，而不会被这帮民国控，十字教控，良心控，道义控，公知控，傻B控干掉。所以，盲人继续等死，各位继续娱乐。

所以，如果只是救盲人性命，时间有一个限制，就是在横肉上任之前。以蛮力硬抢。若果有800子弟，或许会成功，但难保横肉当即派大内高手镇压。以及秋后算账。但除此之外，以骚扰战略，试图和当局对话博弈，纯粹笑话。更何况去者，都是表演，以博眼球！皆因当局肆无忌惮，根本没当此地是一回事！

所以去参与表演的诸人，分寸都拿捏得很好，一旦对方袭来，立即逃亡，毕竟珍珠，刘莎莎都探路在先。趁机表演一下道义，也是好事。这是利己利人的好事，可以为之鼓掌！既然革命是投机，也欢迎投机嘛！有投机，市场才活络，才有眼球。尽管这为当局制造了一些麻烦。但若果观众真的信以为真，便未免傻B！

过往看望盲人的，无论是滕律，珍珠，胡佳，刘沙，人品皆甚可信。本月去看望盲人的，都是演员！所以，再去800人的团，都没用，对方来10个8个人，他们都跑，因为他们骨子里从没想过打，也从没想过，万一打赢怎么办。因此，干脆约法三章，不要动手，这真tmd荒谬！婊子！——叶隐，书海，骂你们2呢！

一旦这些表演被我揭穿，就各种攻击都来了，“人家在表演，有表演激起观众义愤的好处”“ 最起码人家表演，你躲在哪里”“人家还挨打了” ——如此种种，均是傻B, 又不说说人家约炮了？真TMD傻B观众，买了张门票看了个烂表演，还不会吐口水，鉴赏力真tmd低！

**vivo微博口水杂录**

2011-08-01

贺卫方怎么还这么傻，问题不在于废死对不对，而是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浪费力气在这上面干啥？死刑在专制制度下主要不是为杀人犯而设的，而是为了防范、威慑造反，自古以来，无论《唐律》还是《大清律例》，谋大逆都是处罚最重的项目。要是可以废死，那么人人都来造反，大不了坐牢到推翻现政权释放政治犯的那一天，有什么统治可以自保呢。  
  
好，你废死了，我明天就去组团暗杀九头怪，一批不行再上一批，前面的人不外乎关在监牢里，也无所谓，我们后面的人推翻现政权了会把你们救出来（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那么蚣党还能稳坐江山？  
  
有没有可能只保留谋逆的死刑，而先废除杀人、抢劫、放火、贪污等的死刑？绝对不可能，因为其他死刑项目是给造反死刑打掩护的，你就孤单单把造反的人判死刑而让其他再严重的刑事犯罪都无期，不显得独裁专制统治太赤裸裸太明目张胆了吗？  
  
《唐律疏议》：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稷。十恶之首。（【疏】议曰：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称“十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大清律例》： 謀反大逆——凡謀反[不利於國謂謀危社稷]及大逆[不利於君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官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已未行]皆凌遲處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如本族無服親屬及外祖父妻父女之類]不分異姓及[正犯之期親]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已未析居]籍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正犯]財產入官若女[兼姊妹]許嫁已定歸其夫[正犯]子孫過房與人及[正犯之]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上止坐正犯兄弟之子不及其孫餘律文不載並不得株連]知情故縱隱藏者斬有能捕獲[正犯者]民授以民官軍授以軍職[量功授職]仍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知而首告官為捕獲者止給財產[雖無故縱但]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未行而親屬告捕到官正犯與緣坐人俱同自首免已行惟正犯不免餘免非親屬首捕雖未行仍依律坐]  
  
  
呵呵，有趣，但肤浅了些。贴一下我微博上早前的评论：  
  
——人民币上的图案是典型的景观统治/洗脑符码，早期是用人民大众、民族独立/团结来给政权做合法性正当性论证，后来没了人民，则是为了强调“共和国”缔造者这一法统承继的正当性，再有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币图饰主要不是给中国人民看的，而是国外友人，顺从他们货币常只有一个领导人头像的习惯，且以此来强化他们毛腊肉国的印象和认同——既然改革开放以降来中国的老外越来越多。  
  
  
【@高氏兄弟-拥抱：谁都相信丝绒革命比暴力革命更好。但丝绒革命的发生需要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一个体制把民众诉求和知识分子的改良愿望当成儿戏，坚持施暴强压，暴力革命的发生就不可避免。暴力革命是否必然恶性循环仁者见仁，不可因噎废食。当改良与丝绒革命成为泡影之后，一味反对暴力革命无异于甘做奴隶认同专制。】

——vivo评论

我已经不在乎暴力革命是否会恶性循环，我要的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致命快感。即使可以实现改良、天鹅绒革命也不要，因为对不起8000万死难者，对不起钱云会的头颅，钱明奇的尸体，我们要同等地剁下胡涛涛、温宝宝、吃屎王的头颅，把毛腊肉剖棺戮尸，挫骨扬灰。  
  
如果我是利比亚人、利比亚义军，我就不会和卡扎菲进行任何谈判，已经死了这么多，再死一些又怎么样，我不惜任何代价要砍下卡扎菲的脑袋。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有如此暴虐，如此残酷，才能让现存的、即将到来的暴君和专制政权心存畏惧。  
  
  
马克思主要是思想家，他不应该为后来不肖子孙的僭用负责的，比如老马出道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可从斯大林到毛腊肉的共产党政权，有哪个不书刊、新闻审查呢？  
  
  
我早说过，加V不是什么光荣，而是耻辱，本身代表着对体制的妥协、投靠、献菊，如今一定程度验证了这个说法。现在不过是小秘书打个电话罢了，都怂成这样，要是秘密警察带着手枪镣铐上门呢？  
  
因此对那些自命为自由、民主斗士/精英，却连自己的社会象征资本，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恋恋不舍、不肯放弃/牺牲的人，我一律鄙视、看不起，他们不过是企图两面讨好，表演姿态自我欣赏、给愚蠢的粉丝欣赏的伪人和小资而已。  
  
时至今日，一切都是你死我活之争，没有妥协、暧昧、中间状态/道路，于是如果你想清楚了，做出了决断，要选择某条反对的道路，那么声誉、政治地位、财产，乃至家庭和个人肉身，都要做好放弃、牺牲、被剥夺的精神准备，以赤裸生命来绝地反击，韩寒、李承鹏、夏商，乃至艾肥仔，全是打着小算盘的自恋小资。  
  
他们忠于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信仰，同时又贪慕着浮世荣华，无法割舍闪亮的名字，香槟与雪茄，胯下涡轮增压引擎和美女带来的快感，于是只能骑在墙上观风、两面倒，而以蚣党之狡猾奸诈，他们肯定捏着你的jj来操纵你的头脑，你可以迈出的步伐、做出的行动。  
  
蚣党早认清了他们是投机分子，在民间邀誉取宠以切分、收割更大的利益蛋糕罢了，于是直接在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上威胁、下刀，马上见到效果，可靠的人只是那些一无所有者，像杨佳、刘萍、钱明奇，除了裸生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剥夺，而且，他们连自己的苦难肉体也不珍惜和留恋。  
  
  
呵呵，也不用太着急，一党专制，于是体制性的贪污腐败、贿赂公行，敷衍塞责、鲜廉寡耻，于是必然政治/社会灾难、危机不断（拆迁自焚，动车追尾等），于是民众破口大骂，媒体造反攻伐，反复的次数多了，一切国家机器、象征统治被去魅，侮辱、亵渎（汪晖事件中的教育部，毒奶粉事件里的卫生部，郭美美事件里的红十字，高铁、动车事件里的铁道部，以及被普遍唾弃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倪萍、杨澜、张海迪，被广泛批评的温+宝、勃起来、李chang春），他们全部声名狼藉，被人鄙视，于是公众就减轻了面对暴政的恐惧乃至敬畏心理，就敢于进一步反抗了。  
  
体制问题不解决，没有自我净化的能力，那么就是不断累积的失望、不满、鄙视、放弃、反击，愈演愈烈，自古专制王朝都是这么崩溃的，出了中兴之主也没有用，而且，由于技术手段的刷新（信息传播、交通工具等），巍峨大厦呼喇而倾的速度快得惊人。  
  
  
除非出现特别大的意外，中国经济不会急遽减速，技术上的倒灌势能依然强大，政府主导着投资规模和速度，大量农民要向城镇转移（劳动力储备充足）、普通群众强烈需求在住房/汽车/大家电上改善-升级换代，中国又是当前最大的世界工厂，出口势头强劲。 //@威廉洛:经济降温是致命的。  
  
  
此后如果还有阴谋、秘密、幕后肮脏交易，只能躲在中南海、市委大院、城建（工商、税务、电力、铁道）局长的的家里或者领导和女公务员开房的套间里了，其他的一切，只要在公共场合发生，就要被如森林般竖起的摄像头搬演到展示到互联网这个剧场超市里，被每个人即时观赏和评论，在全球民众的陪审下来辩论来找平。此一找平（公义的坚持和真相的持续寻觅），不但发生在网上的句子和图像间，也反射、串联、穿刺了实际生活的种种场景。全民公审在技术的帮助下（特别是网络和摄像头的普及）第一次成为了生龙活虎的现实。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不仅是躲在超大屏幕背后的警察对普通人民的监控、甄别和“涉罪”取证，也是群众监测/记录公权力罪恶、“人民内部矛盾”的利器，人民常常是、大多数是正确的、无辜的，甚至不幸的，从而关键就集聚到了我们要把摄像头一直安装到胡面瘫和局长甲乙丙丁的鸡巴上，让其种种罪孽和愚蠢无以遁形。  
  
从此隐私，不可侵犯的私域，个人的肮脏小秘密都要被重新理解和定义，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接二连三的、前仆后继的，甚至趋之若鹜的陈冠希，最私密的肉体也不过是转录到二维平面上的图像罢了，它倒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在技术可能倒逼下带来的观念转变。网上私录流传的色情图像、视频太多太滥，令我们麻木和迟钝，我们的兴奋点会由道德义愤、窥淫原欲转移到名人绯闻和美学鉴赏上，只有克林顿-习储君日了办公室女秘，帕丽斯·希尔顿/郭美美-卢星宇跟男友们玩3P的现场，或者“性爱大片”才会吸引我们点击一下鼠标。  
  
  
洛克《政府论》下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主要上卷）、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没怎么谈民主，但极大有助于理解自由、宪政、最小政府这些密切相关概念），科恩《论民主》（比较简明）、萨利托《民主新论》（稍深入）、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有些技术性的分析）。

要快速掌握现当代主流政治哲学，我认为看前三本书就够了，如果要在细节上追究民主政治，简明版是科恩的书，更一步深入，读读达尔和萨利托。

如果要对当代政治思想谱系有个全面的了解，可以看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  
真不错，我再给你讲讲读法，洛克《政府论》下、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必读，因为它们都是奠定当代政治理念的基础性文献，写得也很简洁清晰流畅，而且《政府论》下很简短，三两下就可以看完。诺齐克的书写得极佳，论述严密，胜义纷披，也属于清晰流畅类型。

如果你只对民主制度感兴趣，诺齐克也可以不读，直接从前两本书跳到科恩的《论民主》，再下来想更深了解的话，读萨利托。达尔看不看无所谓，萨利托这些后来者会消化吸收他的思想，再说，里面有一部分技术性的内容。  
  
在当代技术条件下，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已经没有了陈胜吴广那样在某一地由一部分人先揭竿而起造反的可能，也不要指望国际警察来赶走流氓盗匪，革命最大的可能就是北非中东那种模式，因某件事或者某种局势引起遍及全国的游行示威，逼蚣党下台或者做出极大让步。警察、军人，机枪、坦克、飞机再多，控制不了、杀不光1%、10%（1400万、1.4亿）上街的民众，在增城，在大连到底谁怕谁？九头怪们会不会像矮子邓、卡扎菲、巴沙尔那样对抗议民众开枪杀人？我认为他们这些怂货不敢：一，极大可能会激起更糟糕的动乱；二，集体领导下很可能有不沾血的同僚起而发难，夺取政治权力；三，文官制度下最高层跟军队不亲。  
  
  
肖雪慧这么弱智呀，张召忠之流比你智商高多了，他的职业就是欺骗公众、误导舆论、为专制独裁张目的，你在笑话人家，其实人家在偷笑骂你sb呢。  
  
央视这种中央喉舌，在做节目之前早就定了基调和宣传导向的，然后顺着这个来说，一个独裁专制政府的舆论机构怎么可能在没彻底被事实击倒之前就支持造反革命、打倒民贼老朋友卡扎菲的班加西民众，这在思考逻辑上不是鼓励国内的民主化、反专制运动吗？因此，在观点、事实选择、推断上必然要反对革命民众，污蔑他们、做悲观的预测以误导那些整天看电视且信以为真的sb群氓，它不需要骗倒所有人，大多数人，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他们、同意他们的观念就行了，收服了这批惰性的愚民，就可以牵制很多积极的抗争者。  
  
张召忠智商高于肖雪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把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说得头头是道，且脸不红心不跳，这在思维上是加了更高一阶运算和控制的，不过这样，必然也就比肖雪慧、比绝大多数人无耻和卑劣。

先前的政治理论，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包含着很多价值判断，经济上的话说，就是规范的，而自马基雅维利始，更专注于事实描述，策略应对，是实证的方法，不怎么管政治伦理和道德上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韩非子比马氏冷峻刻毒得多，读起来让人脊梁骨冒冷气。  
  
亚里士多德也有不少事实上的描述、比较和分析，比如研究了很多爱琴海周边国家总结出来的诸种政体和变体之类，可他对专制统治的认识，不如马基雅维利深刻毒辣。中国古代政治，我觉得“阳儒而阴法”是比较确切的说法。其他都是小文化范畴、文人学士圈子里的东西，没什么影响力，直到晚清才丕变。  
  
鲁迅、钱锺书散文小说、金庸、余光中、朱大可、伍尔芙、普鲁斯特、茨威格传记作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纳博科夫，其他学科，或者比较难和陈旧的东西就不说了。《堂吉诃德》很好玩。  
  
我说的是书很好玩呀，其趣味近似于《西游记》，里面不时会有些搞笑的插科打诨，四大古典名著，我最爱看的就是西游记，以前假期没事在家也没什么书读，就会看西游记催眠。  
  
水浒传、肉蒲团、金瓶梅、红楼梦里奸夫淫妇多，三国和西游不怎么写这些东西，我看小说，还真不大关注此类污七八糟的玩意，可能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吧。  
  
刘瑜这类不学无术的文青瞎扯谈，你还把她的话当真经啊。你把她找过来，我两下杀得她落花流水。  
  
要我专门上门找晦气，刘瑜还不到级别，我好像在豆瓣写过两个批评她的帖子，没一个她的粉丝能替她维护住体面，她自己也许也看过，可没见发声抗议。当然，或者她认为我不足一论吧。  
  
也就点评了两篇文章，她写的其他报纸专栏啊书啊还真没看过，博客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些。刘小枫、汪晖这些人我会盯住找晦气（到现在也不愿理了），其他人的确骂都不愿认真骂，就像MC曾说，如今big boss打下了就是几万点，此类学术小鸡鸡灭了也不过4、5点，谁还有兴趣。  
  
她也许太自矜于作为敏感女性的细节发现和细腻描述，却忽视了别人只要不是太呆瓜，也是曾看见和明白的，只是不愿说而已。换言之，你要真正讲点带劲的东西，震一震我们读者。  
  
  
邵阳沉船事件，关注的公知、记者、作家、律师、学者，乃至小P民就很少，是因为这些王八蛋从不会坐简陋的乡镇渡船吗？于是同样触目惊心的灾祸就离他们很遥远而漠然置之，那么，我要诅咒这些草履虫们全家都被豪华动车活埋，在失事飞机里被炸死或者烧死。  
  
白癜风·冯就是首先要被杀的人渣之一。我现在一点都不责怪杀地主，蚣党国阅历既深，我反而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各种寄生于罪恶体制吸血的权贵富翁“地主”杀得太少，没一个好人，一定要全部血洗掉才干净。//@多十德：千万不要无视这个白癜风的变相预警，下一届红苗苗上台，……杀富是家传的本领。  
  
在这种逆向淘汰的罪恶共同体里，你能出头，你能发达，那一定是从事了很多见不得人的无耻勾当、交了投名状才会被认可和保护，而真正有良知和才华的人，处处被打压，被排挤，甚至成为官方名义中的罪犯，不说房产巨头和金融大鳄，就是那样号称从事超然的网络科技的名流，从马化腾到李彦宏，谁不是罪恶累累？新浪在纳斯达克股市上日日攀升的股价，背后隐藏的就是转世党的累累尸骨，以及数百数千以打压、封杀自由言论为职业的无良网络编辑。  
  
担心土改杀地主、担心文革再来一次完全是认错了形势，作秀帝、吃屎教主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位高权重的娘娘腔是宁愿要自由民主五个都搞也打死不会让杀富和文革重演，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亿万富豪和权力在握者，自由民主了他们或许可以侥幸地退隐养老，而杀富和文革式动乱，他们一个人也别想活。  
  
我不是毛派，而是厌恶、愤恨一些既得利益者花言巧语误导、搅乱民众的认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绝不是莫须有的暴民、红卫兵或者白卫兵，而且官僚和财阀紧密勾结在一起的邪恶体制，群众都不过是些苟且偷生的肉猪而已，如果真有无数暴民，反而是我们的希望，只有他们才能冲破现在密不透风的特务国家警察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樊笼。  
  
这些王八或者被欺骗或者居心叵测，搞些莫须有的历史经验、可怕假设来反对和污蔑底层民众，其目的或者后果就是维持现有的罪恶体系没有任何触动和改变，既得利益者可以继续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作威作福。中国现在最缺最珍贵的就是杨佳、钱明奇那种敢于反抗的暴民了，你实际一看，到处都是踢三脚都不会呻吟一下或者放个屁的麻木懦弱肉猪，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北非中东闹的乱子够大了，到底有没有仇富和杀地主呢，不过是赶走了以权谋私、专制残暴的统治当局，致富没什么问题，既往的小罪恶也不追究，可一切都要按照合理的全新游戏规则公平地玩罢了。

在黑社会里，只有那些最狡猾、最歹毒和残暴的人才能当老大，蚣党极权的党政军体制与此没什么不同，能混到大佬，就没有一个会干净无辜。  
  
  
全民联网打怪，除了关键的几次决战，我想应该没有明确的组织和领袖，自愿联合，任务完成即自动解散，消失隐没在普通百姓当中，就像在潮州、新塘、锡林浩特、大连、海宁发生的那样，或者像围观王荔蕻、陈光诚这样的行动，要不就是轮番、七嘴八舌在网上围剿各种错乱悖妄，无休无止，直到在现实生活里把它摆平。  
  
没有领袖与组织，是藏兵于民，为了预防强大黑帮的定点清除、彻底瓦解，有效保存自己的力量。而在认识、理论和策略上，必须根据时代的情境变化不断精炼，推陈出新，它也不需要明确的、具体到某个人肉身的寄托与象征，流播于网络“云”里即可，永不消失，不会死亡，即《V怪客》里思想、理念不死的含义。  
  
认清使命、中心任务，找到当下合适的目标，制定进攻策略和路线，于是就可以在网上广发英雄帖，招徕各路志愿者组团作战，其意义也不是一时取得彻底的成功，而是以示例影响、教育公众，促进大家的普遍觉醒，以及祛除抗争的恐惧心理，当然，它们也有助于训练一批坚定精干的核心成员，以备某些重要时刻。  
  
关键的时刻出现在哪里，何时来到？我们不知道。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放弃希望做个逆来顺受的肉猪、性奴，而是要天天演练，提升能级和装备，同时召唤更多的同好加入战斗的行列，不然魔兽的气焰只会越来越嚣张，每个打怪者不论力量大小，只要能砍一刀，或者杀一个小怪，都是向胜利前进了一步。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题目做尽，了无余义，就连每天新涌现的络绎不绝的血腥拆迁，城管、警察打人杀人，官员贪腐、淫乱，医患纠纷，法院庇护官僚、贪赃枉法，毒物食品，物价高企，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环境破坏，等等，也是陈陈相因，只有少数人在为之声竭力嘶地呐喊，更多的肉猪在沉睡、装睡。  
  
以当前政治而言，半年多以来所有的各种讨论、立场都已被我们几个长微博收割总结，要骂，也不过是以前早就批判过的东西，再改头换面把场景具体化，而现实社会呢，一切没有改观，还有恶化的迹象，就是各种不断涌现的抗争，也仅是处处散沙。  
  
菜市场大妈跟政治-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她们只会惶恐地观望、议论，最后被不管什么政策的主导者收编成顺民，主力应该是年轻人、少部分坚定的中年人、学生、公司的中下层普通员工以及流动的农民工等。我现在祈求可拍照摄像可上微博的大屏幕手机越来越便宜，以至于每个中学生，每个打工一年的农民工都可以买一个。没有什么比借助网络杂乱的信息自我刮骨疗毒，呕吐被土蚣添加了毒药的旧有知识和观念更重要。  
  
  
汶川地震、钱云会、上海大火、红十字会、温州动车、大连PX、特务法律、上海地铁，所有灾难、所有血腥、所有无耻，简单化为应急性的愤怒和控诉远远不够，甚至上街了为之游行示威也不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上升为明确的政治和价值诉求，彻底重构政府，结束一党独裁，不负责任就给我下台滚蛋。一党独裁，肆意妄为，贪污腐败，不负责任，打压民间的正义和维权力量，那么各种普遍人祸就永远不会结束，会一次次上演。  
  
  
封建皇族统治的好处在于家业要传给后代，不能糟蹋过甚，寅吃卯粮，是长期博弈，而现在改成集体皇帝，十年一换，于是都成了快贪多贪、捞一把就走的短期行为者，只要在位时能勉强维稳（用欺骗、暴力、收买三种手段）即可。  
  
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什么都我说了算，没有制衡和威胁力量，怎么可能遵守法律，即使法律，也常是恶法，因此要治病治本，解体蚣党本身，于建嵘此类骑墙投机分子，屁股坐在体制内，嘴巴伸到民众那里沽名钓誉要糖吃，小骂帮大忙，装体制内尚存的良心，其结果就是给了很多人幻觉和错误的引导，把关注点集中在琐碎的各种改良措施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自欺欺人的断箭疗法，而不思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造，鼠目寸光，后果就是持续到现在看不到尽头的更多的人更长时间遭受各种苦难。

对这些sb的烂污历史没深入了解的兴趣，还不如研究北非中东人民目前怎么斗争。  
  
稍微知道一些还是有必要，可深陷于这些话语、这些陈年往事我认为是泥坑，会局限人的思维和视野，北非中东人民的抗争经验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更鲜活，更切合时代境况。  
  
我印象很深的是埃及还是利比亚，他们打出的口号就是不要再重演89天安门的悲剧，不只是简单地反腐败，让其中某一个不合意的人下台，而是彻底推翻专制政权，并且即使屠杀也不屈服，不撤退。  
  
因此，我们就要在他们既已取得的反专制的经验教训上刷新，怎么利用网络宣传和组织，怎么集结以冲破封锁，如何面对军警的镇压，如何借助国外的友好力量，策反军队又怎么做，等等。老皇历都没了什么参考价值，全按照最先进的一套玩。  
  
最主要的，这些成功的事例给人信心和鼓舞，而不是像国史那样阴暗、充满挫折，使人畏头畏尾，各种担忧。反暴政反极权的认知/智商现在一点都不缺，缺少的是站出来为之行动的激情、勇气和胆量。

李泽厚本来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大话精，看过他几篇跟刘再复的对话，什么海德格尔是士兵哲学，真令人笑掉大牙。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们这一代，早年心智被土蚣彻底污染和摧毁，而一旦放松思想禁锢，却又不沉潜向学，捡了点垃圾就当宝，意淫在领导（中国）时代学术-思想潮流的幻觉里一直不能自拔。像李泽厚这土鳖，采访里的思维-话语方式还是沉浸在共党的那一套叙事里，不能虑及当下正发生在北非中东的天翻地覆，而且，在如今中国风雨如晦、暴力维稳的情景里，此番说辞能起到的效果就是替极权专制统治站台，为之辩护，跟五毛贱狗没什么本质区别。  
  
他这个人倒没这么贱，而是的确不学无术、思维僵化、没有进步，单就“革命”（政治-社会剧烈改造颠覆）而言，苏东、菲律宾、北非中东那么多成功的案例，他就记起来土共屡年刻意灌输的法国大革命、苏联革命、中国革命，而且对革命这个词本身已在汉语里被毒化全无觉察和反思。  
  
所以像谭嗣同甚至徐志摩那样早点死，倒可以保全名节或者留下些不是那么太龌龊的风流韵事。  
  
  
没用的，这些人大多数还只停留在解决自己具体问题（不公）的层面上，给了钱就欢天喜地，安心当肉猪，他们成不了大事或者气候，我看还得花10年8年时间来反洗脑。  
  
所以再也不要讨论这些sb了，无论他们作好还是作歹，尽量把话题和思路往怎么彻底解体蚣党极权上引，像老榕那样天天发布北非中东消息，比陈永苗这类土鳖时时趴在红墙边上偷窥臆测强多了。  
  
土共官僚普遍失去信誉，没有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时候，就会精心培养/选择/收买一些主要凭个人能力、成绩获得了广泛认同和声誉的明星，把他们的美誉度嫁接到腐烂的体制上，牛粪上插朵花招摇撞骗，可以蒙混一时，可这些sb明星官员最终会破产，声名狼藉，像张海迪、邓亚萍莫不如此。  
  
因为体制性的腐败、罪恶会侵蚀和绑架任何再优秀（何况还不怎么样）的个人，你不得不跟在一起说谎、耍无赖、装作不知道，不然，逆向淘汰的机制会马上把你踢出局。像张海迪这臭逼，好不容易爬上那么高的位置，她即使内心深处同情陈光诚的遭遇，她敢为之呼吁呐喊吗？  
  
瞧张鸣这脑残，你是看过各地政府领导的办公室呢还是掌握了确切的调查数据，如果没有，如果在语义表达时有点基本的社会科学训练，就不该这么说话【都怎么怎么】，修辞性的夸张也不是这么说的。1950-60年这一代学者，基本都是老废物。【注意我怎么用“都”这个词】  
  
在语义表达上没有分寸，不严格锁定事实（对应于自己所能掌握了解的程度），是匮乏长久而认真的阅读写作训练的结果，而正是这样一帮工农兵式大学生出身的山寨学者教授，执擎着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大纛。

说得好听有个P用，国际上民主、选举、人权这些不但有成熟的理论，连具体操作方式都很完备，可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局势有没有可能，甚至撬开一点缝？因此鼓吹这些，抱莫大的希望，就是制造幻觉，误导民众，转移焦点视线。  
  
那些曾以身作则具体参与基层选举的人，只能被理解为行为艺术家，以自己的彻底失败，以自己被骚扰、打压、迫害和拘捕向大家再次展示了体制内渐进改良的不可能，不过作为行为艺术，我希望更激烈更出彩些，要是有几个人因此被打死或者判处死刑就会更有看头，当然，看头也只是扇了笑蜀赵楚们早已不知羞的老早已不知羞的老脸。他们这些蠢猪，下次还会鼓吹习李新政，折腾党内民主、官员财产公开、废死论等等。  
  
克里普克这蠢货给马克思和尼采提鞋都不配，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据说也被揭发是剽窃来的，马克思、尼采思维的透彻性，论述所涉及事物的广泛性，等等，黑格尔这个糊涂蛋也只是勉强可以媲美，其他几个都很单调乏味。  
  
呵呵，这老智障老废物看来连基本的修辞表达都看不懂了，这些不学无术的老东西死光了中国才会有点希望，不然他们干什么都是愚蠢和祸害。  
  
白痴、脑残，甚至恬着老脸彻底不要，就是当今绝大多数1950-60年代出生的把持了话语权的学者、专家、媒体人、公知母知的现状。他们的低智商注定了他们即使怀着好心，做下也基本是罪恶，完全没救。  
  
这些极品sb可恨又可怜，可恨在于他们利用自己历史优先卡位带来的话语权胡说八道，误导公众，还自认道德优越，可怜在于他们全是蚣党极权愚民统治的牺牲品，读书学习的成长期吞噬的全是垃圾，或者就是苍白，就是知识开放，也没把以前被灌输的话语-思维-意识形态毒药呕吐干净，就一穷二白或者浑身细菌地冲杀到教育、媒体、知识传播的前线，自误误人。  
  
哈哈，一群聒噪不已的sb，我才懒得认真理会（一会儿说我极左，一会儿说我极右），智商不对称，讲什么道理都是对牛弹琴，都是错，见了顺便踩踩他们腐朽了的不要了的老脸而已。  
  
@笑蜀 老不要脸，你现在如何评价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这种理性渐进改良行动的努力，在已经有很多人被骚扰、威胁、公司查账、殴打拘捕的情况下，在到现在我没看到一个独立参选人成功的悲惨结局里，你下一个将鼓吹的理性渐进改良的举措、曙光或者突破口会是什么？  
  
他们这些sb，无论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或者自我表达的水平都非常低下，闹过的笑话我已经批评过很多。  
  
当看客还是好的，当隐蔽维稳、打压民众抗争精神/行为（不是那种低级的我被损害了再去哭闹的抗争维权，而是彻底解体蚣匪统治）的高级自费五毛才最可恶。要是很多人跟着此类sb走，被他们蒙骗，埃及、利比亚会有今天吗？或者叙利亚、也门会怎样？  
  
是呀，照笑蜀老sb的思维逻辑，叙利亚、也门民众上街表达过一次意见，当局也声称会政改的情况下（中南海的九个老废物老不要脸连个具体像样的承诺都没有，只见各种打压迫害），坐在家里等赏赐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好了。可人家没他这么脑残，即使有各种牺牲，依然绝不罢休，所以现在看来光明越来越近。  
  
  
呵呵，我随便微博上戳几句，这些老B就受不了了一个个跳脚失态（比如最近的秋风、赵楚、笑蜀），我要是盯住骂，他们不疯了才怪，但这些人水平太低级，胜之不武，回应两句，实在不想动干戈，他们这样的废柴50个到100个一起上我可能还有点打起精神应战的兴趣。  
  
首先一点，他们的很多看法是错的，我马上可以从道理上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学问-知识，他们更不过硬，红小兵出身，青少年、成长期都在打砸抢或者荒废时日，成年后又吃快餐在媒体-学界鬼混，都是破碎的一知半解，文采呢，土鳖们也就能欣赏点鲁迅之类，马克思、尼采、普鲁斯特、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等厉害的杀法他们能掌握？谈到逻辑，他们有谁受过长期的理工科训练，且研究过哲学式语义式分析。至于情感，其爆破力，能刷上的强度、高度由后天因素，可主要也是天赋。文字的趣味和想象力，则要靠阅读足够多足够复杂类型的文本，常看小说、电影、绘画等。  
  
简单地说，民国时也许鲁迅的写作能力最强，所以没一个文人骂得过他，谁撄其锋都要被扒皮抽筋。到现在，我认为写作能力极强的人是哥尼希和陆兴华，可他们都不会骂我，我骂的人正是他们见了也想骂的。  
  
哈哈，这样的极品老马猴没必要当真的，一厢情愿地意淫，不要脸，独立参选人被迫害打压成这样了前两天才把“选票改变中国”的图像标语撤下，他误判形势，自己到现在是老脸彻底没地方搁，所以我稍微刺激下就老羞成怒。  
  
参选的人又没多少，主要的危害不在这里，而是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广泛误导了公众认识，使大家更容易落进温水煮青蛙的困境里。我说过，中国现在早已进入了官民对抗的国内战争状态。认识不到这一点，总想一厢情愿与虎谋皮的统统是蠢猪或者贱人。

都是些迂腐的观念，明朝版的心灵鸡汤，现代社会可以推崇的人格类型很多，而且具体到今朝恶劣的环境里，当这样的“谦谦君子”甚至是反动的，好男儿要做野蛮人、莽汉，金刚怒目。  
  
我没看走眼，这样的表达在语义上是错的，如果要说自秦朝建国开始，一大堆什么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形容词就不该放在那里，而且，读过点中国历史书，就知道很少有这种计算中国历史长度的算法，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岂不比秦建国明确重要？  
  
显现各种无耻太多了，每天都在更新，刷下新低，也许更需要的是如何对治这种无耻的讨论。彻底烂了，你要怎么办？  
  
维特根斯坦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因为他和他引领的风气摧枯拉朽地捣毁了既往辉煌的形而上学大厦，尼采、海德格尔都号称反形而上学，实际上他们的形而上气质很重，而维是个不怎么读哲学书的人，就不容易掉进旧有思维方式的陷阱。

陈永苗越来越蠢了，为什么，等会说。  
  
1、舆论也可以推动政改，得是普遍的舆论，比如2亿人都在微博上反复写土蚣滚蛋，即使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九头怪也会被吓得尿裤裆找他妈吃奶；2、舆论、激进舆论主要不是说给不要脸的执政者的，而是感染激发普通民众，唤醒他们的抗争意识，鼓励他们的勇气；3、你能说说你突然插入的民生是什么意思，安心当肉猪？4、你不认识几个转世党，大多数的人转世不是因为有什么激进言论，而是由于发布了“敏感”信息；5、维权（取向）和助推力是一致的，双重何来，又有什么暧昧性；6、转世党当然多数有维权取向，可他们主要的目的或者行动据我所见不是维权，而是传播真相，戳穿谎言，解构土蚣编造的各种神话；7、weibo转世党的存在及其队伍扩大，其意义主要在于通过接力，此起彼伏，此处死彼处生，让一些素来被管制被封杀的信息和言论持续生存在中国局域网内，无法禁止，用团体的力量实践和示范在中共治下彻底的言论自由，当然，前面说的一些作用也同时存在。  
  
你胆子可真大，你这洞察力、心智程度、自我表达能力活到读到80岁也赶不上我现在，懒得跟你罗嗦，好自为之吧。  
  
所以说陈永苗蠢，通常的维权云云土共名义上也是支持的，故而各种老上访户在微博上被封杀的较少，转世党被封杀ID，常常是因为直接质疑、攻击、否定了土蚣政权的合法性，维权是在承认体制、寄希望于体制的前提下才有的行动，转世党大多数彻底否定体制，也转了贴了不少维权的帖子，不过是把它们当作罪证来坐实自己批判和否定的正当性有效性，自然，同时也在支持声援各种维权。  
  
陈永苗，我对他已经很客气了，骂也留有分寸，他有能耐一一回应下我的驳斥，看他熟悉转世党还是我这个半年多转世40余次的人更熟悉？  
  
别这么傻了，关键还不在读书多少，而是一个人的观察理解水平、思维洞察力，以及清晰自我表达的功底，常人读书再多，能写出马克思、尼采20多岁时的文章？何况，陈永苗读书真的不比我多，他看各种政治类垃圾文章、著作倒的确比我多。  
  
最明显的一点，我从来没写过像他这么拙劣的表达（不管是在17岁还是现在的34岁），没有具体所指的含糊不清的“民生”，不知所谓的“双重的暧昧性”，他基本的文字训练都匮乏，不能清晰地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准确意思。也不是说精确明晰就是唯一的最高标准，与之平行的暧昧、语义游移不定（语义的振颤）或者更厉害，更困难，可时事评论的文体要求就是这样，准确，清楚，流畅。  
  
别给我贴你这些狗皮膏药了，像你这样常在网上混没什么好处，踏踏实实去一本本啃书。我现在有胆量说，我把自己屡年攒在硬盘里的几千几万本书（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科技都有）天天倒腾（更不用说随时在网上下载随时翻阅随时删的书），挑来选去觉得值得看的是越来越少，最重要最著名的我常常都看过，你有这个底气吗？我以前写的“文本矩阵简述”想必你看过，我这么写也是这么读书的，你试试你能不能这样读10年20年。  
  
我不会批判你这些低级的想法的，因为对我而言没有乐趣也没有挑战性，一边读书一边撕书有没听说过，也就是说，除了钱锺书这类撕不动的学者，鲁迅、金庸、普鲁斯特这些没必要撕的文人，凡是有立场、有论证的世界性大哲学家（小作者更遑论）也是一边读一边要把他们的思想撕成碎片，捣为齑粉的。撕、捣的力量何来，就是你击毁打穿的思维洞察，以及对所有既存全球重要思想-理论-哲学遍历式收割和精炼，基督教如何对冲佛教、儒家跟道家怎么相互解构，马克思和尼采能调和吗，用维特根斯坦的眼光又要怎么看，齐泽克他们的说法又是什么？普通的作者学者，只会、只能调用一些平庸的习见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默认前提隐含假设都未经过彻底的反思和批判，全是经不住追问和攻击的，而且，他们还会在逻辑、事实、语义上时不时地出现瑕疵，一批即倒，我哪有兴趣和时间一一帮他们提高智商。  
  
  
刚才顺着别人的帖子给影帝出了条政改奇策，马上被灭口。简单说，就是让他自杀以造成周胡逝世那样的轰动，人们纷纷聚集起来悼念伟大的总理。  
  
（中）国是一个地理、民族和文化概念，跟执政党、当前政府完全是两码事，甚至政党和政府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土蚣是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党是它，政府是它，国家也是它，是以常称党国、党天下、一党专制。  
  
言论上反对我，就是煽动颠覆，如果更敢在街头政治中反对我，那就是恐怖分子，就地击毙正法，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也门，再到西朝鲜89、2011，独裁政府全是这样的卑劣腔调和逻辑，他们必须被打倒，也必须接受审判。  
  
这不仅是暴力维稳，暴力维稳说的是狐瘟新政，这是屠杀无辜人民的反人类罪、国家集体谋杀，阿萨德政权已彻底丧失其合法性，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予以清除和剿灭。  
  
叙利亚总人口2400万，现役部队人数31.6万人，游行示威至今2700平民被政府屠杀，相当于说，在上海，鱼书记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在人民广场，在徐家汇，在浦东世纪公园先后派警察公开枪杀3000无辜群众，那么，谁还可以继续容忍、接受这个鱼书记阿总统？他不会得到善终。  
  
解体政府，人民宣布接管政权，官僚统统TMD滚回家吃屎，就一定能治理。没有可置信的威胁，没有捏住命门死掐，人家为什么你听你的话，看你的脸色？  
  
也就是说，你的什么公车消费、贪污腐败、包养二奶、非法逼供/拘留、恶法出台，我统统不管了，我跟你谈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下台，解散政党，完全重组政府，死盯着这个，像北非中东街上抗议人群那样死盯着，不屈不饶，也许会有点作用。

没这么乐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互联网反洗脑，10年时间也只是初步见了一些效果，得再积累10年，让那些从小就泡在网络里的新生代达到20-35这个年纪，同时，网络（智能手机）进一步向小城镇、乡村渗透，再加上到那时不可避免的经济减速。出几件大事一点爆即可。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还要我们所谓的经济学家借著名经济学家的口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法治这一套总体性的现代政治理念，暗含的一个意思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起点是我们当中那些最不幸最悲惨的群体，这些人给了他们基本保障，然后再谈平均值和总量。

原则上我支持任何人的言论自由，不过具体到萧瀚这个低智商虫豸，我很高兴新浪、网易和腾讯把他赶走，吴法天、染香、司马南这样的SB，你自己不关注他，关注的人也很少推他们的言论，可萧脑残，总被一些蠢人把他的狗屎当宝贝一样到处叫卖。  
  
萧瀚这蠢猪说话的时候根本不过脑子，在普遍的民主政治建立之前，全世界都是各种奴役制，而且自以为自己牛逼，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孔雀王朝，甚至玛雅人、印加王国，莫不如是，那么是不是大家都属于没有自由精神的民族，都智商之低令人震惊？你TMD这么清醒睿智勇敢，你敢不敢像梁海怡女士那样在布满警察、特务便衣的广场上振臂高呼演讲争取善制度呢？sb一个，既没有智商（比如满嘴胡柴），又没有道德（通过污蔑不特指的个人或者民族自我拔高），还匮乏胆量和勇气，却以为自己是上帝、先知或者启蒙导师。  
  
中蚣做的恶、犯下的罪行，就集中力量谴责和清算他们，不着边际的胡扯不相关的东西干什么（甚至是污蔑），正因为智商低，所以言论里就附带夹杂着各种贱，踩每个人一脚，还为此洋洋自得。  
  
你说民族智商低，那么台湾算不算中华民族，他们有没有自由精神？概念-逻辑上如何自洽，把话说圆而没有漏洞？在此恰恰只反映了萧瀚个人智商之低，遮住了脑袋却忘了屁股露在外面要让人爆菊。  
  
sb的自信可能来自政治立场站对了，可因为智力低下，这种站对也是令人怀疑的，是随机选择的结果呢，还是因为脑损伤，还是因为神启或者迷信？  
  
呵呵，萧智障的共同体不用想象，那些加他关注，转载、转发他这种明显250的帖子的人都属于同一阵营。他这种智力废柴也能走红，说明整个知识界不学无术和堕落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他有这本事，我也不会骂他了，有智商或者高智商意味着你说话时要做高速运算，虑及所有可能情况、命题成立的特殊附加条件，把它们预置/包含自己表达里，杜绝说话不周被人驳斥的可能，他做得到吗？  
  
骂仍然是一种关注，CCTV我不看，它也不会主动跑到我面前，对它最彻底的鄙视和辱骂就是无视。

这点屁事到现在还拿出来意淫，会有10万人自发哀悼，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烧死烧伤的都是小资-中产阶层，而且这种命运是身边的，他们自己也会遭遇的，于是物伤其类、狐死狐悲，要是上百个民工在金山或者崇明岛的某个工地被烧死，我不认为他们会表现出相当于20%的同情心，正如动车事故所昭示，学者、公知、律师、记者、商人纷纷忍不住跳出来了，因为动车他们也常坐，跟他们的利益、命运密切相关，相比之下，邵阳沉船事件获得的关注就很少。  
  
能从身边的事、切己相关的事开始关注也不错，可也只是比动物稍微高级点的应激反应而已，没什么特别值得骄傲，你能关注海地地震、利比亚战争、埃塞俄比亚饥荒、伦敦纽约街头骚乱，像上海大火、温州动车一样，才会真的令我高看一眼。  
  
呵呵，当下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鼓吹私有制，虽然有解构共产神话的作用，可太当真，也是一种被洗脑的脑残，你去看看几个月不见阳光的情况下企鹅怎么挤在一起抵御酷寒，而且实行轮班当外墙挡风，还有其他种种动物行为，就知道，自私连本能都不算。私有公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没啥意义，换另一套术语来讲，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基本生活保障，人权，活着的尊严和体面，生存权发展权，机会平等，自由、创造和共享，等等，然后做各种不同资源财产消费安排，这样更有价值一些。  
  
别这么蠢了，你认为你这个黑猩猩的后代是属于老虎呢还是公狮？即使只管人类，你认为你自己属于人类中的老虎还是公狮还是企鹅，是要吃人的还是被人吃，即使你的能力属于吃人的阶层，进化到现在你连对最悲惨的人属同类的同情心都没有吗？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这是没什么值得特别骄傲的东西（力所能及的同情），不值得骄傲，不等于一文不值或者就是反价值，能以较平等的观念对待所有人，才是比较高尚的、令人可以刮目相看的价值和行为，这些理论纠缠，罗马的cosmopolitan概念，康德，甚至佛教和基督教早都说烂了。

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都是些能诱人产生思古之情的河流，比起它们，什么长江黄河、莱茵河、伏尔加河、刚果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都比较没文化。  
  
长江、黄河一是我们太熟悉了，二是它们在早期民族史里并没有像鼓吹的那么重要（政治、文化的重心并不靠近它们，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也无所谓）。如今你说你在长江畔行吟怀古，我们觉得你在发神经，可如果你打电话给我让我倾听尼罗河、恒河的喧闹或者寂寞，我就感到很有诗情画意。

蠢人一个，如果同样的逻辑成立，那么蚣匪也可以说因为深入骨髓的自卑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尊自傲需要，为了快速实现伟大民族的勃起，所以他们不得不横扫一切钉子户，殃及某些无辜，他们的勇气、激情、坚韧常令国际社会汗颜？罪恶的事虽然经常做，但内在逻辑自洽。  
  
sb为了替萧瀚这个智障挽回脸面竟然发明了内在逻辑自洽这种神奇的说法，是否从此意味着只要你出发点善良、目的高尚，就能义正辞严地突破法律、伦理界限/底线，在语言表达上见识低下、逻辑悖谬、事实错误、语义不通更算不得了什么？蠢货萧瀚不是常以启蒙者、导师、常识普及者自居吗，智力要求就这么低？  
  
偶像就是被脑残粉丝彻底毁了的，为了保持偶像的以及自己的脸面，不惜涂脂抹粉，曲为之说，招人厌恶，还有，我才懒得管萧瀚这个sb又在唠叨些啥，可源源不断有人把他的垃圾推到我面前，于是有兴趣了就会拍打几下，反而我很少有骂司马南、染香、窦含章等的机会，因为基本见不到。

谁教你的知识？美索不达米亚（Μεσοποταμ?α、Mesopotamia）是希腊语，两河之间的地方，而伊拉克是阿拉伯语，语源来自苏美尔语或者波斯语“低地”或者阿拉伯语“边缘，边沿”。更早期的中东文明不是起源这里，而且西北地带的高原、山地，呵呵，我觉得也可以理解，猴子猩猩在平原难以生存，植被比较单一，且没有优良的躲避场所，而山地动植物会更丰富一些，能保证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东西吃，找个山洞躲起来逃避天敌，也更容易些。

哈哈，杨澜连吴征这样的狗头猪肚象腿都受得了，估计别的男人，只要能给她机会和钱，统统笑纳入她的无底洞。  
  
全球史也就是中国史，发生在北非、美国、印度的经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样，我们中国自己的苦难、罪恶也是全世界的疮疤和教训（比如北非中东此次“革命”对1989天黯门的借鉴）。互为他者，互相做镜像，认出我们自己的面容和道路。  
  
摩罗、刘小枫这些神经病哪里算左派，只能叫不要脸派，我了解、认识的人当中，陆兴华是货真价实有点学院左的味道。  
  
  
仗剑天涯、细雨斜阳入剑门、背着背包去流浪、去马尔代夫的某个岛上听浪看夕阳把大海染成通红与心爱的人狠狠做爱，等等等等，我觉得全是源代码控制下制造的幻象、maya，它属于理论对诗意的解构，现实对浪漫的背弃，中老年对青春狂想的讽刺？贴一段矫糅做作的旧文吧。  
  
http://www.douban.com/note/28942186/  
  
知识、信息的膨胀和不断优选提炼，彻底重组和解构了这个世界，去魅，可理解和解释，不断地高频推送，侵蚀和同化，于是不再有神秘、未知、令人感到新鲜和神奇的事物和地域，一切先在知识上（书本或者网络里）第一次破处，于是你再去实地体验，只是温习回顾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记忆，早已熟悉，第一次也是第二次第N次，不过补充完善了琐碎的细节，第1500次和你的老婆老公做爱，已经没有新花样新体验，残留的是习惯、义务和仪式。  
  
  
哈哈，你现在这么激烈了？受贿2万在天朝也没啥，为设法使妻子免牢狱之灾而战斗也值得鼓励，问题是，杨的各种表演、作态太过火了，令人厌恶。  
  
我是不懂你呀，如果你是我的女同学、女同事、女朋友，或者老婆，我才会有把握说懂一点。杨海鹏这家人，我觉得做人手脚不是那么干净纯正，于是迟早有灾厄发生，不论在蚣匪治下还是哪里。（也不大了解，只是从转发过来的只言片语看。）  
  
杨自吹公义、良知，又是铁血男儿，却又同时骄矜官僚朋友甚夥，通悉高层内幕，呵呵，这些东西是糅合不在一起的，水火不容，除非你这个人特别奸猾虚伪，能到处演戏。  
  
这个世界上笨蛋总是占多数，不被蚣党忽悠，就被假冒的公知忽悠，杨这个狗血男，为了自己的一点P事，在舆论场里抢了多大的地盘，而且过度消费大家的同情心，他以为（假装以为）自己在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实际上他这个个案不论结局如何，意义寥寥，众人都做了垫脚石成为他与官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能讨回的好处，都被他洗脚了，炫耀给老婆了，或者直接作为自己能力和“血性”的证明。  
  
此人心地不纯，透着妖孽之气，可很多人吃他这一套，我就要泼点冷水降降温了。  
  
这当然是对的，我的主要意见是此事的投入产出比率太低，不值得如此热情关注，而且，杨海鹏这个人不靠谱，媒体，他的狐朋狗友吹捧太过。

公知如今跟公共厕所差不多了，基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混混，偶尔有的人脑子清楚，可又常常知识、趣味狭隘，我现在转世，通常只加熟人和转世党，偶尔加几个带V的，比如谢文、许小年、斯伟江，都是当信息源，他们的见解对我来说没有启发，可也不特别厌恶。  
  
公知一是愚蠢，二是懦弱，至于文青，百无是处，风雨如晦的艰难时代，却躲在小世界里冷血自恋地嘲风弄月，假装坐冷板凳的书斋学者更是废物，浪费了那么多课题经费，我这些年却很少见到有什么优秀的人文社科著述出版。  
  
作业本这个文青系傻蛋老灌些毫无营养的心灵鸡汤，却这么受欢迎，可见国人的平均智商之低。

没啥要批，我觉得见解过于平庸，是人云亦云。黑格尔这么说历史：我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人们从来没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尼采则会讲到历史的坏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你的这种思想，是从唐太宗和培根（历史使人明智）那里来的。至于法律、哲学能不能起到你说的这些作用，也是存疑的，我更愿意相信天赋，以及不论什么门类的大量阅读。  
  
再说回历史。从当前现实状况来说，我感到论时政奢谈历史的那帮人，儒粪国粪共粪甚至自由民主粪，大多迂腐，被既往的条条框框束缚住，反而不如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灵活和有勇气，他们的目光是看当下、周边以及未来的，这恰恰对了，你跟紧了最新版，而最新版正是反复试错提炼了所有历史的产物。  
  
这并不可怕，第一，全世界都这样，第二，消费主义，普遍张扬自己的欲望正是对治蚣匪极权统治、抢夺欺压民众的动力源，因为你想消费的，只有少数权贵富人才消费得起，而且他们的消费特权从根本上说没有正当性（或者贪污受贿所得，或者常跟体制有各种勾结），于是年轻人就会感到不公和愤怒。除非他们都蠢得不可救药，他们会想想怎么才能实现有保障的且趋于公正的消费自由。  
  
消费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宏大叙事和崇高神话，甚至道德也不认真看待（而共产极权是有点清教徒式思想/伦理基础的），一切以时尚和到手的享受为准，于是只会让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进一步失灵和破产，而西方通行的观念跟随着他们的先进器物一起涌入，这些洪水猛兽一旦开了闸门就没法阻挡。  
  
这种想法太蠢了，总以为人类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或者目的，要以上帝、圣徒为样板，无限向上进化，否则就是无聊和堕落，实际上人总体而言不过是高级了点的虫子而已，能切除当下显而易见的残酷，已经是了不起的功德，共产（社会）主义是陷阱，资本主义也是泥坑，又退不回去，总要面临各种困境和煎熬。英雄、伟大、高尚都是危难时刻才需要的品质，在尚算幸福的年代，没有这种反衬和反激，都是各种低级欲望、小心眼、平庸、游戏和无聊，我们想选个贝鲁斯科尼式的淫虫/小丑当总理而不可得，于是才有了刘结巴和艾肥仔那样的崇高和悲壮。  
  
娱乐至死意味着什么都可以亵玩、调侃，而暴政则意味着你不可以广泛公开地嘲弄羞辱权力（尤其最高权力），我早已说过，毒菜专制政府主要是靠象征、景观统治来维持的，而不是军警，一旦你可以肆无忌惮地侮辱它，它就完蛋了，失去了控制。  
  
  
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语音识别像youtube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想象，以后你打电话，可以同步录下你说的话且把它们识别为文档保存，你想写作，躺在床上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就行了。即使你有口音，也没关系，软件可以实现智能学习，OCR技术里早就有了这些。  
  
就语言表达来说，口述、演讲要比写作（无论键盘输入还是手写）快得多，因此就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不过精确度和逻辑性要差一些，妨碍也不大，重要的内容你可以进一步编辑、修饰，像图片的PS或者电影的剪辑。  
  
我现在写下的这些话，要用口语来表达，也许30秒时间就够了，可打字输入的话，需要3、4分钟，有了先进的语音输入识别技术，由本地终端（CPU）同步处理，转换为文本，我稍微过一眼就发指令贴出，交流的效率会提高不少。  
  
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语音交流呢？语音传输耗费的带宽大，且它编辑、公开展示的技术不是很成熟很方便，即使存档，也占据空间大而有效信息含量低，总之，人类处理文字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了，而语音，只在录音设备发展起后才有了可能。

我们养着一群贱B替我们在国际社会上丢人、犯罪，同时它也预示，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再次像1989那样开枪屠杀。中国跟俄罗斯因为被毒裁者绑架，一直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不要脸的角色，完全是害群之马，不过也没关系，阿萨德最终会像卡扎菲一样让中国政府丢尽脸面，声誉继续扫地。  
  
呵呵，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北约完全可以踢开充斥着搅屎棍的联合国单独采取行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土鳖政权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敢轻举妄动。要是布什这强硬派在，叙利亚算个鸟，中国、俄罗斯捣蛋也不在乎，伊拉克、阿富汗照样拿下，奥黑就是个四面讨好的软蛋。

twitter上跟谁说啥呢，知道翻墙的那帮人，虽然也有各种蠢，可大体上立场不会太离谱，坚持在weibo，就是面对机器直接对抗，贴身肉搏，在它的核心地带挖出一个洞自由呼吸，其价值在于示范、感染、召唤，跟普遍的懦弱、平庸、自阉形成对照和反差，在张力中凸显意义。  
  
虽然到后来，可能会形成转世党互相关注多一些的局面，可毕竟会裹挟进其他一些比较胆小怕事的人，长期坚持，就会侵蚀和扩散，雪球越滚越大。而且，墙内糊涂错误的观念很多，你可以直接扑上去批评甚至辱骂，反复教育、反洗脑，就是不能把他们转化过来，也会令其此后发言有所忌惮。  
  
拉黑不就得了，我哪有时间和兴趣专门骂这种低级不要脸的东西。骂，是给对方纠错，当头棒喝，使之觉醒，你骂得醒一个领了工资胡说八道恶心人的蛆虫？  
  
暂时看不到希望，中国目前在内战，官民智商最高的（而道德则趋于两极，最正直的和最卑劣的）群体都在殚精竭虑地互相攻防，而其他次一等的则在火中取栗，发国难财，大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奋斗方向，严重内耗的情况下屁民苦苦挣扎，才有点质量低劣的GDP增长。

自然环境因为掠夺式的开发在严重破坏，就是最明显的可积蓄的个人财产，房屋，也丑陋而混乱，以更高的美学或者未来的眼光看，完全是地表上的疮疤，要清理的脏乱差垃圾，我们的失败，首先是文化-美学上的失败，其次才是政治失败（黑暗），最末，才轮得上经济和社会的失败。  
  
你说错了，纳粹德国政治上够反动和失败，可民族的文化-美学依然有其一贯，所以你现在能看到海德堡这样的美丽风光，香港、台湾、韩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算不错，可在文化-美学的意义上，依然是脏乱差。日本是亚洲文化-美学上成功的范例，因为有其传统美学的一致性，会进一步精炼提纯，引入外来文化-风格也很谨慎。整体上讲文化-美学，就不主要看大城市了，要看小城镇、乡村和市郊，它们是某种抽象的平均值。  
  
那你了解些什么呢，你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都只是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浪花——政治、军事和一些头面人物，当时，希特勒是烧了所有教堂呢还是把村镇的建筑都拆掉按照自己的美学标准重建了一次。

王小山太无知了，以为土耳其跟利比亚、叙利亚一样，是毒裁国家，他可能没听过凯末尔革命之类。  
  
那我就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跟埃及、叙利亚、伊朗、希腊连在一起，而且，希腊骚乱跟埃及、叙利亚等是两码事。  
  
傻蛋，看我继续的发言：那我就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跟埃及、叙利亚、伊朗、希腊连在一起，而且，希腊骚乱跟埃及、叙利亚等是两码事。——也许你在知识上不无知（经过你的澄清），可你在语境卡位，跟紧语义流不出乱子、不无谓打岔令人误解上有问题。  
  
我觉得你经常没常识，这也不要紧，可你是个话痨，就把自己没常识暴露得很多。刚才有人说反讽和笑点，我也不知道2700人被屠杀，而一个最大的集中营国家为之背书笑点在哪里？悲愤是正常的情感，在这种状况下还搞笑，就不太属于人类阵营。  
  
那个人是糊涂虫，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根据重点分类，于是把并不密切相关的东西往一起扯，今年英国、智利，甚至纽约都在“出事”。  
  
首先，我是从老榕那里看来的消息，我不知道王小山前面的人说过了啥，其次，我顺着老榕的理解方向回复（根据我既往的阅读经验，我默认他理解正确，而不信任王小山[我没关注王的微博]），后来我看到进一步的信息，整个语义流，我依然认为这样的（以一个糊涂虫的表达为基础）玩笑不恰当，因为即使老榕谈的是希腊，他的语境还是联合国的邪恶表决结果，此后的话语，都要、继续要被整体的上下文笼罩。  
  
china.com这种跟不上形势、没创新能力的公司不破产才怪，可以把资产-负债、域名整体转让给中共政府，供其在国际上意淫。  
  
还在这里纠缠，你太高估你的智商了。老榕说的是骚乱，语义重点落在了“出事”上，这没错，可这种出事，也因为联合国表决的背景、国际长期来的主要关注而特指、偏向了颠覆毒裁政权的革命式骚乱，可这个曲飞，不知道是不清楚希腊政治形势还是什么原因，把因为民生问题引起的街头政治跟革命式动乱搅和在一起，于是引起认知上的混乱，并归纳出“文明古老的国家”云云，印度怎么说，智利、纽约又如何处理？中国目前为止大体上太平无事，一点不需要暗示。这主要是一个既往事例的归纳，而不是指向未来的推测。王小山的回复，不管是不是开玩笑，继续加深这种混乱，所以老榕才会那么回复。而我，最开始只看到了老榕的话和王小山的话。  
  
你随便拉黑，我一般只拉黑反复跟我纠缠的弱智，我现在也不是在和你纠缠，是有人在纠缠我于是我继续回应。  
  
还在继续蠢，这里是事实分类、归纳错误，而不是价值判断。  
  
瞧你这个蠢样，我一开始就根据王小山的回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也给出了自己阅读相关文本的顺序。现在我再说一遍，只因为你太笨，只能反复解释。

你刚才说的话删了？我没仔细读，看到了大意。关键在于我并没有想以启蒙者或者“革命”、社会运动导师自居，我更多的是对自己有个起码的交待，传播自己看到的真相，说自己想说的话，批评自己认为错误的认识，跟网上的一些朋友在一起，做淹没在人海中的诸众一员，所以并不求影响的扩大化。干这些全非我的特长，我的主要兴趣是读书，当前环境实在恶劣危殆，于是不得不站出来喊一声。  
  
没办法，但也要守住起码的道义和良知，不阿附，不退缩，尽自己的力量发出声音，瞅准时机做出行动。同时力所能及守望相助其他同道。  
  
呵呵，我不会有那么多关注者的，最多上万，如果得到这些关注的代价是自我审查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和那些垃圾加V公知有什么区别？保护也谈不上，我早上了黑名单，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策略，就是别轻易把自己的牺牲掉，关在牢里（或者被软禁）别说政治抗争，连上网、自由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专政机构以及奴才资本家养着一大帮人天天盯着和谐维稳，以我说话的尺度，关注者上千就被发觉而重点关照了，因此，有影响力的是转世党汇成且不断扩大的团体，个人并不重要。  
  
这是一种象征、舆论、影响力政治，闹大了，不管有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起码可以活跃下政治体制的生气，再说，政客也会适当考虑他们的诉求，做出某些可承受的调整。人类生活，并不是唯一以经济效率为价值标准，有时为了公正、平等，牺牲效率也没大问题。  
  
我感兴趣的是，以往腊肉、中蚣叫嚣着要输出“革命”，不怎么成功，现在会不会时移世易，美帝那里愈演愈烈，反而会把“革命”传染、输出到中国，资本主义世界闹翻了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度也无法独善其身。  
  
这种可能性当然很小，畅想一下，今年骚乱的主要背景是北非中东，美国佬，是异想天开跟着玩一玩，不过不论结果如何，蚣党毒裁是越来越难混了，满世界都是敌人。

【个人挑战权威（IBM当时对计算机的统治）】跟前面的帖子【他一手开创了PC（苹果电脑）……四大工业】如何协调一致？我也悼念英才早逝，可总不能没谱胡扯吧。  
  
没有分寸，罔顾事实无限拔高，这么吹也罢，又马上从另一个角度神化，却忘了这之间有逻辑-语义上的矛盾，你不能同时是PC（计算机）的开创者和首先站出来的造反英雄。  
  
60年代这个时间点也不对吧。  
  
就是把大型（计算）机和PC严格分开，乔开创了PC工业就没有挑战IBM大型机的权威，是另走一条线，如果他挑战了权威（挑战通常是同一领域竞争），那就难以说是开创者。  
  
算了，懒得跟你吹毛求疵，【他一手开创了……无线互联(iPhone)四大工业】这样的表达也很值得讨论，Motorola是吃干饭的？

说不清楚，也许你下载的软件有问题，或者跟别的程序不兼容，我比较少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是懒得重装可以用Foxit的PDF软件，特别推荐Foxit Phantom绿色破解版，自己在网上搜。Foxit的标注跟acrobat的标注是兼容的，能互删互改。  
  
不会是你的PDF文件本身就有问题吧，如果是这样，什么软件都不好用。网上倒是有些修复、编辑PDF深层文件结构的程序，比如老马的PDF toy，但我没怎么用过。  
  
CajViewer很土鳖，不过OCR 简体中文pdf的准确率目前无敌，讨厌的地方在于不能自动连排文字流，标点符号有些是西文格式，再有就是只能一页页OCR。  
  
自己把纸质书转换成电子书太麻烦了，家用扫描仪一页页扫书一点都不好玩，幸运的是，目前大陆有商家把大量纸质书扫成图像文件卖给学校，于是就可以“偷出”这些图像电子书进一步深加工成TXT文档，不过很多这类电子书或者选目庸劣，或者错讹满目，我较少下载。  
  
我如今只会精选几种亲自OCR、校对，或者制作成双层PDF（一层原始图像，一层自动OCR出来、有少量错讹的文本）标注阅读。

没人怀疑是假的，只有个人说不是他通常的风格，我研究了一番，比如这里（http://t.cn/akfTkU），发现赵孟頫也许写小楷接近这样。我依然保持怀疑的态度，跟他常见的楷书、行书笔迹不一致。  
  
不需要懂书法，只要你能辨认通常的笔迹就行了，赵孟頫的字，以秀美流畅、周正端庄著称，可在这里，很多字的布局、结构、笔划都不大对劲，写得战战兢兢。当然，也可能大书法家风格极为丰富多变。

twitter、腾讯我都有账号，主要只是偶尔看看，不发言，没那么多精力到处都招摇，我一不“启蒙”传教，二不在乎关注度、影响力，三也不认可莫之许那套信息链完整、强联系和行动的说辞。  
  
过于强调联合和行动的不妥，在于忽视了现在形势的变化，一，除非你秘密结社，twitter这类的据点在国宝的严密监视下，你们说了些什么、计划干什么他们一清二楚，不时会根据需要定点清除、控制，二，即使联合起来可以做一些抗争的行动，可它们也只有作为行为艺术示范的价值，被限制在很小范围内，被无情打压，使不少人受了也许不必要的折磨，而成效甚微，三，目前为止，一些真正有威慑力的反抗，比如潮州、增城、锡林浩特、大连、海宁都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出来的，我没看到所谓的知识分子、自由斗士起到了什么作用。  
  
不但作用不大，说得难听些，因为蚣党深畏各种拉帮结派的组织和行动，所以在这些知识分子“联合与行动”的刺激下，他们全面收紧了各种控制和打压，抓一些领头人士严惩以杀鸡骇猴，基层竞选颗粒无收，特务法都在酝酿出台（当然这有北非中东的背景，且不谈它），维权抗争环境越来越恶劣严酷，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  
  
对，就是你这个策略，前几天老榕说北非是没有英雄的“革命”时我长篇大论过。有领袖，有纲领，有固定组织和政党，甚至自己军队的“革命”模式已经过时，目标明确以后，大家就游兵散勇式到处打游击，自行其是，没有非常重要的状况时尽量少联系，少聚会，少集体行动，把自己隐藏在芸芸众生当中，日积月累在周边侵蚀、感染、反洗脑、鼓励勇气。总之，真正的力量不在很容易被专制政权彻底废掉的领袖和英雄那里，也不是“一小撮”来往密切的积极行动者，而是觉悟了的你从来不知道不留心的黑压压无名诸众，要放低姿态，走群众路线，继续传播和启蒙。  
  
在国内，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在“策略、核心團隊、資源”三要素上同蚣党竞争与对抗，不但如此，他们一嗅到这样的苗头，无不狠狠打压，掐死的在摇篮里，真正令他们畏惧的，就是普通民众大规模上街游行示威，重演天盦门与北非模式，但这种模式要成为可能，长久深入的传播启蒙工作必须做透。也就是说，要么表面上风平浪静、相安无事，要么暴风疾雨、形势急转。当然，有人想干“联合与行动”的工作，也要支持，这些是平行的，不过我认为风险过高，得不偿失，职业玩家不妨试试持续打怪升级增值，而业余选手，发帖转帖，瞅个人多没人注意的机会冒充不明真相的无知群众就行了，我主张比较简单轻松快乐地打怪。  
  
  
管它呢，上街聚集都支持，就是毛粪做法事开水陆道场，我也支持，关键要把这种行动方式脱敏、常规化，希望就蕴藏在这里，因此土蚣最忌讳这些东西，一旦失控，后患无穷。  
  
像艾肥仔、低俗屠夫、刘沙沙他们干的那些，仅有示范价值和激励意义，因为对土蚣来说，完全可知可控，大不了多派几个警察、多浪费点钱而已，沧海一粟，而不明身份的群众在中心城市大规模聚集，就失控了，什么事都会发生，却没法彻底应对。  
  
最可怕的是这种状况，群体聚集失控后攻击警方，而警方防卫失当，不小心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无辜者给打死了，于是对抗升级，双方都进入脑热非理性状态，一阵胡来，结果死伤无数，那我们就等自己的北非中东革命吧。  
  
所以土蚣现在的防守策略，一，不能聚集闹事，二，一旦聚集，马上重兵驱散，保证万无一失，三，如果暂时不能强制解散，则实行分块隔离策略，不能增援，也不能连成片，同时调遣10、100倍的军警，都是为了全局掌控，不出意外。  
  
都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际上在分块隔离、阻断的土蚣防守策略下，燎原很难，海宁失事失控了，把周边的路堵上，电话掐断，网络封掉，那基本就是个盲区，然后马上从周边调重兵来接管控制，过不了几天，就又安然无事，海清河晏，最根本的运动，还得大城市带来，且各地联动。  
  
  
飞蛾投火、羔羊饲狼、自杀式冲锋的行为不但要运行在冻尸骨村，也要引入网络和微博，说自己想说的话，故意冒犯蚣党的禁忌，就是招惹小蜜来删。天下围攻冻尸骨，最令人振奋的一点就是主动出击，如果你不能到临沂现场，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冲锋陷阵，贴身肉搏，连这点都做不到，你说自己被光诚或者网友感动，我认为是虚伪和作秀。  
  
因此，微博玩到现在，除了老榕等以及几个熟人，我根本就不关注绝大多数加V的傻B（我现在简称他们为VB），我认为他们冷血、自私、奴性、懦弱，没有道义和担当，不是蛆虫、肉猪就是演员，我尤其鄙视的是那些逃避核心问题却假借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秀正义、道德和良知的公公知识分子，士之无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原话：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如今没了知书达理的士大夫，那么这个责任就应该由读书人、知识分子来承担，他们阅读广，懂的道理多，最关键的是他们表达能力比普通人强，因此正义和良心的声音就该主要由他们发出。  
  
如今，正义、道德和良知不是由群众来表决，也不是同行评议，而是由最邪恶无耻的蚣匪和腥浪小蜜死来认证和加封，经常被删帖，经常被封杀ID，就95%地保证了你坚持真理、政治正确、道德崇高和信仰纯洁，甚至也成为了美学优异的担保。  
  
  
【@山东行五： 今天灌了自己两壶，就想说点找骂的话。光诚兄弟无端受迫害，引来无数义士的怒吼。可我多不敢转相关的言论，那里边有太多的乖戾之气，充斥着野狗、土匪、流氓无赖一类的骂语。正义女神虽然戴了眼罩，却未蒙上耳朵，她知道这些自以为伸张正义的人，心里装的其实不是她，而只是自己的情绪。】  
  
  
——vivo评  
  
冯克利真是个蠢猪，读书读到屁眼里说的就是他这种人，马克思、尼采、章太炎、鲁迅这些人难道学问不大，可他们即使在印刷文化时代，骂起人来也是最狠，要是处在当今网络世纪，不知会怎样激烈鞭笞丑恶。  
  
尽管转，我这样骂你已经相当网开一面，我要是像以前臭骂汪晖那样追着骂，你这样的心理素质恐怕得跳楼。  
  
当平民被解除了所有反抗的手段，连购买菜刀都要实名制，那么，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舌的暴力，言辞的暴戾，做一个话语暴徒，写作的恐怖主义者。我们言论的激烈/暴虐对应着国家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肉身和精神上的屈辱和残酷。因此，@山东行五你他妈去死吧。  
  
相比于目前独豺专制的暴虐，平民的话语暴力和恐怖还远远不够，不能与之成比例，大都被洗脑成了顺民与肉猪，遵循着土蚣婊子牌坊般的精神卫生法，自我审查，自我压抑，自我阉割，不能也不愿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被踩了尾巴都不敢高声呻吟一下，心态和话语上都是驯服的奴隶。  
  
心态的自由，话语的解放，对土蚣强加的言说模式和规范的拒斥/背叛，是一切其他自由/解放的前戏和预演，因此，亵玩，羞辱，肆意践踏窑洞党精心编造的符号和景观，把它们全日翻在地，在话语场捣乱、颠覆、纵火焚烧，才是更高的正义与道德。  
  
随着技术进展，话语的模式早已脱离了印刷文化，不再经过编辑、出版社和独豺当局的审查过滤，达到了所思即所说所说即所写状态，从而一切既往的由主导文化圈定的言论禁忌都成了浮云，赋予了平民更大程度的表达自由，可冯克利之流，就像曾被捆缚过双脚的公鸡，即使解开了绳索，也不敢不能迈开更大更自由的步伐。  
  
他们被旧有的印刷文化、主导（官方）文化、上层文人文化所限定/捆缚，不能顺应潮流，接受诸众的、草民的、粗鄙而率真的网络文化（及其话语模式），又因为要继续（为民代言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于是出现了精神/价值取向上的自我分裂，不是学习和适应网络语言的无所顾忌，而是忙着帮助官府平叛戡乱。  
  
此平叛戡乱即借助那种低级的“反三俗”、净化心灵理由对语言无政府主义实行管制和消毒，只愿看到一片歌舞升平，和谐幸福，思维方式乃至立场完全和王八窑洞党一样，要维稳，要抓几个山洞颠蝠治治，这些蠢货想不明白或者不敢坦认，败坏这个社会，使这个社会日趋暴戾的正是、只会是官府（及其维稳思维），而不是平民百姓的污言秽语或者暴戾辱骂。  
  
冯克利这个蠢货更不通的是，相对于临沂官员-打手施加在陈光诚、探视网友身上的肉体暴力，咒骂一下他们完全算不了什么，性质、量级根本就不对等，我扇你一个耳光，你骂我一万句，你愿不愿意交换，而且，很多辱骂根本没有指向个人（人格承受者），而是在斥责虚拟、空指的想象共同体（比如裆中央、临沂地方政府等）。  
  
  
人生来平等，起初当然是话语编造，但只要它被普遍接受，且人们发现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能减少冲突，增大社会的整体福利，那就成了基本的约定和价值，即使实际上做不到，也要努力去实现，这就是观念（改造社会）的力量。这个兔主席脑子不好用，把价值-信仰（要去实现的基础原则）当成了事实描述。  
  
国内总是有这么一群公公知识分子，他们对独裁统治者的同情远超对受难平民百姓的同情，他们对普通民众莫须有的暴行罪恶的警惕和恐惧远超对沿袭已久正在发生的专制暴行和罪恶的警惕与恐惧，这是怎样一种神经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卡扎菲的死相，我认为还是过于人道、体面和优雅，他应该被挖出眼睛，割鼻，嘴里塞红炭，耳朵灌铅，脑门上打铁钉，然后切下脑袋，尸身开膛剖肚，用石头砸烂，再放养蛆虫，长期搁置在广场上展览，直至剩下嶙嶙白骨，不但如此，每天都要把尸体变化拍照，摄像，全球直播。  
  
兽性统治召唤兽性，自我生产各种兽性，最后以最彻底的兽性、残忍、无人道来收场和终结，是咎由自取，一开始就完美设计了自己惨烈的死亡，厚意和最大的仁慈就是让结果比暴政者能想象的还要更激烈，更璀璨，更有残忍的快感，42年独裁，8个月内战，数万人命，都是前戏和费力的抽插，收尾时的虐杀才是令人颤栗的性高潮。  
  
对政治恐怖-恐怖政治的治疗、克服和终结之一种就是最彻底的恐怖，展示给暴政始作俑者看，让穆巴拉克流泪，金正日恐惧，查韦斯跳脚，中南海九傻逼惶惶不安，他们总是麻木、傲慢、愚蠢，看不清自己的结局，我们就打开强光灯，用上高音喇叭，来迫使他们注视和聆听。  
  
  
潮州、增城、织里骚乱，一是官民矛盾，二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矛盾。反官一乱，必然殃及本地住户，于是再激化本地人和农民工/外地人冲突，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强力/暴力维稳。它们都只是小规模预演，如果矛盾激烈，再加上处理不当，把市民、罢工工人、罢运出租车司机、拆迁上访户，以及学生也煽动起来，就很难收拾。  
  
89闹事在北京，因为主要还是政治诉求，时下的规模级骚乱不在广深周边，就在江浙沪地区，变成经济、民生问题了，还会更激烈进化，所以说秀才革命，都是表演和自我感动，民众根本不关心，于是再怎么折腾都是一小撮，十年不成，真正的力量，还在那些你从不知道的无名诸众那里。  
  
秀才们、文化人、自由民主斗士还没开始先想好怎么保护自己，于是维权、打官司、公民调查、写公开信、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都在法制框架里运行，国宝、民警治你绰绰有余，农民工、村民就不想那么多，砸车，砸商店，烧警局和政府，趁着夜色、人多怎么爽怎么来，所以民警都不顶用，要调军队和武警。  
  
现在秀才革命和民众抗争还是两张皮，互不来往、互相怀疑与看轻（当然，一是蚣匪控制严密，原子化分割，二是条件不怎么成熟，你不知道下一次骚乱在哪里爆发，如何爆发），等什么时候，秀才们知道、也可以去俯身做农民工调查、工厂研究时，一切也许才可能。  
  
  
看来上一个ID的预测更准：天量军警快速调动集结，强力维稳，分块阻断，于是很快风平浪静，没了下一季。毕竟是小城镇，防死几个关键区域、重要节点，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武力威慑，就没人敢闹事打砸抢。  
  
伦敦是大城市，当局不当回事，又警力不足，所以那群小青年就打砸抢烧了好几天，可在织里这种地方不一样，首先人口总容量小（30万），而政府又高度紧张和警惕，会第一时间派出压倒性的军警来全面管控，切断周边道路，只出不进，且重兵防护关键地带（政府所在地，警局，繁华商业区，人口密集区），同时，现场抓捕一些闹事人员，公开炫示重型武器，那么就能吓退、逼退骚乱人群。再马上实行戒严，围观群众也不敢出街，道路冷清，人员稀落，于是骚乱分子就失去了有效掩护，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中国，平民百姓吃饭、穿衣、汽车、住房、就医、教育都不是刚性需求，真正的刚需是官僚队伍的扩大和他们更高量级的奢侈腐败，以及必不可少越来越多的维稳经费，经济总量不能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它就要更猛烈地自噬，从而最终轰然倒塌崩溃。  
  
  
新闻记者、历史学家都在失职，无论陈光诚案还是织里骚乱，其价值和象征意义都将必载史册，可我没见那里第一时间保存了完整详细的档案记录，不少重要资料（文字、照片、录音、视频）小秘书一删，就从此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可也正因为这样，保证了历史学家、传记作者、考古工作者、档案馆工作人员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匮乏第一手材料，于是同行反复来回攻讦，到处访谈、挖掘土层，通过文学/诗歌来证史，旁敲侧击，臆测妄度。历史当事人的当下失职制造未来历史研究者的就业繁荣。  
  
只要不是太蠢，当前发生的每一件事的历史意义、历史重要性马上就可以认识到，前天、昨天的湖州织里抗税骚乱事件，在中国来说，比所有几千家电视台、数千家报纸报道的数十万数百万消息都重要，可它得到了怎样的记录和整理呢，随着时间推移，它将成为历史黑洞或者仅存下模糊的轮廓。  
  
因此，我们也许需要即时的历史学家，并且承接私人著史传统，按天，按小时来记录和整理当下发生的、被官方叙事摒弃掩藏的要事，如果来不及整理，使之条理化，线索清楚，就海量、不分良莠、巨细靡遗地收集原始素材，把它们一股脑存储在安全可靠的空间，且冗余备份。  
  
可是我们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历史从业者、历史爱好者都是在历史粪堆里刨蛆吃，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这些人，就算吃屎，也没有智力和口味找点新鲜货，把一些陈年干屎吞了又吐，吐了又吞，不厌其烦，浑然不觉现在（此时此地）也就是未来的历史。  
  
可以继续推论，我们的历史学者或者历史爱好者，对历史真相的渴求，对历史的负责，常常只是叶公好龙、装腔作势，他们真正喜欢的是猜谜游戏，套盒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不重要，乐趣在于揭去了上一层的包装，好像更靠近真相和内核，此一动作/努力被他们意淫成了自我智识的进步提高，把快感误认成真相/真理。  
  
换言之，历史从业者/爱好者实际上不在意脱衣女郎最后露出了的乳头和私处，甚至怕它们、讨厌它们，起码你不要这么快就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我的目的、快感乃至职业在于轻解罗衫的过程中，鉴赏舞女各种淫荡的体态，考察乳罩脱与不脱有什么心理-视觉-美学歧异，目的没有，过程就是一切。  
  
  
关键在于搞倒社团实际上和你我或者其他social（political） activist没什么关系，完全不必为了一致的政治目的而团结各种痿人、蠢人、小人，什么儒家控、民国控、十字教控、启蒙控、公知控、海外民运控等，洁身自好，看不顺眼就切割羞辱。  
  
这要及时去当地考察寻访，不然很快就被他们自己删了，热点已过，又占存储空间。从现场图片/视频看，那里的小青年也是人手一个拍照手机，可上传微博等处的，就有限一些人。然而就这些有限披露的材料，也不能充分收集，小秘书接到命令一删，就只有某些密切关注的人的记忆里有了。  
  
他们还没有跟上国际形势，穿hoodie（带帽衫），纱巾蒙脸，再实施攻击，砸完就跑，钻进周围的小巷，同时用社交网络传播信息，协调下一波行动地点和步伐。  
  
阿拉伯方巾太笨重了，特立独行，目标就很明显，纱巾罩住脸，随时又能取下形同路人。  
  
这种sb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编造几个不成立的稻草人在那猛戳意淫。  
  
@Anor：所谓的中国小资就是：一旦有人影响到自己的舒适，他们就会去赞美警察，他们不关心闹事的人是否真的邪恶，也不去想说不上哪天警察会转过身对付他们。这种所谓“社会中坚”所谓“中产”，本质上是群苟且度日的鼹鼠，无智识亦无道义，只是狗屎。  
  
正是如此，古巷、新塘、织里很多本地年轻人都这样，不过也无所谓，这些人都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观望，最终被主导力量收割和征服。  
  
古巷事件时他们曾组织民团殴打外地口音者，帮助警察维稳，可也不足为据，因为切实损害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财产，大多时刻他们自私、怯懦，只会隔岸观火，实在害怕就躲起来或者外逃。  
  
  
10年、20年之后，面对突发事件你的手机可以成为电视直播车，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把镜头对准什么，它拍摄到的视频将可以同步在网络上播放，供全球网友（网络终端）实时观看，于是除了在红墙内，在私密议事的办公室，在偷情的宾馆内，在你家里，将不再有重要社会事件的秘密。  
  
我说这个，指向正是22年前的门安天，除非彻底断绝网络，手机摄像头直接对准的就是枪口，这种情况下谁最先开枪，谁被枪击中，将向全世界直播，即使没了网络，只要能隐藏掉自己的存贮卡，就留下了铁证。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要命的是直播、联网直播带来的大规模情绪感染，只要一处数处群体骚乱（有型市委）的诉求具有普遍性，那么实时观看者的情绪反应跟在现场的人没很大差别，就很可能演变成遍地开花、烽烟四起，伦敦、纽约（占领华尔街）传染骚乱/抗议的模式就是这样。  
  
  
潮州、增城，织里，起初是应激骚乱，然后就变成了积怨泄愤、青春荷尔蒙宣泄，成群结队一阵胡来打砸抢烧，也没有明确的政治/价值诉求，甚至利益诉求都忘了、不再重要，只求嘉年华式的爽与刺激，自然，在重兵镇压下很快退潮。  
  
不难预料，农民工二代聚集地此类骚乱形式经常会发生，但在没有明确政治/价值诉求以及理想/信仰支撑，甚至利益关涉也不直接密切的情况下，全是一盘流沙，易聚易散，诉诸同乡、外地的认同也非常脆弱短暂，所以行动没有组织，没有可靠策略，也就没有持续性和扩张性。  
  
可以把这种骚乱与罢运出租车司机们做个对比，他们的联系就非常密切，或者归属于同一个公司或者互相都认识，利益诉求也清晰明确，而且他们的抗争策略简单有效——非暴力不合作（偶尔殴打背叛队伍的同行也无伤大雅），不达目的就不出车，堵路，让交通瘫痪，当局就极难对付。  
  
八九一代不争气，我们受难，我们一代没出息，90后、00后都要活在恐惧里。岑溪三中学生暴动只是个案，我不认为有什么代表性，虚拟世界里斩妖除魔，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一身正气，他们也许是在消费世界里娱乐至死，麻木、自私、愚蠢，潮州、新塘、织里的本地年轻一代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他们才是平均状态，而不是那些被边缘化时时被欺压剥夺的农民工二代。  
  
不过我也不悲观，只要数千万人有态度，有行动，再加上极权暴政严重的自噬，时机成熟就可以改天换地，其他的人，都是惰性的随便被驱赶的肉猪，他们只要不蠢到自组民团给窑洞党做鹰犬即可。  
  
此类故意把矛盾转移到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的论调不成立，凡是内部冲突、对抗，不和谐而导致群体性事件，都是维稳体系要竭力避免的，让数量更庞大的外地仔心怀双重怨恨（官府-军警的镇压，在地人的反扑），党国能沾到的好处很少，他们只是没法解决这个痼疾而已。  
  
从窑洞党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也很愿意把外来民工转化为本地市民，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从而拉动内需，增加GPD，收更多的税让自己挥霍浪费，但他们都是短期行为者，于是尽量把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对普通劳动者涸泽而渔，只要能勉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即可，劫掠来的钱全花在了不该花的面子工程和贪污腐败上。  
  
现在织里政府、军警纵容本地民团和骚乱打工者互斗互殴，也不能视为党国故意煽动平民混战，因为这不符合和谐国策，维稳力量不足、不能全盘控制的情况下，不得已借力打力，只要能有效遏止外地人继续打砸烧抢即可，至于制造了更大的分裂，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地方官僚，乃至整个中蚣当局都是只追求短期利益的有限博弈者，得过且过，断箭疗伤，饮鸩止渴，我死后、我离任后哪管洪水滔天。  
  
  
光诚案发酵至今，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或者解决：1，既然国际关注，就硬撑着装逼，内政不容干涉；2，对照旧例，绑架本国公民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大杀器；3，将它做成典型专政案例，给国内自由民主斗士看，杀鸡骇猴；4，在可控条件下，牺牲陈光诚做残酷维稳压力测试。其他因素，像瓜分维稳经费、地方官僚报复，都很次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刘瑜：这个民族不对毛时代进行彻底反思，就象一个孩子不断奶一样，永远无法长大。】  
  
这种国师式的意淫是毫无价值的，蚣党的法统、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党政制度架构都从毛那里来，彻底反思或者清算，岂不是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所以邓屠夫这种实权在握的人在评论毛/毛时代都非常谨慎，所谓功大于过，七分功三分过，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无情揭露清算斯大林的罪恶，现在把持朝政的九个僵尸， 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只求早日退休含怡弄孙、颐养天年，哪有勇气和智慧彻底反思毛时代？  
  
这个民族会彻底反思毛时代的，先决条件是把窑洞党赶下台，建立了多党竞争轮换上台的民主宪政，从而保证了充分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  
  
刘瑜这种人，她的出身、职位、生活状态和认识水平，注定了只能是改良论者、一厢情愿与虎谋皮的“期待分子”，整天妄想、画饼、麻醉、催眠，在我的定义里，依然是“公公”知识分子，当然，她没成为薄瓜瓜或者陈晓丹，也算有点良知和出息。  
  
刑诉修正案、身份证法草案、反恐草案、文化体制改革、限娱令，等，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它们全是综合布局的一部分，为即将来临的警察国家做准备，全国人民都被关在一个庞大的集中营或者劳改监狱里，身份证号码就是你的牢号，通过信息技术来精确定位你的位置和状态，在哪个牢房，在哪个劳改车间里，在做什么。唯一的自由就是安心做肉猪，胼手砥足工作，生产丰盛物质供监狱长、牢头和狱卒挥霍浪费，此外的一切，全是违禁和犯法（自然，在惩罚性的监牢里也没有真正娱乐），被严苛地注视着审查着，一旦越雷池半步，就要被残酷整肃和镇压。所以，目前斤斤计较一些细枝末节完全没有价值，所有人只剩下两种选择，屈辱地屈服，或者彻底反抗，摧毁巴士底狱。  
  
  
TMD一帮神经病，郭100、李宇不大清楚，刘萍是下岗女工，且被赤匪长久欺压剥夺，秀才江湖经济状况也很窘迫，他自己多次在微博上披露过，他们在第一线努力、冒险，募捐点小钱都有人来叽叽歪歪。有这个劲头质疑下蚣匪耗费5000万财政监禁一个正直勇敢、心灵高尚的盲人是何道理？  
  
这些纯2b智力低下，假装的道德义愤/道德洁癖倒是很强烈，没有对具体情境的体察，无知地挥舞道德大棒、被洗脑被灌输的原则教条，跳得越高，越显得自己愚蠢低劣。如果稍微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刘萍出门在外只能以短信的形式发微博，像她这种对通信交流要求颇急切的人连最简陋的智能手机都买不起。  
  
至于秀才江湖，我记得有一次他很羡慕别人出门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自己在外，就只能主要靠网吧来浏览、收集、发布信息，他同样依靠短信来发微博（买不起智能手机），他上次去临沂冻尸骨估计路费都困难，所以屠夫可能以委托交入匪帮申请的名义给予了赞助。  
  
虽然的确不知道郭100、李宇的经济状况，可从已经披露的几张照片看，他们绝不是优裕富足之人，淳朴简陋，饱经风霜，十几亿（被小康的）中国人的自由、人权、法治底线现在靠他们几个社会底层人士在苦苦维系和抗争，坚守到底，绝不妥协，现在倒好，一群心怀戒备的贱人/懦夫竟然来质疑对他们的微薄资助。  
  
肉唐僧 就是TMD一个贱屄，气量狭小，趁火打劫，你质疑攻击低俗屠夫没太大问题，因为一定程度上屠夫算境遇还勉强的公众人物，这次为了泄私愤，不惜连带打击损伤刘萍、秀才江湖、郭100、李宇等前线义士，完全是小人嘴脸。刘萍等或许也很想及时公布账目，可惜查询账户、上网发布收支明细都很不方便，他们没私家车，（或许）没有无线上网的笔记本，也没有开通银行在线转账功能。

黑火药、石灰这些威力不行，梯恩梯、黑索今、奥克托今、特屈儿则难以搞到，推荐用硝酸铵（氮肥），加热至融化，拌入硫磺、柴油、锯末、铝粉这些，晾干备用，弄不到引爆的雷管，也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比如鞭炮里的火药、电池和敲去玻璃罩的小灯泡。  
  
加热、搅拌时都要很小心，至于配比，提供一个参考，硝铵88-92%上下，锯末3.5-4%，柴油3-5%，铝粉2-3%，其他酌情，可以找个空旷无人处反复测试实验。  
  
加热时不要升温过快，混合搅拌则要注意散热，在大而平的铁槽里进行，可能的话，干脆把槽浮浸在冷水池中。硝酸铵安全性颇高，轻易不会点爆，又不是黑火药、硝化甘油这些，农民家里常会堆好些放很长时间。  
  
定时引爆太简单了，电子表、手机定时报闹钟该知道吧，把相关电路接到我刚才说的灯泡、电池、火药组合上，也即，到了某时间接通电流或者触发某条件（《源代码》里拨打手机）接通电流，电子市场上也大把可以改造的零件。  
  
问题不会太大吧，石家庄爆炸案、挪威布雷维克恐怖袭击、钱明奇好像用的都是这类土炸药，钱明奇的炸药成分、来源还是不大清楚，我没见到详细的信息披露。  
  
又搜了一下，钱明奇用的炸药主要是黑火药这些，因此威力不够，石家庄可是炸塌了好几座楼。据说10公斤硝铵炸药就能炸倒一座楼，没现场见过，也不知道，只看过开山放炮，装药量并不大，可能量实在吓人，要早早到处喊让周边的人躲开。  
  
免费科普呀，再说，我的账号很快就要被删了。而且，我的本科专业真的是火炸药（名为精细化工），我还在西安某家专门生产火工品（雷管、导弹引信等）的大型军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天天接触高危爆炸物，在密室测试新研制的雷管、点火器。  
  
你不会是实干家吧，手机里控制喇叭或者振动的线路电压电流也许不够，要用它们接通另外单独装了电池的灯泡回路。  
  
  
贞下起元，夜越是黑，同时也证明了光明越来越近。蚣匪反扑的越是猛烈和残酷，越反证了平民抗争愈来愈坚决和激烈，大部分奴隶和肉猪也可以不管，它们只会搭便车，等候被解放和拯救。  
  
“大一统”是《春秋》里来的观念，鼓吹天下一家封建皇族专制，“贞下起元”则来自《周易》，是对自然、社会、人事循环往复的一种抽象性描述。  
  
比如冯友兰写过《贞元六书》，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贞元之际写的书，黄宗羲有很出名的书《明夷待访录》，明夷也是卦象，指代艰难时世。  
  
至于蒋庆、陈明、秋风等，纯属错乱坯，胡言乱语、鲁莽割裂，根本匮乏对时代的理解和洞察，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大一统”不论怎么阐释，都会走向国家主义，像赵汀阳搞的什么“天下理论”，就是更精巧的产物，而蒋庆等所谓的元（贞下起元），也许是指有一天恢复了儒教国的伟大传统，当然是梦人呓语。  
  
他们具体有什么观点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要命的话语系统陈腐，引发的记忆集和想象域落后愚昧，视野不开阔的人很容易被禁锢住自己的思维而不能自拔。  
  
  
就是发生再令人震惊的事，实际上中国离突尼斯和利比亚都很远，遍地愚蠢、麻木、自私、猥琐、胆怯、得过且过的肉猪，我以前说过冻尸骨案一个月不解决，就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半年不动，会成为突尼斯小贩，都是文学化的修辞，得有几十上百个盲人案、动车案，得花10年、20年来促使肉猪们觉醒。  
  
肉猪们觉醒，还主要不是因为认识、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勇气突飞猛进，而是因为专制暴政之刀切实地更深入地割在了他们肉上，使他们再也无法忍住不呻吟叫痛，进行反抗。因此，真正有效的策略就是MC常说的，比长寿。  
  
  
傻兮兮，呼唤胡温新政是什么策略，不受约束的主权者的意志（而且还是九皇帝的集体意志）什么时候文人学士的温言相劝能感动或者改变，在政治的博弈矩阵里，唯一有效的是可置信的威胁，而不是任何善良愿望与吁请。不论窑洞党的策略如何，是倒退、停滞还是主动改革，平民的抗争颠覆言论都是最优话语策略。  
  
也即，你倒退，我激进抗争，对冲这种倒退，你停滞，我激进抗争，推你向前挪一下屁股，你主动改革，我依然是激进抗争，试图加大这种改良改善的程度/步伐。  
  
  
战争、革命，还是别的，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断了你的口粮，在金钱/金融社会，也即抹除了你在银行卡上的借记额，那就是寸步难行。  
  
在黄金白银铜钱时代，你逃跑或者造反，可以携带“细软”，在地窖里藏黄金白银，可现在，你只能用纸币现金或者刷卡，而这些有用没有，全依赖掌控着银行的政府信用/信息系统，以公权力摧毁它们极简单，甚至我可以想象，以后每一次通过银行/商业机构流通的现金纸币也被监控，某个人在某银行取出了哪些编号的纸币，他的这些钱又花在了哪几个商店里，买了什么，都在秘密警察特务人员那里一清二楚。也即，可疑分子几乎一切的行动，都处在全景敞视监狱看守们的密切注视下。  
  
  
**肉唐僧这个逼蠢得要死还TMD振振有词**。  
  
第一，低俗屠夫、刘萍他们不是什么陌生人，不是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郭美美、卢妹妹，他们做过的事，他们整体上的道义品质比绝大多数人可信牢靠；  
  
第二，联网抗争政治只是草创和开始，他这个2b假装的复杂专业技能根本用不上，导入只会无端抬高成本，阻吓了更多人进入；  
  
第三，相比蚣匪每年10万亿的财政收入，敏感的维权、抗争、“革命”行动已经、正在募集的款项都是沧海一粟，没有什么人可以借此发家致富，即便账目不清，也不过是贴补家用，很多捐助人是允许受助者这么使用款项的；  
  
第四，我没见到肉唐僧这个sb在哪里提供了屠夫开发革命衍生产品“自肥”的证据，卖卖茶叶能让一个人“肥”，各种机会被打压剥夺的人做小生意，利润一部分支持维权抗争，留一点维持生活，有什么问题呢？  
  
第五，理念认同/同情透支的问题捐款人最有资格说话，目前我看到的评论/反应是他们大部分并不认为如此，依然热情支持，肉唐僧这个蠢B自我为义，把自己龌龊心思臆想的东西强加给真正付出真正行动的人，可谓卑劣；  
  
第六，具体到此次捐款事件，钱是直接打到李宇账号里的，屠夫不过是发起了号召，肉X这个贱人乘机泄私愤攻击屠夫，不惜伤害无辜，实在下作，鸡肚小肠；  
  
第七，刘萍、秀才江湖等的确是寒窘之人，可他们正在做的事意义重大，而且他们这些人都很实在，完全不同于“作业本”之流的傻X那样作秀，有点基本道义与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细心呵护和帮助，肉X这个2B自己表演时大张旗鼓，呼朋唤友，却在别人危难之时落井下石，自恋、阴暗、褊狭之态一目了然；  
  
第八，李宇已经初步公布过账目，李宇、刘萍被打，现在失踪，在这种境况下、上下文里，肉唐僧这个操他妈的王八孙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确，依然不依不饶，喋喋不休，在屁事上反复纠缠，足见其傲慢、张狂、冷酷，又蠢又贱。  
  
艹你妈的臭逼。  
  
  
××下文有时效性，艾先后说法不一××  
  
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二的主意，交罚款，网友捐资，从逻辑上不是说承认了这种政府构陷掠夺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况且，钱给了他们，马上支付给冻尸骨的流氓来殴打囚禁陈光诚和探视网友。  
  
艾胖已经声言不会要别人捐款，也即，或者他自己设法筹资/借贷，或者就是不交宁愿被再抓回牢房，如果他真的是诸人嘴里的艾神，他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和硬骨头。钱多爱心充沛的话，我建议捐给那些经济状况不佳却有勇气和正义感前赴冻尸骨的人，随便他们怎么花，怎么吃喝玩乐，维持住连续的关注度即可。  
  
艾胖案和光诚案的最大不同在于，艾胖那里完全是被动被当局治理打压，而冻尸骨是全民主动反击围攻，是今年（或者早至去年炸药奖时期）万马齐喑局势里难得的一抹亮色，就更值得支持和赞助。  
  
如众所周知，蚣党万税，税率又很高，在中国开公司、做企业的不偷税漏税设法逃税的人恐怕极少，不然就不能生存发展，一当然是蚣党腐败无能，二是顺水推舟把所有颇有财力的法人推进非法状态、罪犯状态，平时睁只眼闭只眼，可一旦你敢反对我，给我捣乱的时候，我就名正言顺地用法律来治你。  
  
非但如此，他们在官场控制/倾轧时也实行这一策略，一定程度纵容官员贪污腐败违法，1、这样你有利益可捞，就更拥护我们窑洞黑帮统治，2、一旦政治斗争有排斥异己的需要，我就拿贪污腐败、受贿、玩女人来整你，既假装了政府的决不姑息、清正廉洁，又扳倒了官场对手。  
  
收拾陈良宇就是这一套，他这种级别搞200万算个P呀，现在很多乡镇领导贪污都远比他多。要打压排斥，却是好借口，随便抓一个一查一个准。  
  
罗嗦后面这些，就是为了说，我也不敢担保艾胖（路青）的发课公司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恶法标准的话，一点都没问题，可有问题，就把账本亮出来一一核实查证，不能这么你说罚款多少就是多少，联系此前种种对艾胖的打压，明摆着就是赤裸裸不要脸的政治迫害，根本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不管你以什么策略应对，他们总有后续的方法折磨你，那还不如直接去坐牢，成全了大节大义，万古流芳。  
  
  
谢谢谬奖，我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认为写作、著述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上这样随便的即兴的聊天，所有伟大的经典，都被分散到这片“云”里了。陆sir能坚持写，在百度博客孤独求败，是因为他过于异类。  
  
古人闷着头写，是因为没有即时的读者和反馈，印刷和传播也有集合起来降低成本的效果，可这都被实时性的互联网解构，你有什么想法，可以马上说给受众（谈话者）听，他给你回应以及精炼提高它的可能，除了服务于特定的职务、工作需要，你还想写一篇精雕细琢的文章或者皇皇大著，我本人是没了这兴趣，而且我也观察到很多以前写文章的朋友同样失去了这种兴趣，可大家普遍用上网络也不过十年时间，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些10岁起就泡在网络和微博中的人，会不会比我们更极端？  
  
我觉得一定程度可以估测，下一代N代主要接受教育是在微博这类的媒体里读破碎的句子、段落，写也是即时性地写破碎的句子、段落，对别人句子、段落的回馈，或者一时兴起的想法。  
  
既有的经典鸿篇巨制会被分解成主题片段摘录来读，实在感到大有兴味就去找来原著读读。自己去写连续5000、5万、50万字的文章或者著作，谁读呢，谁又有这个耐心？拣最重要的说说即可。最优秀的作者也许会是尼采那样的片段式警句作家。  
  
在这样的演化里，作者是即时地读，即时地“引述”所读而来写、评述，就跟我们读书写笔记一样，针对某个感兴趣的情节、语句写下自己的感想，不过这种引述关系大大超越了书本，它会是突发事件、图像，别人对自己的回应，最厉害的作者，就是那种评论最犀利、回应最得体的人，不过现时既有的微博写作群体，其层阶关系，带入了过多其他渠道、媒体积聚的象征资本，我前面提到的判断依据表现得不是很充分。  
  
一个作者，以往出去游玩，会回家根据回忆写长长的游记，现在的徐霞客不一样了，走到哪，感兴趣了用手机拍张照片，写上说明性文字或者自己的感叹即时传到微博上，几分钟贴一个，关注Ta的人根据时间线浏览一下他从头到尾的相关微博即可，某张照片觉得有意思，引述它写句评论转载到自己的微博里。  
  
学校里的教育也许还会是读文章读书，可人的一生，更重要的是自我教育，而这个自我教育，就在微博这样的云系统里完成，深感兴趣的东西才会根据链接关系来找更深入细致的材料。  
  
  
从正当性上讲，人身袭击专制暴政下的走狗文人，说是治安事件都勉强，反而是了不起的侠义之举，比如说，有利比亚反对派人士人身袭击巧舌如簧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易卜拉欣，在海牙国际法院裁决，应该得到惩罚还是奖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内战状态，交战的双方是蚣党统治机器（及其附庸、寄生虫）和所有被欺压被剥削的普通民众，在这种紧急、例外状态里，司法不再单独由共党颁布的刑罚、治安条例等来定义和解释，我们可以参考自己的良知，国际普遍遵守的道德、法律和行为规则。  
  
  
也不是什么柔情侠骨，我比较感兴趣的性欲的原力跟革命的激情之间有什么辩证关系，是不是爱情要到延安去搞，才格外浪漫和带劲，而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怎么谈情说爱，都只能沦落成普遍的卖淫，或者说，爱情会助燃革命，还是把它浇灭在自己的淫液里。  
  
刘XX最近的言行，是一个典型的陷入自我内心妄想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病症，使她（ta们）更坚决，更无畏，更肯自我付出和牺牲？而其他的人，都成了瞻前顾后的无脊椎动物。一切反应正常的畜群，正是牧者/主人最容易管理和屠宰的，疯了的牛或者羊，不按常理出牌，横冲直撞，才会让牧场主束手无策，忧心不安。  
  
  
一群得志便猖狂的持棒家奴、带枪走狗，他们之所以如此变态、没有人性，想必是因为沿着官僚层阶往上爬的过程中忍受了太多的屈辱和践踏，于是通过扭曲的发泄来寻求补偿。一路在舔菊，被灌屎灌尿，奴颜婢膝，得是多大心理创伤。  
  
  
漂亮、优雅、体面、轻松就是我们美学，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的终极？它们首先作为范例供我们消费和娱乐，还是首先通过诱惑/洗脑在我们的心灵里挖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和黑洞，我们此后的一生就都落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消费陷阱里不能自拔？  
  
装逼是一种人类病，总想在社会场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凸现自己，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非同一般，而不上不下，卡在社会阶层中间的小资们把这种病体现得更充分一些，对着底层装逼，佯示自己是中产、富豪，对着同侪装逼，假充自己比一般小资高明、优越，对着资本家和权贵装逼，冒领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这个不用我来评述吧，辛亥革命是正确的方向，结束了形式上数千年不变的皇室一族统治，可因为专制流毒太深，于是有各种不同伪装的反动势力的回噬，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其余绪流亚，可毕竟经过反复冲击扫荡，独裁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  
  
原帖主这种傻X总幻想中国也许可以走上英国光荣革命或者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道路，可是一，历史不能假设，假设没有意义，二，即使假设，清王朝是外族统治，且内部没有像英国、日本那样产生历史悠久的对皇族的制衡力量，只有彻底崩溃，才会为不论好坏的新的可能性打开空间。  
  
  
我了解、研究鸟兽鱼虫和花草树木的兴趣远比秋风、书海那些sb在儒家、民国粪堆历史里刨蛆吃的兴趣大，动物、植物、矿产等真实地构成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走远了的历史都只是传说和想象，各种细节意义甚微。  
  
布罗代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史观就更为宏伟和大气，对布罗代尔来说，军事史、政治史，更不用说几个政治头面人物的活动，都没什么价值，浮在水面的浪花而已，斯特劳斯更绝，他认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都可以完全抹除。  
  
历史使人重浊沉滞，慎微暮气，陷于不断的思和言说，失去决断的勇气和行动的胆量，被历史的梦魇纠缠住的人，更多注重于防止出现什么弊端，而不是开创新局面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他问什么是可信的、既往经验能保证的，却不思有什么焕然一新的希望在前面等着，有待我们创设。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朝气蓬勃，没有积累过多历史和记忆的年轻人最具有创造性和革命精神，他们无所畏惧，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希望，观察下周边的同学朋友，了解一点欧美的现代文明，就要勇敢地去干，彻底改造我们这个陈腐肮脏的世界，而打压屠杀年轻人理想的，正是满腹陈年往事且占据着既得利益的老不死。  
  
我们要清新，要激进，要先锋，要创造性，就该没有历史，没有记忆，像个野蛮人那样莽撞而勇敢地行动，历史，彻底被扫进了垃圾堆，即使知道也假装没有，把历史就此拦腰折断，一切归零，历史的纪元重新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开始，即使要有基础和坐标原点，它直接挂接在当代全世界最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文化和精神上。起初的挂接，也许结果只是山寨货，如同魅族之于iPhone，但一开始就要有这种大气、这种高眼光、这种前瞻性，求乎上而得乎中，什么时代了，无数土鳖们还在儒家、民国、土蚣的历史里挖蛆吃，要把算盘刷洗一番当电脑用，令人不能不为他们二极管般的心智表示怜悯和鄙弃。  
  
  
以基督信仰拯救中国的“不文明史” ——读萧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用民主、宪政、人权等现代文明观点对中国文明作了系统、全面的反思。  
  
——完全垃圾。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用西方现代的观念来切割、评判中国古代浑然一体、少受影响的文化的，都是脑残作品，以更狭隘的基督教透镜来肢解，就更不对，比较出名的垃圾有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  
  
你要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看古人自己的书好了，他们在自己的体验、视野、知识范围和信仰系统内，已经穷尽所有已知可能，把文化逼到其可能性边界，你说的什么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以及基督教，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因此不能强求。  
  
纠正这类倾向，就我视野所及，比较好的书是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它们还是现代西方人理解自己文化远祖的事情，都有种种歪曲、误解，更不用说以西方人的现当代观念，以及中国文化本来就排斥的宗教思想，来解析另一种异质的自成一体的文明，当然，你可以用西方比较先进、透彻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  
  
对，鞭尸死人没什么意义，他们又不能为自己辩护，反驳你。直接面对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即可，因为到了现在，自由、民主、宪政、人权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价值和观念，甚至社会组织方式，最先进的搬过来用即可，源代码开放，有没有版权。比山寨iPhone还更容易。  
  
布罗代尔看点在宏大独特的史观和精细的研究手法，写得也流畅，有人说都可以当小说读，不过我觉得罗嗦了，徐中约折中诸家，立场比较客观公正，又因为时间跨度大，也许有点粗线条。都值得读，另外两个我只闻其名，书没看过。《全球通史》值得推荐。  
  
  
陶杰土鳖，淫亵也是一个陈腐的保守观念，只要不妨碍别人，且不给当事人造成伤害，都只是快感和趣味罢了，可以设想一种未来情景，不但有职业AV，还会有很多人把自己交合的图像、视频自愿共享到网上，你会觉得无所谓，只是腻味整天像“不加V”那样津津乐道于性事而已，觉得她（他）狭隘，乐趣不够丰富。  
  
性的禁忌跟生殖迷信或者神性崇拜有关，随着性和生殖的剥离（与避孕技术进展有关），以及原始迷信的破除和神圣叙事的解构，性会变得跟吃饭一样没啥值得大惊小怪，不过100年时间，中国女人已经主动展示乳沟、肚脐眼、股沟了，且受众能从中感受到美感，而不是纯粹恶心，更彻底的肉体展示、挑逗性欲也会进也会进化出美感，甚至恶、丑、残酷的美感。它们跟个人视觉经验的积累和口味（所谓重口味）的积垢拔高有关，不断刷新，趋向可承受的可能极值。简单说，陶杰小时候AV看得少，又没在到处都是色情图片、视频的网络时代补上课。  
  
哈哈，那是因为你口味不够重，肉体彻底陈示是可以继续往上刷的，没到极值，现在的程度只到了抽大麻这种层次，还有注射海洛因等高阶，天体海滩、裸体上街实际上没啥，很多人没这勇气可以推测的一个缘故是身体不够健美，需要遮丑。  
  
古希腊人露jj的雕塑，尼泊尔帕斯帕提纳神庙的性爱场景，在尚未去魅的年代都能达到这种程度，技术-理性时代和网络色情图像的过量渲染，以及人类的日趋自由无聊，会把性的赤裸坦诚程度推向新高。  
  
我也反毒品，因为结果常是自我伤害且害人，这里只是借了一个比喻。公开场合露股沟当前处在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边界上，围绕它讨论会更有意思一些，所以特别拈出。  
  
  
怀旧，喜欢褪色发黄的记忆，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觉得当时更单纯、更纯粹、更有美感，却有意无意地遮蔽或者遗忘了它是以普遍的贫瘠、单调为背景和条件的，西湖不像以前那么美那么纯正，是因为更多的海量的群众观赏了它，享受了它，亵渎了它，而一种文化景观，它是以累计被多少草民百姓亵玩过来估值的。  
  
  
土鳖，好像他认为在五星级酒店跟时髦的二奶用传教士式体位做爱，然后规矩射在阴道里就更体面、更优雅、更高尚，论坛不受过滤和审查的自然语言状态那里比得上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开两会或者在鸡尾酒会上高谈阔论，可实际上如果主事者的理念、策略与价值就是嘲弄和解构乔扮出来的秩序和优雅神话，它的风格就是颠覆、混乱、亵渎，以与既有平庸中产/小资式价值和美学之间架构、折射出来的张力生产意义，那又怎么算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呢？一番自以为是的说辞没有攻击到别人，却反而曲折传达了自我价值观念、语言习惯，以及审美取向的简单与粗糙，怎么像处在思维前沿的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  
  
而且，他的话语系统是自我颠覆和悖谬的，自己说着墙上精斑风格的语言，却同时攻击别人说了“打飞机的精斑”和“不可笑的黄色笑话”，对人对己完全是两套标准，苛以待人，宽以容己，根本没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只能理解为或者因为利益或者因为偏见而发起的无聊攻击。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在中国这种特别语境下署名、认证首先是一种自我阉割和自我审查，承诺了把言论自由限定在官方审查系统、印刷文本文化或者旧有人格面具的尺度范围内，是保守甚至反动投降。你署名是你自愿的，你还贪恋着社会身份、其他媒体曝光给自己积累的象征资本，把它兑换到以平等、自由为主要价值观的互联网上，继续制造和扩大话语权/影响力的不平等，各种鸿沟。言论攻击，就在言论、母语的层面交锋，因为每个人的语言天赋/资源借用的机会基本平等，论争中署名的伦理胁迫，不过是那些已经抢占了很多社会资源、话语权的知名者以道德制高点做掩护的继续压迫而已。  
  
你上网太少了吧，根据我的经验，我遇见的绝大多数网友都不知道真名，可他们同样“承担言语的一切责任，调查、真实、审慎，也包括道德”，而实际生活中即使认识的人，当面满嘴鬼话的也不少。再说，在一个艺术论坛以Guest身份说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果和责任？真有罪责，在警察在法院面前还不是透明人。不仅如此，匿名发言是可以说话更放肆些，但同时降低了自己话语的置信度，种种批评攻击围观者很少认真当回事，除了可能继续伤害了被攻击者的情感、羞辱了他的体面，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和责任。  
  
是这样，你嫌别人骂了你，你以更彪悍的风格骂回去即可，自己既恼怒，又顾惜自我一直扮演的体面人格，还写作、表达水平低下，却来怪别人不迁就自己的优雅。  
  
一群过时的老废物，一直睡在卫生消毒过（审查阉割过）的纸张印刷文本的语义语用里，而且他们还因为历史卡位早的缘故被宠着优待着，于是受不了不受约束的网络语言的生猛毒辣，保守陈旧，思维僵化，跟民初激烈反对白话文的遗老遗少腐儒陋儒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会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扫荡掉。  
  
他们的语言习用、审美导向被资本泡沫吹起来的体面生活、优雅想象架空和绑定，日趋狭隘、傲慢、自以为是，于是反感话语脏乱差、没有秩序和社会阶层，尤其颠覆、捣乱、侮辱、谩骂的对象是自己，恰恰忘了，艺术-理论-语言天生以激进、添乱、恐怖主义为己任，他不配评骘艺术，因为他的思维实质上是艺术的敌人，领了艺术的薪酬却从事着反艺术使命的工作，在广域艺术的版图上平叛戡乱，把它们收服在既往的陈词滥调上。  
  
  
红小兵一代学者，最优秀的实际上也很差（还有前几天的贺卫方），我一直就不关注这些土鳖，转世党里不少人见识比他们强多了，只是匮乏体制的加封和名流的互相吹捧抬轿，从而没有文化象征资本和影响力。  
  
嗯，实际利益相关，肉猪普遍被割到了肉，这才是最关键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骟颠其实只是自得其乐。  
  
历史记忆1966-19976年代（文革）的方式是林昭，记忆2002-2012年代（狐蚊十年）的方式是陈光诚。

赵楚这个蠢B又在现眼，这种迫害方式一点都不新鲜，许志永就差点因为欠税的问题坐牢，于是网友捐款，主要是王私奔这个大款朋友出钱赎出来的。募捐是网友最初的想法与建议，艾开始否定，后来又该变了主意，就公开借钱，搞行为艺术，赵这个蠢人基本的事实都没搞清楚就大放厥词。  
  
瞧这个又蠢又无耻的贱B，骂他，只因为他罔顾（无知于）事实，信口雌黄，跟“革命大业”有个P关系，他也自知现眼，于是自我删除阉割，埋错捂脏，现在嘴里讲出来却好像是因为别人因为立场问题攻击他。  
  
所以很多人对私奔王爱憎参半，就是骂他，也留有余地。  
  
私奔王还是挺有正义感，大节/公德不亏，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JJ，遭人物议，实际上现在这种事也算不了啥，当事人没意见，能和平共处，外人至多讥弹几句。  
  
我也没专门要骂他，别人转发推到我面前，顺便点评点评，他们这代人，基本都是废物，讲出的话满眼都是毛病，只是因为历史卡位早，抢夺了话语权，以前也没什么自由的批评，他们就误认为自己聪明睿智，学识广博、见解不凡，实际上全部不堪一击，一触即溃。我羞辱过的人很多，有几个人能给出有力的反批评？  
  
我骂他们这些人，当然有观点/立场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智力太低，经常出现逻辑/事实/语义上的纰漏，因此，像什么贺卫方、张鸣、吴稼祥、秋风、冯克利、萧瀚，或者肉唐僧、王小山、书海、叶隐都照骂不误。  
  
就是莫之许、北风、屠夫他们，我也骂过的，不过他们的问题不大，又念及路数相近，就会嘴下留情。

吴钩这类整天意淫古人的sb可以名之为儒棍。  
  
老一代基本没有希望，有力量的全被整残，还能浮在台面上的不是装睡，就是在忙着自费维稳，年轻一代才是未来所在，因此我现在都懒得纠缠羞辱那些老废物，网上玩玩，能指导一些有潜质的年轻人即可。  
  
专制机器坦克压人都肆无忌惮，何况指使删除一个账号，新浪早就没有底线了，所以，@老沉 这些都要上未来的纽伦堡法庭的，这个日子也不会太远。  
  
这很难说，一则中国太大，二则要看到时候的民意，反对力量发展的程度，像叙利亚，巴沙尔都杀3000多人了，国际上也没有强行军事干涉。但他肯定会倒台，压不下去，因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反馈放大回路，只会愈演愈烈，然后到达某个临界点彻底扭转局势，hold不住。  
  
笑蜀此类老蠢B智商低下的一个特征就是不能保持立场、逻辑的一致性，观点飘忽游移不定，骑墙观望，见风使舵，没有原则，于是必然前后龌龊，自扇耳光。  
  
假如他们自己也明知不妥，却是一种话语生存策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就是下贱。  
  
因为人的成长要不断蜕皮，自我刷新，我自己不敢担保10前的观点/逻辑与现在一致，现在与10年20年后的想法一样，可对我而言，我绝不会出现几个月内甚至3、5年内观点/逻辑自我矛盾悖谬的情况。一个严肃的思想者取什么态度、立场，都是反复沉思校验过的，很大程度已经成为本能与直觉，决不允许朝三暮四，二三其德。

不可预测，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九皇帝的心情和意志，在整体气候不变的情况下没好果子吃，陈案、艾案都是杀鸡骇猴的专政范例，就像战争中的攻防要塞一样，重兵投入，轻易不会退让。  
  
对，平民在这上面死死防守抗争，即使救不了他们，也能显示意志与力量，让窑洞党有所忌惮，从而在别的地方略微收敛，起码不要轻易把类似的流氓方式大规模全面推广。  
  
自由、人权、平等、法治这些现在是逆水行舟，不努力，不抗争，结果就是一溃千里，大幅度后退，所以声援帮助陈、艾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这就要看你的信念、精神力量乃至胸怀有多强大，比起你，我更是亲友同学同事眼里的异类，可我很坦然。  
  
我暂时对这些话题没兴趣，钱再多，一张罚单就劫掠你1500万，而且警察国家、空气污染、食品有毒等，普遍没有自由和安全感，什么才是当务之急呢？还有，根据我既往的经验，国内的学者、专家、媒体人绝大多数都是土鳖，有时间多读读西方名家写的书。  
  
那你就要说清楚到底哪本书，他好像主要谈的是经济。就是论及“中东民主路线图”、政治等，我也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土鳖，实地考察过吗，相关英语文献有多熟悉，基本的政治学训练在哪里，为什么我一些鉴赏力一流的朋友没推荐过他，总之，你问我，我不是很了解，就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也持否定态度，你或者可以读读亨廷顿什么，虽然我也不欣赏他，嫌他罗嗦。  
  
我下了本翻了翻，这个土鳖好像是读国内报纸做学问的，而且是环球时报之类，充满着阴谋论的妄念，完全可以扔到垃圾堆里。  
  
  
这些蠢人总要营造一种莫须有的团结、想象共同体来给自己打气，傻逼就傻逼呗，谁要猪一样的队友，马上切割，划清界限，在政治场域中，知识人的任务就是凝结提炼出一种最正确最有效的思想、路线和策略，然后反复检验，扩大宣传，其他，都是干扰和白噪，模糊认识，瘫痪行动。  
  
爱因斯坦发现了解释力更强、更有效的相对论，还跟你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牛顿搞团结，大家一锅煮，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莫衷一是？团结你妈个头，一脚把中学生式的蠢蛋踢走。  
  
在中国具体语境里，这种政治场域还不是正常社会、民主政治下的利益多元，和平共处，自由竞争，协商妥协，而是彻底的分裂，官府、平民内战，更要讲究路线、策略彻底的有效性，是你死我活之争之战，而不是共和议政。  
  
看我后面写的，是战争状态下的攻防策略，而不是耍口活的社会科学。  
  
你这种描述不准确，干掉卡扎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班加西拿起武器战斗，冒充中立、客观，劝卡扎菲实行仁政，规劝义军非暴力，在卡匪已经用战斗机扫射屠杀游行平民的状况下，就完全是灌迷魂汤，拉偏架，为虎作伥，就该在这些人屁眼里开一枪。  
  
也就是说，这些人根本上是反动的，是巧妙伪装的帮凶，小骂帮大忙，在维稳，跟真理部是一拨，谁TMD与他们团结？鄢烈山此类充当和事佬的2b根本就是脑残。  
  
  
当代艺术品，你说它是狗屎，它就是狗屎，你说它是无价之宝，只要你肯砸1亿人民币在上面，那就值1亿人民币。画作本身，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对西方印象主义画派风格的模仿和升级改造，国人不少都这么干，根据当前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以及老武的声望），我想一万肯定值。  
  
没这么简单，当代艺术品价格-价值-历史定位-艺术史写作等的关系具体你可以参考陆兴华的相关博客。砸一亿元，此一举动，也是艺术品价值/价格的一部分，它会制造轰动，让作者-作品走红，笼络画廊美术馆，收买艺术评论，修改艺术史写作，等等。  
  
看来你不大了解当代艺术（当然我也不了解），艺术家自己都不忌讳炒作，赤裸裸宣称自己在炒作。除了真正天才式的重要原创作品，绝大多数艺术品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尺度来衡量其内在价值（不像一般商品那样粗略有个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成本等），那么就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标定，画幅，作者知名度、曝光率，既往作品价格，艺术评论美誉度，圈内同行评价，参加展览的次数和级别，美术馆/私人收藏情况，什么画廊代理，等等，而这些，都跟砸钱有关的。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里，是不承认这个说法，主张买卖均衡的交易价格，可是大多数商品，的确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本普通的书，大多数出版社衡算出来的成本是12元，卖20块，你总不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的书卖100吧。  
  
而且，我引入这个古旧的概念，不是平白无辜，因为绝大多数艺术品，都是所谓的hand-made，是前现代的制作、生产方式，价格和你耗费在上面的劳作时间是有关系的，如果不能弥补你这些天的生活成本，你就不会从事它。  
  
曾经也这么想过，终究没什么很大兴趣，艺术品是富贵闲适阶层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奢侈了，而且现在又那么势利，乌烟瘴气。  
  
  
文盲文人真是没办法，人均耕地云云，都是毛腊肉那一代的农民思维，而且，中国肯定不是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纠正别人错误（而且此错误也许不存在，起码流传不广，应该是“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等），自己依然是错误，却获得了一种虚幻的智力提升感。  
  
你这种低级傻逼还有脸晒别人，你起码接受点社会科学训练再出来装聪明吧，最大的政府是没错，你怎么确证人均耕地最少？傻X引述别人的话也是瞎编捏造稻草人。蠢货，你也许可以说，在世界上规模较大的政府里，中国政府雇员与中国人均耕地的比率最高，但这也需要数据验证。  
  
像你这种没头脑的2b装个反对、异见、揭露的姿态没有用，不过属于猪一样的队友，蚣匪见了给自己捣乱的人里竟有你这样的脑残，说不定不怒反喜，就凭这群不高兴的智障，也能扳倒我90年、62年的老奸巨猾？  
  
傻X一个而已，“最”这种词要慎用的，真要想从这方面攻击中蚣当局，陈志武就有篇流传甚广的文章。  
  
再晒晒这枚傻逼：“中国政府用全世界人均最少的耕地” http://t.cn/SZUt2v 别人从来没说过，搜索的唯一来源正是夏商自己。  
  
这话虽然傻X，可在事实上没错误，而夏商这个脑残捏造出来的稻草人靶标，第一除了他自己没人说过，第二，事理也站不住脚。  
  
我认为苛责几次倒是有点好处，让他明白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我又不会追着他骂，有啥好担心的。  
  
  
肉X那样的老傻X实际上见识连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都不如，真是可怜。  
  
肉X这个傻逼智商低得很，还特别喜欢装逼，N年前在天涯就开始看他笑话，现在不但智力没长进，品德也是越来低级下流。他这样的蠢B，几下就能抽得屎尿齐流，所以硬茬遇到他都躲着，装作没看见，专挑几个软柿子捏捏装智力优胜，又蠢又贱又怂。  
  
  
木子美就是个破罐子破摔的泼妇，智商低得很，我在微博上第一次与她对话，还不知道她是何路神仙，跟我瞎扯哲学装逼，我直接说她sb让她滚。不过，比起微博上各种庸庸碌碌、万人一面的俗人，她还算神经病得有特点，有趣味。  
  
木子美真是个大傻B，尼玛的当下的危难你都不救，在说风凉话，捣乱，担心起未来莫须有的东西倒是很起劲，土蚣-五毛给人洗脑也是同样的逻辑，自由民主、党派竞选在中国不能搞，要是闹下去，国家肯定大乱，你们这些自由斗民斗不能光想着一时爽。  
  
木傻逼此类低级的（或者下流的）思维方式就是以未来很不可能的担忧、悲惨结果想象来阻止/取消当下有效的行动，来给自己的犬儒、不负责任开脱。尼玛的蚣匪在网络上禁止反动、色情、暴力、谣言等都十余年了，而且有明文宪章，到底有没彻底禁绝，还是不可阻挡，愈演愈烈？私人募集、公开借款更因为其作为工具的中性，甚至大多数情况下的道义崇高性，更不会，也不能被土蚣禁止，所以这套拙劣的说辞根本就是欺骗或者恐吓，更或者傻逼的自证，其目的就是死活不乐意别人借款资助艾肥佬。  
  
  
网络时代，善用工具，是可以做到啥都能知道。具体在此很简单，用Google的图像反搜功能就能找到图片原始出处。  
  
不仅如此，绝大多数真正的美女是矜持自重的，起码要在网上亮出自己真实照片的场合会假装这样，因为她们不需要出位的言行来博取粉丝、关注等，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些既漂亮又风骚还不能确认真实身份的ID，基本都是假的。  
  
  
萧瀚是蠢蛋，神棍化之后更见拙劣，莫之许议论时政尚且准确犀利，但学力不足、知识老化，故而视野不够开阔，观察时事参考下他的意见倒也不妨。  
  
  
神棍化就是慢慢变成王怡那样的人，连谈电影都处处少不了传教布道的心思与口吻，不过在萧智障那里还不是太明显。  
  
说他智障在于他的很多观点站不住脚的，一批即倒，却自信满满，自命先知和导师，我以前的ID斥责过很多次，都激起了叶隐那个2b的义愤。  
  
苏振华博士土鳖而已，见识浅薄却自视甚高，我早就折辱过他，他恼羞成怒，就把我拉黑，也像我以前评论的，常见的问题他能说对，可一高级，他就是个井底之蛙了。  
  
你随便怎么说吧，反正我觉得你很土鳖，莫之许我也骂骂咧咧，你说他“见识之高，中文世界，不作第二人想”，反正他认识我们两个人，你可以去问个第三者（也许客观的）评价。  
  
还有，记得你也很推崇MC，那就意味着你同样信赖MC的判断，你让他说说我是村夫呢还是你是土鳖，想必也不需再问。  
  
  
常混墙外的那帮人，因为接受的信息总体上比较全面平衡，会好一点，但学力、洞察力踉墙内的也没啥区别，再说经过转世党的努力，墙内如今的信息跟墙外已经很接近，墙内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基数大，神经末梢丰富，国内突发事件当事人能笫一时间曝料，广泛传播。  
  
最关键的是，像MC和我曾说过的，墙内是在话语场上与审査机器和傻X们直接贴身肉搏，刀刀见血，其输赢，其造成的言论局势、氛围就是普遍的意志和心态，它侵蚀席卷微博上的胡锡进、南方周末编辑/记者、CCTV及各TV的编导/主持、五毛、小资、中产，以及各种草民，而墙外，则是话语孤岛上的自娱自乐。  
  
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定是大多数草根、平民的观念和意志，所以他们集聚在哪里，（关心时政的）知识分子就要扎根、战斗在哪里，此话语博弈，不仅是对普通民众的教化宣传，也是对各种有影响的错误认识/思想的批判围剿，斩妖除魔，彼消此长 ，那么在笫一现场言传身教，或者贴身（跟帖）缠斗，都才是最有效的，最知痛知痒的。  
  
吴法天下贱了，笑蜀傻逼了，贺卫方猥琐了，肉唐僧木子美干他娘了，那就直接冲进家门踢馆，杀他个落花流水、屁滚尿流，让他们有所反思、警戒，下一次收敛，而不是无效地躲得远远地隔山打牛、隔水问渡，人家或许看都没看见，说些P话又有什么用？  
  
当然，在社会抗争上，分话语和行动两个方面，维权、抗争行动派（斗士）需要强联系，抱团取暖，相关信息的完整掌握，等，那么twitter就是一个好阵地，但在我的眼里，他们真的是一小撮，是十年革命不成的秀才，当局也一直紧盯着，所以能发动的力量，能制造的影响都很小。  
  
围攻冻尸骨、艾胖子筹款两件事之所以在今年能这么轰轰烈烈，跟转战墙内，传播广泛，群众参与度高有关，于是就冒出了不少“推特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知道的自由民主斗士，他们是无名诸众，可其表现，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长期维权抗争的人。  
  
换言之，职业维权人士、革命家可以把twitter等墙外当作比较固定的根据地、策源地、保留的火种，而真正战斗的打响，就是墙内处处开花的人民战争，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甚至大军团会战，神出鬼没，全民皆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而扭转局势。  
  
  
我本人反对基层人大代表竞选，因为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在体系内操作，前提是承认现有统治的合法性，不过网上看到相关消息我也会转发，意义有二，1）它们用行动的方式展示了不满/反对的立场和意志；2）它们常以惨遭阻拦、打压、监控乃至拘禁等悲剧-闹剧方式告终，雄辩地（再-）论证了改良理性建设性的不可能。  
  
参与可以，但要明白这是画地为牢的参与，即使成功，也不过成为蚣匪统治机器的装饰品，而且很能麻痹一部分人的思想，以为体制也在改善，体系还有救，从而不思彻底解构与摧毁。投票选举莫桑比克人会，突尼斯、埃及马上可以实行，古希腊人懂，中国农村基层实践问题也不大，就连自古被国人称为化外之邦的缅甸、越南也可以搞得风生水起，反而在中国需要练习和热身？问题只有一个，蚣党黑帮剥夺了人民（投票选举的）政治权利，必须干掉。  
  
干掉的方法就是我不再按照你制定的奴役愚弄民众的游戏规则玩，你用超法律手段打压独立参选人，监禁拘留维权人士、上访户、异见分子、政治反对派，那草民屁民就学习模仿杨佳、钱明奇，像潮州、新塘、织里那样打砸抢烧政府和警局。法律无效时，整个社会就是例外状态，用最原始的暴力来对决。  
  
因此杨佳、钱明奇，潮州、增城、海宁、织里暴动，不是公厕姿势分子嘴里的暴民，而是义士和义军，是最原始也最高级的正义，以杀止杀，以暴制暴。  
  
  
观察讨论现实政治，思维必须转到彻底的博弈论上，什么是各自真正的成本和收益，什么是可置信威胁，什么是最优攻防策略，像于建嵘、笑蜀、赵楚、贺卫方这些脑残-狡诈-懦弱综合体公公，把对处理私人关系都不见得有效的劝谏作为政治谋略，实在2B，他们都还是蛆虫、肉猪和性奴，距离真正的人尚且遥远，更不用说Public Intellectual，他们都是笑话和耻辱。  
  
公公姿势分子们，欠缺智识洞察，匮乏道义担当，更没有勇气和胆量，他们的话语权，架起的高音喇叭，本来就由体制加封和镀金（比如常寄生于某著名高校、某著名媒体），他们表面上的成功和声誉本身，就是其自阉、安全无害的强有力证明，在既往被中宣把持管制的媒体平台上，因为反对批评的话语被消声，他们俨然就是正确、优异、权威的代表，即使互联网兴起，他们也因为平行转移了在传统媒体平台上积累的巨大象征资本，难以被消解和颠覆，同时，其他草民的网络自由话语继续被打压，不能健康茁壮成长，于是公公们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继续在妖言惑众，传播毒素。  
  
网络自由言说对公公自阉话语的解构与消毒在互联网兴起时就存在，可是由于各自寄生的主要平台/场所不一致，基本上就处于隔山打牛、哑巴跟聋子对话的状态，即使偶有交锋，也力量悬殊，在国内直到微博风行，把所有立场和话语都吸附收纳在同一个庞大信息系统时，这种真刀真枪、当面搏杀的局势才真正成形。  
  
也就是说，在微博里，这些公公从此脱落了此前平台/媒介给予的隔离和保护，从中心-边缘的单向集中扩散网络进入了自媒体的平面网状分布系统。电视、电台、报纸、期刊、书籍上的观点和话语，都由统治/主导阶层单向灌输，受众/读者只能接受或者腹诽，没有自由的反馈回路供其批评驳斥，即使偶尔看见装潢门面的讨论商榷，也已经被充分审查、过滤、消毒、阉割，根本不存在完全的思想/言论自由。  
  
可在微博系统里不一样，每一个ID都是地位平等/对等的发言位置，互相之间存在着双向对流的话语通道，于是最安全最能免受攻击的话语就是那种能无限逼近摆平的话语，它由见识、逻辑、事实、道义、伦理、语法、语义等来保证，和声望、粉丝数、转发量、是否实名加V等关系不大，甚至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写作能力也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微博的（工具）样式确保了所有表达都（几乎）要被分解成最多140字来字字句句检疫探伤。  
  
于是公公姿势分子们必然要剥落华彩、褪下面纱，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出乖露丑。他们的智商可疑，红小兵出身，打小就没接受过优良的训练，成年之后，又忙于混职称、凑成果，追名逐利，学力、智识、洞察力没有提高或者进步缓慢。  
  
从道义伦理上讲，他们常常寄生于体制，是吸血虫，吃人嘴软，又想以底层/平民立场博取民间声望，于是不得不采取骑墙观望、两面讨好，既当婊子又竖牌坊的生存/话语策略，可在一个（由极权暴政导致的）严重不公不义的罪恶世界，一切都被极化，分裂成（被压迫被伤害的）鸡蛋与（施加压迫和伤害的）墙，以及之间的战争，且墙占有压倒性优势，没有中间、客观、超然的位置可以站立，你以为的和平、理性，各打五十大棒的第三者式的公正，其实质是拉偏架，自费维稳，助纣为虐。  
  
再从胆量、道德勇气和行动意志/能力上观察，公公们的确没有鸡鸡，说话都怕事，瞻前顾后，畏头畏尾，更不用说言行一致，坐言起行，严格践履自己的理念和原则，他们偶尔能说正确，可此正确只停留在漂亮的言辞上，动情的姿态上，不肯也不能付诸现实行动，他们家里攒满了各种体制恩赐的坛坛罐罐，钱财、职称、房产汽车、声誉、妻子儿女，等，生怕一越雷池半步就被匪帮敲成齑粉，即使他们自己不作为，连为正在行动正在受厄的义人勇士声援呐喊都不敢，却忙着在廉价浅薄的安全话题上表演爱心、同情和正义感。  
  
  
笑蜀这舔菊贱狗明面是批评百年革命，其实质是污蔑抹黑一切当下敢于与匪帮政权对抗的平民草民屁民，比如杨佳、钱明奇，潮州、增城、织里农民工，帮政府舆论维稳，中山大学给他点可怜的代课费，他就开始裸奔不要脸。他爸当年没有把他射在墙上冲进下水道实在可惜，留下了这个孽畜。笑蜀这个鼠辈、下流坯，已经是很明显的五毛，因此不管他的论述根据是什么，结论总是跟蚣匪当局的立场与口径一致，污名化像农民工这样的平民（流民），给底层人士抗争行动泼脏（痞子运动），把志在打倒专制暴症的义士称作“痞子翻身党”，且用陈腐错误的历史观来恐吓民众，卑鄙下作之极。这种狗娘养的货还有人为之捧臭脚或者念旧情不予批驳责难，不是瞎了眼，就是愚蠢颟顸捣浆糊。

2011-11-11

书海这个傻X的论证太弱了，古巷、新塘、织里就是有严格证据证实砸了几百辆路车，也是正当的，我要是有辆宝马或者一个店铺，如果你能发起这种级别的暴动，我邀请你来砸和烧，排练革命，预演89、北非，砸几百台车真是占了大便宜，投入产出值极高。在一个庞大的极权腐败政府，普通一个县级官员贪污受贿的金额就远远不止数百辆车的价值。官民内战，且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是法律无效/失效的例外状态，除了基本的人道，比如不轻易侵犯、伤害无辜者的生命安全，平民用其他所有形式反击，展示对暴政的怨恨和不满都正当合理。  
  
啧啧，瞧这个土鳖，把我粗略说了下的观点细化一番来反驳我，说说古巷、新塘、织里民众有什么别的策略可以选择，是不顾一切拼命去攻击重兵把守的政府与警局呢，还是随机砸几辆他们本来就不爽的本地土著的破车？傻X刚说过允许狼吃羊的规则、法律不当遵守，现在又成了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在一个专制国，官商勾结联合欺压剥夺底层民众，尤其农民工，种种虐政恶法层出不穷，密切交织，很多富人的财产来源也不正大光明，是依靠官府脏恶司法体制巧取豪夺而获，政治、法律本是一体，而且在骚乱事件中，出现某些过激行为很正常，更重要的是，相比22年来的沉闷，万马齐喑，此类平民（农民工）暴动象征意义非常重大。  
  
回到历史经验，罕见什么成规模的起义、暴动、革命不误伤人命，更不用说一些财产损失，如果真要遵守（既定的共产专政）法律、游戏规则，全世界都正当合法的以和平游行示威表达利益/价值诉求都极难或者不可能，那么如何解体威慑暴政当局？民众抗议用打砸抢烧这种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根本缘故就在于有司完全堵塞阻拦了看上去更美好更合理的表达/行为方式，不允许和平游行，全副武装重兵防守国家机关，又没有官员负责出来对话（对话也找不到人，因为不允许结社组党，骚乱群众也群龙无首），那么淤积的愤怒、对抗性就只能向其他渠道转移，比如本地有钱人的汽车和店铺，予以摧毁，把事情闹大，它们的意义不是财产、财富的毁灭，而是充分展示对既有权贵财阀统治体系的严重不满和仇视。这当中，自然会有些无聊青年乘机胡作非为，发泄过剩的荷尔蒙激情，我认为也无伤大雅，即使按照普遍的法律原则、伦理标准来说触犯规则，也该大大减轻对他们的惩罚。  
  
呵呵，这个蠢人还在罗嗦，最高的原则就是解体当前暴政，什么不伤害无辜（我说的是无辜者的财产，而且他们也不是那么无辜）的自然法则纯粹是扯淡，而且此伤害还有数量/比例、最终达到的效果等问题。  
  
书海这2b愚蠢的地方在于只知道空洞的教条、原则，而不知权变，对具体情境的体察，甚至大量历史经验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比例感平衡感上出了问题，潮州、增城、织里暴动事件，要把它纳入62年、或者22年来的中国历史里看，而且要考虑参与人数和中国人口总量的比较，无辜财产损失与中国整体不义财富的比例，它的象征、符号意义以及对国民意识的震动，并且在军警高压暴力维稳状况下参与民众的可选择路径与心理状态。蠢货就是蠢货，以为抓住了抽象的原则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到处适用，跟彭晓芸那样的傻逼攻击抹黑钱明奇没啥区别，钱何止是袭击平民无辜财产，是要了“无辜”平民的性命。  
  
还有你看他这个不要脸货色抹黑我的文字手段，我说了那么多，在他嘴里竟成了“抗争即使是刻意针对平民财产袭击，也是正当的”，注意【刻意】这个词，多么用心险恶和下流，我粗糙地表达过这个意思吗？  
  
这个蠢B又在歪曲我的话，竖一个莫须有的稻草人猛打，我原话里对法律做过诸多限定，并且强调了在恶法（和规章制度）协助下许多在地富人财产获得的不义性，它们本身就在违背自然法则，此特别语境下的打砸烧抢，毁坏（不那么）无辜者的财富，一定程度就是对既有不义、违背自然法则的正义正当报复。  
  
“不伤害无辜（财产），这是自然法则，无论在哪里，这就是一条底线”再次暴露了书海傻逼的教条僵化，从事实上看，历来无数次暴动、起义、革命，伤害过无数无辜者的性命，更不消说他们的财产，常常这不是当事者的预谋，而是乱局下迫不得已，再从价值上讲，除了规范性的道德律令、底线伦理，还有功利原则，在特别情境下，为了更大的整体利益或者目标，对某些人施加伤害，牺牲他们的利益也是允许和正当的，要看伤害的性质和程度，以及与收益的比值，而不是根据什么空洞的原则某事决不能干。“无论在哪里”云云这种话看都不要看具体内容，就知道是在放屁。  
  
最末一句话，更是彻底暴露了书海理论/语文乡巴佬的本质，在此论述上下文里，伤害（不那么）无辜，只是指砸了几十几百辆车，烧了警察的某些车，根本上升不到“恐怖”的标准，要是它成立，那么前一段时间伦敦等地沸沸扬扬的打砸抢烧就是恐怖（甚或恐怖主义袭击），其实不过是普通的社会治安、刑事案件，警方对于肇事者、骚乱参与分子的处罚好像并不严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书海傻X这种随意放大的认定标准倒是很吻合前不久土蚣出台的反恐条例，把一切敢于以激烈方式直接间接表示对专制统治不满的人（都）当恐怖分子来对待，重兵围剿，当场击毙，要是严格信奉遵守此类恶劣标准和原则，书海土鳖的民国梦恐怕还得再做100年、500年，而且依然看不到希望。  
  
  
你这样的傻X就不要再来我这里烦人，你还是跟弱智书海、叶隐等混好了，我，MC，甚至也包括你推崇海内第一的莫之许好像都不大待见你，因为你的智力不匹配，低了些层级。你这个人也不坏（比书海、叶隐人品强），挺有正义感，但的确傻了些。  
  
别蠢了，如果没有必要，可能的话，“不伤害无辜”谁不懂谁反对呢，暴乱中的民工，即使砸了车的民工，如果不处在这种特别情境，平时会无辜去砸不相关者的汽车？我已经说了，进入具体情境探讨，不要空洞地说各种教条。  
  
傻逼一个，这根本就是死结，你死我活的内战，你不如此激烈抗争，就是被军警彻底收服、残酷镇压，无声无息忍受无穷尽的欺压和剥夺，要是你这种愚蠢的原则/道理能解决问题，早就天下大治了，何至于现在的局面是少数人的利益反而侵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很多现实的处境里，困难就在于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没法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推进整体福利的改进，民主政治里都没法妥善解决，不得已会让一些人受到损害而优化群体的全盘收益，更不用说在中国这种脏恶体制里，在反击暴政，争取全民自由解放的过程中，陈义过高，就是脱离实际，没有具体操作性。  
  
比如出租车司机组织罢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阻拦、殴打某些继续出车的司机，或者说会砸他们的车。这样的行为有没有道义正当性呢，是否是伤害无辜（财产），违背消极积极自由或者自然法呢，这不是一两个抽象教条的原则能盖棺定论的，要考察具体情况。  
  
你去好好读读伦理学或者哲学，要是康德式的道义论或者边沁式的功利论能一统天下，就不会争辩几百几千年了，又冒出来了什么德性论、情境论，任何事都需要进入具体情境全方位立体考察，就是尼采说的透视主义。  
  
哈哈，此类白痴太多，书海这个傻X主要还不是白痴，而是贱，他目的是攻击抹黑我，他这个贱逼说起孙大炮北伐或者4-12清党之类，就不是这腔调，极尽粉饰和舔菊，到处狡辩捂脏。  
  
还逻辑检验，你到底能不能不说大词具体辨析一下，还有，参照@Michaelchen-XIV刚才的说法，看看到底什么是逻辑、逻辑跟high是什么关系。  
  
是的，在古典的virtù概念和精神里，无辜（况且还是财产）算什么，英雄气慨，轰轰烈烈才是第一，表面上的合法正当性，功利的收益，等等，都在考虑之外，李逵式地抡起板斧排头砍他娘的，又怎样？  
  
没啥太大好处，就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发泄愤怒，激情到处，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任何后果，玉石俱焚，与汝、与一切偕亡共毁。

2011-11-12

像莫之许那些2b，妇人之仁，念旧日友好或者笑猪猡曾经的贡献（比如编辑《历史的先声》等），不忍狠心批判诛杀，最多无奈地奚落嘲讽两句，令其坐大，声势益壮，信徒益众，危害越来越恶劣，他们想不清楚的是，孽畜笑蜀的话语权、文化资本正是由既往的（实际上无足轻重的）贡献锱铢积累而得，于是一旦反动，向歧途滑落，在话语场上就有特别大的误导力量，从而最有必要予以坚决狙击围剿。  
  
随着分裂的扩大，国内政治局势越来越动荡、恶劣/美妙（中性意义上用），底层平民骚乱会越来越频繁激烈，应激性，无目的，各种打砸烧抢，宣泄（由专制暴政本身制造的）愤怒和不满，窑洞党会恐慌，九头怪会焦虑，自命中产精英、自费维稳的牲口笑蜀赵楚彭晓芸之流也会越来越紧张，他们的立场和话语同时会越来越无耻卑劣，因为班加西人民和卡扎菲已经开战，没有中立、客观、第三者位置给他们站，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会完全倒向蚣匪当局，不管用什么话语、理由装饰，本质与官方口径没有根本不同。  
  
  
没用啊，找上门去扇耳光，@健崔那个傻X，装腔作势了半天，却连现场探访到的具体消息（比如家庭住址到底是哪里？）都不肯、不敢放出，个人出头去做英雄，哪里有发动各路网友有效，陈光诚案里就能看得很清楚。  
  
群众正义固然指的是用平民草民的的立场看问题，处理问题，但还有一个落脚点，就是依靠、号召、鼓励无名诸众，他们人数最多，有各种可能性和独门技艺，前赴后继，车轮围攻，不断试错，总有一个总有一天能彻底解决问题。你说贱狗@吴法天担忧约定好了的找上门（比如五岳傻人、健崔装逼货），还是日日时时刻刻被不知名的路人袭击殴打？  
  
被带走很正常，吴狗是给党国舔菊的人，他们自然会保护，而且，你这么大张声势，那么就上了黑名单，会被重点监测、定点清除，可要是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他们之中不特定的某人就是匿名者，处于盲点位置，根本无法控制。  
  
  
兄弟2013年是大限的说法过于乐观，土蚣维持统治，三种策略：一谎言洗脑、二暴力威慑、三金钱收买。谎言洗脑随着网络的发展逐渐弱化失效，可流毒从小就在教科书里埋下，极难清洗，尤其在那些年长的人里表现明显。军警（司法监狱）等暴力机构，仰仗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越来越强大先进，不过有利之处在于军人以年轻人为主，入伍前多少接触一些网络，不会像89军人那么愚昧，轻易充当杀人武器，处置不当，倒戈都有可能。  
  
现实有效的是钱财收买，国进民退，税收升级抽血，一方面是弱民，另一方面就是壮大政府购买力，贪污腐败之外，豢养像警察、国宝、城管、联防乃至五毛等狗腿与打手，对平民抗争严加控制打压，只要敢站出来英勇反抗的力量没有超过用民膏民脂喂养的鹰犬，通常就不会出事。围攻冻尸骨、借债艾肥佬，或者此起彼伏的骚乱，他们的人数与力量远远没有超过党国维稳军警（及公务员）的人数和力量。  
  
经济崩溃，民众生活艰难困苦，普遍不满（此不满还要化为行动而不仅是意识），同时财政收入可以收买的维稳力量有限，甚或维稳人员他们自己也不满（裁员或者工资福利不大如前），才会有戏。目前来说，我没看到这样的势头，群众绝大多数还是安然做肉猪，而中央政府税收又创新高。有些地方政府可能因为土地出让收入猛减暂时有困难，可也不是普遍溃烂，不可收拾。因此，土鳖党国的性命还长着呢。

2011-11-13

艹，竟然把MC、我跟叶隐、书海两个2B绑在了一起。

它无关紧要，传播得越广越好，他（书海）这个人有点贱兮兮，再就是有固念顽疾，迷恋给老蒋舔菊，其他还马马虎虎，起码比那些公知强。

要了解MC的功力，微博这些口水远远不够，《历史哲学笔记》，经济、投资研究等都要读，岂是书叶这些浅人陋人能比拟？

我好像说过，我2月份注册微博没多久，就有人怂恿我和叶2b掐架，他觉得我们可堪一搏，互相扫了一眼，各自鄙视，我认为他见识浅陋，学力不济，他说我狂妄自大，不值一哂，半年多过去，在我了解他更多根底的情况下（比如彭晓芸风波、比如别人转发推到我面前的博文），我更有轻视他的理由。

我在豆瓣时，推过10个青年学术才俊：<http://t.cn/hGidHo> 现在看来依然有效，不过在今年这种血雨腥风的政治局势下，除了MC、Lux和我，其他都或者默默无闻，或者依然风花雪月，我对此感到失望，可他们的实力（洞察力、学术功力、写作技能等）仍然超越我加入微博后认识的所有青年中年。

叶隐此人贱的地方就在于故意浑水摸鱼，混淆视听，他主要恨的是你，因为杨海鹏玩笑、表演论等，我和你是熟人，搭几句腔，也不见得处处同意，比如我就稍微修正过你说也许“800大汉”能抢出人的说法，我认为绝无可能，可他根本欠缺理解力或者就是下作，每次把我们绑在一起胡乱诋毁。

我对他们的整体评价就是贱兮兮、学识也浅陋，可二人也有区别，我从来就不会骂书海二三其德、没有信用，也不会骂叶隐舔菊老蒋，可叶隐这个下作货色攻击人就不是这样，把你的“罪过”安在我头上，把我的“错误”绑在你身上。

【@叶隐八世:刚才拉黑几个，有人说我小肚鸡肠或脾气大。平时批伪启蒙批得很猛，这是视他们为观念战场的准敌人。若他们良心发现敢于付诸现实行动反抗暴政，无论非暴力或暴力，我一定全力支援、同进退或为他们收尸。但对只会打嘴炮且毫无底线的光头党，耻于网上和他们纠缠，现实中碰到一定抽得他们满地打滚！】

——瞧这满嘴胡柴意淫诬陷的的贱B，我和MC 2-20去广场的时候你在尿床？我自己都在黑监狱被关过一周。

【@叶隐八世:有人说，光头党学问大，那是你们没学问。MC那生物，以历史哲学笔记自豪，不就是抄抄检检加几句感想，欺骗懒惰的大学生倒可以，我丝毫不放眼里。这货常因细故和嫉妒，追着任何对我有好感的女网友，用最下流恶毒的词汇持续辱骂，被拉黑换马甲上。读那么多书就为满嘴喷粪？】

——这个下流货色又在栽赃，MC和我的确骂过此贱人的女foer，可情形大多是她们先主动攻击我们，就毫不客气，骂几句就再也不认识她们。【追着】、【任何】、【持续】、【换马甲】全是不实污蔑之词。

——我从来没有在微博上为了连续攻击谁换马甲，有时ID换了，只是因为上一个账号被删，MC也是类似情形，这个贱人，为了抹黑我们，竟然编造出此类谣言混淆视听，实在是个垃圾。

【@叶隐八世:有同学说我搞二选一太狭隘，我不是一次两次提醒这俩生物毫无底线了。我从未主动攻击这俩生物，在反暴政、伪启蒙事上，也并无根本性观念冲突。这俩生物孜孜不倦的追骂，连我和萧瀚的私谊，以及戒微博背诺的事，都作为攻击我人品恶劣的证据。你们喜欢无底线的知识就去追随吧，不碍着你。】

——我说过此傻B攻击我的时候捆绑萧瀚是攀龙附凤，他早前的博文也有这个倾向，我的确也反复羞骂过萧瀚这个弱智。可我判定叶贱货人品低下的主要根据是两个，一，先骚扰、追求彭晓芸，被拒后百般丑诋，没有操守，二三其德，其次才是“戒微博背诺”，这个下作货色故意删减原话，捂脏藏羞，心思卑劣。

书叶两个B，不但蠢，而且贱，更搞笑的是孬，我干架，从来都是硬碰硬，把原话摆出来辨析，而这两个缩头乌龟，在我们的文字里断章取义，有时还故意歪曲捏造稻草人猛挥拳头，蒙骗不明真相观众，可怜。

贺卫方这个土鳖一谈专业外话题，就大失水准，土地名义上私有公有集体有不是问题，而是清晰界定产权，按照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来玩。这个话题在微博上早就讨论过，上次批评的是土鳖许小年。

这些人因为品行猥琐，不够坦荡磊落，连累得智力也下降，本来骂人，直接指名道姓好了，最好可能的话具体点明骂的那句话、那件事，可因为不想直接交恶，于是泛指，编造出推特党、推特革命党这样的空洞词汇，须知就是推特上持激进观点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各有进路，哪能一概而论，一杆子打翻一船。

我在推特/fb等墙外发言比较少，可像我这种喜欢追赶网络科技潮流、憎恨束缚的人，一直就是翻墙先锋，时不时会到墙外瞟两眼，没有全面的信息掌握，就不会有准确的判断。赵楚、笑蜀这些土鳖，思维僵化、知识/话语陈旧，又没有洞察的天资，还傲慢自大故步自封，不能追随潮流自我更新，就只能落到今天这个可怜地步，遭人嘲笑唾弃。

2011-11-13

**叶隐是怎样一个贱逼，我也解析展示给你们看**

【@叶隐八世：我知焰火是我唯一能做到的，让光诚直接感知外界关注的方式，故早在去临沂之前就计划好。此前高调声称送去挨打，包括四处找车（给人感觉没资源）,同行诸友最后才知计划，皆疑兵之计。光头党大肆渲染偷学他们，无论知识还是行动谋略，我从没将这些意淫失心疯放眼里，偶扫一眼为加深判断而已。】

——叶隐这个贱B下作的心性不改，为了抹黑，什么谣言、险恶用词都编造得出来。我提议放鞭炮、烟花的帖子转发很多，但到了冻尸骨放烟花的时候，已经被删除。后来有人提到这回事，我就把原帖找回来炫示一下，MC开玩笑，说要宣称我的首创权，我自己认为无关紧要，功劳还是要归一线人员，仅此而已。而且MC和我屡被删号，foer有限，当时的玩笑话被转发评论相当少，就这么简单的事，在这个诡诈卑劣之人嘴里竟然成了“【大肆渲染】偷学他们”，无耻之极。

——我记得MC好像说过书叶二傻X效仿杨露禅到我们这里偷师学艺的话，我当时也许有搭腔，但没有附和，因为我知道给出这样的判定需要明显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可我没有fo过他们，也没在别人的转发里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对于MC来说，也只是兴会所至的评论，更跟【大肆渲染】扯不上关系。

——昨晚@李\_开始复制说：【我看书海的最新言论，明显是偷看了维叔的十三篇。。。。】我的评论是：这无关紧要的，传播得越广越好，他这个人有点贱兮兮，再就是有固念顽疾，迷恋给老蒋舔菊，其他还马马虎虎，起码比那些公知强。——这也完全不能充当【大肆渲染偷学】的证据，那么，叶隐这个险恶下流之徒如此信口雌黄、夸大其辞的根据何在？

——在此，我没有否定@李\_开始复制的说法，是因为在书海傻X自己的微博上就有相关言论可以证实，他“推荐”了MC和我好几次，而且，隐隐约约可以感到他的某些想法可能来自MC和我。

——否定叶贱货指控的烟火创意“大肆渲染偷学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我在一开始就说过“这可能是偶然巧合”（意思如此，原话我试试能不能找回），我并没有认为现场行动和我早前的想法会有必然的关联，只是推测可能性很大，因为我曾注意到好像是fish专门把我的创意帖@ 给了叶隐。

现在又去瞟了一眼，叶隐这个贱货行文非常下流，我会把他抽得屎尿齐流，让你见识下你大爷vivo是谁。

【@叶隐八世：头天探路被撵出，第二天我没去现场，在宾馆和市内转，值守微博为前去者宣传。第三天下3点至6点探村，为勘察最接近燃放点，到村口未深入。涉水过河及探村，同伴@滑溜先生2011曾放出视频为证。因累次转世帖子丢失，也不愿多宣传自己，有些人不知，误信光头党暴徒之恶毒毁谤我在临沂广场作秀。】

【@叶隐八世:续前，第三天晚8点多，我和@滑溜先生2011@刁民难当004@公民陈伟等5人开车入西尸骨，涉河欲将焰火送上水槽（离东尸骨约150米），因见手电乱晃，涉过一半又退回。另找一离东尸骨直线距离不到300米的地点燃放，很多村民出门观看，皆知燃放地点，亦有后续者印证。光头党暴徒混淆视听用心恶毒。】

【@叶隐八世:头晚在宾馆商议燃放焰火，多位认为若被抓住，极可能因震撼效果激怒他们，立即烧一片树或一房子，栽我们一纵火罪，而有数年牢狱。我要求有顾虑者皆不要参与。燃放之前，白天晚上各实地模拟了一次撤退路线。所幸有惊无险，放完即以最快速度撤到江苏新沂。光头党暴徒无视凶险恶毒毁谤心如蛇蝎。】

——三个帖子同样问题，“光头党暴徒”云云的污名来自书海傻逼，叶隐这个下流货有前面的连用——【MC和VIVO这俩嘴炮暴徒】，那么根据语义順承，“恶毒毁谤”、“混淆视听用心恶毒”、“无视凶险恶毒毁谤心如蛇蝎”的指控是我把包括在内，可是在放烟火当晚，MC和我都有不少转发，MC的表演论，主要针对的是肉唐僧等在临沂广场的放孔明灯行动，我也屡次转发过这个帖子，但MC从来没有直接指斥过放烟火行动是（追名逐利意义上的）表演，我更没有，甚至我都没说过放孔明灯也是表演这种话，我只表示过在得知放孔明灯行为在临沂广场后感到有点失望，这一点还是我首先以怀疑的形式告诉MC，后续的图像和视频证实了这一猜测，@据德云社消息是我的朋友，行动的时候和我多有联系，我自然清楚当晚是哪些人在临沂现场，从不会搞错说叶隐2B在临沂广场作秀，MC也是这样，没搞错事实，他的长微博表演论写到后来纳入了叶隐、甚至从没去过现场（据我现在所知）的书海，只是因为当时与他们有了争论，他也是一定程度上在更高的（美学、哲学意义上）论述表演，觉得叶隐之流有所示弱，且心地不纯。别人搞错事实，跟MC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光头党暴徒”“恶毒毁谤”、“混淆视听用心恶毒”、“无视凶险恶毒毁谤心如蛇蝎”等等完全是无耻污蔑，特别是把我捆绑进来此一行径用心歹毒下劣。

——我也不是要撇清我跟MC的关系，可从叶隐贱逼这种混淆视听、捆绑污蔑的下流文字手法可以看出他心地非常卑劣丑陋，为了抹黑，不惜歪曲事实、浑水摸鱼。

文本证据附录：

我搜了一下记录，是48世。@vivo四十八世部队越来越庞大，建议现在前往临沂冻尸骨的网友有一部分可不进村，每有一拨人抵达，就在附近猛放鞭炮或者花炮，以让陈光诚全家听到。转发(177) | 删除| 收藏| 评论(45)

日期 2011-10-16。

【@Nietzsche11--3：回复@vivo五十一世:嗯。颂扬。//@vivo五十一世: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肯定来自我的想法，我最初那个帖子在转世党里的转发量很高的，他们自然看得到。】这个也找到，是不是“大肆渲染”呢？

我当时就没排除巧合这种可能，但在叶隐这个贱货嘴里，成了什么“大肆渲染偷学”，你说他多无耻，或者他的智力记忆力多差？我再把我其他有关的话找出来。

即使在推测放烟花行动很大可能和我的原帖有关的情况下，我后来在2011-10-19说：【都是微末小事，主要感谢冲杀在第一线实施的勇士，我肯定不能成行了，可一直会关注。】这也算“大肆渲染”？

2011-11-14

你太认真了，叶傻X平时倒装得道貌岸然，把他一逼急，就方寸大乱，智力不济，口不择言，卑下本性毕露，这在掐架时是大忌，他撞见了我，算是倒霉，屡年来我硬磕过N多实力派选手，有些比他强多了，可我什么时候败过。

也就是说，他（们）常捏软柿子，又仗着能喷，一般人还真没办法，我是各种掐架出身，找准了漏洞就长驱直入，他们不是太蠢的话，就会自知理亏，可又逞强，于是百般抵赖，情急之下，甚至下三滥的攻击手腕都使出来（比如添油加醋或者删减原文或者捏造事实或者凭空心证），于是又给我提供了更多反击的靶标。

哈哈，叶隐这畜生真他妈贱，而且语文不通，越说越现眼。任何云云和给出三两个例证，完全是不同的想象空间。

这全是下流的刀笔吏手段，把一些轻微的事张大其词，改变其性质或者夸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误导读者的认知，增加自以为的攻击有效性，像书海那个烂仔，在我的说法里加上“刻意”，与此完全类同，却不知，正是这些肮脏的小心思出卖了他们的智商和人格。

【@叶隐八世：旧贴因为屡遭荼毒，很多人不知道。vivo指我把他和mc打包攻击。我知二人有些区别。但这厮长期拿我骚扰彭晓芸，说戒微博又背约，拿萧瀚与我私谊，说我为自己贴金，攻击我人品低劣。却能无视 Mc长期肮脏下流恶毒辱骂女性，你他妈的双重标准。活该！】

——诸位看官，这里的看点是两个【长期】，我拿叶2b骚扰@彭晓芸等羞辱他到现在为止好像不超过3、4次，后面重提，只是因为驳斥的需要列出文本证据（我的微博屡次被删众所周知），至于MC“辱骂女性”，他这个蛆虫挖空心思也只想出了@20岁丫头爱宪政@偷偷smile两个例证（后面的“等”又用心险恶），而且，@20岁丫头爱宪政实际上是我骂的，他这个傻X又年纪轻轻得了老年痴呆症，我骂得很难听，但起始原因是她先不具名攻击过我和MC。“双重标准”的说法更显示了叶2b的智障，我N年前就是骂人的大师、老祖宗，只要你蠢，更重要的是贱，我一律臭骂，管你是男是女是阴阳人不男不女。MC骂人，不谦虚地说，还是我影响熏陶出来的，又有什么不一致不自洽？像@20岁丫头爱宪政@偷偷smile这类低级网络雌爬虫，骂过之后，除非她们主动找上门犯贱，我们就再也不认识，我们在微博上总共狠骂过的也没几个，“长期”云云从何说起，无非以不实之词抹黑而已，下作！

【叶隐：这货常因细故和嫉妒，追着任何对我有好感的女网友，用最下流恶毒的词汇持续辱骂，被拉黑换马甲上。】

——再重点辨析这句话，据我所知，MC臭骂过的“对我（他）有好感的女网友”只有一个，即@偷偷smile，而且只有一次，可如果只凭此下流货的一面之辞，不知事实状况的人会怎么想象他的话。

——叶2B炮制的【任何】、【长期】两个词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卑鄙或者（更少可能的）语文能力低下。

——MC：那丫头我只骂了一句，”黄毛丫头，自以为是，斩“，that is all. 这评语，到今天再来，我依然如此论断。此后她或许有再跟进回击，已被我拉黑，完全不加理会，哈哈！

——vivo：哈哈，记得我骂得就很难听，是什么“蠢B正好送上门给叶隐这个淫棍日”。

——我这么骂，纯粹因为偶然间看过她背后不具名攻击你我的帖子，于是徒然提高猛度，直接使其受心灵重伤，不复理会，好像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一帮女人在那里哭哭啼啼唧唧歪歪了半天，但我没再就此发言。

——攻击我、辱骂我都不是问题，只要你自认有理，能承受住我的还击，最好是指名道姓指着我的鼻梁骂，我比较讨厌那种藏头露尾、遮遮掩掩的批评攻击，猥琐，不正大光明、坦荡磊落。

【@书海飘香17:对这两个光头党小头目倒不必计较他多，它们很多次都主动跑到我前面脱裤子撒尿，我都是一笑了之。这两个活宝，你就当娱乐好了。它们应该是精神有点问题，时刻处于高度亢奋激昂疯狂的状态，生殖器经常充血勃起，肆无忌惮的当众打飞机，挺可悲的】

——书海这个经常自抽嘴巴自吞粪便的傻X，我记得他昨天下午刚说过要从微博里删除跟MC和我有关的文字，几个小时之后，又憋不住冒出头跳梁，实在是小丑。

【@叶隐八世：只要在我的@里看到有vivo和mc这俩生物的，不论是谁，立即拉黑。看到这俩生物就恶心欲呕，拉黑只为捂住我的眼睛，对你没什么损失。vivo这下流生物及其喽啰自诩逻辑无敌，常抠住我某个字眼，如获至宝。以我对前提的审视自觉，和因字数限制而预留隐含前提的习惯，那些宝贝根本只是他的意淫。】

——瞧这个乡下土包子，文字上交锋，当然以文本做证据，要摆平的不但有逻辑，还有事实根据、道义、伦理、语法、语义，甚至美学和修辞问题，而这些，都只能通过话语/字眼来呈现。

——叶隐这个土鳖，说出来的话常常在我眼里像筛子一样满眼窟窿，随便找个洞就能有效攻入，我到此提出的质疑他一个都没能正面辩护，只好装聋作哑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装逼倒是有一套，还说什么TMD“对前提的审视自觉”。

叶2不管怎样肯去冻尸骨，充过人头，我对他留有余地的，还有，我还真没心思了解他具体说了啥做了啥，他们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大恶，无非心术不正，学问浅陋，狂妄自淫，比起很多真正的人渣，已经强很多。

哈哈，叶2B还在那里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语自媚自淫，他这个蠢货想不明白的是，此类空无事实的蠢话越说越显得自己品格低劣。

MC所提供的证据：

当初骂 这个啥 偷偷smile ，乃是因此人无缘故跑来骂我，我立刻挥刀斩之。叶2忽而跑来大骂，说此人是其亲妹。。。。。观众爆料说此人是 叶2 之干妹，职业女警，我对女警素无好感，故加料痛骂，其实就一句，女警就是鸡，谁知道，此句伤尽叶2心，一直念念不忘，和表演论等量齐观，哈哈哈哈。

我愤怒大骂，乃至与警察行业结怨，与小资中产划绝界限，破口大骂，乃因以 V 之温和刚直，尚被当局无辜抓捕，不知所终，而当日四处求告，除了早年读品诸人外，诸等小资中产，熟视无睹。故愤怒大骂，当初只有@最後1根稻愺i20111022愿意出手热心为转。此后稻草骂我，我都没还过口。

是的，所以实际上， 这丫头我也没有骂。真正开骂只有对那女警，一来是此人无缘故跑来骂我，二来是因为职业女警。但却不知道是叶2干妹，纯因职业故而开骂，因我对警察素无好感。但也一句而已，而且我从不用马甲，几时见我用马甲骂人了。。此女警神经兮兮，以为我看了她和人调情帖子。

此后叶2跑来说此女是其妹，虽此女依然辱骂，我便没有再度攻击，算给他面子了。

当然不是了，是更早更早的事，丫头那天，你劝她，说MC骂人风格历来如此，不用介意，特意做和事老的。不过她不爽，加上v下猛药，她更不爽，哈哈哈哈。

哈哈，我也从没追着她打。所以这叶是在栽赃。

另外，我后来翻了翻 女警 帖子，女警炫耀说 ，叶 2 去山东，她在其中助力，应该是内部问过一些熟人，搜集资料。所以，去完山东，知所行止，我后来写 表演论，痛灭肉僧和作业本，顺手便将其加了进去，因从女警帖子，可断定其已经 知道表演达到何种程度，此后叶2 再炫耀没警察来找其喝茶，纯自我贴金耳。

所以 叶 2 后来一直念念不忘，说他去山东的资料，并非沙沙 珍珠探路所得。但其实我从没骂他探路资料，而是骂其 心内一直在衡量表演尺寸。人品卑劣，不如沙沙珍珠忠直，他避开这一问题，而言它，非不知，而故意混淆视听，无耻耳。

你看这一条：<http://weibo.com/1737176014/xsVyR1GN8> 和叶2后来说的找地图资料佐证。

【@偷偷smile：朋友去临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了他们一点忙，希望他们平安。他们说，要有光，要有诚，所以要去临沂，可我心里其实一点没这么想。光和诚对于这个世界早已是奢侈品，我不会奢望。我只希望这世界不要再无底线地沉沦下去。去看，去抵抗，让作恶者提高作恶的成本，让他们别再如此疯狂和肆无忌惮。】

2011-11-16

**你妹啊你干妹啊你干过的妹啊等等等等都你妹的无法拯救或者帮助（@叶隐 @叶隐八世）你这个虚伪卑劣入骨入髓的人渣**

叶2B（@叶隐八世）原帖

【了结】@vivo六十九世拿彭晓芸旧事，试图在人格上杀死我。我本既不生气，也不难过。但我妹执意要去收集王恺、种菜的安娜、闲指的脏贴澄清，让我既生气又难过，我不想趣味那么纯粹唯美的人，面对那些阴暗肮脏的死灵魂。自己做一个了结吧。以让vivo明白你这种无底线的超限战，仅能证明你智力何其低下。

细节太累赘，就你肮脏阴暗的灵魂，按最恶毒的想像将事件总结如下：我喜欢彭晓芸，追求未遂，被她反指性骚扰。我老羞成怒，以批评其观点名义继续骚扰她。后她辞职帮她呼吁，关系缓和，后又以批评的名义骚扰。她以性骚扰做指控共发动四次对我的围剿，第三次规模最大，媒体圈很多人参与进来。

她以官司威胁，但把法庭搬到网上开庭四次。现在微博道德整肃委员会Vivo自任法官五审。①你从所有证据里，找一句包含有性明示、性暗示、性词汇辱骂的证据出来，以坐实性骚扰指控。②每个人反思下现实恋爱中的打打闹闹，我这爱慕未遂而至吵架，会不会比现实中和网络约炮更龌龊。傻逼！

③我粉丝不过万，不符合学者标准，都被安娜拿来做心理分析攻击依据，我说过我是学者吗？这和道德有关系吗？④闲指发誓要阻止又老又穷又坏的我，以学术名义糟蹋天下无知少女。她那么愚蠢难看的女人都不上钩，你这种憎恶低智商和认为小资是革命绊脚石的暴徒，突然这么操心为哪般？傻逼！

⑤最后抄一条给你这弱智道德法官做镜子//@fuckccp:VIVO这种光头党暴徒性情极其卑劣，为了干倒你，不惜把它之前用极其卑污的言语侮辱的@彭晓芸抬出来压你。这种毫无底线的傻X，上一秒还撸着管子对着显示器上彭晓芸的头像喷射，下一秒就提着裤子正襟危坐一脸正义的为人家伸冤，老子肚子都笑痛

@vivo六十九世你不是自负智力超群绝伦，自命网战无敌吗？一般人别说不想和你这茅坑生物比脏，就是看到你都嫌脏，更别说你那无比疯狂执着的粪涌精神了。今天就发点慈悲，让你这茅坑生物见识下什么是大巧不工、重剑无锋！不谈人格，光是你极度低下的网战智商就令人无比鄙视！继续刨你的粪吧！The end！

——vivo（@vivo六十九世）评述：

A、你妹啊，你干妹，干你妹，你妹总是你这个网络低级2B做什么龌龊事的充分理由，比如你这个傻X微博弃信，死而复生，好像找的借口也是你妹让你继续在微博鬼混，你这个贱人不是一贯标榜做一个自由人吗，怎么连在这么微小的事上做何选择都不自由，任凭你妹的你妹摆布决定？

B、我已经反复警告，你这个蠢猪要指控我什么罪责，摆出我原封不动的文本根据，可你这个文丑贱货自知这么做，绝大部分对我和MC的声讨都要失效，因为你的立论、判断根据全部建立在对我们的抹黑栽赃上面，是对着自己的心魔自淫自撸自娱自乐，现在，你继续表演这种下流文妖的手段，用空口无凭的画鬼方式捏造假想敌。

C、你这个网络丑类按照你的阴暗心理（心知有亏，心里有鬼？）编造的所谓“性骚扰”想象从来没出现在我的自撰文字里，甚至我可以坦言我想都没这么想过，我早已说明：“叶淫的淫实际上不是主要问题，他长达一年来为了掩饰、辩护自己的淫而追加的种种丑态才更充分地呈示了其卑劣下贱。”

D、其实它不过是你这个一贯卑劣的政府文吏抹黑以攻击的道具，@空的发狂WALLE早就解析过你的此类鬼域伎俩:“骚扰不等于性骚扰，这是叶隐在偷换概念使不了解经过的人直观上觉得彭的指控显得滑稽。”通过歪曲事实，陷别人于不义，然后自己站在更高的道德/伦理立场上予以批评责难。

E、贱逼书海跟你勾结起来造谣：说我“之前用极其卑污的言语侮辱”@彭晓芸，可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不错，我以前偶尔看到别人转发的彭氏脑残言论，会骂一句傻X之类，可这就是“用极其卑污的言语侮辱”？既然我侮辱过，彭女士为什么不是把我拉到道德法庭审判，而是像叶2B自己声言的“发动四次对我（叶隐他)的围剿”?

F、我不会用极其卑污的言语侮辱@彭晓芸，原因在于她虽然傻了些、蠢了些、学识低下，但做人基本正直、善良，有道义担当，我在3月份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彭晓芸，后来知道她，是因为我在网络检索时发现2月底我因花事被关进黑监狱时她声援过，对此我心存感激，我就是再讨厌她的观点，也会留有分寸，不会像叶隐书海这种没底线的下流生物一样通过肆意造谣/恶喻来冷酷侮辱她。书海这个流氓恶棍也罢，叶隐算是喜欢过彭的人，竟然在书海的恶毒攻击后笑，纯粹是个没有人性的孽畜。

G、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说过要整肃你这个傻X的网络骚扰（性骚扰更是你这个文丑偷换概念的低级把戏），连你这么低智的人都明白如今现实、网络中约炮都不算啥，为追求女性在网络上予以打扰又有什么可以苛责。我要质疑、指控的是你这个无赖为了掩饰小过、自我回护美化而后续追加的各类丑行，且长期不改。

H、我挖掘、转发了大量李思磐、王恺、安娜、WALLE、彭晓芸、闲指、斋啡、迷雾旋清流、萧冰、马志海、笑蜀等的言论，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判断，文责自负，我只对我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我这么做，是为了提供充分的既往资料回溯索引（既然你经常自删微博，主账号也被封杀），通过他人评述来间接/部分还原、展示你旧日的翩翩浊世佳公子风采。

I、自然，他们的部分看法也许有失偏颇，因为判断力问题、纠缠着一些私人恩怨，不客观公正，但这不是大问题，在微博这样的信息网络里，只要有个粗略的资料索引目录，就可以继续追踪更丰富的内容，而且，在这些人原微博的跟帖里，什么立场、观点都出现过，观察样本只要足够高，就能很大程度复现真面目。

J、叶小丑也许会指责我只选择了一些对他不利的第三人证词，所以呈现出来的面貌不全面不客观，可我的目的就是展示他丑陋龌龊、虚伪下作、隐藏起来的阴暗一面，要总体、全面判定，不是我的任务，你可以继续为自己辩护洗白，你妹的你干妹帮你也没有问题，我乐观其成。

K、我再次声明，安娜、闲指说什么，有什么看法，不关我的P事，我只是做一个资料汇集索引工作，让看客、群众自己去评判。写帖子、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像打开水龙头放自来水那么轻松方便，我没必要请别人代言，因此你在此对我的指责纯属你自己说的“傻逼”。

L、我在J里说到叶丑类可以继续为自己“辩护洗白”，但依据我的观察，我建议你这个脏东西不要再跳出来褪下底裤丢人现眼，品质不良，手法无耻，说得越多越出乖露丑，你方式下流的辩解非但不能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而是充当了自己下流的追加证据，我已经屡次辨析展示过。

M、瞧你这个花和尚撸自深，夸夸其谈“大巧不工、重剑无锋”，被我无数次鞭笞蹂躏，道德智商双重破产，还依然如此厚颜无耻地阿Q式意淫，网络旧事早已证实了你网络人格的卑劣，你的网战智商也在我手里化为碎片飞沫，颜面彻底扫地，无力无能自救，唯一的安慰也就剩下自撸，与书X互撸，可怜。

N、你妹啊你干妹啊你干过的妹啊等等等等都你妹的无法拯救或者帮助你这个虚伪卑劣入骨入髓的人渣，当然，实际上我也打不倒你，因为人至贱则无敌，神仙也没办法，司马南、吴法天、染香、郭美美每天都被淹在唾沫里，网络上又能把他们怎么样，他们依然无耻而顽强地苟活着，我也从没心思唤醒殑伽沙数般到处充斥的SB，让他们转而绕开、鄙弃你这坨自认的粪便，屎壳郎爱的就是屎，你不让它吃屎，反而是对它们的残忍和权利侵犯。我想做的，只是扒开你的皮，把你美丽画皮遮掩下的丑陋原形一丝不挂地展览在互联网上，任人评说，任人拣择。

2011-11-16

哈哈，我几个月前就提出了群众正义@ 吴法天 ，现在看越来越得人心。

社会骚动不安，群众政治意识高涨，极化，普遍情绪紧张，寻找发泄渠道，是网络大量出现约架知名五毛狗现象的背景，再进一步演化，暗杀反动政治头目也不是不可能。

这是政治现实中土蚣定点清除异议人士的回噬，反制，逆转镜像，可因为力量薄弱，就只能先拿文人走狗开刀。

很多傻X，被一些时髦的看似高深的词语诱惑，却不能循名责实，看这样概念、定义能不能真实、严格地描述现实，完全被自己路径依赖、处理能力/速度有限的想象力/观测样本所误导和束缚。

也就是说，他们的记忆集和想象域不能被概念-理论所触发的思维顷刻间遍历式检验，总在这里哪里出现阻塞或者扭曲，于是欠缺判断的比例感和均衡感，也即没有分寸，不切合真实图景。

因此，本来概念-理论是照妖镜，帮助人聚焦以快速高效运算/判断现实，可他们实际上拿到手里的是哈哈镜/有色眼镜/偏光眼镜/近视-远视眼镜/放大镜/缩小镜，等等，于是总是导致误认（误判）情境/局势/现实/真实。

呵呵，你应该问我研习经济学到什么程度，我是断断续续地读，投入精力时间不多，到目前为止看过十来种比较规范的教材，此外就是网上看文章，经典著述尚来不及细读，也就随手翻翻，我如今藏书（纸本）最多的就是经济类。

吴虹飞是个著名神经病文艺女青年，所以很有看头，我以前还在Google reader里订阅过她的博客。

这sb连基本的政治学常识都不懂就在大放厥词，在民主政治里，国家到底交给谁，不是由你是否有抱负、现在是否是意见领袖来决定的，而是选民投票，如果五毛们人数足够多，声音足够大，那么你不选你不满意的总统和议员就行了，或者即使他们当选，就努力把他们丑事抖出来，罢免他们、打倒他们。

我想强调的重点在于此类傻X对于“暴民”的警惕和担忧，实际上老百姓被蚣党60余年规训，基本都成了跪民、温顺的羔羊，从来安分守己，实在忍无可忍，被体制残酷施暴，才偶尔有那么几起扎眼的骚乱事件，他们就危言耸听成这样了。

《悲剧的诞生》流传最广的是周国平译本，他的德语是半瓶醋，现在商务新出了孙周兴译本，我没见到，但估计翻译质量要高于周，虽然孙也是半路出家，可毕竟侵淫时日长久。

尼采论述最清晰的是《论道德的谱系》，而文采飞扬、想象奇诡则要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他书也都写得很好，建议通读。

当局在炸药奖、北非中东骚乱，以及花卉之前，还是稍微要点脸面的，今年因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刺激，彻底撕掉了脸皮，同时强化一系列动作。还有，我的警察国家云云不是文学修辞，而是社会科学描述。

哈哈，再读，我发现自己有着天才式的预见，卡扎菲就是被捅了屁眼，遗憾的是没有开一枪。

重申我的一个判断，对于一切有志青年，此后一二十年内最有意义的是从事抗议的政治、反对的政治，加速窑洞匪帮解体崩溃，此外其他都没什么价值。

2011-11-18

是的，在一个已经充分自组织自演化的系统内（比如生物群落、生命组织，也包括网络群体），异质成分的侵入不但不能改变状况，而且会增强系统的免疫功能和生命力，微博上反专制反暴政的自由民主声音是主流，二司马、吴法天、染香、点子正、林岳芳、方滨兴这些sb的存在，不会改变潮流，只会反向激化反对他们群体的力量和情绪，民众会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而更齐心协力。

网络这块舆论阵地窑洞党已经彻底失势，除非完全关闭（这又不可能），就不能阻止民心的丧失、群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意识的日益壮大，他们现在可以依靠的，一是电视报纸书刊电台这些中央可控旧媒体，二是金钱收买的专政暴力（公安、国宝、城管、联防、协管、特警、武警、军队等）。

而旧媒体本身在网络的蚕食下日益衰退溃败，除非彻底的sb，谁也不喜欢被清洗被过滤得伟光正的虚假信息，它们以前的受众会纷纷向网络转移，即使依然没法完全摆脱浸淫已久的习惯，他们在旧媒体中所拣选的内容/节目配方会改变，辫子戏、非诚勿扰、专业财经分析继续会看，而了解真实历史、国内国际时事就找网络。

也就是说，民众依然会使用旧媒体，可在旧媒体中选择的是那些比较中性、客观、与意识形态无涉/关联不密切的内容，而洗脑成分会被漠视和自动过滤，在此可以想想我们面对电视/网络广告的接收-处理方式，虽然天天在眼前飘过，可我们的目光、意识不会聚焦，会忽略它的存在，当作噪音和模糊背景。

甚至在那些清醒、理智、信念坚定的人里会出现逆向解读意识形态宣传的情况，喉舌媒体一但在某方面大肆造势，他们马上就会觉察到出了严重问题，会主动努力去寻求背后的真相，提高自己的警惕。

所以那些说蚣匪当局弱智的自己才是傻X，他们高价收买了那么多人，难道就没几个智商超过100的，喉舌上的屁话，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胡说八道，但人家有自己的定位，就是给那些还多少相信土匪政府的人继续洗脑，其他有独立正常思维的人，干脆放弃。

可他们要识别鉴定自己的敌人、反对者、潜在威胁，鼻子极其灵敏，稍有苗头就狠下辣手予以摧毁，之所以没有前30年那么过分，就是在权衡分寸，怕处理失当而激起反弹。

2011-11-19

还在谈这些只要脑子正常都明白的东西太低级了，现在需要的是政治抗争，政治反对的有效策略以及优秀案例展示。

我认为现在问题主要不在认识不清，而是匮乏行动的勇气和胆量，给胖子捐钱、探险冻尸骨都还不错，但这些能量/力量不足。

也是，我也只是坐而论道罢了，不过我计划在舆论场上绞杀几个孽畜。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解散，下台，谢罪，滚蛋！

道理很浅显啊，不自阉的话早被镇压整肃，不会成为所谓的“主流力量”。

当时哥尼希还不到30岁，可不少人误认他是老头子，他其实一直在网上，不过频换马甲，发言也不如这篇帖子那么炫技。

主要是觉得20几岁的人不可能如此腹笥丰富，且懂各种语言，刘皓明、刘铮这些所谓的“牛人”都被唬住了。

实际上哥尼希是追踪水木乔纳森跑到闲闲书话的，乔是早年水木清华读书版上的大才子，哥潜水观摩多年，直到2003年才出手与他一争雄长，乔马上相形见拙，这几年水木读书版上出风头的可能是Isaiah宝树，去年又被哥以化名灭了一次。

也没有吧，不过那几年书话还有点读书的样子，后来就是酒肆茶庄了，卖瓜子的，卖大力丸的，拉皮条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于是真的读点书的都风流云散了，有的去了布衣论坛，有的人在豆瓣，有的干脆销声匿迹。

宝树傻了些，但却没这么无赖，我羞辱了他N次，他后来还声援我。

我觉得这种研究很有意思，但求之过深，就成了附会穿凿、南辕北辙，网络上的暴力（淫秽）语言，我N年前就研究过，还专门写过帖子，对我个人而言，它们只是语言游戏，即怎么以词汇来撩拨、刺激对方/读者的不良记忆集-想象域，使之不舒服，骂人嘛，就要达到这种效果。

这里的关键，在于找到高效的“词语-想象/思维惯性-神经刺激反射”链路，很多人可能对某些词汇禁忌，可语言与修辞是我的专门研究项目之一，我无所谓，经常会测试它们的功效。还有，话语施暴中自然也存在伦理问题，不过我通常认为我骂的人他们该骂。

他们这些人傻X的地方在于，一扣的帽子不合适，羌无故实，二是没创造力，像叶2，光头党（暴徒）还是从书X哪里抄来的，再无变更，不厌其烦，而我骂人起污名，高兴了可以说五十个一百个不重样，随时根据语境变化。

这牵涉到一个人的词汇/语言积累、想象力、即兴发挥的灵活性等，叶、书这些人，显然低智了些。

是的，他们这些傻X太低级，我简单地运用逻辑、事实、伦理和语义就把他们逼到死角，比较厉害的杀法，例如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数千数万言的气势和高强度高密度的修辞，修为、功力不到家，根本就刷不上去，读读什么马克思尼采，甚至哥尼希陆兴华就知道深浅了。

我讨论严肃的问题时，一般不会怎么粗口骂人啊，我边骂边论的，通常谈的都是低级的东西，比如明显（却被抵赖）的剽窃，打眼便知的歪曲栽赃，不过，如今也没啥高深的东西要谈。

2011-11-19

**就组织问题答某位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组织/政党当然非常高效和重要，此类问题，从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到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1922）都有经典论述，而无论秃子列宁、孙蒋、毛腊肉，都相当成功地实践过，虽然当下面临的问题，要实现的目标完全不同，但也没理由不借鉴历史先进经验。

但也正如你所言，土蚣非常狡猾和警惕，他们自己就是以建党起家，经验丰富，对类似的情形控制非常严密，工会、农业协会、妇联、学生会、甚至商会、教会此类行业性专业性的组织都在窑洞党的绝对领导或者操控下，更不用说稍微带点政治倾向的组织和团体。

尽管如此，一些斗士志士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比如什么中国敏主党、轮X功、门徒会，甚至晚近玩笑般的曹海波的振华会，无不遭到土蚣残酷镇压和迫害，一些海外的民运组织当然可以免遭此难，但四分五裂，没有（极少）大陆成员，又匮乏财力物力行动力，除了喊口号，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中蚣防范之严密，不但容不下不受监管的上规模行业专业性组织，稍有苗头的政治性团体，就连小型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也要予以整肃，像胡佳救助艾滋病人的团队、许志永的公盟，都要想方设法予以打压取缔，完全不存在结成团体来从事政治抗争的条件。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蚣自己的组织/控制预防网络直接搭建在了最基层，举凡中华大地，每一个数百人的村民小组，每一个几十户数百户的街道和小区，都有其党组织和党员，而且按照比例配置情报人员和暴力机构（我以前说的“公安、国宝、城管、联防、协管、特警、武警、军队”等），网格化维稳，网格间密切协作，此协作的基础是属于同一个政党/黑社会，不论哪一级政党成员/政府雇员，都要讲政治，否则职位/饭碗不保，乃至要缧绁入狱。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固然因为通信、交通方式的快速便捷使个人组建团队的容易程度提高，比如通过电话、邮件、IM工具联络，不同区域、城市见面/集聚数小时即可实现，但同时，对方监控侦查的手腕/力量也不成比例地急遽增长，是以举国之力在防控，邮局、电信都属国有，网络公司也一一备案，配备专人整肃审查，交警、街道居委会临时也可以充当国保，使长期而固定的政治性组织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即使有，也极易遭到破坏，什么活动都没干，当事人却要受到严酷惩处。

至于你提到的埃及国民革新会、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等，那是在已经条件成熟、彻底撕开脸皮组织化对抗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但在国内，尚且不是这种局势，窑洞黑帮依然很强大，全局可控，秒杀一切它们发现的有组织政治反对者，我所提到的去中心无组织（自组织）联网打怪模式，不过说的是当前行之有效的策略。

还有，只要目标一致、信念坚定，搭建组织以统一协调之类是很简单的事情，根本用不着什么未雨绸缪，几天、数月就演化完成，可以想想捌玖时的各种自联，群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比如地震、火灾、重大交通事故）时的自救，临事而协作，可以说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没必要想得过于高深。

总之，暂时有没有组织，要不要组织，是一个很严肃的成本收益核算问题，投入产出值太低，大大得不偿失，人们就不会选择，此类的议题无数维权人士、异议分子早已根据实际经验深思熟虑过，他们不这么做，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最简单的我可以这么说，你自己去试试看（假如你在大陆境内）？

2011-11-20

促使这个极权邪恶政府崩溃的主要有两种技术，一互联网，二摄像头，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存储、传播，让更多的人看见；现场见证。

谎言用真相来对冲、解构，而暴力，即使不能现场阻止，只要它被见证，被记录，被广泛传播，就会不断在诸众的心里激起反制、对抗的义愤和勇气，即使当下无法付诸行动，也被储存在了本能、潜意识的账本里，择时清算。

人实际上依靠视觉、图像、景观来思考和抉择，安心做肉猪，只是因为被灌输了注射了海量伟光正图景、符号和想象，它们是麻醉剂，而网络和摄像技术的进展，把拣择、编辑、传播图像的权力交付给了大众、民众、群众、诸众，于是公权力主导的伟光正图像被自媒体图像极大稀释、中和、围困和淹没，从而导致立场、观念的转变。

按照尼采的说法，人之所以有记忆，是为了避免重蹈以前的痛苦，所以人对悲惨、罪恶的印象与记忆会比欢快来得持久和深刻，你如今也许记不清楚2008北京奥运的辉煌，可你一定记得汶川的断垣残壁和10万尸骸，也记得钱云会被压在车轮下的血淋淋的头颅。摄像头+网络为残酷和邪恶图像/记忆/印象的集聚提供了一个放大杠杆。

也就是说，在一个自组织的自媒体庞大网络里，人们认为重要的、值得关注和传播的、并且最终选择了的大多肯定是那些关乎眼泪、怒号、血腥、痛苦、屈辱、践踏、恐怖、屠杀等的图像和事件，所以会导致有人说，看微博，好像明天要革命，看电视，好像可以太平一百年一千年。

人只是一个空的寄存器，没有本心、自性或者原罪/原善，你写入什么读取了那部分他就是你显示屏看到的模样，人是火锅旁搁置的一盘蔬菜，你最终会尝到什么味道取决于你把它涮入了哪个锅底（麻辣还是海鲜还是清汤寡水），即使你有“原味”，足够强劲的底料会彻底掩盖、修改你的口感/滋味。

所以，要纠正修改愚众、肉猪们的观念和选择，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卷入抛入互联网（特别是微博）这个自媒体巨型信息/图像系统里涮，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底色，时间长久，必然会发生变化，改变其（图像）记忆集和想象域。当然，会有一些人是浑身披着盔甲在装睡，也无所谓，他们不过是残余的最终要被扔进垃圾桶下水道的渣滓。

车轮、雨伞一旦发明，就不再需要发明，因此技术不会倒退，从而注定网络和摄像头只会越来越强大和便捷，也就意味着每一桩值得注意的残酷和罪恶都将被清晰地记录在案，且被全球围观，真相、记忆越来越难以擦除和修改，某时某地作恶的城管/警察不但被现场群众目击和见证，也被全部网民见证，更要被历史见证，此种见证，以前可能只是模糊不清的印象，戴眼镜高个胖警察，而现在/未来，它会是1080P的高清录像，你的警号，狰狞的面孔，鼻翼的青春痘，乃至眉毛，都历历可见。

在这里，我想设定一个命题，摄像头也是暴力，群众可以用这种暴力来反制公权力的暴力，不用枪对着枪，或者把玫瑰插在枪管里，我们只需要把摄像头对准枪口，就是一种有效的对抗。摄像头的暴力衍生于凝视（gaze）的暴力，而凝视之暴力，西方理论家多有阐发，在此我想略作偏移，指称你的目光与一只恶犬的对接，你逼视着、虎视眈眈着一头狼，暴徒向你靠近，你没有恐慌，只是紧盯着他不怀善意的目光，或者仅仅是你透过门缝、窗棂偷窥活春宫的淫亵之眼，却让在床上猛干快上的壮汉早泄乃至ED。

2011-11-21

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些sb之所以特别出挑，刺眼，只是因为他们太稀罕，民众的怒火需要发泄，可很多不敢直喷九头怪，就拿他们当替罪羊开刀了，所以他们才会走红、出名，在轮番围攻下，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也被极化，变本加厉，看问题，要有比例感，像此类sb，在5亿网民、2.5亿微博用户中又占多少成分？

微博上要不是需要找几个五毛骂骂以泄愤，像@吴法天、@染香、@林岳芳这样的低智商下贱虫豸谁认识谁在乎他们，他们是既偶然又必然挑出来的攻击靶标以增强系统整体免疫力和能级的，陪练的木桩。

王功权、慕容雪村、贺卫方、笑蜀、赵楚，还有啥熊伟，谈起政治来都是些大傻X。

（那刘瑜熊培云谈的政治呢？）狗屎，一文不值。

刘熊这些人的教育背景也许听起来不错，可毕竟智力低，没有对现实中国的洞察，于是干的都是陈词滥调当搬运工的活，空谈义理，不切实际，对于当下中国，真正有意义的是社会/公民运动、抗争/反对政治等。

最敏感最先进的意识，已经是讨论和实践联网打怪的策略，不断总结，不断刷新，而此类傻X，还在忙于观察描述妖怪，纠结妖怪对不对好不好、要不要诛杀等初级问题，它们全是白噪、歧途和障眼法。

（那些人应该是知而不言。）这就是我以前讲过的，没有勇气会连累智商和道德大大下降。

2011-11-21

陆丰游行标语原话是“反对独裁”，而不是“打倒独裁”，语义上有轻重，一些人不要误引或者故意歪曲在那里意淫。

展示大于原创，宣传大于抗日，陆丰村民的现场抗争/示威很成功，但在网上的充分展览、宣扬、造势比较失败，如果是我来组织，我会安排3、5百个人到处拍照，上传各大网络。

陆丰散步有两个亮点：一是在经济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追加了政治/价值诉求：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民主选举是广大民众心声。二是组织严密、有序，比如统一的旗帜、标语，动员大会，预先安排了媒体采访，而且配备了专门的治安维持人员。

陆丰乌坎游行，虽然起点颇高，但我以为只是个案，短期内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能够形成这种状况有一些特别因素：

1）参与村民聚集区域明确，日常抬头不见低头见；2）利益同质极大受损；3）除了同一区域、同样利益诉求外，宗族、亲戚这种血缘关系也是强大的联结纽带；4）早前军警暴力镇压过一次，因而同仇敌忾，且预案、组织充分；5）外部联系多，智识开化，上一次香港媒体就介入过，不排除背后有高人参谋规划；6）历史记忆，彪悍民风也不能忽略。

此后的规模级群体事件，我认为还是像古巷、新塘、海宁、织里那种的应激性骚乱比较多。

2011-11-22

**论胡锡进、王文、司马南、吴法天、染香这几个畜生一刀宰了一枪击毙都完全正义正当**

专制暴政有两种根本的运行策略或者工具，就是谎言和暴力，而且谎言起的作用也许更大一些，因此，除了那些直接实施专政暴力者及幕后的主事者是罪犯外，遮掩真相、颠倒黑白、编造意识形态谎话以洗脑的人也是罪犯，他们当中那些影响广泛、屡教不改者更是重罪，李娼春、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等我以为都应该在正义的法庭上判死刑。

当然，蚣党匪帮的恶法、暴力机构当下在保护着他们这些人，但在官民内战状态，在群众的、即将到来的正义审判里，他们都是罪孽极大的战犯或者罪犯，根本不适用和平环境中正常社会的言论自由原则，只要有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惩处他们的罪恶，即刻马上清算。

李娼春、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等的罪恶，不仅是侵犯了艾胖子陈盲人，而且要和土蚣建政62年来屠杀祸害的8000万人，和89广场上的血腥，和13亿民众20-30年来所受的欺凌、侮辱、剥夺、践踏联系在一起，要和毒奶粉、汶川学童、钱云会、上海大火、动车事故、矿难、沉船、校车、（古巷、新塘、海宁、利川、织里、陆丰）群体事件等等捆绑，他们的下贱言论和作为，粘附（冒犯和亵渎着）平民无量数的眼泪、鲜血、灾难、恐惧，所以必须追加一个巨大的乘数来看待和判决。

它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一些被判死刑的杀人犯的愤怒也不如被司马南、染香等激起的愤怒那么强烈持久的缘故，因为胡锡进、吴法天、染香等的罪孽（对公众造成情感伤害的累积叠加值）实际上要大于很多死刑犯，在德国或者很多国家，有谁可以如此长期大量明目张胆地为纳粹累累罪行辩护声援而不被惩治，在战时状态，义军击毙甘为暴君喉舌的萨哈夫或者易卜拉欣是不是英雄之举？

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这些肮脏的粪蛆，因为下贱，彻底不要脸，因此从言辞、理论上予以驳斥围攻根本无效，那么就要升级惩处方式来反制，来实现正义，极致就是肉体毁灭，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罪孽完全够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出于人道精神或者爱护动物/畜类的原则，可以降低反击烈度，暴打一顿，伤筋断骨，乃至使他们成为中等程度的残废（断手、膑足、割舌、耳聋、目盲、破相等）完全合情合理，具有道义正当性。

如果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这些下流贱种是信念在支撑他们的言行，被暴打一顿、打成残疾他们也应该是不改其志，很多自由化异议人士坐了N年牢房，受尽百般折磨，出来之后依然故我，比起关进监狱10年20年，被打这种损害可以说微不足道。

可实际上这些下水道生物正是考虑到从不会面对被暴政当局整肃的风险，反而作为奴才、鹰犬会得到各种额外保护、利益和奖赏，才如此变态、不顾廉耻、没有底线地指鹿为马混淆是非，他们的恶言恶行被主子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他们是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权话语和观念的终端执行者，和金主买来实施斩首的杀手没什么不同，而他们逍遥法外。

说得更清楚些，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等五毛恶犬充分依傍/利用了话语、舆论场的不对等性，而此种不对等性，由蚣党的言论控制、操纵政策造成，胡、吴可以在窑洞党所属的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上大肆污蔑栽赃，而其他人（更不用说陈光诚、艾未未等当事者）却没有渠道在同样量级的媒体上予以驳斥反击的自由，司马南、染香能在微博上无所顾忌地妖言惑众，可数千数万不可数传播真相坦陈直言的账号、微博被无情绞杀，这些五毛狗不仅协同作恶，而且作恶的方式特别卑劣无耻。

极权当局制订恶法，甚至恶法他们都不肯遵守，屡屡采用超法律非正义手段镇压迫害人民群众，尤其那些维权人士、政治异议分子，那么平民就同样具有权利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尽量避免伤害无辜）来还击，正当防卫，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甚至防卫反击过当都有合理性。在巨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们拟定的狱规在自由人的眼里根本无效，用裸生命、生物的原力来越狱，超限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现在已经是官民内战状态，不过没有公开持枪对射而已，特警全副武装上街巡逻，生物特征身份证，交代全成了胶带，维稳到家门口甚至破门而入非法拘捕，惨死儿童父母每人配备两名稳控人员，网络上无数的删帖删号，都是暴政当局与平民为敌的强烈信号，极权的统治欲和诸众的自由解放意志之间拉开了全面的政治对决。

尽管如此，共匪政权目前也只敢做到偷偷干坏事，装聋作哑或者瞒天过海，可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这些贱狗，以非官方的名义或者个人言论自由的名义长期昧着良知公开胡言乱语，诬陷栽赃义人，舔菊颂扬黑帮，正是借他们，蚣党匪帮最完全地执行着精神奴役和愚弄，操控祸害着平民，他们这些人实在卑贱之极，肮脏之极，罪大恶极。

越狱，超限战，生物本能式地反击和报复，以暴制暴、以杀止杀，正是这些证成了杨佳、钱明奇行为的正当性正义性，同样，它也可以证成以各种方式攻击围剿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染香等领头五毛贱畜的正当性正义性，杨佳、钱明奇也许最想干掉的是中南海里的那九头孽种，可迫于能力和形势，他们找到的复仇对象是地方警局与地方政府/法院，草民、草泥马们也是如此，他们在反击对象最可恨同时防护最薄弱的权衡中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发力点。

回到政治对决、国内战争（而且不是政治派系争夺利益、地盘的战争，而是人民反专制反极权反暴政的正义战争），在这种状态里，国家成文法律失效，是蚣匪当局首先以自己的恶劣法律实践宣布了实质性失效，那么，衡量抗暴义士/义军政治对抗行为正当性（意义、价值）的标准只能是在不无故伤害平民的情况下，用一切方式、尽一切可能消灭诛杀罪恶统治者及其帮凶，绝不留情，边界博弈已经激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此时你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对平民对国家真正的主权者（蚣党统治素来没有政治合法性，是僭主，而且残暴邪恶）犯罪，因为他们继续在作恶，而且变本加厉。

利比亚战争中，也许有上万名卡扎菲的持枪鹰犬被肉体消灭，而以言治罪，我以为判处易卜拉欣一个人死刑即可，以示警诫，同样道理，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或许要付出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鲜血，他们主要应该是那些甘为走狗持枪杀人者，可也不能放过、饶恕戈培尔式的领头舆论政敌，以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枪杀10个左右以警示世人非常正当，合情合理合天道。

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论，比如说，蚣党匪帮到底整肃多少思想犯言论犯，哪些人被判处死刑，哪些人长期监禁，哪些人不断被秘密警察骚扰打压等，作为对等报复，惩处8个10个窑洞党阵营的言论犯完全合理，他们还占了天大的便宜。

蚣匪当局对付思想言论敌人的手法是找一些典型范例定点清除，杀鸡骇猴，用这种判例符号的传播造成普遍的威慑，同样，作为反制，抗暴平民也可以找几个（言论敌人的）典型范例定点清除，杀鸡骇猴，用范例符号警诫千千万万虽然恶劣但还没造成广泛坏影响的五毛贱狗，比如窦含章、林岳芳之流。

需要反复提醒的是，战时状态（见前论述）跟和平时期的规矩不一样，虐待、枪杀俘虏违反国际条约，但击毙正在作恶的反动歹徒正当光荣，你也许不能在战后、在敌军投降后枪决萨哈夫和易卜拉欣，可在战场上战争中，击毙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现在正陷入内战，胜负未知，前途未卜。

最终的结论是，胡锡进、王文、司马南、吴法天、染香这几个畜生一刀宰了一枪击毙都完全正义正当，打他们电话骚扰一点问题都没有，出于自我保护考虑（镰刀斧头帮依然控制全局），我不建议杀人，可不妨碍把群众正义/反制的方式升级到暴打一顿N顿，打成残废更大快人心，效果显著。

2011-11-23

熊伟这sb连基本的现代政治学常识都没有，还假装启蒙导师，谁掌握权力在民主政治里由选票说话，跟你当前是不是言辞激烈，是不是民主斗士P关系都没有，丘吉尔该算功勋卓著吧，民众不喜欢他了，就给我滚蛋。

这土鳖还TMD是毛匪打江山坐江山那一套农民逻辑，而且分不清民主化转型过程跟合法的民主政治之间的区别。

在打倒/推翻专制政权的过程中，言辞激烈算个P，如果你够勇猛，用最强大高效的冷武器热武器消灭专制者及其走狗帮凶的肉体，毫不留情，但在打倒极权之后，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不是论功行赏当官，而是谁最有影响力，性格最稳健，看起来也很聪明就选他当领袖掌握权力，一旦发现他行为不端，就可以弹劾他罢免他。

2011-11-24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与一切共毁，目的没有，复仇的致命快感已值得所有付出和牺牲。

2011-11-25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太搞笑了，国家政权（或者说国家主权）在哪里，按理说是全国人大，可我没听说谁要把人大代表一个个从家里拉出来枪毙，要颠覆要解体的不过是执政党及其傀儡行政领导班子而已，这太正常了，全世界天天都在搞，你无能作为选民我看不顺眼你就给我滚蛋。

所以煽动颠覆国家执政党和其傀儡内阁，不但不是罪，而且是公民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莫大的光荣，是一个人爱国和关怀政治的体现。

他主张什么我根本不关心，政治立场不外乎在有限的几种可能选择里站队而已，我感兴趣的是你这么站队的理由是什么，能不能充分论证，论证的表达是否清晰，陈永苗智商太低了，舌头都撸不直。

公知：一个卫生巾既然用过了，弄脏了，换一个新的即可，患有恋物癖怀旧病的人非要把它舔干净供奉在神龛上或者以备下次再用。而且，严格来说，在蚣党严厉管制阉割的纸媒时代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公共知识分子，此前的种种宣扬，不过是僭称和滥用，网络普及以后，也许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可他们不断被封杀，同时受到势利纸媒的忽略及排斥，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号召力，小圈子内被承认罢了，也就谈不上公共。

公共知识分子（PI，屁）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严厉/严肃的批判性，而且承担道义，在中国这种特别语境下，就意味着你要朝专制暴政猛开火，这种人，早在纸媒上被赶尽杀绝，能在上面混名头的人，说的都是不咸不淡的PI（屁）话，像@笑蜀 @刘瑜这类，而真正能批判的人，无不遭到整肃封杀，境内的网上都没法存活。因此，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根本就是个自我颠覆内部悖谬的不成立的词汇，公共了，肯定不是知识分子，是墙头草或者马屁精，是知识分子了，那肯定不公共，在话语场、媒体场上给你留的空间很小。

只有在网络快速发展，言论管制失灵的情况下才会演化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你要是知识分子，读书少或者很少写作、写作能力差那就不是，二，需要有担当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既反对公权暴力/腐败也反对群众愚昧，同时驳斥同行的愚蠢、卑贱和怯懦，三，你得常对时事热点或者公共话题发言，而不是只盯住本专业狭隘的一亩三分地，四，你要有足够的foer，粉丝，读者、受众，从而一呼百应，在舆论场上算个山头，影响广泛。

你放心，历史不会终结，而且人类本身，就是地球上的一个脓疮，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幸福的神话也不成立，议会政治、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体系也是绞肉机，到时你的最大苦恼不是专制下的不自由、恐惧，而会是人际关系冷漠，家庭矛盾，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无法满足等，因为你的参考坐标已经改变，你所感受到的痛苦程度跟目前也没太大区别。

换言之，因为你在蜜糖里长大，你能忍受痛苦的经验/能力被削弱，神经更为细腻敏感，某些在饱经风霜/苦难的人眼里-感受里不值一提哈哈一笑的事，你会以为是天塌下来了世界崩溃而茶饭不思夜不能眠。

2011-11-25

健崔 被拘留，不是吴法天等领头五毛贱狗的胜利，而是他们厄难真正的开始，正式宣告全民联网打怪增加新的副本任务，线下袭击舔菊大狗。

@于建嵘 @张鸣这些贱人（对，就是贱人）不敢踩红线也罢，他们还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维稳，反对正当抗暴，其实已经沦落成专制帮凶，所以在这里不但不为健崔辩护，还说“警察保护他是对的”，相当于说，纳粹党卫军保护戈培尔是对的，而你要袭击、刺杀戈培尔则违背言论自由原则。

此类公公姿势分子，平时说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正确废话博取声望和粉丝，一旦陷入真正考验他们智商和政治面目的困境，就露出了蹩脚的马脚，借话语权误导公众，愚弄人民，自带干粮（其实不是，他们被有司长期豢养）维稳，助纣为虐，跟暴政当局是一丘之貉。

螳臂挡车，如今的突发新闻很多都是在网络（微博）上由现场见证者首先披露，且持续全面报道，而党媒不过后来撒个谎，根本没人相信，怎么舆论引导都没用，除非有能耐聘请全国13亿人都当党媒记者/编辑。

2011-11-26

张鸣蠢货呗，自己P也不是，一个仰人鼻息的寄生蛆虫，却拿腔拿调地以发改委主任的口吻说话，冒充御前大臣上奏折，他这点能耐，实际上连系里怎么评职称和发放科研经费都搞不定。

像张鸣这些寄生软骨虫、自阉奴才，躲避核心问题，专门说些无比正确却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来假扮聪明、正义和良知，即使不如此，也小心翼翼地打擦边球，唯恐踩到红色警戒线，他们自认此类苟且的生存策略高明，却实际上无不暴露了他们的愚蠢、卑贱、猥琐、怯懦。公公公知的害处目前要远大于五毛贱犬。

这批1950-1965年出生的人，一则智力低，二则狼奶吃得多，吐不干净，三则1978年后实际上在体制内沾了不少好处，于是总摆脱不了奴才思维，彻底没有希望，只能让大自然使之人道毁灭。

孔庆东、两司马、吴法天、染香、窦含章、林岳芳 等五毛贱狗的名单网友耳熟能详，我们要搞一个必须切割围剿的公公姿势分子蠢猪名单。——笑蜀、于建嵘、贺卫方、张鸣、吴稼祥、赵楚、彭晓芸、熊伟、许小年、陈志武……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装腔作势、胆小怕事、沽名钓誉的垃圾，他们能提供的那点智力在我看来一文不值，统统不fo，还经常在转发里看到臭骂。

2011-11-26

吴稼祥：［遗嘱］WJB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对CNN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对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来说，是DXP的遗志，HYB的遗愿，ZZY的遗恨，是对我们的遗嘱。我万死一生，而后醒悟：那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使命。

——vivo评述

sb，你们苟活着的这代人死光了才会有希望，89一代，有点出息的不是被严酷整肃，就是流亡在外回国无门，剩下了的都是渣。

邓屠夫、胡2B、赵傻X、温演员，全是罪人，他们遗留下来的不过是臭狗屎而已，全要扫进历史垃圾堆，吴稼祥这种蠢货，就是吃了一辈子屎还不觉悟还津津有味。

毛匪系统的恶臭、遗骸，全要切割和清算，一丝不留，全新嫁接民间自生的自由、民主政治力量，在这个基础上重组政府，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其他妄念要接续儒家、民国、蚣匪开明派道统/政统的都是傻B和奴才。

吴稼祥这个奴才因为进宫做过几天太监伺候皇上，虽然很快像野狗一样惨遭驱逐，他连狂吠几声回咬一口的血性都没有，却几十年来如一日念念不忘在众人面前炫耀曾给帝王将相舔过靴舔过菊：你们别人有我这么幸运和高级吗？我是红墙内被赶出来的狗，你们连红墙是啥样都没见过。

2011-11-27

张鸣这类sb没得救，且不说他提到的这些东西老掉牙，路人皆知，他活到这把年纪，思维还停留在罪恶的描述、显示和揭露上，而不在如何有效克服与反制上动心思，就知道何等低级。

蚣匪政权恶贯满盈，贪婪、腐败、残暴、无耻，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既往记录早已显示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最邪恶杀平民最多的政府，没有之一，追加的这点退休部长特权丑行算不了什么。

他这个蠢货的思考还是停留在政改、各种改上，于是反复拿各种实际上不可能改的痼疾来呼吁和控诉，表示自己也在努力，也在为正义事业而战斗。可实际上他这个傻X不彻底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这么做的效果就是有效把公众的关注与认识导入了歧途，整天想这里可以修补，那里应该改良，而不思彻底摧毁体制，所以说他是很隐蔽的维稳帮闲帮忙，如果不是帮凶的话。

五毛最应该攻击的是盘踞在推特上的那帮人，比如莫之许、北风、胡佳、屠夫、刘沙沙、刘德军，唾弃体制，彻底不合作，天天在想方设法怎么反制和围攻，且付诸行动，像吴稼祥、张鸣、笑蜀、于建嵘、贺卫方、赵楚、刘瑜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一伙的，类似于温影帝那样唱红脸的角色，空谈政改、改良制造幻觉，麻痹对立对抗意识。

打倒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君主立宪派从开创、启蒙意义上说具有正面的历史作用，可随着分裂的扩大，政局的恶化、斗争的激化，这一派别如果不能改变思路，跟随形势，他们会演变成保守反动力量，中间派，保皇党，遗老遗少，抱残守缺于所谓的实际上不可能的理性渐进改良，而反对革命派，反对激烈的政治变革，无论是美国独立、法国革命、晚清政局，以及当下的中国现实都反复验证了这一点。

怯懦会连累一个人的智商和道德，公公公知们或许并不像他们言辞所呈现出来的那么愚蠢和卑贱，可他们因为缺乏勇气，不敢直言要害，说话留三分，于是久而久之假面具会真的长在脸皮上，他们就是一贯愚昧、下贱，还要加上懦弱。

建立在无知之上的所谓善良实际上是一种大恶，智力也严重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2011-11-28

如果真有所谓的政改，三个硬指标：1、言论自由（不删帖不封号、推倒GFW，民间自主办报办刊出版图书，无宣宣禁令），解放思想，允许政治见解上的敌人存在；2、组党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允许付诸行动的政治反对派存在发展；3、释放政治犯，为64遇难者恢复名誉，表示起码的诚意和改过忏悔意识。如果这三点不动，其他种种，全是欺骗和伪饰，谁信谁是傻逼。

我觉得军队独立是包含在开放党禁里面的，如果军队不中立，两个党派互相敌对时军方偏袒，就不叫开放党禁。实际上最基本的还是言论自由。

像结巴、冉匪、胡佳这些，我真不觉得他们有啥独到深刻的思想，他们的长处是信念坚定，有一定组织和行动能力，起码圈子混得熟，到处是喽罗兄弟。

从冉云飞推荐的书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见识、思想不入流，因为他品味差，读的绝大多数是垃圾。

无论郭宇宽还是李铁，这些人智商普遍偏低，谈什么都平庸得像社论，甚至错误得离谱，五毛和傻逼公知就是体制吹鼓手的阴阳两面，都要围攻羞辱。

它是一种低级错误的认识，你作为屁民觉得校车外援荒诞，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它认为金钱外交所能收买的国际支持（或者只是闭嘴）远比讨一些可以随便压迫剥夺的民众的欢心更重要，那么就会选择“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它们的着眼点总是维持、扩张自己的专制暴政。

外国政府说反对你，那就是真的反对你，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他们有自己的反制手段，比如参加反对派政治联盟、投反对票等，兲朝还真的没办法，可相对国内屁民，他们拥有绝对的专政暴力，横行无忌，而民众又以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肉猪为主，再割一刀也不会出问题，所以他们会优先消除最为紧要的威胁。

我觉得要提醒你注意政治风险，以前这个因素不明显，可2011后有点不一样。

这种风险不是说马上政治崩溃、社会解体，而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压抑、失望，于是就会选择保守的现金为王，局势一直不明朗，股市就不会有很大的起色。

政治局势是系统性风险，而中国是个变态国家，快要有hold不住的趋势，于是各种hold会更严厉奇怪，从而变化莫测，我不会做长期估计。

2011-11-29

微博公公公知名单 V4：袁伟时、笑蜀、于建嵘、贺卫方、张鸣、吴稼祥、赵楚、崔卫平、彭晓芸、熊伟、许小年、陈志武、郭宇宽、杨海鹏、陈有西、许纪霖、秋风、钱钢、何兵、任志强、潘石屹、巴曙松、薛蛮子…… 欢迎补充。

刘瑜虽然鸡贼懦弱，但我印象中她没说过警惕民粹、反对民间暴力抗争之类的话。

王志安，薛兆丰这些是五毛吧，贺卫方的底细要从废死论、司法改革、政改三策等上面看。

他（薛兆丰）是赤裸裸的低智五毛狗。

别蠢了，这只是思想、认识、理论上的鉴别，跟左啊右啊有个p关系，在中国这种专制暴政下根本没有左右派，只有明里暗里舔菊维稳派和抗争反对派。

只限于微博上经常露面的，吴敬琏这一代人，已经完全在新媒体上被边缘化，你不用，就等于没有，不存在，就连韩寒也照样被淘汰。

你真是蠢得没边，古巷、新塘、利川、海宁、织里、乌坎，甚至大连、上海，到处都有上街的，你什么时候见到了我提到的这几个傻X知识分子？

这是立场、观点、思想、理论、路线上的鉴别与切割，实际上跟你这个傻蛋提到的上街行动毛关系都没有。

还建设公民社会，建设你妈个头，窑洞党不解体打倒，哪里有建设公民社会的空间？

领头五毛我主张直接按住往死里打，前几天就写过长微博批判了。

他（薛蛮子）就是个骗子，还不值得我加个公公公知的名头羞辱。——（不过MC再次点名，予以增补）

也许算吧，不过我真不知道他（熊培云）说过啥，微博上略微浏览，觉得像低级文艺小清新。

郎咸平：骗子。

我觉得他（斯伟江）还不错，见识要高于贺卫方和陈有西。

躲起来的勒？ 陶渊明那样的。——自恋，冷血，懦弱。

他们一个（周国平）几十年如一日灌糖水哲学，深受家庭主妇热爱，一个（余世存）热衷于到处抄袭转述垃圾话语，都较少参与公共热点议题，可置之勿论。

微博上有谁是抗争派呢？你报上几个呀。——艾胖、胡+、北风、屠夫、刘沙沙、王雪臻，数千转世党，MC和我，等等，蚣党、小秘书的认证比啥都靠谱。

你这么说也对，尽管钱文忠前些日子好像还在扮正义，他直接就是人渣。

李敖是越洋过海、送货上门的超级五毛狗。

张颐武跟钱文忠差不多，都属于到处投机钻营的人渣叫兽。

她（刘瑜）还是比较隐晦，整体而言能起到的教育启蒙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可以网开一面。

因为贺卫方被蚣党那么折腾打压，他还救党心切，以妻妾之道事之，不断建言上奏折，望其回心转意，迁善去恶，让人觉得很贱。

他们根本就不在微博上，就算在，胡鞍刚、崔之元自然是体制内的五毛狗。

秦晖好像还可以，我看过他几篇文章，但学力不足，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而不是举重若轻，还有他的思维/论证/表达不是很严密，我在豆瓣点评过几次。我在上海见过他，他还客气说跟我商讨学问之类，后来当然是再无联系。

陆sir是很标准的学院（国际）左派，我的政治立场如果放在世界思想-理论谱系里看，也靠近左，不过在中国当下这种特别情境里（专制极权国家），我是坚定的右派，所以很多傻X一会说我是极左，一会又成了极右，“极”倒没说错，我是激进派，只有激进，才能先锋和犀利。

暂时删了吴祚来，我记得有几次对他印象很差，现在又去翻了翻他的微博，好像还不赖。

土家野夫太酸，拿腔作调，五岳散人低智庸俗，问题好像都不大，当然我没fo过，都是从别人的转发里瞟两眼，难以全面准确评定。

王小山、慕容雪村是猪一样的队友，所以别人就把慕容雪村的长文删了末尾段再贴。宁财神、于丹这些，我认为跟娱乐明星一样，算不得公知。

我觉得你说的一些也许属于猪一样的队友，比如肉唐僧之类，我理解的公公公知指那些寄生于体制，回避核心问题，兜售政改、改良、改革迷幻药，平时假扮正义和良知，说些正确的废话博取名望，关键时刻噤若寒蝉或装模作样，甚至站在匪帮一边，充当维稳工具，污蔑抗暴义士，消解民众抵抗权的人，总之，体制化生存、体制化思考。

在中国这种专制暴政下根本没有左右派，只有明里（五毛）暗里（公知）的舔菊维稳派和抗争反对派。

2011-11-30

微博公公公知名单 V4：袁伟时、笑蜀、于建嵘、贺卫方、张鸣、吴稼祥、赵楚、崔卫平、彭晓芸、熊伟、许小年、陈志武、郭宇宽、杨海鹏、陈有西、许纪霖、秋风、钱钢、何兵、任志强、潘石屹、巴曙松、薛蛮子…… 欢迎补充。

是摆平而不是真相，真相只是事实呈现的问题，而摆平则包括公正、伦理判断、政治立场、比例感均衡感、逻辑、语义，甚至美学，接近滴水不露，无懈可击。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我几个月在微博写了十几万字全面检讨围攻窑洞匪党问题，也叫“不把目标放在匪徒身上”？清理批判公公公知正是庞大的打怪副本之一，因为他们属于匪徒的外围帮忙或者帮闲。

我继续为你的智商担忧，取得胜利主要是由杨佳、钱明奇、乌坎村民、上海访民等抗争/牺牲换来的，跟这些公厕公知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也跟我关系不大），反而他们的种种言说在麻醉消解此类抗暴意志，我早已反复申说，你这个垃圾还在谈什么“门户、追随者”。

你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一，几个体制化寄生、体制化思考的公公公知在民主化进程里P也不是，他们不能启蒙和拯救别人，反而要被乌坎村民这些他们瞧不起的底层民众启蒙和拯救，二，我这只是观点、思想、路线批判，没有强制性，爱听不听，因为被几篇文章骂就站到对应阵营，那确实该骂，切割越早越好。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认知，而是冷漠自私，胆小怯懦，缺乏勇气。

即使认知需要深化、提高、推广，公公公知们也大大落后于时代前沿或者步入了歧途，沦落成了拖后腿的可笑丑角，他们还为此沾沾自喜。

呵呵，笑蜀这个猪猡连“江湖政客”这种词都捏造得出来，可惜自己连当个“江湖舔客”都不可得，整天摇尾乞怜还被主子猛抽几棍。

笑蜀这个猪猡奴才知识分子应该以五毛的身份出现，说不准红墙内一高兴会扔给他根肉骨头，传播绝望哪里有他的份，无耻给自己贴金，他是期盼分子，希望之星，中南海什么都在他的运筹帷幄之内，屁民也归他管辖指挥，要去夯实社会底盘。蚣党匪帮少操了笑蜀这个老性奴几次，他就开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

窑洞匪徒不过插了@笑蜀几次菊花，他把自己阉了割了JJ就更像一个性奴、老娈童，正好借此再取欢承悦，哪能抱怨咕哝呢，非但如此，笑脸还要扮得更殷勤谄媚些，否则把他当野狗一顿胖揍怎么办？他这把老骨头怎么承受得住，讨点残羹冷炙苟活就行了。

褚朝新和陈朝华这两个人我都不了解，翻了一下微博，一个没什么公众影响力，另一个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婆，媒体机器螺丝钉，我以为不是公知。

他（袁伟时）是公公，不过通常借古讽今，比较隐晦曲折。

崔卫平这个女人本来就蠢，几本哈维尔之类的书更把脑子读坏，素来奢谈什么协商、自主性、非暴力、公民社会、共识、改革，是很典型的脑残期待分子。

你可以搜《崔卫平：重启改革的动力与共识》等文章读。她现在的腔调好像稍微有变化，但不离其宗。

还这么蠢，连乌坎村民都打出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的口号，而且集体上街，公公假装在启蒙谁呢，是不是他们自己需要启蒙？

这人（吴钩）应该属于跟秋风一路的腐儒酸儒贱儒陋儒，要加上的话，就太多了，还有什么余樟法、老金。

哈哈，书海这个傻X几天没抽他他又皮痒犯贱，这些公公公知，我随便找一个随便射他们一脸，也包括书海虫豸，V大爷写过那么多，只不过微博贴不上，屡被删贴封号罢了。

我批的只是他们在微博这个舆论/话语场上的呈现，他们对公众的引导和影响，心里怎么想、私下怎么说根本不考虑，既然他人前人后是两样，那么就缺乏率性坦言的勇气，名之为公公有何不妥，而且，我早已解释过，怯懦会连累一个人的智商与道德品质，贺卫方就是范例。

个人怯懦无所谓，我不会苛责，可作为知名知识分子，在公共平台亮相，你露怯耍奸就会传染，别人不是傻子感知不到，如果你真的怕，闭口不谈就行了，不要兜售政改司法改此类迷幻药。

你有没有看过赵楚推特革命党之类的高论呢？

任，潘，薛几个是从他们粉丝极众，天天在假扮仁义、兜售盛世幻觉上考虑的。

2011-12-02

微博公公公知名单 V6：笑蜀、于建嵘、赵楚、熊伟、彭晓芸、杨海鹏、秋风、任志强、薛蛮子、袁伟时、许纪霖、吴稼祥、崔卫平、贺卫方、张鸣、许小年、陈志武、郭宇宽、陈有西、钱钢、何兵、潘石屹、巴曙松、吴祚来、熊培云、苏小和……欢迎质疑或者增补。（粗略以恶心程度排序，最靠前的也可划归五毛）

嗯，我看不惯（苏小和）这个脑残神棍很久了。

神棍一路要找个代表，就像儒棍选了秋风一样。

阉人公知里最恶心的当然是 笑蜀 ，其次于建嵘、赵楚、熊伟、彭晓芸、杨海鹏、秋风、任志强、薛蛮子，其他人再其次。

张维迎就不混微博，而张颐武我早说过跟钱文忠一样是到处投机钻营的人渣叫兽。

李承鹏、章诒和这些马马虎虎，虽然脊梁骨被打断，可还没全阉，他们也不怎么贩卖政改迷幻药，污蔑抗暴义士。

李承鹏就是文章写得恶心了点，啥都玩押尾韵这种乡下把式，我觉得问题不大。张维迎不算在微博上，贺卫方已经列入，李稻葵向日葵舔菊葵根本就是五毛。

转什么啊，笑蜀这个极品sb今年之前我就从没留意过，只有莫之许、北风等这些货才会把他这个垃圾以前当个宝、指路明灯，迟迟不愿彻底切割。我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从孔子、庄子、荀子、王充、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海涅、马克思、尼采、普鲁斯特、巴尔特、德里达、诺齐克，等等这些全人类最高级别的智商里提炼化解而得，根本就不在乎国内国外出风头的当代汉语垃圾作者在说啥。莫之许称甘阳是甘阳老师，崔卫平是崔姐，我的说法不同，甘阳是甘马猴，崔卫平是崔妇科吧。

作协体制内的作家，基本都是奴才、舔菊狗，跟吴法天不相上下，他们被主子狠抽几棍，还依然不觉悟，跪着向青天大老爷求告、撒娇，我认为没什么值得同情，自作自受，因果报应。@阎连科

我其实不相信啥因果报应，但阎连科这种寄生软骨虫子吃蚣匪苦头是活该。

平均来说，如今的作家是比公知更猥琐更无能的物种，自恋、冷血，没有道义和担当，龟缩在虚无（狭隘）的想象空间里自淫自撸，不及物，不痛不痒，体制内的作家尤其如此，他们因为被豢养而自阉得更干净更彻底，我很多年来连骂他们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忽略无视。

《如焉》没看过，《盛世中国》翻了几页读不进，过了看小说的年纪，通常的小说现在对我来说心智密度、心智挑战性不足，很难有继续阅读的兴趣。康德的《纯批》，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之类倒是可以拿来练脑。

罗素、波普尔都比较好读，通俗流畅，康德、胡塞尔的主要著作就相当难啃。

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读不懂德文就不要瞎扯，还浮想联翩地发挥引申。

书海这个傻X懂个鸟经济学，经济学阅读书目最靠谱的是michaelchen 近10年前开的，见http://t.cn/7xTcZ ，迄今依然有效。

吴稼祥总幻想有一天再登天子明堂，可惜，做奴才竞争也很激烈。

公公公知张鸣真是搞笑天才，群众正义吴法天他几个月前不允许，现在只为了报私仇，他就要见一次打一次，人家健崔出于道义/义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比他高尚得多，他却说被警察拘留很合理。

哈哈，你这把张鸣说的太坏了，他就是个脑子不清，没有严格原则和是非观念的人，所以会闹笑话，总体上他还不错（矮子里拔将军），颇有正义感，我屡加讥讽，也只是鞭笞让他更进步一些罢了，他的错误性质/程度跟笑蜀大不同。

央行放水的本质是把局部明显的脓疮转变为普遍受小损的浮肿，每人身上拔根毛总比把某些人剃光更不容易遭到愤怒还击。温水煮青蛙；把崩溃的日期尽量往后拖。

自从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罗斯诸公国摆脱蒙古汗国的压制后（伊凡三世起），俄罗斯这个国家一直就是周边各国家和民族的祸害（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到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日列涅夫，直至普京），受其荼毒最惨烈的要算波兰和中国，500年双头鹰、北极熊面目不改。To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2011-12-05

日你妈你（笑蜀）说说为什么要斗而不破，破了又能怎么样，把你妈的处女膜搞破了你妈不是更爽，还生下了你这个孽畜妖言惑众、混淆视听，你这个龟儿子，缩头乌龟一样躲在不破的子宫里明哲保身，还不是被蚣匪狠抽几棍，做狗人家都不要你，你这个sb如此猥琐懦弱，干脆吴法天之流做五毛狗算了，硬充什么红墙专家、公民运动精神导师？

你这样的臭逼，一副阉人贱奴样，彻底被打断了脊骨，在地上蠕蠕爬行，不但没有什么抗争、反对的行动，就连如今网民大量在说（但屁事都没有）的反对、反动话都不敢说，什么给了你资格就别人的抗争行动指手画脚，下水道里的低贱蛆虫，却把自己想象成大尾巴狼风采，真正在行动，在抗争的人不过把你当个屁。

可你这个屁实在太臭，凭借着既往当公公换来的巨大话语权，在公共媒体平台上胡言乱语，颠倒黑白，制造幻觉，麻醉，甚至污蔑各种正当的抗暴，影响非常恶劣，是以各路真正在践履着抗议政治、反对政治的人不得不铲除你这坨粪便。

歪曲事实，抹黑别人正是你这个下流卑贱货色的一贯招式，日你妈的你还有脸振振有辞指责别人？你说说到底谁是痞子革命党，谁将会是未来的新的老毛，谁暴戾和阴鸷了？难道对待卡扎菲及其党徒、鹰犬不该狠狠打击吗？是不是该像你这条贱阉狗那样扑上去舔菊、谄媚、讨好，唯恐龙颜大怒？

像你这种空放嘴炮全无行动能力的懦夫孱头，还好意思说切割，谁切割谁，是激进的草泥马们有影响力和行动力，还是你这些自命精英、中道/温和/理性、实际上P也不是的风箱老鼠更是主导力量？你这样的附庸贱B，连跟你党妈的脐带、乳房都没勇气切割干净，还在那里讨饭吃，你这样的二皮脸也有脸谁切割？

自始自终你这个净身的公公都是跪着的肉猪，唯唯诺诺，胆战心惊，天天冒充正义、假扮良知，其实大量在做的都是维稳工作，消解公民抵抗权，污名以暴抗暴的义举，把公众的关注往一些明知不通的道路上引导，以减轻暴症专制政府面对的压力，实际上跟邪恶当局使用的洗脑手法没有二致，完全是一丘之貉。

据说你这个智障老儿还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你说说自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起，有什么公民运动、政治抗争是以“四不”、跪着造反的方式获得胜利的，就是各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连说破，连提出自己明确的政治、价值诉求都不敢吗？连话语颠覆你都畏如蛇蝎，你这个软骨虫见了党卫军还不尿裤裆？

瞧笑老鼠这种无耻嘴脸，他自己小，胆量小、人格小、脑容积小、鸡鸡小到彻底割掉没了，却说别人是小政治。莫之许、艾胖子、北风之类从事的如果是小政治，怎么会让当局如此紧张害怕，而他的大政治却只见嘴里放屁却从不开花结果，围观的宜黄官员复职，一人一张选票几乎全军覆没？

笑傻B疏离莫之许等从事的小政治当然对，他要能反对，不遗余力地打压小政治，那就更对，更伟光正了，还能去红墙边等抛出来的剩骨头喂养自己的老骨头。这个老弱智，刚说过“去政治化”、“四不”，话音未落，却又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阳光政治，你TMD都去政治化了下跪了给美国支招玩密室政治了还有脸谈“阳光”、“政治”二字。非但如此，他这个痿人怂人贱人在语义上还隐隐把别人从事的抗议/反对政治贬斥为“非阳光”“阴暗的”“见不得人的”。请问，那些入狱的，刚从黑监牢里放出的，被喝茶的，被以各种借口骚扰打压的维权、异议人士，有谁不更正大光明，正气凛然？

笑蜀 这头赃猪紧接着的用词，完全在抹黑栽赃，言下之意那些从事“小政治”而受尽各种打压折磨的人其实是为了个人功利或者在从事党派帮派之争，而只有他正派光明，毫无利己专门利人，而事实是，他这个贱人长久以来在党管控的媒体那里领工资，还在党管辖的大学里上课，而很多“小政治”从事者，饭碗都被匪帮敲掉，困窘寒酸，一文不名。

都是一群猪，讨论些影都看不见的低级问题，假如能变天，13亿人难道没有智商制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俄罗斯解体后是重新起草新宪法还是在修补1905年的沙皇宪法，埃及、利比亚又是怎样？

友情配合一下@方舟子，我来查青岛市委书记李群的剽窃。随便就翻到一个，《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P97：【其中著名的英美烟草公司的游说费用从400万美元一下子蹿升到2500万美元，在当年整个烟草行业游说费用排行榜上跃居第一位。】等，抄袭自刘润忠2001年的文章“关于美国的游说政治”。

不丹世界这种虔诚是不可靠的，是在封闭区域形成的传统/社群信仰和习俗，一旦和（现代化的世俗的/堕落的）外部社会充分接触，就会很快崩溃瓦解。你看到的虔诚，实际上不过是外人的观感，比如你到比较落后的山村感到居民很淳朴，可insider就知道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还很向往你的都市花花世界，而且内部也有不少龌龊。

2011-12-07

萧瀚傻X一个而已，如果你们喜欢热闹，看我演示怎么把他剥光剁碎。

偶一为之罢了，打知识-思想苍蝇又不能当饭吃，分值太低，九头怪才值得拼命斫砍。

博他也谈不上，一个陈词滥调喜欢卖弄的文青，而且因为他思维能力差，嚼余唾也夹杂着很多错误。

专制制度下废除死刑根本不可能，就像贺卫方等2b鼓噪的司法改革、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幻想和白噪。

读点书就把书里的内容抄些在网上展示炫耀，也不管是否应景，是否有人真正关心，没有对话意识，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自然显得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可像我这样的读书老虫，不看内容、话题，看洞察和智识水准，三两句话就鉴别出来了学力和段位。

读书多，知识广，思考深，那就意味着你的思维经过了充分熔炼，于是见解透彻犀利、逻辑严密，不落俗套能避开常谈（因为在很多地方见过于是就觉得没谈的价值），而且文字风格能自成一家，萧瀚做得到吗？

真正博的人举重若轻，说三分留七分，如果形势需要，可以源源不断调用隐藏着的储备，浅人陋人就不一样，暴发户般恨不得把压箱底的金银首饰都披挂在身上到处显摆炫耀。

装正义也要有智商，建立在无知、愚昧、盲信上的正义很可怕，他最大的问题是愚蠢且傲慢。

所以没上我的公公公知名单，他的问题是蠢且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我也不主张伤及无辜，可问题在于你要能做得到，你可以搞到狙击步枪且长久练习精确射击吗？这类蠢人，只有空洞的原则，却没有对具体情境的体察，因此常常沦落成笑料还自认卓尔不群、戛戛独造。

脑容积不够，正确、正义、良知、高尚姿态却做得十足，会令人呕吐。

纯属低级思维，通常说的以暴制暴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人正当防卫，在被其他人，或者公权力侵犯时用暴力的方式反击，报复，其次是群众团结起来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暴政，就后一层面讲，以暴制暴只是推翻既有暴症的过程，跟后来建立的政权是善是恶没有必然关系，既有美国、利比亚这样的优良范例，也有蚣党、卡扎菲这样的失败例证，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全世界都推着你向民主宪政走，以不论什么方式（社运、政变、非暴力不合作、暴力对抗等）解体打倒窑洞匪帮即可，是第一要务，其他根本不用瞎想，会水到渠成。

2011-12-07

笑蜀这种诈伪之徒就要把他们惹火，置之于困境，严酷考验，他们就会露出更多的狐狸尾巴。

文字的最高境界就是S/M、恐怖，这我早研究透了。

以笑老鼠脸皮之厚，打残了没可能，但我要令他心灵受重创。

没惹我啊，他太贱，污蔑抹黑那些坚决的反对、异议人士。

还别说，他误人子弟挺厉害，我随便搜了搜微博，发现不少年轻人崇拜他，说笑老鼠令他们醍醐灌顶。

【@笑蜀：批斗大会轰轰烈烈。口水和靴子齐飞。有友担心：你没事吧？我哈哈一笑：这算啥？当年围剿我的文字好多呢，都出了整整两本书，今天这待遇算个屁。心中有阳光，头上再多的乌云都是浮云，该干吗干吗。天气转暖，今晚依旧好梦。兄弟们晚安。】

——vivo评述：

跟这种思维早已定型固化的中老年傻X没道理可讲，臭骂，刺痛之，留下心理阴影，下次再随便放屁时想起来能菊花一紧，就是最终目的或者最好的结果。（14小时前）

笑鼠此枚老年痴呆B全无反思能力，顽固僵化，而且很下流无耻，暗暗把（坚决、明确的）抗争派人士对他的切割围剿比附于（也许的）五毛党对他的骚扰攻击，混淆二者性质，以示自己的正义正确，这种渣，这种鼠辈，必须人人喊打，让他日益伟光正成余含泪第二，臭遍大街。

还“心中有阳光，头上再多的乌云都是浮云，该干吗干吗”，V大爷要吐了，司马南、吴法天、林岳芳最爱以这种不着边际、空洞乏味的文学抒情来心理暗示自己的正确，迷惑无脑粉丝了。

其实他自己是最猥琐、最阴暗下流的（如他在同一段话里使用的抹黑文字手法），却最爱以“阳光”、“阳光政治”这样的隐喻来粉饰美化自我形象，是否验证了人格扮演上“缺啥补啥”的理论，比如说，骗子、伪君子最喜欢假扮真诚、坦率。

笑老鼠刚手拿红蓝铅笔对着世界地图部署完欧美人权密室政治战略，又马上回头在微博上倡导阳光政治，同一段话，前头用下三滥手法抹黑栽赃，紧接着又自赞自媚“心中有阳光”，难道不自知全是在狠扇自己耳光、狠吐自己唾沫。

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鼠辈，过街笑料老鼠，他给自己起的笔名笑蜀真是寓意深远，不过还是他作孽的老爸更有远见，宿命般给他起名陈敏，陈敏不就是臣民吗，臣民自然是跪着蠕动的阉人贱奴。

枭鼠这个渣或者“毛也不是”没有廉耻、心性卑贱，把各种佝偻着的苟活、懦弱畏葸当作价值和斗争智慧，把存在说成合理，反而认为英勇不屈、坚决鲜明的抗争是老鼠屎，坏了他下的（当然是幻觉和臆想）、谋划的很大的棋。

2011-12-8

【@笑蜀：能够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恨，而是这样的温暖，这样的爱。】

——vivo评论：

放你妹的臭屁，没有谁天生以来就充满深仇大恨，而有恨，常常只是因为爱之深，爱不得，自己的爱受到了伤害，于是才会憎恨，憎恨爱被阻拦和扼杀，正因为深爱着利比亚的土地和人民，于是班加西义军才极恨卡扎菲，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才能甘冒弹矢不惜任何牺牲将其击毙斩首，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像你这种彻底割了鸡鸡的阉竖（鼠），懦弱无能，没法勃起，更不可能射精，有什么资格奢谈鱼水之欢，性交一百零八式，生男生女？@笑蜀这个牲口非常下贱，实际上什么“温暖”、“爱”之类全是幌子，他的重点是暗暗抹黑斥责激进反对/异议人士，以及各种民间抗暴义举。

猪猡@笑蜀自拟问答体，躲躲闪闪隐藏自己的底牌，把话语责任推给虚拟的第三者。而且“比台上更狠”，“好人居多”（反对派群体还是体制？）云云更是跟五毛常用论辩手法保持了高度一致。艹你妈，我求你了，爽爽快快做五毛舔红墙吧。

【佩利：此段为笑蜀公文章：陈光诚抗争的主要是基层政府的恶政，他解决的是一個個具体的问题。他所致力的是草根的小叙事而非革命者的大叙事。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具有强烈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公民，把他塑造成反抗根本制度和整個政权的符号，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vivo评论：

笑鼠这个sb到底有没有看过陈光诚后期流传出来的视频？都说成那样了还不反抗根本制度和整个政权？光诚到底怎么回事，是由他满嘴胡柴信口雌黄的吗？去读读【蓝无忧整理陈光诚先生视频演讲文字稿】。

什么尚可理解，根本就是无耻地随意剪裁捏造，光诚那么明白的话还听不懂理解不了，TMD混什么公知？

2011-12-08

白痴智障，你TMD到底从哪里得出结论说，转型成本最低（最小）的是中道理性，像你这样的粪蛆蠕动，柔性前进，一百年蚣党暴政也纹丝不动，在此期间，13亿民众所承受的无量数眼泪、悲号、血腥、屠杀难道不是成本，温水煮青蛙杀8000万，与一次暴动而革命成功死800、叙利亚的4000，或者利比亚的几万，到底什么成本/代价最低最小？

你这样的脑残老儿，根本没有案例研究，没有社会科学概念，脑子里完全一团黑一坨屎，却无知无畏，凭着文学青年式的臆想胡言乱语，信口雌黄，一点都不要脸。

干你娘，你说说到底有谁鼓动他人高成本抗争了，那些坚决的反对派是自己身体力行，还是躲在背后怂恿别人去高成本抗争、送死？如果不是当事者意愿，如今人人都是人精，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软骨虫变成英雄？谁鼓动了杨佳，又是谁鼓动了钱明奇？谁能怂恿刘结巴、陈卫、胡佳、光诚他们去坐牢？

你这个下流烂货，空口无凭，编造不存在的事实自居道义制高点、自矜良知批判斥责，无耻卑贱之极。

日你妈，你说说到底怎样人心建设和社会底盘建设，是你在这里空洞地呻吟呼号吗？给出具体的策略和案例。蚣匪全面控制的极权专政，利用国家机器，动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打压一切建设公民社会的力量，不留丝毫空间（比如网络言论封杀，GFW，媒体禁令，禁止结社，NGO审批，等等），而且此种镇压变本加厉，你这个撒谎的臭逼趴着蠕动就能建设人心和社会底盘？

舆论上围剿你这个软骨贱蛆，主要还不是因为观点问题，而是你太下贱，把自己不讲道义、没尊严的苟活生存策略当作智慧，而且有意遮蔽事实，误导公众认知，你TMD根本就是个没有智性正直没有骨气的渣滓媒体评论猿，却假装聪明和良知，人人得而诛之，人人打过街老鼠。

你这个不要老脸的下贱货色继续狡辩、说谎，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你不可能不知道话语权、媒体放大装置对公众/群众的影响和引导，日你妹你要是不在意、“没有设想”跟谁争夺群众，干嘛在媒体从业，在网上到处开微博谈论公共话题？

你这个下流坯正在从事的一切，不但是在“把群众当群羊当猎物去争夺”，而且是居心叵测、罔顾事实的误导，你的下作行径所能起到的客观效果就是麻痹群众抗暴意识、消解他们的自卫抵抗权，置他们于永远受剥削受压迫的困境却又不起而抗争、超限战。

日你臭妈，你在6）里刚说了“各自包容、不应彼此挤压”，马上在7）里使用下三滥文字手腕攻击抹黑，你说说到底有谁不是公民政治、不是阳光政治，谁又是斗争哲学的政治，认为政治无关道德的政治，拒绝政治伦理的政治和不择手段的政治？哪些人会成为痞子翻身党，谁的政治是新时代的农民起义？

你这个贱奴文妖，闪烁其辞，捏造莫须有的罪状空洞攻击，连名字都不敢点，心思龌龊，手段阴暗，还有脸谈什么公民政治、阳光政治？贱坯你想反对的无非是那些比较激进，彻底否定现有政权合法性，主张予以打倒推翻的异议抗争人士，可这些人，你能给出名号的，有谁不比你这个肮脏生物正大光明？

@笑蜀人渣，你TMD要有基本的智性诚实和脸皮的话，你说说蚣党都如此镇压了怎么人心建设、社会底盘建设，了解真相，就走到了犯罪的路上，声援英勇公民，就被拘留劳教，窑洞匪徒无时不在纵容作恶、打击善举，还建设人心和社会底盘？ 匪帮就是人心建设和公民社会的最大仇敌，你还帮他们抹黑政治反对派？

不要脸，满嘴谎言，还无耻构陷抹黑，懦弱猥琐，我日你妈，你还好意思叫嚣公民政治和阳光政治？

2011-12-08

笑蜀这个贱人已经没皮没脸，我主张当五毛头领看待，有机会了按住打一顿他老骨头。

他这个傻逼要不是彻底的脑残，就会明知全局掌控的极权专政下根本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空间，你的任何独立行动（更遑论组织化），只要有参与、侵蚀政治权力的意图或者效果（无论是人大选举还是民间结社），就会被无情打压，被视为谋逆造反，所以人心建设/夯实底盘云云全是空话、谎言。

故而他这个贱蛆除了阳光政治、公民政治、人心建设、社会底盘建设这些动听的名词外，没有人任何具体的内容和行动方针，就像瘟假鸨那个sb一样，三番五次说谎什么政改，却拿不出任何见真章的行动。

醒悟个P，这些天那么多人批评他，他依然贱性不改，字里行间曲里拐弯抹黑构陷，他父母能生出这样的孽子就该骂。

即使当今风雨如晦，镇压日益严厉，持渐进改良论调的公知比比皆是，可为什么对笑蜀这个sb群起而攻之？是因为他贱，踩别人（比他更聪明更有道德更有勇气的人）来抬高自己没有任何现实性、 实践性的妄言/空想，说谎，诬陷，卑劣之极。

他这个蠢人中毛毒太深，以为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苏联革命，窑洞蚣匪革命，全然看不见更多更优良的革命模式，就连当下发生在北非中东的革命也置若罔闻，查尔斯·蒂利、林茨等的书他估计一本都没翻过。

再说，在买菜刀都要实名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组织化的武装暴动（除非政变、宫廷内斗），哪里来他这个sb所想象的血肉模糊的暴力革命，最可能的道路就是89运动升级版或者说北非中东模式，当然，其时流血牺牲也许难免，可我们现在不是天天在流血牺牲。

2011-12-11

@笑蜀：昨在时代周报庆典上，一边坐高战，因做小额贷款而知名，让一批农村妇女脱贫和接触现代文明；一边坐邓飞，力推民间免费午餐并最终带动政府免费午餐计划。他们能成功，因社会有力量，爱有力量。跟社会在一起，跟爱在一起，心里就有底，就不会绝望。对公民社会、对做实社会底盘就会有信心。

——vivo评论：

尼玛，原来这就叫公民社会，这叫村民自力救济或者民间慈善，第一，它以经济利益转移/互助为主要目标，二，参与者之间常常有着地位的极大不平等性，是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与公民平权的价值目标相去甚远，三，主要的参与者没有强联系，不是组织，四，谈不上什么对政治生活或者公共事务的介入，五，最开始的时候规模不大的时候蚣匪也许可以容忍，而一旦壮大，比如影响了信用社/银行或者官营慈善组织，他们会取缔、整顿或者收编，六，不管初衷如何，最终能起到的效果就是给（岁入极其丰厚的）非法政府省钱，帮其维稳，日你妈你这个奴才对主子真是情深意重，你显然被爆菊爆出了快感。

此类举措，有其社会意义和公益价值，但从政治上讲，完全是自费维稳、自愿做奴才做牛做马供匪帮利用驱使，不是政治反对/异议或者抗争，没有威胁，不具有任何政治上“倒逼”的力量，反而是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巩固强化。

乌坎村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权、游行示威、声讨贪腐独裁，这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可马上遭到政府的污蔑和清算，比如抓捕领头人员，取缔“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抹黑为非法组织，构陷所谓的境外势力或者黑恶势力，为极权独裁政府所根本不能容忍。

全面控制的蚣党一党专政，其实质与封建皇权统治没有区别，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都是子民或者顺民，不允许出现任何挑战其权威/政治权力的人和组织，一旦触禁，就是谋逆/造反大罪，碰了高压线/红色警戒线，至于其他，贪腐、淫乱、诈骗，甚至杀人放火，都不放在心上，甚至纵容作恶，以之为投名状式的操控手腕。

可公民社会，更遑论公民政治，其本质就是公民/村民/市民自治，甚至参与/干涉国家政治生活和城市/乡村公共事务，把既有的无孔不入的政府/政权/政党撇在一边，或者添乱、跟它对着干，那么必然是政治异议和反对的，是公民不服从，是抗争的政治和反对的政治，否定既有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

2011-12-11

【@笑蜀：自治的首要含义是自我管理。哪怕传统上的宗族治理，乡绅治理，我看都比党权和行政权好过百倍。现在的问题，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的问题。自治主要针对这点而言。用自治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其他交给农民自己解决，而未必非要硬性规定民选不可。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办法。】

——vivo：笑鼠 sb不是对蚣党垄断一切资源打压社会自发自组织力量没有认知，他也知道“支部建在连上”，基层党委的蜘蛛网布满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民小组，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民社会建设的第一障碍最大障碍就是蚣匪政权/政党，那么提出四不碰原则以蠕动式推进公民政治完全就是在说谎，睁眼说瞎话，自己扇自己脸。

蠢货，过正才能矫枉，在一个严重倾斜的天平上，你压在中道上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就是在助恶，为虎作伥。to sb @笑蜀

我的主要目的是臭骂、刺痛 笑蜀 这个sb，道理、思想都是次要的附加成分，为了说明我骂得很正当，所以我不可能删改骂人话。笑蜀此类老蛆虫早已固化定型，没啥教育意义，再说我收拾他动用的思想、理论都很平庸，传播价值也不大。

早拉黑了，甚至我没发过言只是公告过的后续账号也拉黑，笑鼠这种又蠢又贱又懦的虫子怎么抵挡得了我的重炮。

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骂，不断刺激折磨其心灵，却又无能反抗，于是臭大街，精神苦恼，此后说什么话想起来都会有阴影，菊花一紧。他要是能公开做五毛，彻底放开不要老脸，或许会解脱。

@笑蜀此类傻B，一直盘踞在纸媒上，因为媒介隔离和官方保护，从未受到真正心智上的挑战与考验，所以造成误认、幻觉，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在微博上混，就不是这样，是骡子是马都要拉出来遛遛，于是马上露馅丢丑，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左右都是猪头。

哈哈，不是我原话啊，不过基本也就是这意思，你让萧瀚这脑残到推特之类混混，不会有什么人理会他，反而觉得他罗嗦，讨人厌。

啥意思，搞起胁迫来了，萧瀚这种捣浆糊的脑残，实际上是怯于点名批判的，我记得以前质问他汪晖、朱学勤到底有没有抄袭，他说自己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不肯表态。

请不要在我这里乱说，我没在哪里看到萧瀚指名道姓骂过我。我不去惹别人就是万幸，主动找到我头上找抽的有头有脸的人几乎没有。

@易天纯粹是个不学无术、没有洞察力的脑残，没什么可评论，书海傻X说的那些，我几个月前就讨论得很深入了，说不定他在鹦鹉学舌贩卖余唾（既然他在看我的微博），这我也不反对，思想、知识传播开来才有价值/价值的实现。

刘结巴是啥观点我倒不是很熟悉，而且，时移世易，估计结巴看了他被收监后的种种倒行逆施，也会很大程度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依然像笑蜀傻缺这样，只能说也是一个脑残。像许志永这些，最近也闭口不谈改良理性建设性。

我不熟悉这段往事，而且中国政治、司法，乃至经济、社会全面败坏倒退、流氓化是在面瘫帝站稳脚跟之后，也即4、5年前，当时持这种观点或许有点道理，如今则全无道理。另外，结巴的道德、人格、勇气、担当自然过人，可心智、见解上不见得最高明。

整天看这些垃圾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有什么意义，在一个媒体场上，守住几个精选的大节点，他们会免费自动替你筛选五花八门的所有相关重要内容，这就是专业分工的价值。我前几天选了几十个公公公知，那就意味着微博上数千数万个有点影响力的ID我都或多或少考察过。

这就像读书，初入门径也许会感到迷惘，可你只要能傍到钱锺书这样的粗腿，就会节省很多力气，市面上常见的、经典的书他全部摸过，而且鉴别力精准过人，他不会漏掉重要的有价值的书，凡是他能举荐的、retweet的，那一定值得信赖，以他作为指引，可以过滤掉无数垃圾著作。

你怎么还是一脑糨糊，第一，你应该一开始就说清楚，第二，即使如此，我也不认识他们谁，没跟他们谁深入打过交道，刘结巴、艾胖子、王同性恋又算个屁，在道义上、政治上我声援他们，不一定我认可他们的智力或者私德，第三，如果以言论来讲，危害最烈就是那些错误而话语权最大的人，如果你说的是那些“自由民主派的名人”，那些被当局一直打压、被迫流亡的人，他们的言行很多国人从没听说过，即使再丑陋，危害何在？第四，我已经强调了无数次，现在是没有英雄的“革命”、没有领袖的抗争，既往的名人啥也不是，全无指望，除非他们能扛到匪帮解体。

这当然不是听一面之辞，丹丹王油头粉面的娘娘腔形象人人都看得见，开开玩笑又何妨，LGBT当今社会又不算啥，希拉里还大谈这是基本人权呢。

说的刻薄点，这种名望还是被专制当局加持册封的，官方要不是大张旗鼓迫害胖子、盲人，他们哪里有现在出名，与他们不相上下的抗争英雄有的是，比如浦志强，吴仁华写天安门的书就有他的照片，当时嚣张得很，一直也没放弃各种维权与抗议。

2011-12-11

（广东陆丰群体事件5名村民涉嫌犯罪被刑拘）——肖鼠@笑蜀这些前些日子称赞广东政府开明、克制的（日你妈的）sb现在可以站出来说几句话，你们不要了的老脸有没有觉得有点热辣辣？

老sb，逮捕了几个暴徒和黑恶势力领头人，你现在还感动不？你认为这是善意的回应、良性互动的开始吗？如果不是，“最大的希望”“也没了”，是不是该尝试你这个老蠢猪又在鼓吹的“用爱改变中国”？你的“围观”和“一人一票”口号呢？

他这个老不要脸彻底没皮没脸，又在编造什么用爱改变中国的意淫和幻想（自称“不是空想”），那我就每天日一次N次他妈。

【@笑蜀：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本就该多元生态，最适合才是最好的。哪怕是新权威主义，也比党权之上好。】

——瞧这个不学无术、没有脑子的智障，竟然把“新权威主义”这样的大词用在了农村基层治理上，即使别人胡乱比附在先，他没有心智来纠正这么明显的错误吗？

臭逼，既然你说“有多少选项，就该有多少尝试，有尝试总胜于无尝试”，那么最明显最容易想到的“革命”、坚决政治反对、彻底打倒摧毁窑洞党独裁专制的选项为什么总被你排斥、抹黑，畏之如蛇蝎呢？有些东西明明知道是屎，你TMD是不是也去猛舔几口吞几口，以尝试其营养作用？

蠢货，@笑蜀贱人是在不断地说谎、诬陷、故意误导，而不是观点、路线之争，持他这种类似思路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很多人单单重点围剿他？你这个sb认为他说的对，你来有效反驳我所有的责难驳斥。

我早说过了，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他痛，想起我的名字就菊花一紧，没指望骂醒他这样的老废柴，除非他这个畜生不再发言，现在起我一有时间一有兴趣就会揪出他的错误狠批臭骂。

你低估了这些人脸皮之厚和愚昧的程度，我这才骂几天啊，去年干汪晖和朱学勤时我连续羞辱他们大半年，直到他们全部噤若寒蝉。朱学勤不谈，sb汪晖现在见到vivo这个名字不菊花一紧才怪。

萧瀚这sb边说话边偷偷给自己脸上贴金抹粉，“因此对思想文化的恰当清理是必需的”，好像在说，先验地认定了自己对思想文化的“清理”、批判、评估是【恰当】的，且不说他这样的文盲，就是梁启超、鲁迅、胡适、吴宓等所谓的国学大师，他们也不见得有自信是对传统做出了【恰当】的评判，而且此【恰当】，也是随着接受史、思想/文化变迁、后来的时代潮流/风气而动态改变其面貌的，无法站在当代、历史的前面预估。

这就是社会常态啊，在意见市场竞争，一旦需要做出决策，投票表决。不过我认为现在除了思考、讨论解体打倒窑洞党的策略、办法，其他都无关紧要或者干脆就是白噪、暗暗维稳的混淆视听。我是学古典文学出身，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不会输于那些在瞎嚷嚷的白痴，可我很少谈。

吴祚来人脑子进水或者进屎了，好不容易借助互联网便利，实现了多数人只要能接触网络就在阅读、文化接受上的平权，即大学教授能读到的书只要你爱学习，偏远小镇上的人可以读到，他现在反而要加以限制。盗版、网络分享功德无量。所以瑞典、德国、美国的盗版党势力越来越强大。在网络时代，古老的版权制度必须重新审视和评估，做出重大修改。

是啊，不但你，贵州某个乡村的农民只要上网、懂英文（而英文也可以网上自学），也可以卖美国出版的学术专著。

你真是智商猪一样，肉猪们如今普遍愚蠢、自私、懦弱是因为蚣党的长期愚民、金钱收买、武力恫吓还是因为读了几本线装书中了毒，北非中东的这些独裁国家，一方面群众长久以来受欧西思想熏陶，另一方面他们的控制力、组织化程度根本就没法和中蚣相提并论。

2011-12-11

莫之许的长处在于异议政治掌故熟悉，说起逻辑/语义精密，情感/修辞超频能力-强度，以及知识广博，我认为他不算啥，上午看到他在评论《沉思录》和李白什么，马上露馅。

他还有的优点是善于不断学习更新，知过能改，肯放下架子自我批评，了解时政，推荐参考下他的意见。

沉思录、李白我都是字字句句认真读过的，瘟假鸨喜欢沉思录，上百遍地读，不是他智力低，而是这本书适合他的身份（帝王将相）以及生存困惑（渺小无力感，自我压抑约束求得道德感上的平衡等，[64生下的病]），他用这本书来治自己的精神病。李白也许不是很适合有些人的胃口，可杜甫，的确是诗圣，热爱他一点都不掉分，至今依然可以PK任何当代伟大诗人。他会做出这些错误判断，也许因为他没认真读过这些人的书，也许他不懂文学和古典思想。

2011-12-13

@赵楚：一些网络激进派一直在宣扬一套革命理论，但仔细辨析，人们会发现，他们的革命图景既不是1774，也不是茉莉花，而是按照他们青少年时代读到的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构想的东西，鬼祟神秘，非常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是，假如成真，这种革命能带来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

——vivo评论：

日你臭妈，你说说“一些网络激进派”到底是谁，你这种乌龟跟你畜生@笑蜀兄弟一样，没有具体所指，随口放屁，构陷抹黑，你这种猥琐的下流行径才正是你这种红小兵分子所要批判的毛毒余孽。

下流贱坯，以前还扬言要找到我如何如何，你TMD批评人连名字都没勇气点明，虚构稻草人意淫自己的高明聪敏，装什么英雄好汉，老畜生们早点准备好棺材、墓地往生好了，看下辈子能不能活得光明磊落点。

你这种猥琐阴暗不入流的畜生，莫之许上次还私信我为你辩护，说你8九在成都如何，后来又长期被蚣匪审查迫害，即使如此，又能怎么样？你终究不过是个下三滥，既没有见识又没有品德，满嘴胡柴，放屁喷粪。

日你妈，因为现在依然是窑洞匪帮全盘掌控的独裁专政，对一切也许激进、“革命”（甚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对人士、组织和活动残酷镇压，所以你这种莫须有的指控非常严重，随便都能带来牢狱之灾，而吴法天、孔庆东等五毛，一直被赤匪纵容保护，你这样的sb两边都打以伪装自己的中道理性，可实质就是协同作恶。

你TMD打五毛五十大板他们纹丝不动，有党国在撑腰，还可以领工资，可你同时打“激进派”“革命派”五十大板，坐拥500万军警的匪帮正愁挖空心思也找不到理由抹黑构陷呢，正好你这样sb公公公知在造谣在做伪证，他们清算镇压就更理直气壮。

你妈逼，几十万国宝、国安、网警，还有无数付费自费五毛，再加上浪浪小蜜，时时刻刻都在到处搜寻、监察、绞杀反对派/激进派/革命派，苹果派香蕉派，等等的言论和活动，一句愤青冲啊都会被劳教，哪里存在你天天为党国担忧的正儿八经激进和革命，即使有，这么严肃的事，你连证据/事实都不要就猛砸石头？

他这种低智虫豸要是敢跟我辩论才奇怪了，我即使骂人，也紧跟着证据与论证的，他哪里有本事有效反击，于是只能借口我说脏话把我拉黑。

2011-12-13

统战你奶奶个熊，真正的变革、颠覆力量是乌坎村民或者织里民工，像赵楚、笑蜀那样的sb到时候也就看看电视或者在报纸、网络上写点垃圾观后感骗棺材钱。

他回击个P，sb又在故伎重演，不指明身份地乱放地图炮。跟@笑蜀那个孽畜的下流手法一模一样。

笑死，赵楚这个猪头一被我骂，就精虫上脑，口不择言，丢人现眼，明天他的微博如果没自删的话，再给他做个高论汇编。

这个脑残越说越精彩了，还是及时备份吧，赵贱人也是以自阉闻名的。

呵呵，这些人本质不良（不然我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我一逼，龌龊的一面就暴露得更充分些，我也不怕别人说我不爱惜羽毛，我天大的罪孽，也不过是用词过分，骂人恶毒，这些比起撒谎、抹黑构陷之类的下流行径实在算不了什么，自杀式冲锋，就是要勇于自我牺牲，不惜自污自损，同归于尽。

你这是判断，可判断要有根据的，骂王八蛋同时证明他是王八蛋，这才是骂人的高境界，被骂者虽然心里不爽，可没法有效回击。

2011-12-23

谁夸汪汪狗汪洋开明英明，我都要日他妈，薛锦波被殴打致死难道不是秋后算账，如今做出妥协姿态，不过是稍微弥补已经干了的滔天罪恶。以命偿命，汪狗肯自裁以谢国人才算有点人性而不全是孽畜，薛义士才算得到了他部分的迟到的于事无补的正义。

汪洋这样的畜生、蚣匪贱狗，随便拉出一个百姓都比他高尚正直，可薛锦波此类的勇士壮士义士烈士，在诸众当中万里挑一，因此，即使汪狗死一万次，也抵偿不了薛先生的不幸去世。

如果真的妥协，1、查处惩治警察系统内的逼供凶手，包括直接行凶者和负责主管，2、承认民选代表合法性，允其自治，且不安插党组织/政府派出干部夺权，3、归还被侵占土地，如果蚣党不崩盘，每一样都没什么退让的可能，特别一二两条。

坚决抵制上网实名制：1、不注册任何需要实名认证的网站、微博。2、放弃使用实名制的网站/微博，转用推特、G+、FB等。3、劝导网友/熟人/朋友/同学/同事/亲戚翻墙，转移至安全、有信誉的网站。——网络实名制的本质就是纵容公权力之恶，肆意侵害民众隐私权，完全倒行逆施，优先的应该是公布官员财产。

几头老不死的老畜生，自己的国民天天横死，视若无睹，死了一个独裁恶魔（金正日），倒是如丧考妣。

舆论战、新闻战自然会瞎吹，民间夸大数字，渲染事态的严重性，官方隐瞒数字，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乌坎上访是4000-5000，在通稿里就成了数百，而海门2-3万，号称10万。

你说的是韩寒吗，我基本不读他的文章，偶尔因为频繁被推到面前，瞟两眼，感到水平太低，他这种文艺青年不读书，不迅速向学术青年转型，那只能吃老本，自我无限重复，江郎才尽，越来越不堪，几年前我就这么判断了。

笑蜀、赵楚这些老不死这下可以放心地死，因为终于找到了衣钵传人，男有韩寒，女有彭晓芸。

岂止混乱，而是完全无知、错误，甚至反动，已经站在自费维稳行列里了。他这种小文青，被媒体/粉丝捧杀，仗着点小聪明不求上进、不学无术，所以无论眼界、知识和思考都很浅薄陈旧，根本驾驭不了“革命”这种宏大的命题，咱不说林茨和蒂利等对转型和社运的专业研究，就是世界史，他也是狗屁不通。

我看过海门的卫星图，河道入海口的海水是黑的，但没查发电厂在哪里，烧煤发电和PX一样，都是发展了几十上百年的技术，如果不考虑成本，防治污染一点困难都没有，现在的问题是状况不明，即使有调查研究，也谈不上客观。而河道污染，海水变质恶化，跟工业发展和生活排污都有关系，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

这我同意，就像以前一群傻X叫嚣富士康的血汗工厂、夸大PX毒害性一样，批评当然没问题，但要事实准确，讲究专业性。

还有以前的三峡工程，干旱了一段时间全在瞎嚷嚷，结果后来暴雨成灾，就不再有人吭气，都成了笑话。三峡自然值得狠批，可切入角度要专业准确，不要经不起考验。

我觉得也没必要对这些为利益的抗争评价太低，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已经不错，关键还是对游行示威脱敏，形成习气/普遍模仿，打破万马齐喑状态，在稳态平衡当中注入骚乱因子。

K博士又在胡说，你去查查康德的《纯批》，第一章第一部分第一节，看看他说空间到底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

呵呵，好好研究专业学问行了，跨界发言不是那么容易，比如K博士上次在《阳光时务》文章里说正反馈负反馈，我敢肯定他不懂这些词在物理学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康德哲学里，时空是直观的纯形式，感性的先验条件，开篇就讲明了的。当然，别人是否同意是另一回事。

所谓的正反馈，指系统内的输入经电路放大成为输出，而此放大的输出值又接到输入上，于是输出继续放大，回旋反复，越来越强劲。而负反馈，指输入引起输出放大，那么就从输出端接一个减弱的电路反馈到输入，使输入降值，从而减弱最终输出；反之，若输出减弱，偏离均衡，就给输入端反馈一个放大的信号，总之，负反馈意味着经过输入输出动态调整（强则使之弱，弱则使之强）形成稳定在限制范围波动的最终输出。

萧瀚基本是个弱智，逻辑、思维能力极差，他还有脸斥责别人的逻辑，真是贼喊捉贼的大笑话。

（星象与科学）这种题目岂是他这种文科二百五谈得了的，无非是在几本垃圾书里鹦鹉学舌，就是读点像模像样的书，他哪里有能力/学养鉴别数学公式是非正确，推导是否有误。

妄谈自己不懂的东西丢人也罢，就是常识性的人文社科，他也屡屡出丑，我以前骂过N次，现在都懒得捉虫了，对sb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的sb里洋洋自得。

嗯，我以前评论过，萧瀚2b最大的问题是他的低智力实在撑不起他的高姿态。

我们缺的不是聪明，或者自保的策略（这谁都比谁精，用得着你来教？），而是良知，正义追求，抗暴的勇气和胆量，韩寒们的猥琐反动，在于不以自己的苟活、别人的偷生为耻辱，竟然还标榜成理性、智慧和深刻。

作为一个有操守、品行、担当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知名人士，即使自己不能/不敢亲自从事抗暴抗争事业，也要鼓励和支持一切勇于前行/牺牲的维权、政治反对人士，给他们加油，这才是公知的底线，我们倒好，公公们起劲构陷污蔑抗争义士，讥讽消解民众的抗暴意志，以扎针放气为务，还有一群sb粉丝在喝彩。

2011-12-24

真TMD神经病，还把乌坎村比附成小岗村，小岗村那是土蚣高层觉得再也不能这么胡搞下去，不然经济彻底崩溃，政权倒台，于是寻思变革，改变合作社、公社、国营农场这种落后没效率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上面早就想好了，立场一致，然后再去全国找典型鼓吹炒作，不然几个破农民就能拧过共产专政这个大腿？现在的情形，跟当时完全不一样，权贵财阀把持政权、经济命脉，赚得盆满钵满，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出了问题也有财力收买民众或者延揽军警走狗威慑恐吓，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权力拥有者为什么要改革把自己捆起来？

启蒙这个词本身就是反民主反自由，民主的前提假设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于是自由表达，正当争取，谈不拢就表决用选票说话/决断，那么谁启蒙谁谁教育谁呢，谁给了你自认精英、自以为比当事人更清楚其利益和诉求的资格？

当然，实际情况是的确有人比别人聪明，更能认清形势，或者干脆就是痴长几岁多了些知识和生活经验，可在自由交流的逻辑里，那只会是平等对话，别人愿意听，那你就说，有人觉得你烦，你就shut up，只有来学，没有往教，自认高明要教育指导别人很sb，是一种专制的思维方式。

可靠知识传播，逻辑/事实错误，伦理的悖谬等，自然不在这个范围内，它们是公益或者公害，出于智性正直，人人有责推广或者批判诛灭。

而即使推广真理/真知/知识，在我们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也常常显得sb（如果不能首先准确估量别人/读者的阅读-思考范围与程度的话），大路化的学问/知识遍地都是，随手可及，要感兴趣的话早就找来读了，我不懂、不了解，只因为我不想懂，不愿了解。

2011-12-24

韩寒粉丝眼见昔日反叛偶像沦落成五毛哈巴贱狗，情何以堪。

如何评价乌砍当前未结束的结局（失败、胜利，或者只是缓兵之计，不进不退在拖），如何看待韩寒两篇文章，是这几天鉴别一个人智力的绝佳试剂，照妖镜，又一大批公公露出没有鸡鸡的裤裆和丑陋的红色猴屁股。

无关紧要的，韩寒这些论调极其低级，不值一驳，他的最大作用是引出了很多牛鬼蛇神，再说，我以前的文章已经把这些谈得很深入了。

他（于建嵘）就是个两头吃的骑墙投机垃圾，不过，人家这种骑墙是御定的，有特许状，其他人没法模仿，像笑鼠笑蜀此类江湖舔客，不明形势，邯郸学步，结果成了风箱老鼠，两头受气。社科院是什么机构呢，而维稳又是时代重大疑难杂症，可以网开一面，允许可控的有限探索。

本来就像莫之许曾说的，体制实际上很讨厌骑墙，你在我这里领工资，就不要给我添乱，说我坏话，不然绝没好果子吃（可以想想许志永、滕彪、萧瀚、崔卫平、贺卫方、张雪忠、肖雪慧等的境遇，乃至笑鼠之流），但于皇帝不是这样，一边给高管讲维稳捞外快，一边又暴露丑陋的伤疤，维权，代言访民，他居中当皮条客，缓冲带，而且能狡诈地使两种资源互相依靠，互动增值，因为靠近官员，所以访民把他当成了包青天，又因为熟悉访民，官僚就认为他是维稳专家，让水火不容的双方都有求于自己。

于皇帝从事维稳大业，一个特别的机制是别人没法利用的，就是在高层官员面前到底讲了些什么别人、特别是屁民根本没法知道，它是个信息黑洞，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他在微博上义正辞严说的那些屁话，这些破玩意装门面而已，根本不实用，官僚都TMD是人精，谁要花钱听你这些假大空，所以他一定有些特别损却很有效的阴招（因为非常熟悉访民群体）来收拾访民，助官员维稳，而这些，官场的人很熟悉潜规则，不会对外透露，于是于皇帝尽可以放心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却不被戳穿，继续招摇撞骗。

2011-12-27

如果真的追求非暴力，不愿意看到太多无辜者的鲜血，那赶紧趁现在没崩盘，做坚决而又理性温和的政治异议者、反对者来对当局施压，迫其改革，像阿波、盲人、陈卫那样，以身作则，自己当领袖以引导、规范“群氓”，可惜的是，这些sb谁也办不到，就知道做肉猪放臭屁。

他们这些口口声声非暴力、不流血、反对“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暴力和嗜血，那就是坐视暴政当局天天祸害人民，屠杀群众，各种公权施暴，无尽的血泪，而自己袖手旁观，无可奈何，无病呻吟。

韩寒舔菊屁文我都懒得批驳，令我有点意外的是由此而涌现的傻逼比我粗估的似乎要多些，不过无所谓，社会运动/反对政治中他们这些顶着V的头面人物那些迷恋偶像的小资文艺青年都是惶恐不安地看戏的，最后被风暴席卷收割。

实际上这是好现象，是反向指标，局势之危殆逼得很多隐藏很深的改良论者纷纷跳出来护盘，连人民日报也不得不胡言乱语一番予以配合，是他们在焦虑，而不是激进“革命”派没市场，陈卫陈西重判也可以如此看待。

2011-12-28

这就是学术上所谓的“说有易，说无难”，说有，你找出一个证据，或者独立的双重证据就行了，但说无，你要在语义所包含的所有子集中彻底检验，全部排除，但常常样本极大，没有遍历式一一考察的可能，或者概念的定义本来就不明确，可大可小，更是难有定论，于是就要弱化自己的表达。

谢文这个土鳖搞不清楚即使立场/判断之争，也有正确、错误，高尚、卑贱的区别？【重要的是大家有同等权利和机会参与讨论】，这个sb作为资深互联网从业人士，不知道无数人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因言论被判刑九年十年？我95世的ID是怎么回事？有舔菊的言论自由，而无爆菊的言论自由。

环球时报这么利用韩寒其实很残酷（假如不是共谋的话），韩寒此后如果还想堂堂正正做人，一辈子都要为洗刷自己三篇博文、环球三篇评论所带来的耻辱而努力，就像参加上海写作组是余秋雨纠缠一生的梦魇一样。

朝鲜人民哭得好像天已经塌下来，其实却是出现了转机的可能，就跟1976年腊肉去世一样。不过具体会怎样，尚不可预知。

独裁者能早死、能趁政权没崩溃就死是一种幸运，不然齐奥塞斯库、卡扎菲那类下场实在不堪，金将军的败笔是没火化把骨灰抛入大海，因此不如奴才周和屠夫邓聪明。

窑洞党的统治自建政起就没有法理上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现在勉强维持，靠的是治理有效性，因此你说的“摧毁政治正当性”实际上是坐视糜烂、“摧毁治理有效性”。

没有政治合法性/正当性，但如果拥有治理有效性，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的，比如李光耀等，双重缺失，那只能像北朝鲜那样靠先军政治加上主体思想来立国，而这两者翻译一下，就是暴力威慑和愚民洗脑。

我不这么想，政治合法性/正当性等在国内流行是从韦伯的三种区分开始滥觞，它的语义偏重在取得统治权的法理基础（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上，而行政治理的有效性，则是另一回事，这需要细分，不然，像解释希特勒政权就很麻烦，既正当/合法（民众选上去的），又不正当/不合法（施政胡作非为），当然，它本身就是个混乱的概念，没有充分澄清过。

2011-12-29 艾胖和韩寒

@陆兴华：A胖和韩寒都通过与共党抗争而拿到了更高的广告出场费（韩寒是我喝的X巢咖啡的广告代言人），这是哈维尔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想拿韩寒当民主和自由的糖丸吃的童鞋们，你们的确是想从现实躲到广告里去了！这就是德波尔在1988年之前就看到的：集权主义政权与自由民主政权之间早就色搭在一起，A胖和韩寒这样的戏子从两面拿好处，即成为景观“国家”雇佣的内部敌人，又成为所谓有西方价值在中国的代言人，都自己做出了品牌。

——vivo评述：

二者只是程度的差别，艾好一些，但却不是本质的不同，陆老师也不是看不出这种区分，他故意这么讲，是用表达的技巧故意贬低A胖（跟我并置韩寒郭四娘一样）。你就谦虚点，别用这种常识性的陈词滥调补充校正陆sir以显得自己公允全面了，此类倾向他N年前就批判过。

韩寒已经华丽转型为五毛了，是党妈浪子回头的嗲囡囡，因此栽赃污蔑A胖的环球会不惜以三篇文章予以褒扬，而A胖，继续是众人的充气娃娃。

因此，我对艾胖评价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光诚、陈卫、刘萍他们更可靠更可贵，付出极大自身却一无所获。老陆指出的问题，艾肯定能意识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还是刻意推波助澜，也不管了，我主要看过程和结果。

这就是对分寸的精准拿捏，既有反对的姿态又不碰红线，取悦了极权统治下的民众，取悦了国际媒体/资本，同时也能保证价值剩余的回收（坐了牢虽然名声大，却没艺术品可以卖钱了，即使以往的艺术品更值钱，自己却享用不到）。

当然，也可以用保存有生力量等来辩护，但这样，你的道义高度就要打折。

即使碰了红线也无所谓，因为可以根据一些先例来估计面对的风险有多大，而潜在的收益又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在不长的时间内，A胖由甚至没听过迅速成为全国、全球最当红的艺术家。

艾胖、韩寒之所以能被炒得很高，最大的缘故还是他们有东西卖，底子尚可，进入了商业/资本/媒体的操作逻辑，艾是艺术品，韩是图书和广告代言，陈卫、刘萍拿什么来迎合庸众，造就偶像呢，不英俊也不美丽，又没有传说中的文艺才华。

逆向地征用政治力量，正面地利用资本力量，再有点小英俊小才华，能借机在媒体出头，国内国外配合（国内政权反对则国外追捧，国外追捧则国内民众跟风，同时官方点名批评来加持），最无敌的名利双收道路。

道理很简单，我本来寂寂无名，或者在小圈子里有点影响，突然官方（比如CCTV、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我这株大毒草，只要不拘捕我，那就是利用力量强大影响广泛的体制替我宣传，我自然以后声望就大起来了，而且民众普遍对我同情，这里那里混吃混喝没问题。像韩寒刚出道，到处批评他的叛逆，这种机会塞钱给人家都不见得有。

你真搞笑，我说了有效性没有？再说有效性在哪里，是启发了乌坎村民还是鼓励了织里民工，或者是作为充气娃娃供无数文青、小资、公知意淫，实现一种幻觉性的抗争代偿，我替艾胖呐喊了，我给他借钱了，因此我也有良知、有道义，勇于和体制对抗，因此心安理得，却不思做出真正坚决勇敢的行动。

偶像要去魅，要被打倒，事情的本质必须说清楚，每个人谁也不迷信，自己堂堂正正做人。

不对，不是谁都有这种幸运能同时进入民众、极权当局、国际资本和政治，以及国内外媒体视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杀出血路玩转。

这就是信念的坚定性、纯洁性和道义高度的区别啊，心里到底咋想，谁也没法钻进去看看，那只能考察外在过程和结果，你觉得一个牺牲所有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人高尚还是那些为之呼吁且顺便（甚至就是刻意而为）利用它斩获名利的人伟大？

当然，我并不是为作诛心之论而求之过深，我的意思是泼点冷水，反对无限拔高造神，把各种偶像还原到他们该处的适当位置，给予更清醒更客观的评价。

我这里是把问题实质解析清楚，我自己并不反对，甚至很支持利用政治异议来追名逐利，呵呵。

这不叫动机论，而是根据外在过程、结果做可能性分析，我个人一直是支持艾未未的，我的诸多foer全可以作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能做思想批判。

2011-12-29

那些起劲吹捧韩寒或者起劲驳斥韩寒的这下都傻逼了，都被人当猴耍，所以我一直就没加入，顺便调侃羞辱而已。韩寒、路金波此次炒作用力过猛，螳螂捕蝉，没料到黄雀在后，被环球时报利用了一把，这种耻辱/污点一辈子都难以洗刷，卖书赚来的钱远远没法补偿。

哈哈，可以这样挽回面子，韩的三篇P文有着商业、政治双重属性，你针对的是政治的部分，也不算完全被人当枪使。

艹，我还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更在意我的思想刀锋是否犀利，深刻。

呵呵，我的写作一直走的是问答、跟帖的路数，无端在那里宣扬自己再正确的想法，即以发主帖为主，没头没尾，在我看来很愚蠢可笑。

我的刀是遇见什么斩什么，这种疑似五毛的立场、言论，也不忌讳，只是写的比较少。

（@季燕江氏:支持刘师表态，哈哈。）呵呵，底裤还半遮半露。

刘军宁，土鳖一个而已，还很狡猾，文字上遮遮掩掩，自我撇清，可配图表明了正是韩寒论调的支持者。不过他只是蠢了些，传播西方知识观念颇有成绩，就懒得找他晦气。

这些，再加上查吴法天税、打假司马南妹妹等轰动一时的有始无终，就算在我说的“偶尔会有些问题”里，我关注老榕是看他及时充分发布的北非中东新闻的，其他就不怎么管了。

他整理发布的这些消息，主要无非来自国外大牌媒体，我自己也可以去看英文原文的，可毕竟过于浪费时间，他能译成中文在微博上集中传播，且坚持一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贡献。人无完人，在其他方面吹毛求疵，意思不大，当然，也因为已经暴露出来某些不地道，我对他有所保留。

我的看法是即使这些指责成立（我真的懒得关心四月的脑残在搞些啥，他们的论证是否严格），老榕的贡献依然难以抹煞，不过减了些分而已。

老榕自我吹嘘自我神化卖玉石那些我基本不看，一扫而过，不过既然别人提出了质疑，且颇有说服力，他自己有责任予以辩护澄清。

如果老榕真的不会开车，那这就很无耻了，记得当时MC和我都就此（把交通肇事逃逸的撞进了ICU）夸过他。应该有不少实际生活中的熟人看他微博的吧，这样容易露馅的谎话也能编？

比较奇怪当时怎么没有人揭发伪装去现场，查税吴法天、打假司马南妹妹有头无尾之后（这些我比较关心），我就对老榕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他那些个人自我炫耀吹嘘的，我本来就半信半疑，比如什么贾利勤给他打电话。

吹牛、虚荣；故作疑兵之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心理妄想症；在开玩笑，戏弄粉丝和五毛。都有可能。不管怎样，他的确以一人之力最全面及时地报道了整个阿拉伯之春，而且是免费义务，我认为其意义重大，什么样的过错都可以谅解。

他的这些造假行为发现了就应该揭示、质疑、批评，我并不主张无原则为之辩护，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更客观的老榕。

我最讨厌陈词滥调了，要敢于想象和创新，说些深刻、有洞察力的话，是否完全政治正确、受人欢迎我根本不在意。MC和我差不多。

2011-12-29

艹，我还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更在意我的思想刀锋是否犀利，深刻。

呵呵，我的写作一直走的是问答、跟帖的路数，无端在那里宣扬自己再正确的想法，即以发主帖为主，没头没尾，在我看来很愚蠢可笑。

我的刀是遇见什么斩什么，这种疑似五毛的立场、言论，也不忌讳，只是写的比较少。

（@季燕江氏:支持刘师表态，哈哈。）呵呵，底裤还半遮半露。

刘军宁，土鳖一个而已，还很狡猾，文字上遮遮掩掩，自我撇清，可配图表明了正是韩寒论调的支持者。不过他只是蠢了些，传播西方知识观念颇有成绩，就懒得找他晦气。

2011-12-31

通过韩寒三篇P文的引蛇出洞，涌现出来的公公太多了，这样反而失去了点名的意义，去年抓剽窃，让我对国内学术界彻底失望，今年战公公/五毛，更认清了媒体圈、公共知识分子及（网络）意见领袖也不可救药，最糜烂的就是这些读了几本破书，能说会道的人。

因此，也计划像MC那样收刀，找点别的乐子。该谈的问题都谈得差不多，再说就是罗嗦，自己也觉得面目可憎。

说几句话而已，也不要你舍弃身家性命，关键是无论智力、品格还是勇气都令人鄙视，没几个像样。

飞花摘叶皆可杀人，这不是吹出来的，是千种左右一流著作硬桥硬马练出来的。

你把我列出的2000种书（http://book.douban.com/people/vivo/）一字一句认真读过1/4就会很厉害，我只读过一半，现年34岁，马上35。

没什么好解释，他（萧瀚）智力太低却屡屡被别人推到我面前，那我就对这种思想脓疮绝不客气，也许我更应该骂五毛司马南、染香等，可我关注的人里极少有人推他们的言论。

至于思想PK，真是TMD笑话，他说的那些陈词滥调（还夹杂着满目错讹）都是些幼儿园、中学生级的问题，我在无数入门读物上看到过，还真不好意思跟巨鲸帮、江南七怪决战。

我早分析过N多了，不过都是数个月之前的事，哪个叫啥榻草的人最清楚（他一段时间专门转萧2的帖子，还爱加我关注），这些大多没存档，随ID被删，现在我都懒得辨析，直接见了就骂。

稍微读过几本正经书，就很容易能看出萧2智力低、见识差，吹捧他的那帮人过于不学无术了，拣个垃圾就当宝。

是啊，真正的思想决战是去挑战庄子、韩非子、王阳明、柏拉图、康德、尼采、胡塞尔、德里达、罗蒂、罗尔斯、诺齐克、凯恩斯或者弗里德曼等，“天天说屎很臭的人基本就是弱智”。

【——异质：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异质文化经济体是中国。基督教、伊斯兰、尤太教、印度教，究其根本而言，都是信神的文化，前三者还是一神教。历史已基本验明，只要保证政治制度上的政教分离，一神教可能是对宪政制度具有最强有力支援的文化力量。不脱亚入欧，那就沿着传统永朽永烂吧。】

萧瀚像这种脑残的言论比比皆是，有点常识的人搭眼就知道纯属放屁，有什么值得认真批评反对的呢？

哈哈，反正也不关我的事，丢人丢的是他的人，我还真没有义务教育他提高智商。

这种傻逼说法，随便点出日本、台湾、印度尼西亚或者伊朗、古巴，更或者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就可以驳得体无完肤，不知道他放屁的时候有没有经过大脑，智商简直猪一样。

这就是这个傻X教授在贩卖私货了。贩卖私货其实也没关系，但像这么低智商的还真少见。

刘X枫叫兽有本很出名的贩卖私货的书，《拯救与逍遥》，论坛谈笑间被我驳得体无完肤，要是专文批驳，可能要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人，再加上萧什么瀚，都以低智而煽情著称，顾了头就顾不了屁股，满目错讹，流毒极广。——【与网友闲聊刘小枫】 2008-06-28 12:57:13 来自: vivo http://t.cn/SJbyUV

推崇这本书的人很多，比如人大的一个哲学叫兽张旭，说这本书他读了一年，给了他“生平第一次智力解放”，真是笑话，我三两天就看完了，一边读一边发现到处都是错误，关键在于X枫叫兽谈的那些书那些人我大多看过，也很熟悉，于是极容易就能发觉说的对还是错。

（——共产主义者都卑劣如此，人渣。）

呵呵，你这种评论可真搞笑，推荐读读麦克莱伦写的的《马克思传》，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真不干作为思想者的马克思什么事。

我没看过他的书，不过，马克思自己都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别人、后来人对他的僭用、歪曲真不关马克思什么事，他的生活作风、思想虽然有不少可议之处，但真的没这么不堪，作为作家/思想家他的确很牛，犀利透彻、雄辩彪悍，很有启发，他出道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坚决反对思想审查，主张言论自由，像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毛贼、邓屠、卡斯特罗、金将军等，谁奉行了老马的精神和思想？

马克思当年为了干革命连累家人颠沛流离，受苦受难，他是颇内疚的，他自己都说，革命家不适合不应该结婚。

他是很惨，而且不能免俗，保留着不少他反对的资产阶级的习气，比如让女儿接受贵族/资产阶级式的教育，恩格斯为了支持他，近20年呆在曼彻斯特干自己很厌恶的工作，一半的收入都给了老马。《资本论》第一卷献给沃尔弗，当然一方面是友谊，另一方面是沃尔弗把遗产都给了马克思，让他过了几天宽松日子。

上面的内容是我根据记忆随便写的，没查书，也许会稍有出入，具体可见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各处。

我写这些就是娱乐下有限的foer而已，如果真的有意大量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我不会用这种文风，用词也不会如此狠辣恶毒，荤素不忌，因为很明显，除了一些转世党，普通读者根本无法接受这种重口味。（——V大师出几本书吧，一定购买正版支持。）

2011-12-31

推荐大家读点世界史，首推《全球通史》（http://t.cn/hr8Zdm），可参阅拉尔夫《世界文明史》（http://t.cn/a3kDDR）、《全球文明史》（http://t.cn/SJJA1r），如果嫌它们过于简略，可再读吴于廑主编的国内通用教材《世界史》（http://t.cn/a3n5MN），观点常常陈腐或者错误，但材料丰富。

高阶一点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吴于廑《世界史》的一个好处是已经全部文本化，能全文搜索，200万字，我在Word里读过，做了标注，并校正若干排版、文字讹误，等网速快点会把它传到网盘。

这（《历史研究》）自然是经典之作，但它重思想而不重史实，不大适合初入门者，如果你连基本的世界史知识都没有，怎么批判地去读它呢？

我说的是世界通史，上微博以来，我感到很多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世界（其演变历史及现状），却妄言纵论天下，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谈话很累，布罗代尔等我也推荐过，可我这里说的是具有全球视野的通史性著作，也不要那种快餐式的三天读完世界史。值得一读的（世界）史学著作太多了，我随便列上百种，可谁又有兴趣读有时间读？

《全球通史》是简略了些，而且即使200万字的《世界史》也不少地方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我觉得搭个基本的框架就够了，如果对某些细节感兴趣，有的是专门史、专门著述。

vivo微博口水杂录（20120101-20130208）

2012-1-2

面瘫胡明面上是警惕、反对国外敌对势力，潜台词则是加大对国内维权、煽颠的打击力度，不可不察。因为“国外敌对势力”窑洞党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甚至有时丧权辱国舔菊讨好，但专政体制在国内拥有绝对的掌控权，横行无忌，无法无天，他们靠诬陷（且整肃）国内反对力量为国外代理人、串联者来耀武扬威。

2012-1-2

【@折花哥：#重读尼采#延续今天讨论的关于全球化、资本与自由意志、货币战争与经济融合、国家机器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话题，我会把重读尼采作为一个长期的话题与各位分享。自由的源动力是什么？是人性，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the will to power，通译为权利意志，私以为译为力量意志更为恰当。】

不学无术的土鳖，通译为“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也有主张翻译成“强力意志”的，可以参考孙周兴等的辨析论述。

是啊，权力、权利都分不清还妄论学术。

这样解释不通，power他都写出来了，分不清跟权利（right）的区别？根本没有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没大量的理论文本阅读，就会闹这样的笑话，当然，还可以用拼音打字错误来辩护，但在我看来也不成立，因为如果你熟悉学术，就会特别谨慎区分权力、权利二者，也很容易发现此类错误。

具体我没研究过，尼采妹妹的版本经过编辑、整合、删减，甚至改动等，而ksa，是根据他留下的凌乱笔记严格整理出来的，更符合原貌。

哈哈，我一身十三太保横练，写文章虽然有时奔放泼辣了点，但根底是严谨的考据训诂，讲究句句有征，严丝合缝、分毫不乱，各种装逼浅人道听途说怎么跟我玩。

像尼采这些，德语原文，英译法译中译，我都有收集，看过全部作品，西哲的整个源流谱系都研究过，还真看不上国内甚至国外的各种妄谈。

我记得有次叶2土鳖引述别人说什么尼采破除偶像又自己成了偶像，故为自我颠覆，我马上让他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某一节，没看过原文，或者看了没记住不熟悉，就很难发现这类讲法的谬误不通，我上次批评张雪忠，以前就钱锺书或者谢林等与别人对砍，其基础就在于我真的费了很大功夫看过原著。

还有嘲笑莫之许妄论中西古典之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李白杜甫这些我都看过，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深浅对错。

你还在这里狡辩丢人，你说的是通译，通译啥意思，你去看看各种教科书以及无论周国平、张念东/凌素心、楚图南、孙周兴等的译本，谁翻译成了“权利意志”？

学术界的错乱坯不比江湖上少，逆向淘汰（文化）体制下都没啥认真理会的意义。

2012-1-3

【@玄默子：现代科学主义（其成果为现代学术与教育体系）是人类认知及思想迷误的明确标志。它自以为是地解释一切存在（现象），并以此遮蔽（搁置）存在本身；它用所谓专业知识及其打造的专利权和话语权，直接或间接地取代、消解每个人直面存在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从而垄断所有“定义”，使“洗脑”成为普世必然。】

这都是些不入流的土鳖的胡言乱语，他们既不懂科学，也不懂现当代哲学。

没什么详可以讲，此类思想垃圾主要来自存在主义（部分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对科技的“沉思”、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生存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实际上同样出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早在1960年代就给出了充分的驳斥和修正。它们出台的主要背景是资本主义携科技进步之威，创造了巨大繁荣的同时带来了惊人的灾难，因此集中写作、传播于一次二次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伤痕反思年代（又有冷战、核威慑的气氛），在1970年代之后，就没什么人谈了。

国内的各种土鳖，因为和国际学术/思想/理论潮流隔膜，又有很大的时滞，况且正在经历、重演资本主义（及其科技发展）的早中期，从一种习惯了的农耕文明中被连根拔起，各种不适应症，于是就热衷于拣起此类过时的余唾。

看了下原帖主，原来是神棍，有类似的论调更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这是无根妄谈，有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弗拉森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却没有什么成名哲学人物以科学主义为标识，西方学界是有规矩的，各自在限定的专业场域里说话，不会乱来拍胸脯说包治百病。

【现代科学主义（其成果为现代学术与教育体系）是人类认知及思想迷误的明确标志。】——像这明显是反智的话，一方面用着最先进的电脑-网络科技，一方面称导致此种结果的“现代学术与教育体系”为“人类认知及思想迷误”，根本就不值一驳。

艺术家就是拿了执照的疯子，他们怎么说反正也没人当回事。这就像周星星的奉旨泡妞，那就随便“昆”、“芘”吧，管你巭好孬。

呵呵，我提到的这些书大多都看过的，可不是读了几本哲学教科书就在这里胡扯，我还可以马上证明我看过，因为我现在读书一般都做笔记或者标注，我前两天刚上传了《全球通史》和《世界史》，有人敢说我没读过这两本书在瞎吹吗？

了解了世界史，宗教史，以及更为详细的科技史（国内有七卷本的牛津《技术史》出版，我抽读过一部分，再不济可以看吴国盛写的《科学的历程》），就会马上觉察出原帖主此类反智言论的荒唐性，即使存在、直面存在这些呓语，他也是说不清楚的，因为祖师爷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也说不清楚，而且，当代理论家（比如拉康等）早就揭示，人的存在，没什么直面、赤裸相对的可能，总要经过中介，转发，折射，首先陷入“大他者”、种种宏大叙事，处在子宫羊水的包裹中，然后在不断的辨析中获得主体自治，个性解放。

这帮人真TMD无耻，薛锦波的尸体还没要回来，就扑上来蘸人血馒头吃。

这群政改舔菊派sb天真地相信政治博弈中的一种鼓励、哄骗策略，一发现倒行逆施的执政当局做对了什么事，就夸张地吹捧、歌颂，以为这样就能说服/诱导当局迁善改恶，走上正途，把老谋深算、十恶不赦的极权体制当小孩子哄，那屡被残酷扇脸是理所当然的了。

两边人啥意思，党内和非党内？去年太黑暗了，这帮人实在找不出啥亮点，憋着一年没舔菊，没吃圣屎闻圣屁，心痒难奈，于是连这种本质上可以说失败的事例都拿来当成功颂扬、赞叹，真TM下贱，可笑复可怜。

李大鸟、蛤蟆帝这些死了，把自己火化扔海里，冤无头，债无主，新登场的权贵及其二代没那么多的原罪，既有的李x琳、温Y松倒台一些，收拾一些，包袱减轻，同时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尊严意识觉醒，习惯/脱敏于游行示威此类政治斗争方式，不再笼罩在六四阴影里，维稳经费不足，国际社会腾出了手来整治最大的极权统治，慢慢就行了。类似的东西我早在13篇当中表达过，就不再详说。

2012-1-9

问题出在哪里呢？公知曾经有意义，那是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公知在报刊上的言论是仅有的公开可供互相观察、试探社会反应的话语装置，同时，改革开放的政治共识也没有破灭，于是他们能引导舆论/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可到了现在，一，政治局势演变成了官民内战，二，有了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说话，且不少民间人士无论见识、才华还是勇气都远比公知们强，于是体制寄生的公知们既有的虚假（跛鸭式）优势丧失殆尽，比如智力、学问、才能、政治/伦理立场、抗争的胆量和勇气，等，都大大落后于草根阶层/民间人士的最优秀代表，他们思维僵化，社会位置/职业身份固化，已经不能作出改变适应潮流，更遑论引领思想前沿，自己沦落成了愚蠢、保守、怯弱，甚至反动的代名词。

当代中国一个合格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需要好几重的越狱才能炼成。1）社会位置/经济来源/职业身份越狱，彻底脱离肮脏体制，不受其沾染，更不被其束缚羁縻；2）信息接收/知识吸纳越狱，a，自我排毒，呕吐意识形态狼奶，b，不看蚣党控制的电视和报刊，主要依靠网络，c，内网依然是牢狱，翻墙成为常态；3）有一门精湛深入的专业学问，且知识广博，思维深刻灵活，文字表达流畅，关心公共话题，这里也是越狱，超出自己的专业樊笼，超越自己的个人世界；4）……

（萧瀚）蠢而好自用，文过饰非，冒充先知和哲人，其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正是他口口声声要反对的毛腊肉的嫡传。姿态很高，但智商实在太低了些。脑容积所限，读书都读成了夹生，无自知之明，跳出来裸奔就成了笑话。

萧瀚这傻X又tmd在丢人现眼了，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人跟领头五毛约架，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个“革命派”是在比理念论争更强烈的层面容不下“改良派”，算非“理念论争”的“赶尽杀绝的杀伐”，他话都说不清楚，竖一个捏造的稻草人打倒来假扮自己的聪明和崇高。

而且，这个蠢B所谓的“在具体公共生活中他们是推进政治变革的同道”是没有论证的，而且，此一观点在中国这种特别语境下无法得到充分辩护，改良派不叫改良派（至少你得是厅部级干部吧），是民间自费政改跪谏派，在政治博弈中没有任何效力，却因为贩卖虚假希望误导公众认知，消解其抗争意志，同时，有些还主动打压污蔑革命话语和革命人士，客观的效果就是维稳帮闲和帮忙。

呵呵，（萧瀚）这个蠢材又在发表奇谈怪论，看来得再收拾，愚蠢、下贱的理念/观点从来都是愚蠢下贱的人说出来的，传播开来的，哪里有超然无辜的人身，我虽然有偷窃通奸的行为，可我的人身没有偷窃通奸，是不是很古怪，要想人身不被攻击，那你就提高智商和道德，别陈述愚蠢、下贱的理念/观点，而且，不少人是表达能力差，虽然能看出来不妥，却找不到恰当的话来辨析阐明，于是人身攻击，一骂了之，表达立场，发泄情感，有何不可？

我以前说过，当代政治的起点，要从最不幸遭遇最悲惨的那些人开始，不过没展开论述。

也没啥可写，这跟当代政治理念（比如人权、平等）和图像/信息传播技术有关，如果我们最悲惨的兄弟姐妹还没被拯救与解放，我们全部都是失败的，都负有责任，就像光诚一家被囚，我们就都在牢里，没有自由与幸福可言，这种原则用在一个国家（民族-国家）勉强还可以，用在全球政治上，就会非常激进，非常左，非常早期基督教，非常大乘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用偏了，就成了俄共、毛共的输出革命，解放全世界。

不是这意思，而是对政治（或人类）共同体而言，你的成绩如何检验，不看你的总量，也不是平均值，而是最差情形是什么，所以美国每年发布中国的人权报告，总是找那些最恶劣的例证，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最穷苦的人也丰衣足食了（免于匮乏），最“危险”“反动”的人也得到了人道待遇，有可预期的、公众普遍接受的程序处理（安全感），等等，才能说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国家目标、民众期许得到了实现。

2012-1-10

你从哪里看到这是钱锺书的话，钱的作品我基本都读过，从没印象他说过这种低级段子。 //“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 V，钱锺书说的“狂”是指什么，在什么语境下说的？

现在有群sb，专门给名人编造语录，然后广泛传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王朔柴静，钱锺书如今也不能幸免，可惜的是，钱正是我比较熟悉的作者，我还制作了他的作品全文电子版，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一查即知（如果记不清楚）。

最关键的是钱锺书到死狂傲之态不改（虽然他待人接物或者公开讲话貌似很谦虚），他这种聪明人怎么可能说出此类话自扇耳光。

嗯，钱年轻的时候恃才傲物，放言无忌，到了后来，尤其中共建政后，阅历渐深，明白世道险恶，公开场合都是小心翼翼，玩起大傲若谦、虚谦实傲这种狡狯，私下里他品评月旦人物，毫无留情，骂得狗血淋头，比如说章士钊“何不以溺自鉴”。

这都是书里、文章里慢慢看来的，然后我予以综合，很难说哪里有。跟钱杨有关的书，我大概看过十几种，又在网上看过不少回忆、论述文章，你怎么短期恶补？就算你了解钱杨跟我差不多了，我突然谈到鲁迅徐梵澄，又是十几种书、大量文章，再换到马克思、尼采、德里达或者庄子、李白亚里士多德又该如何？

呵呵，别难为自己了，第一需要一些相关背景知识储备，第二不是人人都需要了解这些的，你可以研究美术、电影、时装等等。 //我晕。徐梵澄你前几天刚刚提到过，我就在爱问上下载了，准备恶补了一下。觉得都挺难看懂。

鲍德里亚、德里达等这些我看过的还挺多，能找到的书都收藏了。

在读历史和政治转型方面的书，亨廷顿、Tilly等

文学、哲学是我的老本行啊，专业研究领域，齐泽克、阿甘本、巴迪欧、朗西埃、居伊·德波这些陆兴华天天挂在嘴上的我也看，但远不如他研究得深入，他是锁定了方向专攻，我的阅读兴趣更广一些。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别人批评我污言秽语和姿态张狂，而那些攻击我的傻X最常见最容易找到的切入点正是这些对我而言完全无效的“短板”。

“女生不适合搞哲学”我是认同的，再说搞这些实际上挺无聊的东西干嘛，而“哲学家们都不适合婚姻”我认为是妄言，无数事例可以驳斥这点。康德对自己不结婚这么解释：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娶不起老婆，当我年老娶得起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老婆了（大意）。

兴趣很大啊，但我现在基本已经中止阅读经济了，因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政策、实践都是倒行逆施乱来的，学到的本事全成了屠龙之技，政治倒是一直在了解、研究，以前专注的是政治哲学，现在关注抗争、转型策略和理论了。

瞎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算是女性崇拜者，伟大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但丁、歌德那样，呵呵。 //也有种说法。哲学家们不是“女性崇拜者”就是“女性藐视者”。你认同麽?

张爱玲本来就是辁才小慧，钱锺书这种不世出的龙凤之资看不起她很正常，再说，也有文人相轻的因素吧，钱自认比张高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却远没有张才女出名。

而且，钱的本色行当是学士，写小说是业余的，游戏性质的，在中国，从宋元理学家起，再加上明清之际、清朝的考据传统，就有了学人轻视文人的传统，所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

钱锺书自己写过为文人辩护的文章，不过他这里的文人，可能更广义一些（文字之人），他骨子里还是自命学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鲁迅、胡适（甚至郭沫若）这些时代领军人物，都治学的，所以功力比起一般的小说家、文学家要深厚得多。

洛克实际上很厉害，我读过他的《政府论》和《人类理解论》，一本是政治学方面的开山之作，另一本一举奠定了经验论哲学的传统，而且，他的写作条理清楚，明白如话，唯恐读者不理解，对于哲学初学者来说，非常值得推荐，他论教育的书也很出名。

像莱布尼茨这个憨货的《人类理智新论》就是为了批评反驳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而写的（两套书都很厚，有上下册），但很多方面我以为是不着调的隔靴搔痒，或者理解错误，或者驳斥不怎么成立，这些我都有阅读摘录或者标注，但整体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意义不大，就没更深入详细研究。

罗素的这句话我没读过，流传更广的是怀德海的说法，西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实际上这话意思不大，不过说的是哲学理性论、经验论两大源流，而更早的亚里士多德也有很多经验论成分的，哲学演变到19世纪，就相当繁复了，不是两个代表性哲学家就能概括的。

罗素在数理/逻辑哲学上有自己独到的成就，但他泛论哲学、哲学史的那些，或者浅，或者荒唐、偏见太深，没必要当回事。

红楼梦研究谈不上，就看过一遍而已，后来断断续续温习过某些章节段落，四大名著里我最喜欢的是《西游记》。

我现在读书通常都做笔记或者标注，不过我不会像他（钱）那样经常反刍温习，总结提炼，我读过就算了，注重的是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

红楼梦自然写得极好，不过我不专业研究它，又有很多别的书想看，就没时间反复揣摩了。

补充修正：

@ Emuyi Yi - 那句话在我们仨 P121 里有，是钱说的——来自百度贴吧的一个人。我手头没有杨绛的书。 vivo 可以查证一下。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锺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谢谢你指出出处，这是杨绛的引述，我以为不足为据，或者是一时戏语、借题发挥，就被杨记住当真了，我很难想象钱锺书真的这么想，还把它写在自己书里留作证据。

——杨绛比起钱，笨了些，所以在钱逝世后出的书里就有些纰漏，像《走到人生边上·镜中人》里对阿姨的鄙夷刻薄心态，很不符其夫妇二人素来试图展示出了的宽厚温和长者/学人形象，要是钱还在，必然要替其修改把关。

——不过这里我的确失察了，没有把验证、检索范围扩大到杨绛的作品和别人的回忆录。我读过《我们仨》，可没记住这个细节，我比较喜欢钱锺书，但远不是范旭仑那样的专业研究者。

2012-1-11

这我早谈过了，哈耶克的想法是对冲共产主义极权威胁的产物，对所谓的自发秩序强调过甚，污蔑理性设计，是对人类智识的整体贬低和对世界史知识的不忠，理性设计没什么不对，错的是错误的、自认为理性的“理性”设计，而且，经验和理性是互动改进同时使用的方法，并不那么壁垒分明。

再一个，哈耶克太罗嗦了，本来几万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灌无数抄袭拼凑来的常识搞成皇皇大作，令人生厌。

很多所谓的理性设计，实际上不是理性设计，而是设计者/主导者的权力、利益考量，甚至宗教式狂热、各种迷信的产物，再以暴力和欺骗来裹挟强推，即使出现实践偏差，也因为权力、利益的固化和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无法调整，于是一条路走到黑直到崩溃。

理性设计的一个伟大典范就是美国的民主政治，领导人、参与者比较坦诚、公正、无私，真正考虑民众的自由、权利和福利，即使出了差错，也能依照设计良好的规则来修正改过。再比如说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很难说它是自发秩序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少数人主导的理性设计。

在理性设计中考虑道路依赖，我以为是常识，没啥可讨论，而且，人的适应性、可变性极强，即使是丕变，只要对（每）个人的自由、尊严、幸福有促进，能让他们免于匮乏和恐惧，都应该欢迎，管它是自发秩序还是强制推行，废除奴隶制度和颠覆极权统治都应该这么看待。

像北朝鲜，如果金家王朝突然崩溃解体，自发秩序能演化出来啥好结果，军人政府还是另一个独裁者上台（比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不如美韩军事占领，接管政权，辅导设计一个比较优良的民主政体，待十年八年，政治巩固稳定后，再撤军，归还完整主权，像伊拉克或者阿富汗那样。

只要比以前强了很多就是成功，没什么事（特别是国体、政权变更，经济-社会-文化彻底重构这么复杂的事）能一蹴而就，不稳固的民主制度，彻底倒退都有可能，别说前景不乐观。

哈耶克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对破除人们的迷思还是颇有价值，比如冷战时期的欧洲以及80年代90年代的土鳖中国学界，但总体上讲，他的思维/写作质量不高，立论不够严密公允，都2012年了，没必要推崇过甚，蚣党极权一看就是狗屎，人人都知道，犯不着绕一个大弯子捆绑学术名流来说简单的话，而且，天天重复说狗屎就是狗屎（还错误漏洞百出）本身就是言说者自己弱智、没有创造力的体现。

2012-1-11

书海纯粹傻逼，铁杆毛粉有几个，他们又做出了哪些令人瞩目的大规模抗争，访民、拆迁户、退伍军人、知青、新塘织里民工、乌坎海门村民、番禺大连市民、罢工工人是毛粪？根本就不成气候，主要只是积聚在有限的几个网站抱团取暖放嘴炮而已。

书海这个傻X智商低的另一个表现是把打破ESS这种陈词滥调说了N次，不厌其烦，再也想不出来点新的，无限自我重复，而且ESS严格来说只适用大型生物群落，因为它们的智能、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不足，而人类群体行为是可以激变的，不依赖生物遗传和本能。

再者，突破党国专政体系，颠覆其稳定性的扰乱因子早已出现，不然十年维稳在干什么，只是都及时被扑灭，能级量级不够，不成气候而已，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ESS（进化稳定策略），那么有效对抗的方式就是抗争行动的普遍模仿策略，大连模仿厦门，织里模仿古巷、海门模仿乌坎，钱明奇模仿杨佳。

呵呵，书海和叶隐、萧瀚一样都是些低智虫子，不值一驳的地方比比皆是，很多时候别人推到我面前我也假装没看见，哪有时间、精力、兴趣去一一驳斥，都是些巨鲸帮喽罗，胜之不武。

南都的采访报道按理说属于韩寒的危机公关行为，可实际上不但没有扳回一局，反而成了韩寒（+南周系）傻逼、猥琐的再一次自证。

时势异矣，10年前、甚至5年前这样的姿态/立场也许能摆平，能让很多人信服，可现在是分裂的世界，立场分化、极化，像在一个巨大磁场里的磁针，你可以指南，也可以指北，指东指西或者假想中立，都是错乱和荒唐，都要受到批评责难。

也没这么夸张吧，他（余杰）主要是写文章，在哪里不是写呢，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象征意义实际上不大，再说，打倒极权还真不是几个符号式的知识分子标杆干的，何况他现在已经过时了，落伍了，跟整天神神叨叨的王怡也没啥根本区别。

国内天天被监管着，甚至不时迫害折磨，没法做事，去国远离也不失为良策，没道理反暴政这种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长久艰难的任务被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承担着。

余杰的文章，我主要还是上世纪读过一些，激情、义愤很足，政治正确，可真没看出有啥太多智商、学养与才华，文人现在越来越短命，吃点青春饭，昙花一现，被捧杀，迅即被棒杀，供后来人再写一篇伤仲永。

韩寒这种假塑料花，本身就是全面消费社会里媒体合谋炒作的泡沫，余杰却是的确有点勇气和写作才能，主要靠自力杀出的黑马，而且，余是受过正规大学熏陶、训练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底气厚，水平稳定，像他这样再不堪也不至于成为绝对垃圾，韩寒就很难说。

MD，傻X这么侮辱柳永，他一生穷愁潦倒，至死也不过当了个微不足道的屯田员外郎，而士子与歌妓唱和，在当时极为普遍，竟然成了“以嫖扬名当时，他是朝廷命官却天天泡在妓院”。柳永写词蔚为大家，自创慢词，名扬天下，于是（以歌舞为业的）优伶与之往来甚密，其实质不过是著名词作家阎肃、黄霑、方文山跟宋祖英、梅兰芳、周杰伦的交往，阎肃有没有嫖宋大妈我们很难知道，就是睡过几次，那也是自愿，方文山跟周杰伦也天天在搞基吗？

我早说过，正儿八经读书的话，国内当代作者能不看就绝不要看。即使像秦晖、刘瑜这些，对比下萨利托、诺齐克或者林茨，他们无论在学养、智力还是写作水平上都有明显差距。

呵呵，就是我不大欣赏的亨廷顿、福山之类，也比国内这些土鳖学者强很多。

福山还是颇有想法的，虽然有些论调很勉强。

德里达很怒福山，在《马克思的幽灵》里把他臭骂了一顿，当然，德里达一直愤青，《论文字学》对列维-斯特劳斯就劈头盖脸收拾了一通，可如果你实际看过斯特劳斯的《热带闲愁》的话，就觉得他太小题大作了，斯不过写游记的时候顺便发表点人类学-语言学感慨而已，根本不是重点。

2012-1-14

【@书海飘香：推演：极权谢幕，自由派掌权，边疆分离主义狂潮兴起，自由派采取绥靖政策，分离运动推动民族自决，以此作为独立的合法性基础，自由派的软弱无能引发主体民族的强烈反弹，宪政危机全面爆发，自由派全体引咎辞职滚蛋，强硬派上台，追究政治责任，将它们投进监狱，派兵进入新疆，战争爆发，国际制裁中国。】

呵呵，书海这种蠢猪读书太少，心性卑劣（在此是构陷），其实比如看下林茨论西班牙、捷克、苏联等转型的内容就知道该如何处理此类问题了。

在很多民主宪政国家都存在种族、边疆分裂问题，最终会是什么结果，要看你怎么应对，西班牙苏亚雷斯等处理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独立运动就比较高明，而像捷克的哈维尔，属于没有从政经验的幼稚文人，自我标榜反政治，不拉帮结派，于是地区政党领袖坐大，鼓吹民族主义，国家一分为二。

说这些，预先假设主事人、普通民众喜好大一统，遵从既往的国家地理版图。我倾向于、但并没有这种偏好的强烈执着，如果国事糜烂，蚣匪对藏维欺压过甚，他们反弹过大，怎么羁縻也无济于事，四分五裂也没啥不好，蒙古分裂出去了，不是比我们早一点实现了民主政治，更遑论港澳台。

再评论下，无论哈维尔本人，还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各自分开）的民意调查，都是主张国家不分裂的，采取联邦制或者邦联制，但后来，还是解体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这跟哈维尔本人的政治无能/低能（比如议会架构、政治议程设置、领导党派组织等）有很大关系，道义崇高，人品高洁，思想深刻，写作才华出众，并不意味着你必然就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政务处理，跟其他能力一样，都需要长期的锻炼，可哈维尔，差不多是直接从监狱里被架上总统宝座的，自然不能和老辣的苏亚雷斯等比拟。

整个总统任期内，哈维尔好像还可以，如上的点评主要指他在国家分裂问题上的处理。

主要是澄清一下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给foer们看，书海这类不学无术、见识短浅、思维狭隘的蠢材无可救药。

花格子（KMT）党棍编造这种不入流笑话的目的是抹黑不知所云的自由派/启蒙派，而且此蠢驴既没有社会科学意识（比如你这里说的汉维人口比例，区域-阶层分布），也欠缺必要的洞察，藏人、维人闹事，跟内地的骚乱一样，主要是因为不满、反对蚣匪统治，官民内战（因为汉人当官的多），而不是缘于啥种族、民族冲突。给予充分的自治权，利益照顾（甚至偏斜），尊重其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平等对待，不仗（汉人）官势欺压剥夺，实际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联邦云云想得太远了，极权政府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呢，可以有一些自治区，比如港澳台、西藏、维吾尔、内蒙、宁夏、广西，江浙沪、东三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有啥必要各自独立、另行一套？

这你多虑了，高质量的民主政治里没有谁能成为极权力量，都要被限权、分权。

分裂是没什么特别不好，但必然会增加很多麻烦和内耗，比如边防，领土争端，货币、法律不统一，人财物流动受阻，所以欧盟才会推进联合。

不说别的，比如我要去西藏旅游，办理签证，换汇，在边境安检，就很讨厌。

你这都是瞎扯，牛头不对马嘴，我说的民主政治里的理想状况/可选策略，极权在哪里？原来统一就统一、原来分裂就继续分裂，这是路径依赖，没有大问题的话不遽然改变有利于降低各种成本。

还是纠缠不清，极权不倒，就不会脱离，必然是镇压，极权倒了，也就不存在脱离极权的问题，而且，实际会怎么发生、演变，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就只能设想下理想图景或者可能选择。

美国的联邦，最开始其实是邦联，这跟当时的形势及以后的演化路径有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大国必然如此才能摆脱极权，像印度，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差劲，依然是比较稳固的民主政体。

瞟了一眼，书海傻X在咬莫之许，不过他被咬是活该，其语义表达的严格性、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切除能力在我看来并不过硬，自然，书X更是2B。

莫之许指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常常是书X一个人的问题，并不能代表所谓的国粉群体怎样怎样，而且集体主义、传统主义、民族主义有很多层面（道德、文化、政治上，乃至社会生活和经济），如何导致专制主义（主要是政治上的概念）需要概念-语义辨析/分解和进一步详细论证。

他自然要比啥苏博士、萧虫子、叶2、书X高明很多，但还没有达到密不透风、无懈可击的程度，极难批评的人我目前在国内只见到一个，那就是哥尼希，可他找不到人，也很少谈政治话题，那还是去参考下莫之许好了。

腊月猪头（自称五岳散人者）这sb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历史上政治黑暗、统治者荒淫无度，同时民众也放荡的年代比比皆是，只是到了现代，基本上极权主义统治都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而此意识形态少不了清教徒色彩（否则怎么感召人），于是必然公开与性爱为敌，而极权者自己，当然不受束缚。

所以中国现在的极权专政是三重锁死，既得利益者拒绝让步，庞大严密政党组织的控制能力，意识形态的紧箍咒，土蚣不倒台，妓女公开化合法化是妄想，可以有社会主义名媛，不会有社会主义名妓，谁能这么大张旗鼓自扇耳光？

呵呵，我骂他，还不是因为高下深浅的问题，而是因为知识错误、不懂装懂，“历史上所有……都是”、“盖无例外”岂是他这种不读书的媒体傻逼混混敢讲的？

2012-1-14

老赵（赵汀阳）的功力、洞察力还在，但玩政治哲学，走上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一途，客观上就是在为现极权统治站台，至于周濂，就我略微浏览过的几篇文章以及微博来看，还真不知道高明在何处。

周濂当个合格的甚至优秀的哲学教授没问题，可欠缺创造力，也没深刻的洞察。

陈嘉映类似周濂，而周国平，纯粹土鳖，最受无知文艺青年和中年家庭主妇欢迎。

他的专业是哲学啊，特别以早期翻译、阐释尼采出名，后来写糖水式的所谓哲学感悟，再后来就有了《妞妞》等，据说，他老婆就是被陈嘉映勾引走的，呵呵，你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来问我，真是神作。

鉴别、评论哲学家/哲学教授，我们这一代里最有资格的就是chaque跟我，可以去瞧瞧chaque的见解：“来说说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5个当代中国哲学家吧！”http://t.cn/z0gLwMw

呵呵，这是为了损周国平和刘小枫才玩的文字把戏。

除了那些常在文化界、书刊上、网络上抛头露面的思想-理论-哲学从业者，我连国内知名大学哲学系现职教师的名单都翻过（chaque更不消说），我们又长期读哲学，评价会更全面准确客观些。至于犀利毒辣，见血封喉，又不是诸等本身混在哲学圈里的土鳖们能比的。

邓晓芒是个土鳖，狭隘偏执，不值一论。经过chaque和我的会审，完全可以拿来做盖棺定论。

傻兮兮，好像你还有更高超的见解一样，你看过几本哲学书，又对国内哲学圈了解多少？

他们的看法说法，都是被我收割权衡了的，非但如此，我连陈嘉映、林国荣等的讲法都考虑过，再说，是你清楚还是我清楚chaque、陆兴华、张文江等的底细？如果还不行，你去问问周濂自己，他认为老赵牛X还是本尊高明？

比如说，赵汀阳的书（连同论文）我基本都看过，你读完了吗？即使你读过一些，知道如何在古今中外的哲学谱系里定位，你定位的依据又是什么？

除了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还真没啥人值得强烈推荐。如果嫌不过瘾，自己去读巴尔特、德里达、齐泽克、德勒兹，但怕你适应不了。

何清涟文章里陈词滥调多了些，问题不大。像地方债务延期/违约，要看欠谁的钱，如果大多是从银行里借的，会引发啥群体性事件，还要看比例，301亿算啥呢，直接上纲上线到央行发钞，通货膨胀，完全是妄谈。

艹，看来我说于公公有了点jj为时过早，不知道幕后尚有交易。那么于建嵘公公离开weibo的这番慷慨陈辞基本上就等于无耻。哈哈，这给了我一个教训，公公永远是公公，别轻易信他装出来的假JJ。

在博弈论里，有个经典的命题，就是本来两头分别摆摊的小贩慢慢都会向中间靠拢，因为都想除了护住自己的基本盘，也拉拢摇摆不定的群体，浸蚀对方的领地，逐渐演化，实际上二者（两党）区别不大。（——国民党是从一党威权体制转化过来的，代表财团与中产阶层的右翼保守主义，民进党则发源自过去一党专制时的弱势群体，基本盘来自律师等知识分子与南部草根的结合，似乎左翼色彩更为浓厚。但在现实政治中，为了争取中间，两党政见其实是日益趋同的。）

呵呵，这些公公公知爱惜自己的粉丝以及体面，胜于真追求自由、民主，与极权战斗，我无所谓的，还经常驱赶脑残foer。

言论自由怎么争取，不是跪求，不是等待施舍，而是所有人、大多数人像真的有言论自由那样无所顾忌地说话，传播信息，删不胜删，防不胜防，于是党国放开言禁或者不放开言禁，都没有根本区别，或许就会真的有了言论自由。

2012-1-17

克强甚至应该保护余杰，如果有能力的话，这样不是能反衬出来自己英明神武，我的前任，tmd是个窝囊废，不信去看余杰的书。

组织能力再强，再有号召力，撩在国外，都成了废柴，美国总统岂不更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还有无量人财物可以支配，能耐蚣党何？

窑洞党要像你这么脑袋简单，早垮台了，陈卫、刘贤斌的国际影响力能和胖子，甚至余杰比？要考量的因素复杂得很，也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内部博弈，岂是你说的组织能力、活动之类能决定的。

1993年，秦永敏他们就搞过《和平宪章》，内容和结巴的那玩意大同小异；像安门天母亲，实际上阿根廷早就有五月广场母亲（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我不是早说了，不管你有啥组织能力、号召力，赶到国外就是废柴，国外的那几千万华人，过着自己的安逸日子，零零散散，有多少人会奉你为首领铁心反蚣？

这跟网络一样，你在推特、轮子网站怎么讲，他们管不着，也懒得认真理会，有墙挡着呢，国境线可比GFW严密多了，他们真正担忧的是内部溃烂，癌症扩散，于是靡费无数人财物删帖、发禁令、维稳、镇压、监禁，而捣乱人士，是放是留，并无明显的规律，有各种复杂因素，有时仅仅是九头怪的一时心情而已。

在话语的斗兽场上，辱骂、污言秽语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工具，我认为其作用类似于实际政治博弈中的自杀式袭击，骂人者被人目为没修养、没文化、品德不高，而被骂者却是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情感刺激；很多被骂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属于强势者，趋于保守、反动，弱势群体没办法，可有数量优势，于是纷纷发动不对称攻击，超限战，有论说能力的人从道理上予以驳斥，而表达能力欠佳的人，不断以脏话侮辱，表明立场，恶心对方，挑动刺痛其情绪。这样的策略对绝大多数知道基本是非知羞知耻的人是有效的，而胡锡进、司马南、染香、笑蜀等人渣会完全免疫，不过也没关系，其他旁观者看到此类场景会引以为戒，会尽量避免遭受同样境遇，而自觉与不讨好的立场/观点拉开距离，起码可以忍住不说，于是整体上就保证了一个庞大舆论系统均衡、公正和健康，就像不断的自杀式爆炸，会迫使执政当局调整其政策，而普通民众也会因此再次反思自己的立场。

骂人、说脏话实际上对使用者本人有什么伤害呢，只要你能摆平自己的立场，把道理说对，聪明、open的人根本就不会在意，最多是恶心了那些假装体面、优雅、上等、教育良好的土鳖2b，这些人事实上都是渣，根本就不用在意。

这种骂法还是比较高级的，我最爱用，点透道理，同时夸张用词，强化修辞力度来辱骂，从论证上说，他无法反驳，要乖乖承认，可从情感刺激上说，他非常排斥，于是就会很难受。

不谦虚地说，陆sir骂不过我，因为他逻辑、语义、观点、事实锁定能力差，打的是霰弹，狂轰乱炸，而我玩制导导弹，外科手术式的精确切除。写作能力、修辞水平上，包括知识储备，我们差不多，他厉害在激情和引述-创新能力上，我自感不如。

还是以陆sir和我对汪晖的攻击为例，他骂得再厉害，再滔滔不绝，人家可以说他是泼妇骂街，不予理睬，而我出招，挖出不容置疑的铁证（还被人纷纷引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羞骂如潮，汪晖帮的老脸就彻底搁不住。

这是猜测，却没法彻底坐实，要更高段地坐实或否证需要文本学家来分析用词、语调、句法、风格、写作习惯等，它超出了麦田这个网络混混的能力和语言感受力。

也就是说，像研究红楼梦后40回跟前80回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一个人写的一样，反复研读揣摩，熟悉了可信的韩寒文本的特征之后，再跟可疑文本细致对比，语言敏感度高的人很容易能觉察其间的差异，我抓汪晖抄袭，就是这么玩，非常准。

文字高手刻意伪装，或者仅仅风格尝试，是可以有不同文本特征的，很难鉴别，可韩寒这种傻X，就算有路金波、韩叔叔此类混混帮忙，也水平有限，如果作伪免不了露出马脚。

是这样，网上的即兴问答，最考验一个人的功力，有货没货，一遛便知。

2012-1-17

谁这么说的，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罪恶，也主要指生产资料/资本的私人占有，以及由此引起的剥削，而到了马列毛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践/试验，住房、家具、衣饰等这些生活资料实际上也是私有的。洛克还说私有制是幸福之源呢。

私有制、公有制都是陈腐的概念，对应于农业、工业化时代，因为主要的资本就是土地、矿产、厂房和工业设备等，可以以明显的形式排他性私人占有，而到了现在，第三产业发达、知识经济兴起、金融业繁荣，土地、制成品这类东西实际上都在贬值，仅对少数人有绝对重要价值，而一些不可/不易剥夺的资本，房产、知识、技能、社会关系和地位、股票与存款，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且密切交织在一起，也很难说以显明的形式属于“私有”（比如你的存款，其实常常是企业家在用，而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必须有别人来上班），不过，为了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划分清楚产权绝对必须。

因此，我觉得现在讲这些没啥意义，说自由、人权、尊严、体面好了，在农村，你就要有房子和一块土地，在城市，你要有住房（或能够通过几年工作买到房产）和/或交通工具，以及必不可少的谋生技能，如果你能力强，可以很容易自己创业自佣或做资本家，万一你啥也没有，提供社会保障。

呵呵，我不是说了让你去看洛克吗（具体《政府论 下》），而且，所有标准经济学基础教材都会在开始讲经济人/理性人假设，有些还会提到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 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什么私有制，万善、万恶之源。

万恶、万善之源是一种还原论的思想方法，可实际上人类社会之复杂，演化流程之漫长，是无法还原的，你删减了的东西也许正是本质所在，这就像把人分解成氢氧氮磷钾钙，或者质子中子电子，是无助于理解人本身的。善恶是道德评价，和财产的归属/所有制给定没什么必然关联。

而且，这常常连思想方法都算不上，而是偷懒，文学抒情，或者意识形态灌输。无论在原始部落/氏族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它们有公有制有私有制，可善恶此类道德问题都同样存在，只是各个体系内评价的标准会有不同。

凤姐的这些政治微博不是别人代笔就是什么地方抄来的，她的写作能力也就是零碎的短句子，没法写整块有条理的论述。不过无所谓，我欢迎此类正确了的政治投机、炒作，此道理也适用宋祖德。

抄也不是说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而是照着别人的话描红，转述其意思。当然，这也可以说不是抄袭，起码比汪晖、朱学勤强。

韩寒傻X如此低劣的水平，实际上谁写出来的不重要，他是一种当代消费-媒体-娱乐现象，我早解析过了。

你这是瞎说，论及写作，梁启超的智商比胡适高很多。

无论他那些酣畅淋漓的杂文还是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都颇有洞察，能给人启迪，而胡适，索然寡味，有很多学术判断还是错的。

比起胡适，梁启超肯定更靠谱，你对照下他们两个人开的国学书单就会很清楚。

哪里有韩寒郭敬明火，胡适比较适合那些自由派低智人士的心脑发育程度和政治正确，可读梁启超，就要有点古文/国学基础，他的政治倾向，也颇有问题。 （//貌似胡适比梁启超火的很啊，亲。）

你读读他的书就知道了啊，推荐清代学术概论，不长，很清晰，他谈历史、佛学那些，虽然也不乏识见，但总体上已经被当代学界超越了，不专门研究，没啥太大价值。

怎么看待佛学问题太大。入门可以先读赵朴初、汤用彤/任继愈，舍尔巴茨基也很厉害，这些泛论的书我看得不多，直接读佛典去了。

梁的古文很浅白。

汪晖、刘小枫智商太低，读再多书也没用，而且我认为他们读书不一定多，他们是翻书。读书多还是有好处的，呵呵，像我就比刘瑜读书多，所以我能秒杀她，她秒杀不了我。

第一，你要资禀佳，其次要多了解社会、生活，第三，才是读书，这样能形成一个正反馈关系，不断地自我提高精炼，否则，读书多只是强化了自己的偏见和迷乱。

对我来说，文史哲，政治、经济和科技，乃至宗教，都是要打通的。所以像莫之许这些，谈时政他是聪明人，但在广泛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上，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啥人文社科话题甚至自然/科技都能沾上去说两句而不外行，微博你也混很久了，发现了多少这样的人。

是的，我以为在国内谈经济这些没有意义，微博上我也很少讲文学，可我从小就是文青，而且读过文学科班。

2012-1-17

你这就幼稚了，花格子国棍这是为了笼络人当帮主。

他跟叶2b一样，都是有帮派，没原则没是非之人，贬低或者吹捧，要看对他是友是敌。

叶2对于公共话题还是有些一以贯之的想法的，但牵涉到帮派，私人关系（是友是敌），一些可能潜在的利益，就首鼠两端变得猥琐起来了，没有鲜明的原则。

哈哈，叶2、书X真猥琐，把气撒在别人身上、在背后嘀咕，直接向我发难好了，我素来欢迎任何干脆利索的批评攻击。

傻B呗，因为我说织里骚乱那种情形即使砸了几百辆路边（无辜的）车也是正当的，他就大做文章，谈什么自然法，给我和MC安上此类奇怪的名头。此蠢货命名能力极差，像他嘴里的什么（伪）启蒙派，也是不伦不类，大而不当。 （——花格子一直称你为光头党，不知这个雅号是怎么得来的？）

哈哈，是啊，他在努力学习我的文风，可我的文风有无数种，参见我的博客或者豆瓣日志，不知道啥时候他能学全。

看到了，两个贱人而已。叶2可以说说自己的【（恶）法】此类文法，书X讲讲自己两个现已被删的长微博。我推荐@没资格爱宪政为我指控书X的证人。

@没资格爱宪政即以前的什么20岁姑娘爱宪政 ，不好意思的是我以前臭骂过她，因为她偏向叶2书X攻击过我和MC，于是我狠下辣手，我认为从情感、心理倾向上讲她没理由偏袒我而攻击书X，她的话比较公正。

【@没资格爱宪政：他前段时间写过一长微博，大可以作为抄袭你文风的证据了（40分钟前）】【2012-1-14： vivo九十七世：回复@没资格爱宪政:书X倒谈不上抄我文风，主要抄的是内容，叶2是抄文风，MC早评点过了。】

书海这个傻X又在污蔑意淫，无条件推崇莫之许的是苏博士，MC和我都对他有所保留，他即使把莫之许打倒（何况他那种低级的打倒也很可疑），能动我的一根毫毛？我上一个账号就给书X上过课，当时他这种睚眦必报的货色怎么不来驳斥？

还有，他这种低级的文学化比喻攻击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有兴趣深研的人可以去参考下我的随便涂鸦之作：【回复“秋花惨淡”】http://t.cn/z0gkSF6

哈哈，对极了，这就叫厚积薄发，牛刀小试，像那些我们天天讥讽的低智虫子（虽然好像颇受推崇），读书不多，读书不通，同样也没有这个水平，只能断断续续挤牙膏式地拉羊屎蛋，还言之无物。

【挤牙膏式地拉羊屎蛋】是什么修辞手法，书X叶2会用吗？哈哈。

苏博士又在妄论，你我只是没叶2书X那么罗嗦罢了，讲过的话一般不肯再谈，他以为我们不擅长思辨或没有洞察。

像我批判公公公知，总论过，以笑蜀 麻雀为例演示过具体手法，然后就觉得索然寡味，不再继续专门斥责这些蠢货，而叶2等（包括莫之许），在这上面纠缠一年有余而兴味不减，翻来覆去说自己的车轱辘话，非常无聊，他们的批评，总体而言没有超出我的纲领性论述，只是各种变体和细化。

还有像怎么看待领头五毛，怎么对付他们，我一篇长微博，以及针对吴法天和林岳芳的话语/行动就已经演示清楚，其他无尽的纠葛，对我而言，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是不是擅长思辨、有没有洞察，在上微博之前，你我都有大量的文献记录，而且在微博上的表现，你我谁也不输，只是你我没有凸显自己、苟且求名求粉丝的欲望，更爱转发敏感消息，而不是说没有技术含量的废话、重复话，于是在迟钝之辈的眼里反而是萧虫子、叶2、书X胜出。

【@CKMT123： 光头党MC从老子这里看到了ESS这个名词，回去GOOGLE了一下，把那些东西复制粘帖，继而把它们意淫的10万20万暴动牵强附会的说是ESS的高级版，然后污蔑老子说是抄袭它们，有这样的活宝，这世界很欢乐】

——干你娘，实在看不过眼，你这个满口谰言的sb去读读MC的文章 http://t.cn/z0eC8z6 ，看他是否需要从你这里学习ESS这个名词？

——书海这个龟儿子真他妈没出息，连我的98世也拉黑。

书X这个蠢B太低级了，两三个回合就让他不可挽救地丢人现眼。

2012-1-17

【@赵楚：马恩思想就够扯淡的了，基本是尼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混合物，问题是中国还搞出来所谓一分为二，黑格尔将辩证法也是正反合，是一分为三啊，这个一分为二从哪儿分的捏？简直莫名其妙，竟然被奉为圭臬。K！】

赵楚这个不学无术的傻X又在妄谈，你去查下马恩的生卒年和尼采的生卒年，马克思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尼采还是受精卵，尼采从来没谈到过马克思，就我所见，马克思也从来没引述过尼采。

尼采在疯了（1889年）之前，除了一些师友，极少为人所知，而这个时候，马克思早死了（1883年），恩格斯也没几年好活（1895卒）。马恩思想的来源怎么可能是尼采？

艹，都是看点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的唾沫就在微博上喷，我也不是专门去找他麻烦的，别人转他评论赵2b的言论，我就顺着点开看看，马上瞧见这个大脓疮。//@michaelchen：这些蠢蛋的基本问题，都是知识训练不过关。

傻X还把我的回复删了，估计已经拉黑了吧。

他就是这么个猥琐角色，我了解得很。//@michaelchen-XVIII:你太英明神武了，你话没说完，赵楚就删帖了，哈哈哈哈。/@vivo九十八世:留下证据，防止赵楚2b删帖。

马恩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尼采又影响了那些人，都是基本的人文常识，都搞不清楚在乱讲，怎么不让人笑话。

傻X讲黑格尔的部分也是错的，合是对正反的吸纳与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合再与更高阶的东西结成正反对子，再去合，对某个特定的事物/对象而论，分解为二恰是对的，合则是事物/对象本身，包蕴着正反之二，黑格尔一分为三完全是扯淡。

中国有人专门搞一分为三这种东东，还有专书（庞朴《一分为三论》），但跟黑格尔的本来思想，没什么关系，即使扯上，也是牵强附会。2b搞不明白黑格尔（即使别人的转述研究），更没看过（看懂）原著，就来瞎喷出乖露丑。

2012-1-17

【赵紫阳】：洪洞县里无好人，作为蚣党要员，早期（尤其49后）的血他手上也沾满了，文革后10年，则是邓屠夫的家奴、走狗、工具而已，关键时刻出了岔子，没跟紧，不好使，被一脚踢开。如果窑洞党平均在地狱的第十层，他算乘东风之便（邓的政变之东风）赎罪忏悔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五层第二层，依然是待罪之身。

八九之季，他算守住了底线没有协同作恶，然后被窑洞党清除，相当于一群强盗杀人放火，其中一个匪首突然良心发现，退出了行动，消极不作为，然后被群匪认为是叛变予以囚禁，法理上讲，不具有什么伟大性（从而能将功补过），抓获后依然要治罪。

一批异议人士中的2b把赵抬得很高，我以为是斯德哥尔摩症的表现，歹徒群体当中的一个头领某一次没屠杀我，还因此被匪帮怪罪，缧绁入狱，那我就对他感恩戴德，好像他（他们）劫掠屠戮人民是正当合理的一样，而不劫掠屠戮则成了人格伟大、道义崇高。

2012-1-17

【@CKMT123：那个光头党，以前是我的粉丝，经常在我的微博里跟帖，说些很幼稚的话，我基本不搭理，比如国民党失败是因为没有土改，所以没有赢得民心，从而失败。贩卖这种教科书言论，被我嘲讽了一顿，自此心生报复，整日缠着我要决斗，它很想获得我的认可。】

哈哈，书X（@CKMT123 ）这个艹他妈的不要脸贱货又在诬陷，我早期fo的人不多，好像fo过他，是因为把他误当成灵魂飘香女士，但马上发现不对，就解除了关注，后来我在别人转发里看到有人谈蚣党取得政权问题，我说土改是重要因素之一，绝不会弱智到认为是唯一或者主导性因素，如今在书X的嘴里又成了啥？

灵魂飘香我愿fo，是因为我读过她受难的文章，心下敬佩，又因为转世混乱，常会改名，所以初来乍到搞错。书X这种蠢货，瞄两眼就知道低级，有啥值得我关注、成为他“意淫”的粉丝？他这个土鳖，看了我一年微博，却只能三四次都拿土改云云攻击我，实在不入流。

我微博账号被删了百次，绝大多数8月份之前的内容都没保留备份过，同样也是因为屡次被删，就不会特别在意fo谁不fo谁（比如我现在一律反加关注），所以如今也记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加书X关注，到底是加了书海飘香还是灵魂飘香，没料到书X这贱货掐架失利，竟然把这些陈年旧货搬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真是搞笑。

不过我绝对可以保证的是，我完全没可能因为倾慕书X的狗屁不通学问而成为过他的粉丝，最多是因为误认（误认成灵魂飘香）而加过他关注，但应该很快就unfo（因为我素来觉得国粉都是狗屎），或者因为我账号被删而解除关注（一个账号平均只有三天寿命，一直如此），就这，也能让书X意淫到高潮？

关注不关注对我来说是很无所谓的事情，我一直没有自恋到说我的关注者就是我的粉丝，我觉得很肉麻，我通常只会说foer，有人关注我也许是为了趁机找我碴，而且我也知道有国宝自3月份起就监察我的网络活动，他们说不定也是foer之一，按照书X傻逼的逻辑，意欲陷我于罪的秘密警察也是我粉丝？

还有，书X捏造的我经常在他的微博里跟帖也是放屁，微博上除了MC，我没在任何人的微博里经常跟帖，谁值得我这么看得起？书海傻逼的那些喷粪舔菊之言我更没有兴趣，我最初对他有了印象，是因为我谈土改的帖子突然被这个虫豸诬陷式批判（我的原微博原账号已删），下作手法跟现在一模一样。

书海傻B，不但智力低下，人品也尤为低劣，为了攻击，不惜歪曲栽赃，我此前已屡次揭发，这回抹黑MC，竟然编造出MC谈ESS也要Google的笑话，马上被我们戳穿，MC七年前就在文章里谈到ESS。

2012-1-21

关于读《二十四史》

2012-01-21 13:47:25

吕思勉：【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在《吕著史学与史籍》（下载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723504.html）中，吕思勉屡次提到、建议的旧史阅读速度是一日一卷，而二十四史共3259卷（据《辞海》，因为统计方法不一，有其他说法），那么按照这个速度要读3259 / 365 = 8.9年。

阅读速度加快，每天读5卷或者10卷，对于一个古文功底不深厚的人来说，你也许就不知道书里在说啥了；古文阅读最高可以达到什么速度呢，在《读古指南》这本书里（P479），作者讲到全祖望为了看极为难得的《永乐大典》，强迫自己每日读二十卷。

自有二十四史以来最有资格说读过的现代人或许就是吕思勉，他旧学出身，历史学家，而且著述累累，就这样，他第一遍不甚了了的阅读也花了八九年时间（15-23岁），读书狂人钱锺书，据我考证，也没读通二十四史，大部头的宋史明史引述极少，中文笔记目录里也未曾见涉猎。

——————————————————————————————————————————

吕思勉：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8047-110756367.html）

我少时所得于父母师友的，略如上述，然只在方法方面；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书记（康先生上书，共有七次：第一至第四书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书未曾刊行），我亦受其影响甚深。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岁，我的姨丈管凌云(讳元善)先生，即达如君之父，和汤蛰仙（寿潜）先生同事，得其书《三通考辑要》，劝我阅读。我读过一两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辑要》对读，以《辑要》为未足，乃舍《辑要》而读原本。后来又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

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

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来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要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当影响；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征、屠敬山两先生。考据并不甚难，当你相当的看过前人之作，而自己读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时，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齐全时，排比起来，自然可得一结论。但是对于群书的源流和体例，须有常识。又什么事件，其中是有问题的，值得考据，需要考据，则是由于你的眼光而决定的。眼光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亦由于学力。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所以讲学问，根基总要相当的广阔，而考据成绩的好坏，并不在于考据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中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请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还会举出几部书名来，差的则不过以类书或近人的著作塞责而已（以类书为线索，原未始不可，若径据类书撰述，就是笑话了）。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笔墨，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此亦是枝节，搁过不谈（此等弊病，非但中国如此，即外国亦然。抗战前上海《大公报》载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极言之）。

2012-2-19

对伟光正、高大全最有效的解构去魅方式就是无情的亵渎、羞辱、谩骂。

当你称呼ta是总设计师、主席、总理时，你是敬仰的，谦卑的，畏惧的，奴颜婢膝的，你的命运便只会是绵羊和肉猪，你叫ta总射击师、面瘫、影帝，你的态度是不屑、鄙视、愤恨、怒火中烧、势不两立，当着面你甚至会唾ta一脸、砸ta一石头，从而也许才有翻身的希望。

2012-3-25

平反本身是个错误的名词，它假定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宰制者，可以随意生杀予夺，翻云覆雨，却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限制与追责，它不是平等的游戏参与者，自由更改游戏规则，决定他人/奴隶的命运，犯下了滔天罪行，却只像倒置了作为客体的桌椅瓶罐，再次放正即可，它的准确名称是认罪归案伏法就诛。

2012-4-24

【@新浪财经：21省超8成1季度GDP增速同比下降——全国已有21个省份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只有河南、贵州和宁夏三地一季度经济增速超过去年同期，其余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下滑幅度最大的是西藏。从全国来看，西高东缓的格局没有变化，其中北京和广东在21省中垫底。http://t.cn/zOlw79u】

——vivo评述

这是否说明，技术/经济的洼地梯度转移重点由 欧美国外——>京沪穗/沿海 改变成了 京沪穗/沿海——> 中西内地？

沿海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欧美日韩台工业生产基地的转移，可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品需要目前中国沿海工厂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即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就转移的速度（相关于出口、投资、消费）就会下降，又因为交通、信息的便捷，为了继续降低成本（土地、劳动力），从沿海到内地以及直接从海外到内地的转移速度还可以继续维持。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大约是12亿，而需要的工业品、可转移的工厂在经济总量里也是个有限的数字，农业、建筑、服务业之类很难异地提供就业机会，于是东南沿海的3-4亿工人就足够？

也就是说，总射击师“改革开放"四字方针里“开放”两个字已经不灵了，你把闸门开得再大，能流进来的水就那么些，没有更多，因为世界经济形势恶化，高位水量还会不增反减，于是日子更难过。

台湾目前的人均GDP在2万美元左右，上海2011年的人均GDP是1.2万美元，而参照台湾经验，其经济增长速度在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之后回落，持续下降，见：http://t.cn/apn5Jy ，甚至有的年份成为负值。

台湾无疑经济更开放、体制更合理、社会更有活力，但对下滑的经济速度也无可奈何，那么可以合理推算，京津，苏浙沪，广深东莞汕头的好日子也快到尽头了。

因为交通、体制、习俗、文化、语言等障碍，这种技术/经济的流通迁移会静止某个合理的落差/梯度上，不会完全抹平，日本接纳西方最早，赶上了第一波技术/经济发展热潮，所以人均GDP能与发达国家持平，而韩国、台湾其次，赶上了1950-7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于是人均GDP能达到一半的水平，中国起步最晚，只有30年时间，还因为体制障碍，国家庞大复杂，于是又要打折，六七成左右，也就是比上海现在稍高一些。然后，全球同此炎凉，你感冒，我就打喷嚏，经济增长速度差不了多少，落后国家和地区会稍快一点。

新加坡、香港是城市国家（区域），地域狭小，因此不与韩国、台湾放在一起论述。

窑洞党早已把所有能用的刺激经济的手段用了，有些潜在的活力不释放，比如国企垄断、土地私有产权、户籍政策，是因为有可能威胁政治统治地位。

好像有调查说中国流通成本在全球主要国家里最高，占GDP的18%。

不会的，人民币大贬值必然导致中国大量进口的原材料燃料等涨价，受不了的，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会在上下小范围波动。

2012-6-25

【民主优先自由】@michaelchenXXIII @莫之许\_ @masavivo三人谈

@汉德法官： 我仍然认为：对于建设一个现代社会而言，价值观的选择应该是：法治〉自由〉民主，非此不能建设一个现代社会，这也应该是我国改革选择的方向。@蓉城阿飞 @倾城 @斯伟江

————————

@mahavivo

汉德法官这个傻逼真奇怪，为什么像欧阳锋练的《九阴真经》一样经脉完全是逆行，每一个次序都是颠倒的，哪一个黄蓉给他背诵了从尾到头的经文？

民主优先于自由、优先于法治、优先于道德、优先于文化、优先于信仰，不仅由于它能够很快运行，也因为它：1）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2）居于各种决策的核心且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强制力；3）由它来议定何为自由，法治的原则、程序、制度架设、人事甄选和保证措施；4）道德与文化只有在这样的优良总体框架下才能健康发展，得到奖掖扶助；5）因为是每个人都参与的政治，每个人的信仰自由才能得到尊重与保障。

民主的优先性紧迫性可以从窑洞党的忌讳打压程度逆推，像自由、法治（制）、人权、道德、文化、信仰等，极权统治者也是经常讲讲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措施来推进，但满足民主政治的构件（比如解除报禁、组党、直选、专职议员等）从来都是不允许碰的高压线。

@michaelchen

窑洞有3个东西不会放手，1 九头怪指挥枪。这保证随时可以动手血洗的根源，也是强抢的所谓背后震慑力量。2 党禁，不允许任何时候有正面对抗的组织，因为其起家，也就13人，一条船。3 报禁，因为成为一个反对组织，除了群体行动，比如教会，还有教义，这也是其起家法宝之一。禁。

由是，棍子，组织，教义，是其深深忌讳的三者。由此，打击组党，打击集体活动，打击武力国家化，打击非法出版。是其最主要目标。所谓信仰，如十字架党，如周日崇拜，如轮子，皆因促后2者之忌。至于其他自由、法治（制）、人权、道德、文化，均是忽悠傻逼小知识分子的。

由此，可以解释土匪立国以来，甚至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类敌人，如结巴、轮子、肥仔、维权、饭醉、结社、围观，均或多或者，在这三者之中，更无论那些被打压的，看不见的，比如军队中的异端和内斗。

而基本上，如果动了这三者，就是敌我之争，或者说，是其心中一以贯之的敌人。采用的方式是“镇压”，此时，各种法律、审判、条文等遮羞布，均可随时撕去。 所以，像小资律师斯伟江等，再奢谈法治，均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2011年以来的中东、北非，花事，令到僵尸如临大敌，不惜强力维稳，原因在此。

所以，2011年以来，僵尸心中，只有一条，你们要干窑洞的菊花了，我还能踉你讲法治？傻逼，直接出动各种锦衣卫，维稳，镇压，啥面子，遮羞布都不要了。

所以，人家都把你当敌人了，直接抓进去，83天，73条。你还跟人讲法治，讲自由，讲人权，如冉\*云飞，真是傻逼透顶。

@mahavivo

专制政治，遑论极权，它天生是反自由、反法治、反道德，反文化、反信仰（除了信仰自己）的，平民攻进一卒，它开过来的就是坦克，所以不结束专制，没有民主，一切都无从谈起，或者进一而退三。

极权政治下底线切入都是无效的，在北朝鲜你去试试如何底线切入，中国能有寸进之功，不过拜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代先进科技所赐，从大河大海里渗了些水给小江小河，笑蜀这些sb窃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红蓝铅笔画得好。

归根到底是对普通民众的鄙视和不信任，他爸爸妈妈以及农民、农民工、城市工人含辛茹苦把他这个小畜生养大，他翅膀硬了倒反咬一口。//@路新朋:都是些骨子里害怕民主的蠢货。//@michaelchen:给人人本来应该享有的权利，设置任何荒谬的，无论是以历史、现实、社会、文化、教育、经济水平等为借口的条件，实际上，只不过为土匪政权继续无耻强抢进行合法辩护而已。//@mahaavivo:凡是给明天就可以搞的民主设置任何前提、先决条件、搪塞理由的，一概拉黑。//@莫之许：转任何自由先于民主言论者，一概拉黑。

先自由后民主，即谓土匪依然当道，由他们定义自由，赐予自由，上层政改幻觉也；先民主后自由，则是由参与扩大的民众自己掌握国家政权，定义什么是自由，如何通过宪法、法治体系保障自由，并在实践中改进完善，真正的平民路线，也最符合民主精神。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把解体打倒匪帮政权当作第一紧迫要务。

在具体操作实践上还是有次序的，有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并不意味着你马上就能把法治、自由摆平，但只要民主巩固，通过多回合、无数次博弈，法治水平，自由程度就都能上一个台阶，但从完美理论上说，民主、自由、法治是一步到位的。

智商低就别假装聪明了，萧虫子此类傻逼挑起这类问题，隐含的意思是民众素质低尚不适合民主，否则搞起来就是民粹、文革、民主暴政、法国大革命，妨碍了他们这些上层人、知识人，乃至有钱人和权贵的自由，奇贱之至也。

@莫之许

后极权体制下，如何自由先于民主？权利平等下的参与（也就是民主）应该而且也必然成为突破的动力，这个还需要讨论吗？我对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无聊已经没有耐心了（法治先行的优点没人不知道）。

在专政体制下谈自由先于民主，皆脑残也。（俺也曾经持有此论，羞愧无地）

先自由后民主，意思是政治参与可以冻结，或者至少可可以落后于法制进程；先民主后自由，则是将参与扩大看作最优先，且视为法治完善的根本动力。两者非口舌之争，而有根本之区别也。

普及一哈：自由、法治、权利、宪政，可以看作是一组同义词，看不懂的就不要参与讨论自由民主谁先谁后之争了。

政治权利往往是统治者最后让渡的权利，因此，一般所称先自由后民主，意思就是政治权利最后释放，而先民主后自由，就是要求政治权利优先开放。不要意味这是概念之争，而是有具体次序性的含义的。

进一步限定：先民主后自由，就是先开党禁（放人），作为构建新的政治框架（圆桌、制宪）的前奏；而先自由后民主，就是等待执政集团获得新的社会基础，搭设有利于执政集团的政治框架，然后逐渐开放政治参与。

公允而言，所谓改革以来，人身、经济和文化自由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升，这给予了自由可以渐次扩大直到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错觉（1997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上，30年来几乎毫无寸进，收容遣送废除后黑监狱都可以卷土重来。

2012-7-1

【@宣克炅：感谢民警同志热心地帮我做笔录，我对小偷的恨跟各位有同样遭遇的上海市民有切肤的同感。如果找到钱包，我会把我钱包里的等值的财物捐给需要的人，也不会给贼骨头！你偷走的不光是钱包，其实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安全感！】

————————

@mahavivo

真是sb，你的安全感只限于没有小偷，实际上给人安全感带来最大威胁的是土蚣的专制暴政，你感受不到？

压迫，剥削，对某一部分人的彻底剥夺和排除，不公，歧视，令很多底层国民没有生活保障和安全感，上梁不正式的没有道德、缺乏公德和法治意识，于是谁也没有安全感。

让这些体面人、这些优雅和风光的人，这些小资和中产，这些沉醉在和谐社会优美景观里的肉猪没有安全感，被意想不到地伤害和剥夺，被恐吓，被骚扰，这才是正义，一种货真价实的深层的安全感，把他们绑在冲下桥梁的高速动车上，送进被“劫匪”绑架的新疆飞机里，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迫使其觉醒和尖叫。

一艘失控的船，被蚣匪绑架劫持了的船，正在撞向巨礁，正在沉没，这就是真相，而“新疆”小偷、Z焚zang民、打砸烧的川渝民工、上访者、抗议的复退转军人、政治异议者、香港的50万游行人士，正是首先感受到了危险、发出了警示信号的人，他们表征了不安全的普遍存在，是不安全的症状，而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和肇事者。

因为自己被偷钱包，才激发起你的切肤切齿恨意，让你对这个粉饰堆砌起来的奢华城市失去安全感，胶州路大火、被囚禁起来的冯老虎、屡次被遣送的李天天、那些在市政府抗议的老知青/被拆迁户、虹桥机场的标语、高昂的房价车牌、 每一次伟光正的党代表会议，你是视而不见还是觉得没什么不安全？

有些人偷窃了国家，如王震家族、大鸟家族、影帝家族、吃屎教主家族，偷抢的资产动辄百亿千亿，你不但不恨他们，反而为之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甚至视其为自己安全感的终极保证（党在国家才不会乱，才能保证自己有序地参与分赃体系），而一个小偷，就让你咬牙切齿地痛恨了，寝食不安了，失去了对这个城市的安全感。

对于持有此类价值观阶级观的人，让他们不安、心惊肉跳就是一种义务和光荣，这次小偷只是偷了宣克炅的钱包，我希望小偷下次作案时高明些，偷了他的老婆，让他去民警那里报案都没法报（通奸只违背道德不违反法律），牙齿打碎了和血吞。

呵呵，这sb太仇视社会底层了，而且他的政治/社会感知有误，自私，自我中心，抓不到痒处，是体制养育的脑残典型。

哈哈，劈头盖脸政治、道德批判好爽啊。

2012-7-8

【请教个问题，您认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还是本无善恶？我模糊记得您的表述，说人性就如磁盘，空白而已，写入什么就是什么，反馈机制不同区分了善恶，求证一下。】

1. 这最终是个语言问题，首先精确描述何谓人性，判断方法是什么？

2. 其次是个为了制度设计而推定的假设，比如三权分立是要假设人性恶（不良）的，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形，好的情况自然也能处理。

3. 而专制统治通常要理论上假设人性善，于是君主、独裁者就是慈父而不会是元凶大恶。

4. 人大多数情况下是趋于自私（利）的，但出于自私的目的，可为善也可作恶，根据具体情境来嵌套选择，优良的制度设计就是逼着你去选择做善才能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5. 于是人们普遍就多行善举，久假不归，即使假面也变成了真脸，统计学上说，一个平均的抽象的人 性（本性，本质，实际上依然只有呈现出来的表象）善。

6. 而恶劣的政治、社会体制则相反，逆向淘汰，人们相应的嵌套选择也许多是损人利己的，只有这样才能抢占更多，不过这也只对特权阶层有效，因为对他们缺少制约，社会的底层、普通百姓互相制约和监督，又被中上层压制，想坏恶也坏恶不到什么程度。

别人私信问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理论价值，贴出来微博公开简单答复了。

2012-7-14

#对话富士康模式#

by @mahavivo、@kielboat等

@凤凰网财经：【郭台铭：中国出口衰退扩大 1至3月富士康占中国出口6.7%】郭台铭综合大陆富士康数据和出口份额做出第三个预言：中国出口衰退情况扩大。我们今年1到3月份占中国出口6.7%，去年占5.8%，我一家咧！我的数字呢，并没有增加多少，可是我的数字在中国出口比重越来越高。http://t.cn/zW5ycqp

@理论车间后门:

账是他比温J宝清楚的！

@kielboat:

我看到的是世界工厂在向对岸输血，向亚非拉输血，向美欧输血，剩下孱弱贫困的人民。

@mahavivo:

我对富士康是没有这种义愤的，不要它了，我们要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工商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万科保利房产？它们倒是不四处输血，它们抽血喝血。

@理论车间后门：

的确是让谁来当蚂蟥吸我们血的问题，往上面说是没意思的。

@Kielboat：

富士康的抽血机制，相对大陆本土企业来说，是倒退的，强化了日式的工厂威权。

@mahavivo:

我们也需要经济民主和工厂民主？可问题在于，大陆本土企业，尤其那种官僚化了的国营大企，同等程度匮乏自由和民主，更可恶的是，它们死活赖着骑在全国民众头上拉屎拉尿抽脂吸血，而富士康，它只一定程度禁锢和强迫自愿成为其员工的人，你有不选择被它抽血压迫的自由。

@Kielboat：

没有富士康类型的输血，哪有今天果粉的民主和法统幻觉呢？这些幻觉真是我党的减压器。

@Pantophilus木椎：

富士康其实是台湾和大陆的有毒黏合剂，台湾对内地的经济依赖越深，其香港化的可能性越大，但彻底断奶带来的经济震荡台湾也不一定能承受，它毕竟太小也太近了。

@mahavivo:

最基本的问题，人类生存本身就需要生产，我个人就长期享受了富士康制造带来的福利，而石化、电网、移动通信呢，我认为它们素来是我的剥削者，提供劣质产品与服务，低效无能，垄断厚利。像陆师说的，这是“让谁来当蚂蟥吸我们血的问题”。

@kielboat:

我们的问题还好，可以维持，可是我们中的另一群人，富士康的百万员工才是被吸得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而且丧失任何反抗性，这是我们最为羞耻的。

@mahavivo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察过富士康，我2000年前在深圳的时候，很多人想去富士康而不可得，招聘的地方每天都挤得满满的，它的工资福利比周边大多厂家好。富士康树大招风，有点被妖魔化了。

@Kielboat:

要是再回到199X年，中石油这些都面临破产呢。

@mahavivo:

这么说就没啥意思了，你该在国内到处走走参观下各种工厂，尤其吸纳工人、农民工最多的中小私营企业。

@kielboat:

我宁愿要织里-义乌的民企，而不是富士康这种巨型工厂，只有郭一个企业家。

@mahavivo:

呵呵，我的想法相反，搞一百家富士康式的企业好了，其他都歇菜，但愿也能用更多机器人少雇佣员工多发工资。

@Kielboat:

那不就是100家党企吗？跟中石油等国企有什么区别？非要我说富士康性质跟中石油只是上下游的区别，政治性质几乎相近，甚至更糟。对了，中石油等不也都大学生打破头要进去吗？

@mahavivo:

你这种说法很怪，富士康是全球自由市场里不断竞争而壮大的企业，跟中石油这种靠政党、政府羽翼，垄断性低效运作的捆绑舢舨式巨舰不是一回事，苹果、Google的市场份额也极高，又能怎样，它们确实提供了最佳的产品与服务，而一旦劣化，就会像摩托罗拉或者Nokia一样被击垮。

@kieleboat:

嗬嗬，如果说富士康是靠两大政党两个政府羽翼对廉价劳力和土地的廉价占有形成的巨舰，是不是更好理解这个全球自由市场的成功了？

@mahavivo:

富士康是一个次优的最不坏的选择，我不认为数百万上了这个贼船的青年男女在计算自己利益时比你我更傻。

不廉价占有劳动力也不廉价占有土地没问题呀，国家机关、厚利国企肯定进不去了，高薪外资职位也有限，那么去收入更低环境更恶劣的私人小工厂，或者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耕种三五亩廉价贫瘠的土地，同时，更少的人用着价格高昂的电脑。

@Kielboat:

我从来不否认劳工的计算。强调的是这种畸形或者威权型企业对员工抵抗性的彻底消灭，就像恐吓和住房同样可能消灭你我这样城市受教育者的抵抗性。至于生计和分工问题，长期而论要相信教育、创造力和市场。

@青年龚诗平:

如果说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是原始资本积累必经的阶段，那刻意塑造成foxcon的模式则应该是党国诱导的结果。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很有意思，基本上以打击压制人的精神发展为导向，工作上稍有差池就辱骂不休，没有教导，没有尊严。

@Kielboat:

是的，还是传统日式半军事威权的那套。

@kielboat:

进而言之，回到陆老师的问题，作为全球资本和消费主义及其拜物教的受害者，可能更容易接受阶级地位较低的组合生产的产品，因为其产品的自由选择包括引诱升级的幻觉，而拒绝与统治阶级结盟具有外在的压迫性垄断性和有限选择性的产品，这也是一种廉价的跳蚤或蚂蟥的选择吧。

@mahavivo:

这不只是产品选择的问题，而是要哪种经济（竞争）体系和政治制度，作为暂时的策略，我宁可被资本剥削也不愿接受任何政治上的压迫和屠杀，经济剥削可以通过（议会民主式的）政治斗争来缓解改善，但政治迫害无法或者极难用经济发展的手段来解除取消。

这个问题前几天讨论过了，我认为此类民企在民主化进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中性的，可好可坏（也许这种超大型企业会偏保守，但并非像国企、党政机关那么死硬保皇）。

@Kielboat:

说了半天，无非是说他们的狗屁中性是不存在的。

@mahavivo:

中性我说的是民企总体，除了富士康（也算民企），也包括了你谈到的织里、义乌小工厂，如果它们也要分化和站队，我认为难以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就是企业主有立场，他们如今也不形成对员工政治意识的硬强制。

附录

雪枫X：

没了富士康，这群人更悲惨。在老家待的好，谁愿意背井离乡进所谓的血汗工厂。

Kielboat：那才好，比如北飞

雪枫X：

但你这逻辑下去则可以和乌有接轨了。我有时也矛盾，真按乌有那群傻逼的思维来，大家都没饭吃了，赶走一切外资闭关锁国，这朝廷倒的更快。不过毕竟朝廷倒掉不是结束更不是就胜利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以前对这个问题概述的我觉得更精准，可以共享下：组织一直以国企控制经济各个层面的原因，掌握强大的社会资源控制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再部分控制性开放一些蛋糕施舍给民企吃（都还要建立在关系和贿赂上），这样层层控制。

不断强化在上游产业的国企垄断地位，许多民企也是靠分食这些垄断企业“施舍”下来动心存货，例如建筑行业许多大型工程都必须大型国企资质才能接，然后层层外包给民企。因为这些领域的垄断地位，可以防止社会上出现掌握巨大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的个人和组织 。

朱学勤这篇文章说的很好http://t.cn/hC689 平其实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学生，只是学生比老师明白，因而也敢下更大的赌注：没有市场经济，政权经不起一穷二白之消耗，肯定玩完；有市场经济，则未必和平演变，故而他才有那么精妙的比喻 。

简单来说，以前天朝许多知识分子自我YY或者忽悠别人，把市场经济当成通往宪政民主的充要条件。但事实上，这种改良美梦该醒醒了。

Kielboat：

这么说，靠谱

雪枫X：

不过我和你的分歧，当然也可能是我也在矛盾的地方是，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些企业全倒闭，大家都吃不上饭了，很可能还会加速变革。单纯暴力甚至革命不一定，但单纯利用这种很左的方式推翻了现任，那才真正可能导致简单洗牌，历史轮回。

青年龚诗平：

我读巴罗的《自由社会的市场与选择》，里面倒是说基本上经济水平的大幅增长，倒某个水平会促进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增加，从经验上看亚洲四小龙算成功的例子，从逻辑上我看也可以给个证明出来。市场经济的确是要求导向宪政与法治的，虽然并不一定导向民主。

2012-7-14

刘文典、钱穆、王叔岷的庄子著作基本都是垃圾，汇编前贤成说，间按己意，入训诂窠臼而少创见，还不如俞樾搞的《诸子平议》，把自己的独得之秘拎出汇编。网络时代，此类书有全新的编辑方法，那就是不厌其烦地汇注汇评，字、词、句、段、篇胪列历代（重要）解读，以wiki的方式不断改进完善。

他们的研究/撰写方法是错误的，因为编辑成书就要删削拣择，遮蔽了前人贡献以及各种判断依据，不是专治一经一典的读者/学者很难判断高下，只能被动地依附作者的选择解说，那么一百个庄子研究者就可以撰写100种不同的著作，大量重复旧有内容且很可能剽窃他人成果，浪费读者时间精力而已。

因此理想的研究方式就是增量更新，郭象、王弼、陆德明、成玄英、林希逸、王先谦、郭庆藩、俞樾、刘文典已经这么说了，历历在目，你还有什么可补充的，或者前人谁的说法应该修正，然后把这部分内容挂上自己的名号。

以这样的方式写作，你的贡献在哪里，什么地方又是臆测妄谈，或者剽剿成说，就一目了然。

方法一更新，它就能汇聚所有人的智力/贡献，且把每个人的贡献置于严苛的检测甄别网络中，不然，一直就是各逞私智占山头、和稀泥，同时给其他研究者爱好者设置了进入门槛，塑造学术不平等（你得不到或者没见过我研究所利用的文献，因此我才是权威和对错的裁判者）。

不但庄子，我觉得一切重要的经典著作如今都该这么研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网络文本可以无限大，不受载体容量的限制，为了节约时间，可以像编词典那样出各种删节版、精选版、GRE版、四六级考试版，但最高阶最全面的（比如）《牛津词典》一直在那里，人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研究乃至改进它。

2012-10-28

@猪头4魔王：

RT@张洲:大连那事特逗，我也是从@肉唐僧那知道的。当时闹，政府出面承诺停工，平息了，闹散了，接着开工。启东那边也是，闹，政府承诺停工，闹散了，接着开工。群众求一时妥协，不看实效，有“赢了就可以了，太逞强不好”的想法，二次聚集没人陪你玩，这太牛逼了。

@maxavivo：

肉X这畜生说今年的什么日子到大连抗议，他去了没有？

//@maxavivo：你去草了一趟你妈那个老婊子也是去了。//@肉唐僧:我去了，一个人。你以为我和你们口炮党一样啊?

@肉唐僧：

主张随机抗争的莫总统今天又要掐着腰站在中国地图上指点：＂瞧，我的主张厉害吧?!＂奇怪的是，＂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的调门唱得比谁都高。自己不去站也就算了，别人去上街，立马放vivo来咬。老莫，收了多少钱，养这些叫狗? 转发(19)| 收藏| 评论(13) 今天 19:03

今天不是vivo老师主动凑脸来让我打，我是完全忘了江湖上曾经有这么群英雄。财政部长屠夫最近怎么样了，茶叶销量还好吗?

@mazavivo:

回复@酸猴妹--龟爸:你妈逼你被国宝请到局子里去笔录你还去临沂？即使我啥也没干，我就不能用词语戳一下肉X他妈的老逼了？他这个畜生好口出大言，言而无信，比如说什么再不碰政治，离开新浪微博，无不自食其言，出尔反尔，自己扇自己耳光。

傻B，我maxavivo的账号被禁言，在这里回复。

@肉唐僧这个婊子养大的胎盘越来越有出息，骂了我，把我拉黑，还删除了我的跟帖。你这种网络素质还不赶紧回炉你妈子宫重造，呸。

回复@酸猴妹--龟爸:你质疑你妈逼，你不过狗眼看人低而已，你对我有什么了解，你质疑的基础和事实根据在哪里？

哈哈，@肉唐僧这个他娘脓屄里没进化完全的胎盘，又在秀智商下限，莫之许两年前我都没听说过，在我眼里算个鸟，他能指使我？非但如此，还下作到栽赃老莫拿钱，无耻之极。这个畜生，拉黑我骂我，还专骂我被禁言的无法主帖回复的@maxavivo账号，日你妹，你可不可以再贱些？

贱B傻逼，你这个一身梅毒的胎盘，从老莫声明离开新浪微博起，我没跟他搭过半句腔，我也从来没有过/不知道他的email和电话，他如何指使了我？自己心理阴暗，好拉帮结派，才以这种无耻肮脏和愚蠢的思维方式猜度别人，信口雌黄污蔑抹黑，我可以日你婊子妈不付钱或者打五折优惠吗？

真tm又贱又蠢还猥琐。老莫算是瞎了眼，才结交此类下流货。 //@甜柠檬碎:莫也好VIVO也好，打人都是当面打，不像你这个下作胚，先构陷摸黑再打，还背对着人家打。真TMD让人恶心。//@肉唐僧:莫之许老师怎么回事?只派得出@maxavivo这一条狗啊?多派几条嘛。你们口炮党就这阵容，那你以后怎么当总统啊?

这个残次胎盘太不要脸了（或者胎盘本来没有脸），还删别人的回复伪装自己的伟光正。再装，不还是梅毒羊水里泡着的一堆烂肉吗？

回复@1fanqiang:这贱畜的素来无耻面目，招摇撞骗混出话语权压别人，打扮修饰自己，单面输出信息蒙骗sb粉丝，却从不敢正面针锋相对。//@1fanqiang:刚才我把这条转过去，被他删了，还拉黑我

回复@张颗子:我没声明退出新浪，maxavivo的账号说发言太多，被休息，不能发主帖，又被这个孽畜拉黑，就根本没有回应的余地。

@maxavivo:

恢复正常。

肉X这贱胚还自删诬陷栽赃的微博，彻底令人鄙视，他的鸡鸡不是痿，是被他老娘啃吃了吧。 //@2997號債主:呵呵，只知道黄章晋整天装理中客不时侧漏。//@九段-:怎麼了？這種靠混小圈子的人，總是把人想得和他們一樣不堪的。就是有黃教官肉唐僧這種人人品行事的大曝光，讓人齒冷啊。

回复@渴望自由地呼吸:这个畜生不但智力低，喜欢装逼，品行也相当恶劣，骂了别人诬陷别人，还删别人的跟帖，更搞笑的是，过一会自斩鸡鸡自删，毁尸灭迹。(今天 01:23) //@渴望自由地呼吸：以前看他写男女之事挺逗的，后来看到他书中对一些科学为题胡诌，开始感到他不靠谱，最近看到他捧王怡，信宗教，批《自私的基因》，顿时觉得此人太自以为是了，v兄以前对他的评价靠谱！

自己扇脸都快扇成两扇屁股加菊花了，人人看着恶心，还冒充伟光正、大义凛然的有头有脸穿皮鞋人士。 (今天 01:28)

回复@起名字起名字起名字要长长长:呵呵，这装逼的傻逼贱逼仗着嘴脏，读了几本一知半解的破书，就以为可以蟹行天下，没人敢惹，V大爷专治这种狐臭和痔疮。//@起名字起名字起名字要长长长:穿皮鞋人士。。。笑喷了。。

回复@看看维基霸:他就躲进他妈又臭又闷的烂屄里闭关修炼龟息大法吧，看能不能窝出一堆蛆来给他助阵或者竟醍醐灌顶功力大增了。//@看看维基霸:操妈狂魔@肉唐僧，除了拉黑就是装哑巴。操。

回复@Nietzsche-11:对我来说，不过是词汇和想象力的游戏罢了，对于观者，我就不知道也不管了，读不下去拉黑即可，悉听尊便。//@Nietzsche-11:还是不要骂了 这种 ……

呵呵，缩头乌龟龟儿子龟头缩进他妈逼里回味未出生时的温暖、舒适和安全不接招，我一个人叫阵也没意思。 //@yf毋忘木犀地-24:继续，骂！

江湖风波恶，剃人头亦被人剃头，怎比缩阳龟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回复@2997號債主:他这种贱狗能改了吃屎才怪。根据别人转发我看到的，我记得他还说过退出新浪微博，以及政治太脏不再碰了之类，全部食言而肥，自扇耳光。//@2997號債主:呵呵，肉说以后不骂人了，走着看吧

轻诺者必寡信，何况此贱狗已有诸多不良记录。

没有自知之明，麻雀吃蚕豆，不跟自己屁眼商量，好为豪言壮语装逼扮嘢却做不到，无数次自己扇自己脸了皮厚也不知道肉疼看不出脸红，蠢货也贱货也，却揽镜自照聪慧睿智英明神武。

作为成年人，应该说能够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明白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什么办不到，做不到的事尽量避免拍胸脯打包票，可二皮脸不是这样，轻易言之凿凿先斩获英雄豪杰的姿态与名头，至于兑现，说不定别人当耳边风忘了呢即使记得也不会计较，付出少坚持少但pose一贯拉风。

回复@据德云社消息:呵呵，想必他妈为拉扯大他这个一夜风流孽种在五元店挣钱不容易，所以特别在什么钱上计较。//@据德云社消息:骂得好！几个月前这傻逼还诬蔑@我是新疆曾经拿过他钱，骂了人家还赶紧把人家拉黑。本人作证。不要脸的东西，赶紧批倒批臭扔垃圾堆，免得出来咬人。

2012-12-26

18亿亩土地红线，粮食安全，是个愚民的傻逼概念，蚣狒因为统治合法性的缺乏和拒斥普世文明，心怀恐惧，以邻为壑，制造/自我实现假想敌，始终想着如果被全世界抛弃，隔绝，制裁怎么办，吃什么，是井冈山和延安窑洞被围困几乎饿死留下的儿童期心理创伤，他们自己的精神疾病却要13亿国人长期都吃药。

要实行邪恶统治，与全世界文明敌对，那自然会有粮食安全问题，像北朝鲜，如今依然常有人被饿死。过剩的粮食宁可喂猪，倒进海里，不送你，也不卖你。但成为全球大家庭的一分子，朋友遍天下，你买不起，人家还可以免费送你。//@雪过天晴V:如果没有粮食，人家又不卖，咋办？

1950,60年代的时候，印度(也)有饥荒，但他们没饿死几十万人，更遑论骇人听闻的数千万，因为他们信息相对透明，与世界主流国家交好，也没奉行傻逼至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延安窑洞精神，知道向美帝买粮。

日本人口1.27亿，全国耕地面积454.9万公顷，合6823.5万亩，人均耕地0.54亩，远低于中国人均耕地1.35亩的数据，那他们的粮食安全，土地红线的概念是什么？香港、新加坡这些几乎没耕地的城市国家呢？他们又是怎样来保障粮食安全？

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全球自由贸易时代，任何必须的生活生产要素都不必亲自生产制造，只专心生产制作自己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或提供他人所需服务即可，粮食安全，自给自足，是一个自我封闭和隔绝的庄园地主奴隶主概念（甚至他们也不会这么愚蠢卑劣），像一只老鼠，在精打细算自己躲在洞里过冬的粮食储备。

而窑洞党，从其基因起就充满见不得阳光和外部世界的猥琐气息，阴暗，做贼心虚，窝里横，卑劣。

土蚣编造粮食安全、18亿亩土地红线这些的傻逼概念，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以邻为壑、缺乏信任、防守自保的敌对意识，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完全掌控农业耕地和城市建筑用地的支配权管制权，人为制造短缺，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以榨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同时，以此来控制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伴随的必然现象就是城市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基础建设用地）扩张，而耕地面积减少，又因为城市居住密度大大高于乡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是总人口高速增长的话，农村人均拥有的耕地反而是在不断增加，比如日本，农民人均耕地15亩。

实际上随着农民工的天量涌现，农村劳力人均耕种面积增加的现象早已经出现了，很多在地农民耕种邻里、家族、亲戚打工外出后留在乡下的土地，甚或无力耕种而彻底撂荒，杂草丛生。因此对中国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留乡农民户均耕地。

2013年1月5日

五岳散人这傻逼还在谈什么“平稳过渡”，到目前为止极权国家都是强弩之末，歇斯底里，突然崩溃，从没听说有逐步渐进改革而实现民主宪政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极权的强劲扭曲导致内部张力、势差极大，一放等于戳了一针，马上就爆。

社会/共产主义极权的形成、演变过程，就是对正常的、习以为常的政治制度（皇帝、威权、军事独裁也是正常的习以为常的、但陈旧了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和文化氛围的强劲扭曲过程，必须以政治暴力机构（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特务等）的强大威慑才可以维持和运转，因为违背“人性”，此压抑强迫过程中聚集了无量数的矛盾和怨恨，也就是张力和势差，被全盘控制的强大公权力抹平和维系，有一张膜或一道堤坝，此外膜或堤坝形成愈久愈结实，而内部张力和势差愈大，根本无法以平缓光滑的过程拆除，结果只能爆破。

而且，因为历史在加速，信息传播技术和公共交通网络迅速发展，瓦解、爆破，社会自组织和重新置位只会更快。意识形态破产后的极权统治的粘合力只有利益和组织化恐怖，但这些，都是很不牢靠的，缺乏惯性的长久的忠诚，即使利益，不可放弃的/重置的利益只有五百家族的利益，绝大多数人都是暂时的投机者，忍着恶心靠大树乘凉。

极权崩溃，他们的头领会发现自己连卡扎菲、阿萨德都不如，因为后者的追随者的粘合剂除了利益，还有部族、教派，这是远比所谓的党更强大持久有历史渊源的内聚抱团精神，所以他们在被公开武装反对后能支撑那么久而不倒塌。

党派忠诚，必须有经得起考验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支撑，但如今8000万匪党的中坚力量，全是贪婪卑劣之徒，几乎没人相信满篇谎言的社会/共产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那结果必然是树倒猢狲一哄而散，只剩下几头罪大恶极的无法脱身事外的光杆匪党司令。

2013年1月11日

建都北京，那是蒙古人的视角，进可控南蛮/汉人，退可至哈拉和林、鄂嫩河，明沿袭旧地，一发展基础好，二则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至清代，则是一靠近祖宗发家之地，二有现成的皇宫，辛亥革命后，这些因素都不存在，因此国民党也可以定都南京。

毛贼选北京做首都，我认为可能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主1，改朝换代，轮到自己在封建帝王的宝座上沐猴而冠，地老婆的牙床上滚一滚；2，华北、东北是蚣匪比较有基础的地盘；3，靠近斯大林亲爹，出了问题照应方便；4，环渤海圈，有天津出海口，工业基础尚可；5，与蒋匪南京对着干。

这些因素在现今都不存在或者不再重要，从全国均衡，缓解北京各种资源过度拥挤紧张的角度考虑，迁都至中国中部某一个中小城市比较合理。韩国迁都世宗，哈萨克斯坦把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往阿斯塔纳，现在已是极漂亮的名城。

武汉是中国标准的中部城市，但稍微偏南，更致命的它本身就是个资源过载的大城市，所以选信阳。信阳在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上，且依然算华北大平原地带，附近有山有充分的水资源。交通便捷，京九线上，南武汉北郑州东合肥南京上海，西至西安、重庆/成都也不远。

【信阳地跨淮河，位于中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上，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信阳日照充足，年均1900-2100小时；年平均气温15.1-15.3℃，无霜期长，平均220-230天；降雨丰沛，年均降雨量900-1400毫米，空气湿润，相对湿度年均77%。冬季日平均气温低于0℃的日数年平均30天。】

【信阳年降雨量1300毫米左右，年均水资源总量90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1230立方米，位居全河南第一位，是河南省人均3.2倍。全市有大型水库5座，中型水库13座，小型水库866座，总库容40.5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占河南省总量的22%。】

迁都河南信阳才是王道，但九傻逼的二奶首先不答应，一致反日抗议。这跟蚣匪没啥关系，以假想的当代/未来新中国为背景。

2013年1月12日

除了迁都，切尔诺北京的问题（拥堵、资源超载、畸高房价等）无解。上海、香港/深圳大都会疾病却可以通过城际快速轨道交通来缓解与治疗，但香港存在政治困难。

上海至苏州直线距离85公里，至嘉兴90公里，至宝山、嘉定、青浦、松江、浦东地理中心区均为30公里上下，最远金山也只是50公里；香港至惠东、东莞、中山等直线距离在100公里以内，至龙岗、塘厦、宝安、珠海直线距离50公里以内，至深圳市中心30公里。

上海至苏州直线距离85公里，至嘉兴90公里，至宝山、嘉定、青浦、松江、浦东地理中心区均为30公里上下，最远金山也只是50公里；香港至惠东、东莞、中山等直线距离在100公里以内，至龙岗、塘厦、宝安、珠海直线距离50公里以内，至深圳市中心30公里。

以上海为例，如果建设开通从市中心至宝山、嘉定、青浦、松江、浦东孙桥/下沙的直达高铁，中间不停站，30公里10分钟即可抵达，那么这些郊区就和市中心没什么差别，再远至昆山、西塘，那也只需要10几、20分钟，可以极大分流中心区的人口密度，降低其地产房产的稀缺珍贵程度。

实际上，即便如今只是在郊区开通了地铁，乘车需用时半个小时左右，市中心静安、黄埔、徐汇、长宁等区的人口已经分流出去很多。

地铁的设计速度为80-100公里/小时，实际上远远达不到，是因为每隔三五分钟就要到站停一次，即使不铺设高铁轨道，如果间隔开出中途不停留的直达地铁，中心区至城市郊区副中心的运行时间也可大大缩短。

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香港至内地要边防检查耽搁时间，以香港的财力铺设分别至珠海、龙岗、塘厦/樟木头、宝安的高铁，20分钟之内就可以从九龙乘车至前述四地，谁还会花那么高的价钱买本港的破公寓。

回到上海，如果本地的发展区域受限，完全可以把苏州、昆山、嘉兴等地划拨给上海管辖，同样，深圳，东莞、惠东的部分区域也可以划归香港管辖治理。

所以说，很多经济、社会、民生困境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一党毒裁，遍地是灾。

2013年1月13日

1389 年10月，当巴耶济德一世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素丹的王位之后，为了铲除异己，冷酷无情的他下令绞死了他惟一的兄弟。为了使他的这一行为合法化，巴耶济德一世借用了《古兰经》中的一些话替他辩解，以致这种上台后弑兄的行为，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素丹继承王位时，所采用的合法手段和传统，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流行了200多年。

由于帖木儿王朝这次对奥斯曼人的征服十分短暂，又无意直接去瓜分和统治奥斯曼人的土地，所以才有可能在巴耶济德一世的四个儿子之间产生了争夺奥斯曼人领地的争执。造成兄弟四人之间权力角逐的根源，一方面与巴耶济德一世杀死他的亲兄弟的行为有关，因为他这一残忍的行为，成为此后奥斯曼皇族内为争夺王权而采取的重要手段和传统。

1421年3月，穆罕默德中风去世。为了防止奥斯曼宫廷内为了争夺王权，再次出现政治混乱和血腥厮杀，穆罕默德身边最亲近的大臣，对穆罕默德的死讯密而不宣，隐瞒达40天之久，直到他的儿子，法定继承人穆拉德二世从小亚细亚的阿马西亚飞骑来到埃迪尔内执掌国政，顺利地完成了王权交接之后，才隆重地为穆罕默德举行了葬礼。除了穆拉德二世，穆罕默德还有三个儿子，两个是尚在怀抱中的婴儿，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幼儿在若干年后死于每隔几年就来侵袭一次欧洲大陆的一种瘟疫。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个儿子叫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去世时年仅13岁。穆斯塔法害怕穆拉德二世将会仿效巴耶济德一世绞死他弟弟的方式杀害他，所以就放弃了他在小亚细亚的统治权，同他的导师一起逃到了科尼亚，寻求另外一个突厥公国的保护，后被穆拉德二世派去的人生擒绞死。

当然，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君主，在人们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品行和才能非常敬仰和钦佩之余，对他奉行巴耶济德一世创始的奥斯曼传统， 下令将他惟一的一位尚在襁褓之中的兄弟溺死在宫内浴缸中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几年后，穆罕默德二世颁布谕令，告诉他的后代们，凡夺得王位者，应将其兄弟们立即处死。穆罕默德二世这种不顾兄弟情义，斩尽杀绝的暴戾行为，以及制定的这种传统，也成为了日后奥斯曼帝国宫廷内勾心斗角， 相互残杀， 朝纲混乱， 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1595年7月，上台执政的新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根据奥斯曼帝国的“卡农”习惯法，下令派人一下子杀死了他的19个兄弟，在这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原则就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2013年2月4日

中共这种后进殖民者比起欧洲老牌殖民者的水平差老远，本土殖民，种族隔离制度，他们可以用坦克机枪，但出了国门就不灵，还智商这么低下，于是到处吃屎，利比亚，缅甸，甚至朝鲜都有先例。

全世界寻找机会，投资，移民，抢夺资源和原材料，开辟过剩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剥削土著劳工，与本地统治阶层狼狈为奸，这种老掉牙的欧洲殖民故事，被共匪控诉的资本主义罪恶，如今轮到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干了。

现在不输出革命，输出资本，当然不少是在洗钱，把国内殖民剥削赚来的钱转移到故乡，宗主国，大本营，潇洒消费，这是农民工把钱寄老家修房娶媳妇的诡异版本。

欧洲版的殖民故事里，殖民者不但输出资本、人员，他们还输出价值观，传播技术、制度、文化，乃至宗教，而到了中共版，除了钱与邪恶，再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被殖民地的民众，没什么人喜欢中国人，真心会说中国的好话。

中共政权可以视作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母体与归宿的外来殖民统治，官员的钱、子女、亲属都在英美日德法澳等，因此他们对中国土著民众狠毒，以之为敌，涸泽而渔，不惜代价，不考虑未来，同时，美帝/欧共体与中共暗通款曲，惺惺相惜，从不真正予以限制与制裁，因为殖民地奴隶生产可以提供大量廉价的原材料与工业品。所以孙大炮百年前的口号依然有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过“地权”可以改成“人权”。土地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不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条件了。

对于中国百姓来说，货真价实的境外敌对势力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纳粹把识别种族的标准从遗传、体貌特征转化为对一种虚伪意识形态的仪式化认可（宣誓入党），但要成为核心最高层成员，自私、说谎还不够，必须具备邪恶的聪明，如果血统高贵，那就更理想。市民、中产阶层，是其依附者，战略缓冲地带，以及从底层吸血的通道。

殖民政权的官僚把钱放在哪里、把子女送到哪里，哪里就是其宗主国。那么，可以合理地推论，美帝是中共殖民统治的宗主国。

所以，中共抗议美帝，不过是在撒娇，而美帝斥责中共，不过是在装装样子。美帝把刁明泽捉到衙门去砍了头，我才认为他们对共产纳粹动了真格。

中共虽然一直很装逼，事实上却素来是儿子党，以前是苏共的儿子，现在是民主党共和党的龟孙子。

中共殖民政权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经济，完美地运作着资本的再生产，但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连英国圈地运动的资本家都不如，异地在乡下以极低成本养成壮丁，输送到富士康式的工厂里榨干青春，然后把渣吐回乡村劣质养老，唯一可媲美的是美洲种植园的黑奴。

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是奴隶劳动力的养成基地，是美洲种植园式中国城市资本家的黑非洲，春运实际上是贩奴船航行在繁忙的大西洋上。

资本主义大生产，本来要完成资本、劳动力的双重再生产循环才能正常运转，而共产殖民政权以党、城、乡的种族/种姓隔离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引入海量低成本的农村贱民/奴隶，罔顾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严重作弊，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奇迹。

2013年2月7日

5.5-7.5英寸屏幕，1T存储，3000-5000万像素的镜头，可连续使用10小时以上，20M网络，这是未来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它的功能也不再主要是打电话，而是个人信息中心。

1000块也太便宜了，500美金以下吧，争取全球最穷国家的平民也买得起，如今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已经很少。

忘了谈手机的重量了，150克上下。

20M网络的意义在于一秒钟可以把一张相当清晰的照片传到网盘里，而不用担心本地存储丢失，被人抢夺，同时，它使用手机作为平台的视频直播成为可能。

3000-5000万像素的分辨率，虽然不及但已经接近人眼的辨识度了（就像现在的retina屏幕已经超过视网膜的分辨率），所以说，到这个级别可以胜任绝大多数场合的使用。在人的体形没巨大变化之前，6寸上下是可以单手握持的极限。

眼睛——每人都有的5亿7千万像素相机 http://t.cn/zYcqtpk

如果以每部电影2G计算，1T存储足够装下500部影片，而500部，即使观影狂人，也能看好几年了。根据我个人在豆瓣的统计，我从小到现在看过的影片也不超过500部。

即使看10G的高清视频，100部也足敷使用，而且，有20M的带宽，没必要把每部电影装在自己手机里。

整个世界的运行，需要的不过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用信息流来整合优化人财物流，而资金流，在现代的实质不过是信用的信息流，人员、物资的流动、配置和优化，有赖于交通网络——飞机、火车、汽车/摩托/自行车、轮船等。

2013年2月8日

@江山勇者：体制不散架，就一切皆不可为，体制散架，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等，就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当下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想办法拍死体制这头怪兽。

maxavivo

击毙蚣党怪兽，难。中共深知自己的统治非法邪恶，于是1949建政后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也实行战争体制，文革后30-40年都没有根本变化。而且，它是在热兵器时代，战争体制的实际假想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支部建在连上，是对枪杆子的绝对控制，支部扩张到村委、街道、国企，乃至私企、外企和互联网企业，则是对经济、社会、日常生活的绝对掌控，这种对社会的入侵与掌控，不但是组织上的，也是经济/财政上的，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是保证无论如何都有一个稳定丰厚的资金来源，和古代的食盐、铁器（著名的《盐铁论》）、茶叶的专营专卖没有区别，延安时期是专卖鸦片，现在则成了专营石油、烟草等。

战争/战时体制，还体现在对至关重要的交通（铁路、航空、主干公路、远洋轮船、地铁）、电力、供水、邮政、电信等经济和生活基础设施的直接垄断运营上，想法是，一旦战争（造反或者外敌入侵），我依然有关键资源的调动指挥权，掐住社会的鸡鸡，备战、镇压、迎敌，而全然不顾效率损失和品质的降低。

至于像媒体的主办主管，这些更不用谈了。总之，是匪帮（尤其500个匪帮头目）为了一己之私，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绑架了几千年文明和14亿国民。

在古典时期，甚至蒋匪统治中国的时代，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生产效率低下、财富积累水平等，是达不到这样的控制程度的，即使勉强达到，社会、民众无法承受这种生产、效率损失和剥削严重性，会自我崩塌，但现在不一样，因为技术的发展使交通、通讯极其便捷，统治者完全可以短时间内积聚极多的优势资源/力量来应对局部的挑战和叛乱，同时，生产率的提高，财富30-40年内的积累，使得民众可被剥夺的财富大增（也即维持一个平民最低水平的生存所需要的财富占比降低），在农业社会，农民所创造的财富被地主、国家征收50%或三分之二已经是极限，再多则要饿死人，无法维持奴隶的再生产，可如今，11424亿斤粮食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是多少（【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也就是说，全社会的财富被窑洞党抽去80%、95%也可以不把社会推向存活的极限状态，而这80%、95%的财富与资源都是可以被大红龙用来控制和镇压民众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

实际上的和平年代，推行战争/战时体制是需要一种理论论述来证成其合法正当性的，毛魔邓屠的办法就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国外敌对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境内反动人士，阴谋论、敌对意识，制造和煽动民族主义狂热，朝鲜战争，入侵印度和越南，与苏联交恶交战，污蔑丑化大和尚和疆独蒙独，以及近来的南海争端和钓鱼台冲突，都是这样制造/依赖假想敌，与之共生，来论证非法邪恶统治正当性合理性的产物。

匪蚣的军队数量天下第一，又处于和平时代，于是实际上这种战争/战时体制也是虚晃一枪，装腔作势，他们真正用心的是防范内乱、造反、内战，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内战体制，名义上裁军，却将其改编成对内、对平民作战的武警，维稳经费不设上限，就是用来镇压民众骚乱造反的，当然，必要时军队也可以上，像八九六四时期。

从毛魔到邓屠，从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天朝公知所认为所期待的土匪要弃恶从善，改弦易辙，而是蚣裆极权统治从（北朝鲜式、前苏联式的）低级版进化到高级版，更加强大和难以对付。三胖国因为是低级极权，封闭僵化，社会生产率低下，要维持其统治代价就极高，军人比例畸高，民众生活困苦不堪，水深火热，即使统治阶层自己，中下层也要过短缺拮据的日子，无法纵情享受。有人也许认为中国问题难以解决，是因为国家太大，国际力量难以制衡威胁，那么请考虑越南的情形，他们现在是不是比低级版的北朝鲜更稳固，比以前更难从内外摧毁瓦解。

你说的这些都是意淫，腐败，环境问题几十年了，肉猪们最多不过出了重大灾难时哼哼几句，什么时候有“大规模抗争浪潮”了。肉猪甚至蛆虫，你把它们圈养起来进行60、70年的适应性训练，只要有猪饲料和粪便可吃苟活就行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在意主人在怎么花天酒地（反正不是明显地从我自己嘴里掏出去的），环境是如何肮脏龌龊。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也许有希望（如我前年所言），但困难也极大，不要心存侥幸，能移民的尽量设法移民。

积极做点什么，我是鼓励的，甚至自己身体力行，但我不对大多数的肉猪抱什么希望，也从不想煽动那些没想法没主动性的人。就这样，很多脏猪贱狗还来诬陷攻击我，我真的不欠别人什么，也没啥拯救苍生的雄心和能力，随心适性，随便玩玩好了，天黑路长，各安天命，后会有期或者无期。

当下，是死局，就这么耗着，比长命。我主张积极，但也反对白白牺牲，蚣匪当下收拾一个跳出来扎眼的（他们可谓群众里的精英），毫无困难，自己也毫发无损。

2013年2月11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面积不大，人口数量也有限（600万人），但具有重要的人类学、人种志研究价值，混居着巴布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等，是人类分布向南太平洋岛屿（斐济、汤加乃至复活节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扩张的桥头堡，马林诺斯基的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就是在这里田野考察的成果。在哥伦布、麦哲伦很久之前，印尼诸岛屿的人口就散布到东至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的广大范围（地理不好的话可以查这两个地方的位置），而他们主要的航海工具是一种舷外有支架的简陋木舟，如何可以远渡重洋，至今依然没有完美的解释。

vivo maha 第一语言是汉语，在知识学习上就已经先天不足，吃了大亏，或者你关注的问题没有相关讨论，或者研究很肤浅，落后于时代，应该把英语改为阅读的第一语言，而且这个习惯最好能在中学就养成。最近在读一些世界史的书，发现国内的著述基本都是垃圾，而翻译引进的书，或者版本不理想，或者因为时滞跟不上最新形势，不然根本就是学术空白，总体上的选择余地很小。可英文文献，早已是洋洋大观。

vivo maha 其实它主要的功能是一种仪式感，宣扬国家的淫威，“庄严神圣”，以人肉为载体的献祭，跟古代宗教祭礼中宰杀的活猪牛羊差不多。

【@魏克漫画：四幅图的启示：1：中国士兵在零下50度边境站岗，头部护具全结冰。2：在大雪的天安门广场站岗的卫兵雕塑般一动不动，宛如僵尸。3：叠得跟刀切一样规整的中国军被。4：美国大兵们的快乐随意。评：中国搞形式主义非常严格，其本质其实不是规矩和制度的严格，而是对人管控的严格，是对人格控制的严格。】

2013年2月12日

恭贺三胖核爆成功。

朝鲜核爆，直接扇了天朝一个耳光，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东北亚的军事战略平衡，韩国，日本都将强化其军事力量，日本更有借口修宪，建立不受限制的国防队伍，而核弹，对日本来说只是一闪眼的事情，美国更有理由大力扩张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菲律宾，越南趁机挑衅，蚣狒日子会比较难过，处处碰壁。

朝鲜愚民会为核爆成功而欢呼甚至涕下，就像1964年中国愚民为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甚至涕下，却不知，它只会使自己更深地陷入奴役和悲惨，国家集中营的围墙一下高了很多。

流氓小弟干了坏事，大哥左右为难，支持吧，触犯众怒，信誉破产，道义上创新低，在国际上更孤立，受到各种制肘和非难，不支持，则连残存无几的兄弟、老朋友也没了，还很有可能被反咬一口，背后戳一刀。

朝鲜会成为伊朗的好榜样，但伊斯兰教似乎不如共产主义教那么邪恶。

2013年2月12日

【整个世界的运行，需要的不过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用信息流来整合优化人财物流，而资金流，在现代的实质不过是信用的信息流，人员、物资的流动、配置和优化，有赖于交通网络——飞机、火车、汽车/摩托/自行车、轮船等。】

在红龙国，物资流动的最大成本和障碍由垄断造成，航空、铁路的垄断，汽油的垄断，以及垄断经营的路桥收费站；人员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其障碍则是户籍政策，不但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也阻止城市间互相的流动，而这一切的目的，与用GFW阻塞信息一样，维稳，保持甚至强化一党专制。

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金融垄断，也与此相同。也就是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因为赤匪毒菜被故意切割和阻塞，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效率损失。 (20秒前)

2013年2月12日

@maxavivo says 我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不大，不过身处地球村时代，作为基础知识，想花一段时间了解一下某些重点国家和区域，初步设想，可分为：日本、朝鲜/韩国、蒙古/中亚、俄罗斯、印度、东南亚、中东（伊朗、土耳其、埃及）、非洲、欧洲（英法德）、北美、中美、南美。

2013年2月26日

随着土匪加大控制打击力度，转世非常困难，并让党奴大量入驻，微博上剩下的基本都是骗子、傻逼和冷漠自私的懦夫了，简言之，肉猪乐园。今年我都没说什么话，接连被封杀3-4个账号。

解决办法是大量向fb、推和G+转移，但对不少人来说，技术上有困难，且没有这种意愿（本来他们也只是政治/社会旁观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渐渐微博会死掉，死气沉沉，或者没有意义，而目前，替代性的技术或应用尚未出现。

翻墙也意义甚微，好像去年，中国有8000万人次肉身翻过墙了，亲眼去瞧西洋景，又能怎样，看和上街行动有十万八千里，最近有篇文章澄清，北非中东茉莉花和社交网络关系不大。

2013年2月28日

胡温10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没什么大的变动，农产品稍微上涨，但因其在消费中所占比例不高，影响不大，但因为土地、房产价格的暴涨，整体上抬高了生活、生产成本，工人需要加薪去租房、勒紧裤腰带买房，同时厂商土地、商铺使用成本居高不下，可以说，中国经济被土地财政、房产投机绑架了。

推特、fb、YouTube上不去，日常生活交流和娱乐都不行，人力、土地成本又在节节攀升，审批繁琐、管制严格、效率低下、贪腐成风，那么国际资本为什么不在东南亚、南亚、南美发展，非要给土匪送钱？

扯淡，资本本身就是一种强制力，在中国不过是强权连同资本一起作恶欺榨罢了。落差只要足够大，钱比共产党的军警特务管用多了。在缅甸，给你月薪500美金，有的是人愿意来工作，他们的人权也可以很大程度保障。

2013年3月26日

窑洞贱匪通过长期的摸索已经找到了一种颇为稳定的发展模式，金字塔社会结构，奴隶制、封建贵族、国家资本主义及种族隔离制度的杂交，要害是从社会总财富里剥夺40%以上（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共20多万亿）来喂肥10%的人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压迫镇压其他10几亿人，这10%的人，也即一亿多，主体是党政干部、社会团体（青妇工商农等）管理人员、公务员、教科文卫体娱从业人士、国企员工、军警宪特，以及外资企业中高层和私营业主。满清统治中国近300年，用的是类似的策略，从历史的大范围长时段看，这种社会结构也往往是有效的。

2013年4月6日

专制政治体制下，幼/新主突然上台，其权力不大牢固稳定，因此常需要通过对军事（杀人利器）的操控玩弄来震慑立威，表明自己在全盘控局，像邓屠79年入侵越南，刁胖的南海、钓鱼争端，玩的全是类似的把戏。在古代，如果早做准备，太子王储都要分派出去建军功，或者在地方要地当一把手磨练，最起码，混个脸熟。金三胖，以前的资历是空白，在全无预料的情况下沐猴而冠，皇位世代相传在当今又不是很有合法性，即使姑父姑妈充当摄政王，也会面临不少挑战，所以会急吼吼地玩核弹、远程导弹这种危险的游戏。

回复@安哈特親王:所以蒋二就长期是情报国安部门的头目，专司杀台湾反对人士。巴沙尔·阿萨德本来是医生，为了继承皇位，改学军事当了上校。//@安哈特親王:这也是蛋炒饭太子的悲剧源头啊

社会主义体制、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共党专政）总是跟假正经、道德表面上的严肃主义连结在一起的，崇尚牺牲、集体主义，排斥个人自由与享乐，特别那些“堕落的罪恶的”享乐，如果某天大家有公开黄赌毒（无第三者伤害）的自由，那么就表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

蒋秃这畜生，怂恿百万平民子弟为其卖命，当炮灰，自己贴上胸毛假装“最硬的国家元首”，皇军如果能兵不血刃拿下中国，教化发展几十年，绝对比现在强百倍千倍。汪精卫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东亚诸国，现代以来数泰国皇室（政府）最聪明能干，顺应潮流，身法灵活，周旋于列强之间，英国西边灭了缅甸、法国东边灭了越南柬埔寨，它依然保持独立和主权，即使后来日本横扫朝鲜、中国、菲律宾、印尼、印度支那、缅甸，泰国照样毫发无损，因为识时务，及早与日本结纳了友好关系。

到二战后期，眼见日本失败已是定局，泰国政府马上掉头，发表和平宣言，与英美法结成同盟，同时，也不过分得罪苏联、中国，尽享各种好处。

1800年代以来，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说是多灾多难（除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因地理位置而导致的特殊情况），充斥着战争和动乱，而泰国基本上享有着和平安宁，几乎是奇迹。

2013年4月25日

@pangjiaoming:救灾，是专制政权获得（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当下，不少伪中产所为所起到的效果，从长远看实际上是陷民众于专制之水火。在这里不展开说了。一记。

这说的是肉唐僧、邓飞这类贱人。

这就对了，肉猪受冷受饿就知道该操谁的妈，会想想是不是可以把官员、解放军宰了吃肉。反共才是道德的，与土蚣串通、苟且（不然你都进不去献爱心，想想黄琦等），帮助其排忧解难，就是自费维稳。 //@花错九世:这叫什么逻辑，眼看灾民受冷受饿？

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傻逼总是爱心满溢，担心生灵涂炭、社会撕裂，于是到处帮共产党灭火，扶危济困，实际上他们能帮上民众的不过万一，此种行为此种“道义”形象被窑洞匪收割的却是十万，所以灾民家里贴的是毛泽东，口里感谢的是党、国家和政府，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祸根是毒裁专政，中髸靠吸收过来的民间“正能量”继续其罪恶统治。各种喂糖行为和抽鞭子扇耳光其实是一体的，喂糖延续了抽鞭子扇耳光的继续存在、其存在表面上的合法性。

烂了就让它彻底烂好了，反正我现在没怎么听说哪里饿死人。窑洞匪的倒行逆施会有其后果，会有回噬和反弹，帮助减轻反弹回击的力度与可能性，难道不是一种通敌资匪行为？

//@余喷: 5年前那回我就一分没捐。灾民的福祉会被限制为一个定量，以不激发民变为底线，捐款不增添灾民一分钱的受益。捐款有多少国拨款就得以少多少。省出来的银子都拿去提高国宝哥的待遇的。通敌资匪。

余老师所言甚是，灾民也罢，贫困百姓也罢，拆迁户上访户，甚至异议入狱人士家属，在窑洞匪眼里都是奴隶和肉猪，会划定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生存标准，以防止诉诸彻底暴力反抗的民变，你有别的生存资源，他们的救助和妥协就会少一些（他们总是缺钱的，享受不够的），你没有，他们就必须把这个缺口补足，以民间弱小的资源和力量，不管你是否捐助，实际上总体上并不改变困苦民众的福利状态。假如你捐助了，则一，给土匪省了钱，他们置办更多的军警来盘剥镇压你，二，自己的资源、力量、生活状态变差。

@莫之许:对小资行小善之举说两句，其实主要不是针对小资，而是有帮公知一直在将公益慈善伪装成通往公民社会的路径，却不知道公益慈善首先是被垄断独占（红十字会），其次是大老板们特许表演（壹基金），最后才是小资们奉献爱心被体制收割（免费午餐），这里面看不到公民社会，公知的话语骗局应该拆穿。

@现在开始回忆:中产小资把捐款当作他们还有良心的证明，从而获得道德自信，又可以理直气壮的与体制沆瀣一气、贪腐盘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了。

你不忍心让同胞受苦，但窑洞党能忍心屠城。博弈策略上，你输了，就是最大的残忍。 //@协助爬墙的挽魇:虽然从人性角度看，“不作为”有些不忍心，不过我认同这说法。

中髸自带干粮的灭火队员，肉猪和肉猪互相安慰，健康成长，手拉手走进屠宰场。开养猪场的最开心了。

你竞争好了，看能不能幸运地拿到良民证和救援通行证。黄琦肯定拿不到，我很难说，李承鹏、邓飞（都挂上党旗了）通行无阻。

极权体制，就是垄断打压一切社会/民间组织，尤其那些有与政权对抗（乃至竞争）倾向的，或者你很微弱，根本无法做大，他们不放在眼里，就置之不理，以免名声更臭、激化矛盾，或者你自我阉割，投靠合作，置于管控监督下，按规定动作行事，成为附庸，这时与红会就没有区别，服务于党国统治目的。

垄断救灾，就是要独霸道义资本的收割，这在眼下的中国是稀缺资源，岂容他人随便染指，所以要把党旗插满灾区。

相对和平时期，共党庞大的军队其实就是饭桶、造粪机器，抗震救灾，是难得的机会让自己显得不是彻底无用，所以即使交通靠两腿、通讯靠鸡毛，也要维持其壮观的存在。

哈哈，一个傻逼，以为中共在睡觉，那些叫嚷慈善、送饭的不是在做生意、名利投机。

投机有很多种，有人赤裸裸为钱，有人则为名，有人为道义资本，有人想在某个资源丰富的圈子里当领袖，有人也许想渔色，有人则在意端上自己的小聪明。十多年前，我就论述过名（fame）利（money）色（sex）权（power）等的互通兑换机制，但具体某个人是如何运作兑换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不知道。

宋江，本来就是等候招安的，一番闹腾，小押司变成了总督、安抚使，曲线救国，又该去读《北山移文》了。 //@大流kevin:呼呼，底裤反穿，让你看不出来是红的。一旦成熟后，立马改成底裤外穿，红色朝外，并不忘批挂上一大红条幅:向D妈献礼。屁民那时后悔已经来不及，屡信屡挨艹

中共独霸媒体，不要脸，无底线，以往总能大变戏法把灾难变成喜事，正能量博览会，但在人人智能手机的开放式自媒体环境中，此一模式已经失效。黔驴技穷，能采用的办法就是管制更专业的媒体（包括自媒体）人士进入，名义上说是道路堵塞，给救援添乱，而韩寒等都成了为之背书的帮凶。

救灾垄断，就可以信息垄断，正能量垄断，好人好事垄断，给自己满脸脓疮贴金戴花，但如今不怎么行得通，即使外部其他人员进不去，本地居民-灾民也有记录和传播手段。

自我放逐，坐视糜烂，若有时机，街头战斗。

贱人兀自嘴硬，不肯承认贱民身份，依然在装穿皮鞋的高贵冷艳范，被灌了马粪往死里打，我会冷笑。

2013年4月26日

中国人，从历史上讲可以说是安逸惯了，遭受的冲击少，缺乏进取忧患意识，所以为自由的卓绝奋斗也少，还配不上自由民主的政治。欧洲大陆，可以说一直以来就处在中国的战国状态，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厮杀竞争，所以演化非常迅速，文化繁荣。即使他们，实现民主也常常回环往复，付出来无数血泪生命。

国人也多苟且无耻，比如就匮乏日人的敏感自省、其进取和忧患意识。更不幸的近代以来的领袖，全是愚昧贪婪残暴的垃圾，故而同为亚洲落后国家，土耳其、泰国、日本就有令人敬仰举世公认的领导人国父皇室，但中国没有。

中国人常嘲讽韩国棒子，但实际上朝鲜人远比天朝肉猪自尊血性决绝，对南韩来说，就是艰苦追赶世界潮流，富强民主文明，而到了北韩，就奇怪地演变成了金家王朝那种变态，宁愿饿死穷死也不向美帝屈服。

同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胡志明团体也远比毛贼匪帮可敬，我上次说过，胡更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越南人的主体性、民族性正是通过一次次血战而建构、塑造的，最初，他们要对抗庞大的中华帝国，废汉字而用呋喃，然后就是法国殖民，成为印度支那，但奠边府大捷给他们长了志气，再之后，则是最强大的美帝，在冷战的背景中力图消灭越共政权，打了十余年都没结果，反而令美国人提到越战就心惊胆战。美帝走了，则是中共大规模入侵，也不能令他们屈服。

缅甸人，曾经牛逼过，《琉璃宫史》曾记载他们抗击元军的光辉历史，泰国人的阿瑜陀耶王朝就被他们屠过几次首都（即如今大城），从清迈或三塔关进入。二战结束时，缅甸无论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程度跟泰国相差无几，但经过几十年的军事独裁，两国已相隔天壤。缅甸傻B过，但也不是彻底傻B，所以这两年来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禁、昂山素季选为议员、国外政要访问、向国际社会开放，等等，一时风生水起。

随便说说，呵呵，主要想论述，支那国实在是当今世界最垃圾的国度，民愚而官贱，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呸。

地理，在历史演变中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也不是决定性的，比如说，1800年左右，欧洲在美洲不但完成了殖民，殖民国家很多都独立建国了，但在东亚，殖民、消灭土著政权才是开始，只因为，对于欧洲列强，东亚是最遥远最难以抵达的区域。 //@嬲一男:地理决定论？！

可就欧化历程来说，东亚的日本却是非白种人里欧化过程最迅速最彻底的。像伊朗、阿富汗的王室都曾付出相当大的欧化西化的努力，但都失败了，土耳其和泰国相对比较成功。土耳其还可以用地理上靠近欧洲来解释，且伊斯坦布尔本来就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首府。

再比如，法国拿破仑、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都曾有过建立大帝国的雄心，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地缘是很重要的因素，法德两个国家都夹在欧洲中间，扩张太甚，就是四面被人夹住围殴。但俄国向东、北、南甚至向西侵略扩张问题就不大，它占的地方是别人不要的，或者无强国。

像拿破仑、希特勒在俄国/苏联吃了大亏，就有很大地理因素，所谓的战略纵深，他们都是推崇速战速决、闪电战的，但俄罗斯太大，无法快速彻底击溃，又是深入敌人腹地，军队给养困难，还不时遭到游击队伍的骚扰袭击，俄罗人也可以把军工厂等撤退到叶卡捷琳娜堡、秋明等地，以空间换时间。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像阿富汗，号称亚洲的十字路口，周边什么强盛势力崛起都要在这里争夺冲杀一番，所以就没安宁过，卡尔扎伊算是在美国支持下暂时稳固了政权，但苏联/俄罗斯淡出后，隐隐出现了中共的身影。

阿富汗是通过瓦罕走廊跟中国连接的，但中共因为担心塔利班组织渗透境内，长年关闭了这里的关口。唐三藏印度取经，返回的路线走的就是瓦罕走廊。

2013年4月27日

反蚣、“革命”欢迎真心支持也欢迎投机，但肉唐僧小丑式的表演装逼、卖弄、轻浮，完全毁了一幕悲剧在残酷上演的真实性和严肃感。无尽的悲叹、眼泪、血腥和屠杀，耻辱与痛苦，绝不屈服，实际上靠的是一股气，可一旦猥琐、浪笑、插科打诨介入，什么都成了闹剧，就是给各种闲人寻开心的，在淫笑中举手之劳释放自己政治参与的焦虑，我捐了钱，我也算是为民主事业奉献了力量，我从此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了。艰难困苦，勒紧裤腰带闹“革命”而成功，有过这样的故事，但我没听说过淫笑浪笑着在妓院里干革命成功的。

傻X，假装聪明，肉唐僧这烂B，我知道至少十年了，他在网上种种洋洋自得、混圈子以图出人头地的表演没少看过。革命也可以投机，不带来现金收入，但能积累象征资本，于是以其他渠道兑换。投资未来，当年索罗斯的民主基金也干过（索罗斯拔根汗毛没他腰粗？），但很快被红龙灭掉。

肉唐僧这贱货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他不会有鲜明决绝的政治反对，而是真真假假浑水摸鱼，改良、理中温，皮鞋党反对口炮党（以之向党自证清白），起码保住了账号不被删、粉丝不丢失，然后开门迎客做投机生意。捐到多少钱、帮助了多少人无关紧要，而且实际上这个数额由国宝在帮助控制（绝对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在精英圈当掮客拉皮条嘛），却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迅速收获民望，尤其是在那些有政治参与焦虑的资产者当中的声望，这些，比十万、几十万元钱有价值多了。10万元如今能干什么，异议人士暂时休息一年能挣到，也可以在京沪买一平方米房。﻿

继续谈钱的问题，如今大红龙一年会有多少钱收入囊中？常见的说法是10多万亿，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或者被误导的认识，因为它只是中央级的财政收入，遗漏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事实是当下的国民生产总值是50多万亿，而有40%，也即20多万亿，全归窑洞党支配。

也就是说，别说你募集10万元，就是募集一个亿，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体制本身的资源与财富不会变化，稍微改变的是民间的钱财分配状态。把一些有政治参与欲望但又胆小懦弱的肉猪的闲散资金汇集、转移到某个焦点良心犯的困苦家属那里。

扶危济困，用钱财支持政治反对，“投资未来”，乍看之下无可厚非，但由肉唐僧这个贱人这个北京油子混子来主持，以送饭肉猪党（肉猪剃了一根毛还是割了一块肉？）的观念和方式来操作，令人觉得可疑或反胃。

首先，不论是良心人士入狱、家属受困，还是中产小资肉猪焦虑，都是窑洞党造的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系统性出了问题，你帮它纾难解困，进行修补治疗，就是在自带干粮灭火，自费维稳，花自己的钱和精力，干的工作是中髸中央的同构镜像。

钱财的转移、分配的再平衡，同时缓解了两种紧张，受难家属的经济窘迫，中产小资肉猪的时局担忧、良心不安、“要做点什么”冲动，可本来，这两种紧张（同时也是痛苦、愤怒和仇恨）的释放目标是当政者，在此得到了抚慰和缓解，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注脚。

其次，穿皮鞋的肉猪愿意拔下一根毛积德行善，那些良心犯、异议入狱者自己真的肯接受别人的钱财资助，其姿态还那么洋洋自得、高高在上，仿佛在施舍，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以为政治犯和政治犯家属是可以分开讨论的，家属的想法和选择不见得能得到当事者的认同，当然，出了事二者的沟通受阻，关在高墙内的人也只能接受外面发生的既定事实。

在此我想问一下异议人士，你从事政治反对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行动的后果，万一你被收监入狱，你是怎么为你的孤儿寡母娇妻安排的，你是对家庭无情无义还是政治冲动太强烈无法控制自己，你可不可以延缓一两年，先赚10万元安顿好家属，再煽颠或上街举牌，还是因为你预知自己一旦身陷囹圄肯定会有热心人、革命后援团送饭送钱？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我出事，我不会让家人接受别人的钱财资助（尤其非亲非友的陌生人），如果认为我冷酷、不孝不慈，我承担“冷酷、不孝不慈”的罪名好了，这是我已经想好了的准备付出的代价，实在困难，也许会接受声誉素佳、真诚可靠的“同志”的钱，但绝不碰肉X之流在淫声浪笑中一群小资开party卖肉筹集到的钱。它是违和的，以消费革命的轻松欢快瓦解了“革命”本身的残酷事实和决绝意志。

有人鼓吹肉傻逼探索、开创了在网上组织财力“革命支持”/政治反对的新形式，但事实是，此类募捐事件在以前发生过无数次，甚至低俗屠夫非常成功的杀猪模式都是他的先辈和样板，而诋毁和恶毒攻击谩骂屠夫最用力者，非肉唐僧这个贱货莫属。

那么，此前是别人没他聪明还是没他用心有能力，只落得零零散散、此起彼伏、不成气候的结果，不是的，是别人没肉X那么油滑猥琐，不肯自我阉割小心翼翼不踩红线，所以连微博账号都保不住，更别说有什么公众影响力。

展览/炫耀责任与良知，批评姿态、政治反对，乃至"革命"，踩准红线，拿捏好尺度，也可以是一门生意，在风雨如晦的当前中国存在着不可轻视的消费群体，其中表现优异者，比如韩寒、李承鹏、柴静，等。

啧啧，幸好我明智地说过绝不要肉X肉猪送饭党的分文，不然“能不能把五万块还给我？我给狗买根骨头它还知道朝我摇尾巴呢”这么一问，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嘛。

呵呵，这种恶心货色你敢粘他？我给你送过饭了，你还好意思/有脸批评我，反对我，你忘恩负义啊，我最正确了，你要站在我的队伍里。不听我话跟我捣乱就还钱，还到处公开宣扬你欠我钱。//@Liveretaw1:这叫送饭？这叫以饭挟人。

这样才像皮鞋党，俨然精英，未来的大局就靠他们了。 //@廣陵逍遙主:俨然是土匪在亚非拉散钱充凯子的路数，尼玛还是别人的血汗钱。

穿皮鞋的肉猪不少持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作为精明者、衣着光鲜者在施舍和怜悯，而不明白其实是自己被拯救，如果同意送饭只是买赎罪券这个比喻的话。 //@thinkofyou:肉傻逼现如今把送饭行动自比为主人给狗吃食，真正是污了那些捐款的人。醒悟的人真的太少。

污了那些捐款的人倒是其次，最重要的羞辱、亵渎了接受捐款的人，因为这种给与取的关系，造成了地位、视线的不平等，高下之分。这种观念是隐藏在肉装逼的潜意识里的，不小心流露而已。

都是别人的钱，肉X不过当个拉皮条的老鸨，但做得老鸨，自然有些威风和特权，“感恩的心”还是主要眼泪汪汪地给他唱。 //@thinkofyou:不错。让肉傻逼再玩high一点，到时候把吃过他饭的人每到年底召集起来眼泪汪汪的合唱“感恩的心”。

狗吃饱了肚子，叫得就不那么凶了，好让我皮鞋党从容定扶危安邦大计。你再不服，还可以噎你，还我狗粮钱。 //@一起来建党:肉唐僧一句话果然说出肉猪送饭党宗旨，送饭原是喂狗。另类招安和维稳啊。

2013年4月29日

哈哈，贱逼就是贱逼，一刺激，一被逼到死角，就穷形恶相毕露，完全不像平时自撸的皮鞋精英派头。

有这么一帮傻贱的粉丝做肉猪送饭党，还不如去死。如果fo我的人在我的帖子里跟帖如此蠢贱，呵呵，我马上屠粉。

我虽然在诛心，还不好意思这么说，但在新浪微博，经常参与政治、时事，加V，坐拥十几万粉丝，就已经说明所有问题，党给你了良民证和通行证，予以保护和支持。 //@-九段:俺老早就说，至少8成是裆的人。让一些好控制的人不断地出头，占领道义资源，边缘化对其“危害最大”且完全决绝的人。还有，我发现，凡某一黄姓欣赏的人，就一定是垃圾，百试不爽。

智商和道德双重破产，所以才会气急败坏，口不择言，这蠢贱逼还素来以高智商傲视群雄，睥睨天下。//@malavivo：不听话，我结束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政治生命。

把事情缘由都说错了，mina转了@pangjiaoming的帖子，我评论了两句，骂邓飞、肉X皆贱人，被人转到腾讯微博，老莫看见转发了，然后评论了两句，不知肉X通过什么渠道看到，于是反击，污蔑抹黑所谓的推特口炮党，事件的真正起因不是骂之类，而是对当下中国所谓的慈善、公益的看法不同，深层依然是对中国现实、民主转型的路径/方法认识歧异。肉X这傻逼不学无术，智力有限，他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他能把什么列宁、孟什维克搬出来论证，就足见见闻之狭隘、知识结构之陈旧。

像流氓燕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土鳖，才会说出肉X学问渊博、识见精湛（原话找不到了，大意如此），不要跟莫之许和我计较了这种让人笑掉大牙的话，肉X的智力、学问也许比五月猪头之流强些，但在我眼里就是渣，他的人品给大多数人提鞋都不配。

回复@Kielboat:什么地方过了？慈善、公益等也不是绝对不可做，但邓飞、肉唐僧之流显然所托非人，私心重，名利欲强，迟早把路带到阴沟里去。//@Kielboat:又过了

肉X这傻逼，仗着口舌伶俐，嘴脏，圈子里混的哥们多，到处装逼，好像老子天下第一，没人敢惹他，不碰到硬茬，他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我抽了他好几次了，他哪回不是灰溜溜的，欺软怕硬的孬种怂货。 //@\_狂人日记:记得有这事。//@安哈特親王:肉唐僧这个傻逼编什么谣言我都不奇怪。去年写情书之前那一架，就是因为V骂了肉，肉回骂没骂赢，然后编排这是老莫派小弟来砸场子，火力转向老莫，结果又是一鼻子灰，呵呵

这次骂架，才发现还有印着肉唐僧这傻逼漫画图像的T恤到处卖，该有多虚荣多无耻，才会让别人把自己的画像当一个（类）组织的图腾，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卡扎菲，等等，都也只是荣登大宝后才这么干。

有人卖命、大家出钱，肉唐僧居中张罗一下，拉个皮条，就顿时自己高大得成了教主，画像接受党徒（甚至包括受捐人）膜拜，真jb可笑无耻。

【包括他在我从不去的twitter上骂我。】http://weibo.com/1657239733/zu90PvhoL //@三毛流浪不起://@malavivo:这sb自称不去推特看文，他还有脸说，“据我所知，一个twitter党的都没有”，哪有这么自己打自己脸的。

肉X他们搞动静这么大的活动，党国给颁发良民证和通行证，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借力消力，既然改良论者也在攻击打压最彻底最危险的推特口炮党，有共同的对手，那就给他们输送话语权和道义资本，形成占有优势的竞争，消解、边缘化激进分子群体。

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政治反对不可能彻底消除，那就退而求其次，政治反对可控，显然，改良论者更驯服更容易操控。

反正一朝天子只干10年，你叫嚷政治改革、公民社会发育好了，对于改革、发育，10年完全是个可接受可容忍的时段，即使最终我十年纹丝不动，你又可以期待下一个十年，可如果激进派有影响力了，中东北非那样几周几个月就发生不可逆转的大事了。

纪原这个傻逼越来越蠢了，肉X他们能送出多少饭，但他（们）借此聚敛收割的人气和道义资本，他们以之为底气向屠夫、莫之许等推特口炮党发动的的攻击抹黑却是致命的，使这些本来就被漠视和边缘化的激进分子更形单影只。

简单去看看在肉X等的诱导下有多少他们的脑残粉在无理性地疯狂攻击抹黑莫之许和推特口炮党，明白事理的人，信息源比较全面均衡的人，自然能得出比较恰当的判断，但微博是个受控的、畸形的舆论场（但同时又是不可忽视的），肉X等的坐大使之更为变态。

你这个傻逼不服，那解释下为什么肉X长期的、声势颇大的送饭活动得以在微博存在而不被绞杀，但其他受难者捐助活动几乎实时被删帖封禁？

政治反对，反对政治，如果口炮都没有，鲜明决绝的态度都没有，那还不是个笑话，一帮暧昧猥琐的太监可以指望什么？苟且、暧昧、精明地不踩红线走，可以是一种生存策略甚至斗争/革命策略，但不是价值，可肉X等的言行，他们的示范，是在把苟且暧昧的生存术当价值和优越在兜售推广。

真他妈傻逼，你团结来一个动辄要结束别人政治生命的孽畜干什么用？

捐助受难者、送饭，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舞台，长期以来不少人都在做，只不过被当局打压限制，不为公众所知而已，连被肉X恶攻丑诋的低俗屠夫，也是先行者，肉X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异军突起，是一种竞争也是收割，（有意无意地、客观上）排挤掉那些当局眼里的边缘分子、激进分子、危险分子，使他们难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道义资本以及联系组织网络。送饭也是一个难以消除的存在，主导权转移到皮鞋党、理中客、小资中产手里，虽然也不爽，总比让那些偏激的人暴戾的人不驯服的人彻底反对的人掌控好，而且，如果这个皮鞋党攻击推特口炮党不遗余力，那就更理想了，可以结成隐秘的统一战线。

说是党的人，未免过于诛心，但肯定是党认为可以利用、掌控的人，其存在不是一种危险。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知道你说的不是我，像变态辣椒、染香姐姐、北京厨子等在这里争论中表现就很sb，因为他们本来就是sb，我早骂过了。

还有一些人，和稀泥，不知道该怎么站队，觉得肉X虽然泼皮无赖、品行恶劣，但终究在做“很有意义的善事”。不明白，他行善、积累道义资源，就是来堵你嘴的，我因为功高盖世，我就可以更无耻、更肆无忌惮。用曾送饭给莫之许来噎他是同样的道理。

肉X以前攻击奚落屠夫和莫之许等人，抹黑诋毁推特口炮党，不见得能服人，但名头越来越响，脑残粉越来越多，他更有智力和道德优越感、俯视感，骂人底气是越来越足了。

肉X等的暧昧生存/抗争方式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苟且策略，镰刀斧头tank下讨生活，不刻薄的话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洋洋自得、信心爆棚，充满了智力和道德优越感，我们的道路才是光明的（其实不然），我们有着伟大的责任感和怜悯心（别人没有？），一句话，“装逼”，就把猥琐膨胀成了在公众当中推行的价值，暗示自己是可以/值得效仿的榜样。

【//@刘苏里：有人对@肉唐僧送饭没被绞杀提出质疑。无比愤怒！诸位兄弟们好好想想，如果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至今还落个寸草不生，是否才符合事物发展逻辑？扪心自问，你们怀疑得对么？不对，该怎么办？】

作为点燃最初火苗的人，我来回答下刘老师。在当前的局势下，窑洞党的实力越来越雄厚，打压也日益严厉，网格化维稳，不论你当理中客，温和反对，还是做彻底激进的人，在网上口炮，都没有结果和出路，目前是死局。但做人要坦诚，直面这种失败和悲观，而不是假装自己走上了坦途与光明大道，且嘲讽打压那些彻底决绝的人（即口炮党），此种嘲讽和打压还借助了极权提供、允许、培植的话语权不对等与道义资本。

假装自己找到了道路与方法（还真有点小成功），洋洋自得，招摇过市，它是对公众的误导与欺骗，麻痹肉猪，贩卖虚假希望，而抹黑攻击口炮党，穿上皮鞋狠踩草鞋，消解和打压那些坚决反对、毫不妥协的人，使他们更边缘化，更势单力孤，简直就成了无耻——风雨如晦，口炮是反对的起点，也是残存的火苗与种子。

没有很多人所想象的“革命”，只有溃烂和墙倒众人推而已，所以那套革命的烂逻辑早失灵了，但是存在着对现实更为清醒与准确的认识。有些人即使他们认识不足，设想的道路与方法行不通，注定失败，但如果你愿意踏踏实实践履和测试，不高调自吹自擂，自我标榜，向公众兜售，我也是敬重和支持的。

2013年4月30日

【@伯林的微博：如果一样公民行动还没被禁止，就推测这样的行动是官方默认，是和体制的合谋，这种指责是非常野蛮的。老莫判断：（送饭）活动不会太持久，会被灭掉。因此我想老莫也认同送饭行动并非和体制的合谋。这一点老莫和他的某些支持者是不同的。送饭党人竭力将送饭行动去政治化，以便能持久些，这一点何错之有？】

伯林论述普及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还是不错的，但真的功力有限。官方默许和与体制合谋是差别极大的两个概念，官方默许，只需要一方的行动者就行了，你在我的如来佛掌内，我任你这个猴子翻筋斗，而合谋，从字面上看，是两方的行动者要商量，要碰头，要接洽，都迈出主动的一步。

其次，本来相当政治化的行为去政治化，遮遮掩掩，瞻前顾后，自我阉割，它是勇气和胆量的丧失（我们时代最缺乏的东西），且形成示范，当然可以指责。其次，是否政治化行为、要不要采取措施阻止实际上的裁决权在当局那里，可大可小，你不知道你的“去”，能否让行动更持久，当事者自认聪明，旁观者有权评价为猥琐。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当局还允许我吃饭撒尿呢，那我故意不去吃饭撒尿？ //@伯林的微博:区别不大，一项活动只要官方认可，那就不应该去做，我理解你是这么想的，错了？

体制没什么可清晰确定的机制，不然就不是毒裁专政了，专制就意味着行政机构保留着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它滋生的问题极多，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啦，草菅人命、司法虚设啦，等等。

没啥公民，当局眼里都是贱民。你想“公民行动”就去公民行动好了，但别装逼，不要把苟且的策略膨胀为价值，认为是正确的道路（现实是无不受到打压和遭到失败），更别龌龊下流到还借此充满智力与道德优越攻击“推特口炮党”、那些绝不妥协的反对者，说人家想当领袖，在撕裂社会。

感受到全面的溃烂，充满焦虑，要去做点什么，承担“公民”责任，这是典型的肉猪小资病，得电。

中止行动，自我放逐，专放口炮，坐视糜烂，把握时机，街头战斗。

哈哈，这是我给自己设计的策略，不见得适合别人。我放放口炮，也被国宝不断骚扰，再进一步，就该入狱了吧，没必要，不划算。

像郭玉闪那种低智脑残，我不过分析了送饭和不送饭两种行动造成了支付矩阵怎样的变化，从来没明确说主张不送饭，我反对的，主要是肉X借送饭装逼与自我造神，没对普遍的送饭予以泛泛论断，这傻逼还能推断出我主张破坏、拆台甚至暗杀，真是奇葩，窑洞党在造孽与你主动参与造孽、破坏、毁伤，完全不同。

他完全缺乏基本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逻辑推断能力，表达能力也很拙劣，就这水平还长篇大论，能不能把140字的微博写得好都令人高度怀疑。

我粗略看完了，处处都是硬伤，完整的批评也许可以写5万字吧，但谁有兴趣去研究解剖一堆狗屎。除了见识狭隘，逻辑漏洞，行文当中的心思卑劣也昭然若揭，比如正如我说过的，假定彻底的反对派就要去搞暗杀，逼人献祭做人肉炸弹，塔利班也不是经常这么狠。

他以这种臆想的假定为前提，于是推论出我及莫之许等都是口炮，主张与行为分裂，懦弱，无奉献精神等，真是操你大爷，对极权统治谁最危险最有杀伤力党国的政治警察最清楚了，甚至微博上的小蜜都清楚，被关进黑监狱，监视居住，天天被删帖文和账号，还不够呀，还要去坐牢与白白送死。

好像这傻逼（以及很多傻逼）认为言说不是行动，只有你去募捐了，探访访民了，去灾区现场救助了，组织了一次教育平权游xing，才是行动与实干/实事，或者言说的价值比起实干/实事总是低一些。如果他（们）的道理成立，鲁迅也许该重拾旧业去战场救治伤员，哈维尔做个工人俱乐部主席比写文章强。

吃相难看，观感不佳，于是怀疑其心态和企图，是很自然的反应，不管你在号称从事何等伟大的事业。批评都不允许，那你还追求个P民主。

莫之许和我擅长的是写作，是放口炮，那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长处呢，而且，除了放口炮，真的别的事也没干过？坦率讲，口炮这种智力密集、危险性高的行当还真不适合肉X、笑鼠、赵楚、郭玉闪、五岳猪头们从事，他们适合去搬砖和种菜，人畜无害。

这是必然的结果，以前论争也是如此，微博是一个被政治强力磁场严重扭曲了的舆论场，所以不是真理胜利，而是权力胜利。公知大V看似独立和无辜，但实际上他们都由X匪帮在背书和撑腰。那些肉猪粉丝更是如此，他们要是分得清是非曲直，窑洞党的统治还能如此稳固？ //@草泥马鸣泣之时：自诩中立的都在拉偏架，擦！老莫要真被这么下作的手法结束政治生命，劳资也TM准备当口炮党了。

【但做人要坦诚，直面这种失败和悲观，而不是假装自己走上了坦途与光明大道，且嘲讽打压那些彻底决绝的人（即口炮党），此种嘲讽和打压还借助了极权提供、允许、培植的话语权不对等与道义资本。】——前两天说的，当下这一切在上演。能否自吹为神预测？

哈哈，莫之许当下有点魔教教主的味道了，被各大名门正派围攻在光明顶或者黑木崖。

口炮的重要，在于它断了你的退路，除非成为卧底，再也没有与体制合作的可能，没有口炮的充分宣示，没脸自称政治反对派。

因为网格化维稳系统的绝对优势，时机很难主动地去积蓄，往往是体制糜烂过程中症状的突然爆发，地震一样，所以还是把握比较合适。 //@XiyanFine18:能否改成积蓄时机？ //@malavivo:等候时机 是否太消极被动了，改成把握时机。

操，如今个人之间谁能强迫谁，看着不顺眼，就骂两句，又如何？我素来欢迎反批评的，即使你骂我，只要你能戳中要害，我会感谢你帮我纠正错误。但我讨厌弱智的骚扰，会第一时间拉黑。不过你还可以继续在自己微博上攻击我。

2013年5月4日

这话很傻X的，我写评论，就只代表我自己，完全独立，就是放口炮的人，什么扮相都有，互相攻击也屡见不鲜，并无所谓的党和统一面目，创造并使用（推特）口炮党的人，不是智力缺陷，就是居心不良，捆绑起来贬低、污名化一大批人。我骂人，指名道姓就是肉X肉唐僧，就是意欲贬斥送饭党人，统一打包，也还有点道理，因为肉X自居送饭党创始人，且其图腾其logo就是肉X的漫画图像，但我实际上比较少这么做，因为这不精确，也不公平。 //@南云楼-:肉唐僧和“口炮党”都把自己的打扮得这么难看，难道是政治磁场无所不在的影响所致？

这是难以判断的，因为系统太复杂巨大，变量太多，我虽然臭骂肉X这b，指出了一些也许不利于“不再送饭”的tradeoff，但我没对送饭本身加以论定。 //@海岸天际-:显然没有，而且是反作用。//@akid：我的标准只是：肉式送饭，到底有没有对「不用再送饭」这个终极目标有所助益？

这太明显太常识了，都不用讲。但具体到肉式送饭，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肉X本人，他作为最聪明最具菩萨心肠的伟大革命皮条客而荣登神位，供人膜拜。其他当事者、受影响者只有些微的变化。 //@撒泼打滚:当然有，被送的人因为获得物资和精神上的支持而敢于继续为不用再送饭的社会而抗争。

别搞笑了，我从没听说过有动辄拿皮搋子捅人家母亲阴道的领袖，如果他靠谱，不会被莫之许和我的几篇帖子打倒、毁了，如果他不靠谱，早点挤掉脓疮也不是坏事，你是想说我的杀伤力太强大？我倒不这么认为，他是本质不良，一夹逼，就开始自毁。

像什么还我的钱，我结束你这卑鄙小人的政治生命，说人家靠媳妇养，把公共批评搞成隐私揭发与人身人格攻击抹黑，嘴脸太无耻了些。

他还是好人，就是不知道天资还是学力问题，能级升不上去，像他说的，好像莫之许这样的老江湖的判断能被我显著影响一样，他自己没有与我类似的观点，就不会转发我的帖子。 //@gloriagany:上午实在忍不住unfo了，本来以为伯林只是个老好人。

这不用担心，关在监牢里的良心犯啥也不知道，难属也估计不怎么上网看微博论争，也不见得人人有道德/美学上的洁癖，自己处于困境，钱送过来，为什么不要呢。但我肯定不会要，估计持这种态度的还有一批吧。 //@情绪稳定V:我更关心肉唐僧主导的送饭，还有没有人敢接受。

送饭与口炮并无显著冲突（矛盾之细微处再讲），当发生争议与路线分歧，该怎么站队？我觉得可以从花费维稳经费的数额上来反向推断，谁耗费党国的财政收入多，就支持谁。

一群被错置了地点和时间的傻逼。 //@被解救的未来:vivo，你对新浪上的铅笔社怎么看？奥地利学派。

窑洞党崩溃，归根到底还是个经济与财政的问题。 //@hx\_氵木:真心觉得，博弈论比“实干重于空谈”这种可疑的道德判断更有用，更清晰。

“民主之后杀全家，一人一个貌如花。”

这在帮我拉偏架了，我就是爱骂人，不时主动骂人，有多少人愿/能逼我出手？不过我骂人会适当调整分寸，肉X这种变态病人，加大用药，恶人自有恶人磨，我就是那个恶人。 //@威廉洛三世:语言暴力？那次出手不是被逼？修养？支部外人没几个配提。//@手掌黑: V，这是夸你呢还是骂你呢？

呵呵，这就是我攻击笑鼠、肉X尤烈，而没怎么斥责郭玉闪的原因，你认为对你去做好了，虽然也存在竞争，但都成不了气候，自己尽心而已，少装X，少拿自己因为苟且策略而积累的话语权抹黑栽赃别人。你依赖着体制纵容、保护、栽培，凭此结果帮体制打压、边缘化体制最激烈的反对者，还好意思吹自己是革命党人？没有逻辑一致性，处处悖谬和自我分裂，想把什么好事都占全，于是不诚，虚伪，吃相难看，笑鼠的问题，是太蠢了，也有点阴，而肉X，痞，脏，ego太重。//@南云楼-:是的。倘若以送饭行动集聚的政治与道德资源，来对口炮党的诉求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力极大。

还有，肉X太喜欢装了，动辄毫无必要地引用名人名言冒充学问大、读书多，以及自诩的皮鞋党，洋洋自得的精英派头，我有着本能的怀疑与反感，一压力测试，全露馅了，他就是打小教养不良的乡下土包。

都是奴隶，都是贱民，都是肉猪，被党国上层和精英剥削奴役，正在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流泪流汗流血，八字还没一撇，你先在意识、言论和派头上把P民分成三六九等，自己高居上流，俯视众生，我呸，你为啥不直接加入窑洞匪帮呢，你跟他们精神气质最像。

送饭与此大大不同，用一个别的有创意的logo并不影响传播、识别效果，而选择了肉X的漫画图像，只能解读为自我造神，把自己与饭恩教捆绑起来，立为教主。 //@季燕江氏:，选举的时候，这是常用手段。我觉得无所谓。

这小子还真接查韦斯的班了。不过左一点问题也不大，拉美不少国家贫富差异悬殊，巴西、阿根廷都是左翼在执政。//@微天下

【快讯】法新社报道，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驱逐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很出名的。巴西是前殖民地，资本家圈地搞种植园、牧场，后来又是工厂、矿业，沿袭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没怎么用土改、加大转移支付等激进手段调整过，所以积累起来的贫富差距很大。 //@吕青青\_:最近有朋友去了里约房价和消费高得惊人 贫富差距大。

根据我的粗略观察，肉X没这么爱钱，他可能也不缺目前能从其中挤榨出来的钱，肉X好名，好色，好当教主，好装得智力高、比别人聪明，即使钱或收益，也是从其他渠道间接来的，比如结识了某金主给自己介绍个生意，找了个好工作，多卖几本书，写文章稿费高了等。//@廣陵逍遙主：恕我阴暗，也没有根据，我觉得所谓的送饭铺子就是利用民众的善心为自己赚钱的一门生意。这不比乌有之乡红色鼓噪背后的有机食品推广高明多少。

小邝是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土鳖，这两天还在捧肉X的臭脚。以前常来fo我和MC，被我们骂，他有点受不了，说我关注你们，你们别回fo，省得被看见什么不妥又扁他。 //@高下堂主人:主要是有人捧啊，邝海炎称之为“我见过的智商和情商均最高的人”。

他人不坏，但学力和洞察的天资差了些，于是在一些高级的问题上会判断错误。 //@愤怒的破事:哈哈那还挺可爱的。

也许是西方油画延伸到这个话题吧，但终止在印度卡久拉霍性爱神庙。

大致如此吧，但我不认为印度性爱神庙只单纯是宗教方面的体现（比如性力派），它也是日常世俗生活的折射。婆罗门教/印度教等的性观念并不是那么保守，假正经，把性污名化、罪化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产物。

佛教等自然有禁欲的观念，但这是对修行者来说的，他们对世俗生活中的性有种“自然健康”的态度。所以南亚、东南亚的佛教社会和林迦崇拜并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当代社会，这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像老九对好火药的评价就太苛刻了，说她轻浮虚荣爱炫耀，确实有点，但不是什么大问题。 //@愤怒的破事:好像老v还经常提到个观点大意是说干露露的行为是对肉猪国的正常秩序和观念的冲刷 总归是好事

好火药有些本能的优良政治直觉，比如第一时间对第一夫人的厌恶，但见识之类就没法谈了，她不读书，视野窄，也没什么写作论述的能力。

看大波妹的，谁管这么多？ //@求之于内:好火药就一条，韩粉，就够呛了。

德国这个国家，发展比较均衡，汉萨同盟的年代，北部靠海一带条件好一些，资本主义初期，靠近法国的莱茵河沿岸工矿业发达（著名的鲁尔区），但德国统一，则是普鲁士完成的，其首府是柏林，在东部，它也没有像法国那样的特大中心城市巴黎，而是法兰克福、慕尼黑、汉堡、柏林等鼎足而立。

两德分裂的时候折腾了一下，再说，德国别的地方都不错，各擅胜场，根本不鸟你什么首都，不会像巴黎、伦敦、莫斯科、北京那样变态地把资源都在一个城市堆积。

2013年5月4日

大型石化项目放在沿海一带尚可理解，在成都平原/盆地建设，可谓丧心病狂。

肯定是石油裂解了，原料国际上来的，先运到港口，再拉到四川。 //@胡同一霸:原料用四川天然气？

大型石化项目，国际上都是沿海集中布局的，像美国的墨西哥湾，欧洲的鹿特丹，日本鹿岛，韩国釜山，集中污染，集中治理，像中国这样遍地开花的，十分罕见。 //@胡同一霸:回复@林朴:连昆明都上石化大项目，绝对疯了

这是地方政府恶性竞争，GDP增长、政绩高于产业规划的结果，一个石化项目，动辄投资百亿，也可以带动本地就业，还是缴税大户，于是地方官员不顾长期危害，竞相以优惠条件争取，镇压民众抗议，恐怕也是其投资协议的一部分。

中髸不亡，灾难不已。

污染当然很大程度是可控的，但问题在于你想花多少钱，业主有没有这个意愿去减排控污，如果他嫌成本太高，不愿意，受影响民众有没有办法去强制他，在当前情形下，没有对应的制度安排，或者无效。 //@加肥猫imax:以现在的技术，这种项目污染是否可控？

中国不是号称地大物博吗，不是新加坡这种弹丸之地，实在没必要放一颗炸弹在成都附近，那里还是地震高发地带。

像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距基辅只有100多公里，还在其水源上游，不知道这些sb选址时怎么想的，核电站爆炸后，还封锁消息，这极大地伤害了乌克兰人的感情，所以苏联解体时，乌克兰人坚决要独立。

俄国的起始就是基辅公国，那时的莫斯科还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莫斯科公国壮大以后，吞并了基辅，但有时势力衰败会被波兰兼并一部分，但总体而言，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是一个种族，也长期属于俄国。

波兰、立陶宛统治基辅主要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联盟之前。 波兰在一战时趁乱打入过基辅，占领了乌克兰西部的领土，二战时才被苏联收复。

一个食品、药品、婴儿奶粉都是毒药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安全的大型石化工厂和核电站，最大的恐怖还不是出了问题，而是出了问题不让你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苏联当局封锁消息，本地居民不知底细，看见官员及其亲属子女都在跑，才知道出大事了，但这时，已经被核辐射严重伤害健康。

封锁消息，不让国民知道真实情况，自然是出于维稳的政治考虑，对于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政治维稳都是高于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的，甚至可以为此主动屠杀无辜群众。//@愤怒的破事:所以反复论证px无害的都是傻逼谁都知道奶粉不应该有毒 可在肉猪国就不同。

反对在松江建化工厂，支持在外滩建核电站。

你这说错了，核电的案例里，所有者、代理人、最直接的受益者、操作者是分割和剥离的，本地官员不会去核电厂上班，有了政绩升任他省或中央了，是短期行为者，而对于中央当局，最重要的是政治维稳，利益冲突时也只照顾500家族，其他人（包括普通党员和中下级官员）都是随时可以牺牲的走狗与奴隶。

你怎么保证中国的核电站没有操作失误呢，即使没有，遇到日本福岛这样的自然灾难（地震、海啸）又怎么办？

扯淡，相信中共的都得去检查下自己智商。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怎么处理的这么快就忘了？

因为没关注过，我都不知道肉X们具体怎么操作的。像书2他们那种攻击，比如虚高价格，然后给主事者提成，因为没有证据，故而不是真正有效的。

而且，在肉铺贩卖商品，还有风险溢价的问题，你是否愿意为了多赚几千几万块钱被政治警察盯上，轻则砸了你的家当，重则锒铛入狱。这里的风险和收益很难评价比较，因为国宝系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2013年5月5日

@wxb1919：拿马克思吐槽的基本都是傻逼。

中国、苏联这些sb地方是受“马克思理论”之害了，但北欧的高福利、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劳工工作待遇的改善，以及落后国家的民族独立、土地改革等，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思想资源，甚至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反向的激励，为了防止共祸，资本家（及其掌握的政府）主动出让一部分利益给贫民对冲。

像现在，欧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是左翼政党执政，信奉社民主义之类，虽然有的人认为老马不见得可以归入社民主义思想谱系，但他当然是此一倾向里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思想家，他怎么说都行，在革命实践中出了大问题，主要还得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负责。

分叉点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那里，但列宁掌握了最高领导权，及其死后，斯大林接班，托洛茨基被放逐，强化了极权暴政路线，列宁还是蒋秃的导师呢，跟毛贼是同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如今如果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那一定是要联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来干死中共和潘石屹、任志强、李彦宏、史玉柱这些资本家的，也没什么不好，马克思出道的第一篇著名文章，就是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那当然要操萱萱他妈菊花了。

不是马克思给了工人饭吃，而是工人（以马的思想为武器）通过联合、行动改善了自己的处境，拿回更多属于自己应得的份额。 //@boa心随我炫:感谢马克思工人有口饱饭吃。

2013年5月6日

（陈永苗）牛逼吹这么大，也只是“我们当年命名维权运动”。

如果可以集体行动，建设“公民社会”，是没人反对的，那么10年了，我们看看持此类理念的许志永等成果如何，取得了哪些进展和突破？在网上点点鼠标，匿名给某受难者捐献100元，是言论还是行动呢，当年在县长上签名，与此有什么不同，属于言论还是行动，哪个更有意义和威慑力，承受更大维稳压力？

网络实名制、手机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你把自己的策略、小九九表白得这么清楚，党国庞大专业的维稳系统难道不是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了，怎么把自己的私货夹带进去而逃脱网格维稳系统的监察镇压？如果集体行动，建设“公民社会”是路径，给出一个成功的、影响重大的案例。

党国维稳系统在不断评价所有存在潜在危险的言论与行动的风险，然后依据风险大小分配维稳经费和资源，经过连续动态调整，微分下来的每份风险的边际（维稳经费和资源）支出也许是相等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趋向均等类似，经过转化，那么争论可以认为聚焦在何处存在着维稳资本投入的错配。

如果抽象化地处理历年来各种“反对”个人和事件的话，我认为鳖蚣在维护自己的统治方面是高效的专业的尽职尽责的，极少发生资源错配情形，所以政权至今依然稳固，同样，聪明的真诚的尽力的反对者也在不断地通过试错把自己的言论与行动推向了边际线附近。

解析到此，问题转化到“反对”之真诚和聪明的评价上，聪明也无关紧要，因为人们天资有差异，真诚、不诚，则是大关键。肉X与莫之许比，我认为是不诚的。郭玉闪与许志永，与莫近似地诚吧，但他们无疑不够聪明，起码从文字上看如此。

我的看法是都要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悲观，但依然去做自己喜好和擅长的事，尽心而已，目前无结果也不问结果。

@游精佑：我介入维权初衷也是想去政治化的，我确实无意“政治”参与。心想在民主前先法制--讲道理总可以吧。但是狗日的福州市公安局的一些领导和福建萨比国宝一定要把我推到敌对面。现在我就是要正面应对！抄送@福州市公安局 @福州马尾警方在线

@游精佑：前面的微博言不尽意。所谓去政治化是试错检验。有这么多的教训还要试错，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应明确告知所有有意独立介入公共事务的人有关风险，否则无准备的牺牲，对家人，对自己伤害只会更大。要集聚的是有准备的人。

我也不是在驳陈永苗，随便谈谈感想而已，否则像他的“一人成军”与“群体行动”怎么逻辑上自圆其说等就很成问题。暗渡陈仓，日别人的媳妇生自己的娃，鳖蚣自己就是行家里手，第一次失败了，被老蒋果断清党，第二次比较成功，日本人入侵造成了机会，坐大之后把蒋校长赶到了孤岛。维稳政治显然会吸收这些经验与教训。

这些年，由于国进民退，当局财力日益雄厚，不但很少出现维稳经费和资源的错配，甚至不时在超配，茉莉花事件，昨天（前天）的成都石化抗议都是如此，提前给机关单位、社区打招呼，学校上课，提前一天重兵集结，铁桶一般包围天府广场、九眼桥。

别TM拿大词（民间主体性）唬人，那些被司法冤枉的进京告状者，那些因为强制拆迁被损害利益的人，那些失地农民，那些罢工工人，谁没有主体性（不然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和维权），又怎么不是民间的了？罗马尼亚、蒙古，说解体就解体，马上民主化，此前的民间主体性塑造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精明得很，只是在观望谁强谁弱，高压下嵌套选择一条最安全最能实现自己利益的生存方式而已。

在鸡国，政治是遥远而可怕的事物，肉猪们有吃有喝，虽然不怎么平等，但确实无论城乡生活条件20-30余年来普遍有所改善提高，那么为什么要冒险触碰高压线呢？从媒体（微博）上看遍地是灾，因为中国太大了，但从个人生活圈子的经验判断，通常是歌舞升平的，起码可以勉强度日。

2013年5月6日

环保、食品安全，在支那国不是个技术问题，而首要是政治问题。

（理聪们）真他妈智商低得可怜，牛奶有毒吗，大米有毒吗，猪肉有毒吗？但吃到你嘴里，往往就成了毒药，所以对平民百姓来说最安全的策略就是让PX滚远些。

这群在匪髸XI脑教育环境中学了点自然科学知识皮毛的人，不懂政治、不识经济，也无文化素养，结果成了最愚昧的可怜虫，替权贵站台，出卖毒害自己和父老乡亲，连大字不识一个、凭直觉和常识判断的乡下文盲都不如。

不是这样论证，因为专制政治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舆论批评权和联合抵制权。

白五毛与红五毛。//@七格福礼德是吧:到今天对这一点还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基本都是右派五毛，甚至比左派五毛更可恶，因为后者不过是老鼠肉，前者却还混了羊油。

加剧国民内部的分离和冲突是好事，试图弱化、敉平这些冲突，实际上在替当局站台，维稳的帮闲帮忙帮凶。 //@Kielboat:实事求是地说，当毛左被利用来对抗或牵制自由派时，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想自行其事挑战当局时就一样被镇压。

毛左或真心厌恶右翼/自由派，或只是演出作为晋身之阶，但他们都得到了官方的纵容与保护，用以消解平衡右翼力量，而某些自由派夸大毛左的危险，动辄文革重演，一是用此吓唬执政当局，作为自己跪谏的现实根据，二是配合演戏，假打，刷自己忧国忧民的道义形象，攒粉，权贵们则躺在安乐窝里一边暗笑一边数钱。

不小心翻别人微博时看见萧虫子，又在秀低下的智商，令人呕吐，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极少有人把他推到我的timeline上了。

这傻逼一天不闹两三个笑话就觉得白活了，也是奇葩。 //@路新朋:萧虫子每天都在丢人现眼。

@mahavivo 18 Mar. 美国梦是每一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故事，中国梦是五百家族发家致富世代相传的故事。美国梦是个人指向的，而中国梦则是集体指向，且此集体为五百家族所劫持与收割。

兲朝这种理中客贱人不少，屁民天天被官府操，他置若罔闻，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反抗下，他就跳出来呼吁警惕民粹暴力。 //@七格福礼德是吧:向白宫申请重启调查，这不是迫害，这是反抗。忍了二十年的反抗。//@malavivo: sb博猪。

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吹刀尔登如何了得，没看过，两条长微博一读，可以断定是傻X。

这么说余老师是他的粉丝了。文青并非不可救治，V老师当年也是研读科聪的文青，及至后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读哲学，现在把这些都抛弃了。 //@余喷:他有他的长处。他的长处不在概念的深入辨析。文青最常见的弱点。擅入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自取其辱必须的。

内裤一个个扒掉，称称你几斤份量。

对一个知名陌生人相当了解，在粉丝泛滥贬值的年代里自然算粉丝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余老师被人毁谤应该是一种荣耀，特别被谤满天下的V老师诽谤。 //@余喷:余老师不是那谁的粉丝啊。素没粉过，知道而已。熟归熟乱说话一样告你诽谤。

学力不足，智商有限，于是只学舌了抽象的原则，却不懂具体情境的体察和原则的灵活运用。 //@愤怒的破事:我感觉文青的通病在于掌握一点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后就满足于用此解释世界，我以前也是。

骂一个文人，就说你都快庸俗无聊到像社论作者或专栏作家了。 //@malavivo:对此人没好感。//@余喷:回复@malavivo:蛤蛤。顺便说，同城的连岳我也是素没粉过。我知道这不免被俗汉解读为文人相轻。哥早领教过文青的可怕，都杯弓蛇影了。

损他而已，老莫不但是个政治观察者和评论者，也是个参与者行动者，而参与政治游戏，党同很重要，就不得不压制观察视角得来的锐利锋芒。 //@余喷:这个，劳模倒不是眼光问题。我考虑在一个大型RPG里劳模的角色设定不许可他来洁癖。

欧洲皇室在封建时代彼此结亲，婚姻外交，常常某个王室男系绝嗣，血缘最亲最有继承权的竟是不久前刚打过仗的敌对国的国王，本国臣民也不以为嫌，迎之兼治两国。所以从皇族论，欧洲原本是一家。

所以法国大革命杀了路易十六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欧洲皇室怒了，你们这些屌丝竟然如此无法无天，敢惹我宇宙第一高富帅，纷纷出兵讨伐，各种反动与复辟；后来，俄国皇室也被推翻，尼古拉二世被灭门，又是屌丝逆了天，再一番围剿，可惜勾心斗角，不齐力，没干过苏维埃红军，留下大患。

2013年5月6日

戾气怕什么，在这个猪狗国家想努力做个人，怎会没有戾气。他的名字叫莫之许，典出“时人莫之许也”，那当然自知不会得到大多数庸众的认同，一生孤独，如果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跟肉X、五猪头、笑鼠、赵军事、过誉闪这些凡俗角色一样了，那就应该叫“人见爱”。

孤独当然是相对说的，更指的是精神。 //@马正飞:老莫一点都不孤独，虽然即使孤独也无所谓。

【在雅典，政府官员都是由奴隶充任的，因为权力在公民全体大会和公民代表大会。】——这傻逼还真不怕丢人，雅典的执政官是奴隶充任的？希腊政治和历史估计是从顾准那里学的，真可怜。

我没专门研究过雅典政治，但跟希腊相关的书，无论原著还是研究综述作品，早年看了不少，从没听说过如此惊人的事实（按理说这么奇特会记住）。 //@wxb1919:只不过在伯利克里以前，担任公职和从事政治活动单纯是为城邦尽义务，没有工资和津贴可拿。

这跟赵楚说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是尼采一样令人耳目一新，精彩绝伦。//@危舟：早先担任执政官是有财产要求的，后来似乎穷人也可以。但不管怎么讲，起码要有公民权吧。

回复@bw缺席:你这说错了，马木鲁克本来就是奴隶政权，印度也有个奴隶王朝。//@bw缺席:埃及马穆鲁克有奴隶作行政首长的现象，和雅典没关系。

//@帕米尔-亚森:与“哈维尔的《通往奴之路》”有得一拼。

呵呵，大学问家犯这种低级错误也没啥，但我注意到有人跟帖就此事实错误提出纠正，也被删了以保持自己的伟光正，真他妈无耻，记录下来晒晒。 //@\_狂人日记:妈的，就算土蚣的教科书也不敢这么写啊！

哈哈，这么搞笑。我看看。 //@中国看客:http://t.cn/zTWqbi9把@malavivo的话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教义录》做了对比。

不知道，（不锈钢老鼠）这女人被共产党吓一次后失心疯了，智力不高，却又爱装聪明，由着她闹笑话去。推上还有个病人baozuitun，疯疯癫癫，智商还可以。

稍微看了下，这只母老鼠篡改我的话，把自己的妄想接到我的文字上，树了个稻草人在那里猛抽猛咬，可真有喜感。我是在一系列语境下说这些话的，而且，文字里虽然有情绪有讥讽，但内核实际上是个tradeoff分析，这么分析并不是要完全推行什么拆台逻辑，而是指出其收益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大，这里采取了一种硬心肠的态度，政治小清新就受不了。而且这些人（包括过誉闪）的确阅读能力和智力低，会被文字中的情绪裹挟而忽视逻辑内核，给中性的分析投射自己误解的立场。

这是她故意加的，不然怎么大张旗鼓、无限拔高地批判呢。呵呵 //@我有信心但缺黄金:“送饭就是为现行体制延续寿命，就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完全是曲解嘛。

硬心肠的态度就是“天下兴亡，关我鸟事”，兴是肯定兴不了了，亡，世界最大最烂最邪恶的政权要垮台了，自取灭亡，幸灾乐祸才对，你为什么要担心北朝鲜金家王朝的灭亡呢？它延续一天，不是多一天的罪恶与痛苦吗？

有的人接受不了这种认识和态度，他们认为西朝鲜与北朝鲜不同，红龙国发展到现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许存在着像台湾那样平稳过渡的可能，但我以为西朝鲜就是北朝鲜，全球垫底的两个垃圾国度，比古巴、老挝、越南都差很多。

老挝人穷是穷了点，但山清水秀、风光优美、民风淳朴，还有佛教（可能也包括社会主义）来安慰人的心灵，尚未遭受中国此类穷凶极恶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毒害——掠夺式工矿开发，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问题，社会风气败坏，精神、心灵、信仰危机。

老挝是个只有650万人口的小国家，一旦实行民主转型，国际社会帮起来也容易，可以很快走上良好的运行轨道。

古巴人傻，被卡斯特罗家族绑架，但从各种报道来看，他们的生活不是很压抑，心态阳光，到处欢歌笑语。不像天朝人个个苦大仇深、闷闷不乐的样子。越南，虽然也是一裆专政，但我觉得越共比较灵活，也相对真诚，民族主义是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重要的东西，他们如今都官员财产公示、土地自由买卖了。

推墙，助它灭亡，以目前网格化维稳的态势，比如上街举牌被抓、私下聚餐被扰、读书会被阻止，暂时难有突破，相对而言，口炮是功效不小但尚安全的选择。

你想个效用大又安全人人都有条件实行的办法？实际上土匪党是自我坍塌的，自己把自己钱折腾光的。 //@五月花欣社:这些都效用甚微，只有消耗地主家余粮才是正道，在一个只有有钱就能雇佣到打手的国度，钱袋子决定证券！

回复@音乐共享党:不错，上不了facebook就不如老挝了。//@音乐共享党:几年前发现，越南的普罗大众可以通过付费电视，合法收看几十套国际主流的新闻，财经，娱乐频道。这一点相当开明。

2013年5月6日

韩三篇时的论争，还停留在要不要"革命"这种幼稚阶段，而对肉X的批评，则在论战"革命"、民间推动民主转型的策略与道路问题，可见思想认识的提高与舆论的变化，而这，实际上是社会整体对十八大和习大大失望悲观的折射。

2011年底，不少蠢货对下一届政府还抱有不切实际的玫瑰色期待，但薄王事件，家财曝光，陈词滥调的报告，上台来的凡庸和愚蠢，下滑的、危机四伏的经济，让思想知识界，媒体人，律师，关心时事的专业人士与市民对当局十分失望，至少一部分人开始转而关注“革命”、政治反对，把目光投向了民间。

至少，在当下，没见多少有点智商与羞耻心的人对政改这个议题感兴趣。虽然上台伊始，新政云云，媒体界也不好意思大肆鼓吹，因为难以找到撸点。

阿富汗东南部的普什图族牧人以往是跨阿巴边境生活的，比如冬天在阿富汗、夏天则把牲畜赶到巴基斯坦的牧场，不冲突才怪，在阿富汗内战期间，也有很多普什图族逃难到巴基斯坦的同族人、亲戚那里，白沙瓦至今还有很大的阿富汗难民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爆发边境冲突】-阿富汗部队破坏了巴基斯坦最近建立的备受争议的部分边境哨所，此前，双方发生严重交火并造成人员伤亡，两国关系因此骤然陷入紧张。

（邓卓棣）副县长可以随便日女公务员、女党员的，但在美国就不能随便摸女助理的屁股。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他们也搞禅让制，本届总统指定接班人，但只能干六年。不过人家是有反对党存在的，也自由选举，但由于各种限制，反对党力量一直弱小。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革命胜利后成立，具有很高的道义威望，他们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取悦普通民众，比如尝试国有化、土地改革，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虽然效果不理想，也没有极大得罪百姓，政党制度设计也很独特，比如农民协会和国企不经个人申请集体加入革命制度党，所以只要在位总统指定了本党候选人，再利用执政党的优势，总能以不错的得票率当选，无赖了些，但也是民主体制。

其情形大致类似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最高端的还是戴上Google Glass，希望能早点商业化普及化。 //@malavivo:带智能手机就行了，也可以多备一张存储卡，即使卡内照片被警察强制删除，实际上也能通过软件恢复的。

本来国民人人都是可疑分子，像实名火车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技术对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薄雾和晨光:真到那一天，戴眼镜的通通都是警察眼里的可疑分子了。

2013年5月6日

这是毛土鳖的战略思想，随着军事技术进步早失效了，如果一个敌对国有实力封锁中国沿海，它也一定有能力把导弹发射到昆明。主要原因还是本地官员求政绩心切，开出的条件优惠，中国其他重要产业无不投资过剩、生产过剩，但石化因为广泛地受到抵制，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没被满足，西部开发向中央要大项目，我手里只有石化工程，给你好了，其他困难（比如群众抗议）自己想办法。

这些欧美学界研究很深入，国内有学者在讨论韩国、台湾等民主转型时也介绍过相关理论框架，比如四方博弈等，可惜微博上的很多土鳖能想起来的参照就是清末民初。

像中国、越南这样的新极权（Linz叫后极权）国家到底如何崩溃、民主转型目前为止还没人知道，因为虽然同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但经历了改革开放（革新开放），跟苏联东欧还不一样，是彻底的新时代新事物。

从养老金的不同就可以看出中共统治的阶级/社会基础是什么，核心是行政事业单位员工，其次，工商阶层，垫底的是农民，最高层自然是省部级待遇了，人家根本就不是养老金。

双轨制这种说法也不大对，文中提到的已明显是三轨制。

这想法很奇怪，提请调查，还是让美国调查，怎么就是杀人，还是民粹杀人？当然，我同样认为投票傻逼，但不是这个理由。

疑点都聚集在她那里，她不是这么清白，司法办案，不都是从最可疑的人着手吗？如果她清白，让美国司法还她个清白，不是在帮她解除困扰吗？ //@NY老温:回复@malavivo:如孙维是清白的，想像你是孙维，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几个人扛得住？

我不关注这傻逼事的，赤匪国天天都有谋杀犯（特别以权力杀人），清华呀、女生呀、高官子弟呀不值得特别被优待，还过去了这么多年。

2013年5月7日

200本书，不过是一个优秀历史本科生或合格的硕士生的阅读量，读不死人。微博上瞎扯，我除了发现不少人智商低，见识差，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见闻狭隘，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知道讲啥了，硬着头皮上，也是闹笑话。

技术史，最丰富的目前应该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翻译的那一套，可惜译文质量差，又偏重西方，参考备查马马虎虎。中国技术史，除了李约瑟编的那套，好像新出了多卷本分类的大部头，主要供国人意淫的，反正能上得了台面的大家耳熟能详，看不看无所谓。 //@季燕江氏:推荐军事史的不少，读完其中一百本应该很容易。另一百本得补充点别的，比如技术史。

这都有公认的经典著作的，像伊利亚德的《宗教思想史》，汤用彤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基督教史更是数不胜数，不过国朝历史土鳖绝大多数一辈子能不能爬出中国政治史的泥坑都是问题，遑论其他。 //@季燕江氏:推荐宗教史的似乎也没有。

我网上说话口气张狂，出口伤人，很多人看不惯不服气，但看不惯尽管看不惯，别说智商，见识与判断，写作能力，文采，等，我随便用知识砸死你，哈哈。

知识积累，一靠读书多，二靠记忆力，三要拣选利用率最高的知识，很多人是捡破烂的，用垃圾塞满了大脑，当然这也可以辩护，但为我所不取。

这我早写过了，分散在豆瓣，口水录等处。当代社会，有六种主要学问，科技，经济，政治，文学，历史，哲学，历史我暂且阅读不足，还不能给出总结（但也不是没法谈），其他，自信能做出总体论断了。 //@zhouzq\_:很期待v大能写个各学科的速成书单，不求精通只要入门。

微博上就没几个人认真读书，提起这个话题是自讨没趣。

真尼玛二，中国现实，自己周围看得比我清楚的还真不多。迷信一种不经过中介的直接地看，以为更靠近真实和真理，如果你不是胡塞尔，你就是一个反智主义者。

2013年5月9日

没有真相，最阴暗的版本就是真相。

//@余喷:有报禁无真相。在此种政治生态下，采信最不利于当局的版本，是权利，甚至是义务。

//@某一在此:想象，脑补，谣言，是对抗记忆篡改的反操作。

那么真相就是：京温董事长叶文北是叶XX的孙子，利诱威逼袁利亚半夜三更到七楼，轮奸，杀害，扔下楼制造自杀假象，事发后与本地警局勾结串通，掩盖事实，引发众怒，军警强力维稳，甚至出动了直升机和装甲车，在引起广泛关注的情况下，为达到政治维稳和包庇五百家族成员的双重目的，平安北京以利诱和恐吓两种手段，控制住袁利亚亲属，在宣宣删帖的配合下，得出“自主高坠死亡，家属无异议”的最终结论，欺骗愚弄公众。

2013年5月10日

提高点智商，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是要参与新创造财富分配的，但份额是多少，在权贵财富统治的社会里，你不争取，不反抗，就会被无限压低。

如果没有专政强制，剩余价值论不会成为真理，而是认识和叙事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对劳工利益最强有力的辩护词，是作为资本家聪明勤劳而致富之神话的对冲而存在的。 //@给你五袋苹果:剩余价值论直接秒杀了非公有制经济，还哪里存在你说的是“多少的问题”。

马克思有些宏大的构想是很傻逼，但他的主要著述，是批判和破坏的，如果你去读原著，会发现洞察力惊人，文风彪悍雄辩，且充满对普通民众，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的伟大同情，至于后来以他的名义后人犯下的种种罪孽，与他无关。

《共产党宣言》影响大，实际上我认为是马克思比较烂的作品，煽情，狂想大于事实和逻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能写得更好。 //@季燕江氏:读共产党宣言呗。

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都不是老马原创的，不过是对配第、李嘉图等人的复述和精致化，而且，劳动价值论也许强调的是源泉、其起始处，以及可能的推论，配第、李嘉图、马克思都没想清楚现实的生产、分配困境怎么解决，他们没有实验、观察后果的条件。

马克思手无缚鸡之力，终生被德国、法国、英国警察查水表，居无定所，没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混得莫之许一样，怎么和指挥几百万军警宪特屠杀的毛贼比？ //@七格福礼德是吧:完全不同意。照这逻辑，毛左也可以拿去给毛泽东辩护

我不是马克思的粉丝，他只是一个我觉得还能看看的作者、理论家而已。 //@吴下阿蒙V:哈哈，都是马克思的粉丝。

他不但搞大了女仆的肚子，还让恩格斯揽在自己头上背黑锅。 //@四环以外五环以里:听说还搞大过女仆的肚子。

如果你的论证成立，尼采也要入罪了，法西斯就是以他为思想资源的。//@七格福礼德是吧:主要是批评你的那句：至于后来以他的名义后人犯下的种种罪孽，与他无关。这种话，纳粹为希特勒辩护时也用过，日军为天皇辩护也用过，毛左更不要谈了。

根据权责相当原则，处于这么高的位置却对这么大的灾难毫不知情，也是犯罪。而且，在现代通讯条件下，没人相信这种辩护。

你反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不遗余力呀。 //@七格福礼德是吧:没错，尼采是逃不脱的，尤其是他姐妹介入之后。

恩格斯1895就死了，据我所知，也没有在他指使、领导下的屠杀。 //@七格福礼德是吧:那么同样的，马克思知道他的言论将被恩格斯他们用于什么地方，甚至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俄国，处于这么高的位置却装作只是个摇笔杆子的，这样的辩护同理也不可信。

我不宣扬什么，只发表个人评论，爱信不信。我个人不大会暴力伤人，更别说主动杀人，也不鼓励别人这么做，但别人要这么干，自负责任。

那我只能遗憾地说，出于历史局限，当时没有人权观念，缺乏对生命的珍惜敬重，也没找到比较合适的斗争形式。历史地评价，我是支持民意党人暗杀沙皇的。

这很简单呀，网格化维稳系统里，你干不出啥惊天动地的暴力。如果你觉得对，对自己负责，承担责任，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路新朋:七老师的这个指责，V老师必须回应喽。说自然是说自已认为对的，至于行，还有其他变量。

当前的问题，是反抗，特别自卫还击式的暴力反抗不足，未能形成威慑，我当然现在不会指责民众对抗公权及其帮凶的暴力了。如果形成了普遍泛滥的暴力，我也许会持另一种观点。

实际上这里有点问题的，反抗的暴力要取胜，为了组织统一，纪律严明，就不得不集中权力，且此暴力集团比较强大，足以裹挟民意，又没有足够的抗衡力量，出于自私，往往会变质退化。领导人的素质、信念也很重要。

在当代条件下，解决的办法是引入国外强力制衡，若民主，给与若干好处，专制，则武装干涉、联合制裁。但当事国不宜过于庞大。

我算没跟他掐，因为上班有事在忙，偶尔回复一个。

如果把真理性、可验证性切换成抽象叙事、宏观的/深度的解释模式，可能更有意思，对他们更公平。 //@wxb1919:这帮理科生，简直令人发指啊//@路新朋:沉埃落定?//@路新朋：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被七格老师简单粗暴地一棍子干死俩。

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这批人挺有意思的，但科学哲学，有点被终结了的感觉，而分析哲学，日益琐碎和无聊，或者数学工具、逻辑符号过于复杂，非专业人士根本看不明白，我读奎因时，逻辑符号多的章节就直接不看。

库恩是科学哲学里的初阶，波普尔创立证伪理论，拉卡托斯精致化了波普尔的理论，提出了核心命题和周边支撑命题的区分，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是怎么搞都行，自我解构了科学哲学，反正科学家不听科学哲学家怎么说。夏佩尔我没读过，好像也只是深化了论争，并无重大创新。

麦金太尔火气太大，把谁都骂一通，说是狗屁，搞了半天捡回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破鞋，就这个好。//@乙巳冂：我现在就庆幸，还好七格没有好好读过麦金太尔，不然又多一个棍下冤魂。况且麦金太尔还是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的女权主义者，跟七格的梁子结的太深咯。

德性论、社群主义是脆弱的理论建构，假设的人性底线高，因此不能防范不合作者和故意的破坏者，所以我在强的程度上认同功利论和弱程度的道义论补充，他们都可以化归到博弈论上。但也不是彻底的博弈论，人的灵性和自省，使某些人和人在某些时刻，可以创造、突破和跃迁到更高的精神觉悟道德状态上。

马克思的坏影响坏作用我从不否认，但我认为他要承担的责任没那么大，而且，因为一些也许正面的推动，还能抵消一部分过错，思想家的错误用思想/言论来对抗好了，大可骂他的阶级论等是头脑简单的傻逼。

但他是否真的如此愚蠢，也许有故意强化的成分，用以激发工人的反抗精神和仇恨意识？指出当前的苦难，点明苦难的主要制造者（该去反对谁仇恨谁），渲染许诺未来的幸福，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需要这些。

//@乙巳冂:对马克思本人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他的时代国家重商主义和极端自由资本主义横行，原始积累对底层的欺压与严苛令人发指。而当时的宪政面对社会矛盾还未能形成完善的折冲机制，所以，暴力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选择。

//@乙巳冂:到了恩格斯晚年，冲突造成的巨大社会代价让双方都进行了反思调整，因此，作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率领第二国际全面采取了议会路线。如果把伯恩斯坦一系看作马克思法脉正源的话，可以说政党政治是马思想的最终进路。第二国际其实一向视极端主义为捣乱分子。

//@乙巳冂:德国极端主义代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可都是社民党政府决定处决的，虽然第二国际内部对于是否该肉体消灭此二人存在争议，但对二人的反社会罪行是没有异议的。而列宁那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正需要李卢二人的极端口号来蛊惑愚民，最后与第二国际的分裂是必然的。

//@乙巳冂:俄共从一开始就是靠煽动和谎言起家，社民党国际从未认可他们是马克思的后裔，只是因为窑匪根本就是俄匪的中国分部，所以才颠倒黑白把俄匪塑造成马克思唯一正牌的继承人。总而言之，对于俄匪窑匪的歪曲，传承马、恩衣钵的社民党国际其实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冷战前对苏联谴责最激烈的并不是西方政府。

其实就是卢森堡，也对列宁政党原则有着严厉的批评，写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列宁的想法是在政党内推行集中制，说白了也就是领袖独裁，卢森堡则坚持党内自由和党内民主，我们这些历史的迟到者现在不难发现，卢森堡的思想有着天才式的预见性，苏联与毛中国的深重灾祸都跟领袖的偶像崇拜和独裁密不可分，漠视民瘼，清党杀自己的“同志”。

现在知识界不怎么提社民主义，我觉得也许是出于对冲策略的需要，它很容易被共产党劫持、捕获过去，从而导致除垢不尽，东欧有些前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摇身一变，就成了社会党人，继续把持政府。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数易其名，执政地位不改。

那我应该把知识界定义得狭小一些，非学院的独立知识分子。不敢的那些我基本上都忽略。 //@Kielboat:高估他们了。他们不敢提主要基于1，涉及谁是马正宗问题，进而非斯大林化；2，工人阶级地位与合作；3，是否承认议会民主；4，社会福利。

王小波，我看过他的《黄金时代》和部分散文，评价不高，会受到广泛追捧，我想跟国内文化断绝，起点太低有关。我读大学、在20岁之前，比较喜欢的现当代作者是鲁迅、钱锺书、金庸，以现在的眼光看，也无大谬。为什么说到20岁为止呢，因为那时候刷到尼采那里去了，从此天下文章皆刍狗。

按照谢国忠的说法，新加坡就是为亚洲贪官污吏洗黑钱的地方。

谢国忠就是因为这个说法被迫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他相当聪明，对宏观经济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解，可惜不明中国政治/权力（与经济的勾连），于是常年唱衰房产就成了笑话。 //@jiankunren:原来如此啊。

（日天巨人）这个2货跟变态辣椒，编段子和画漫画是奇才，但不登大雅之堂，正儿八经要论述点什么就露馅了。 日，天呐，巨悲摧，人间惨剧，把日天巨人得罪了。

100年前，也即1910年左右，德国的政治体制、在国际上的经济实力、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城市化水平（50%上下），跟中国现在高度类似。此后发生了什么，也不消多讲。 //@malavivo:跟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的德国梦相差无几。

王阳明是沿着孟子的路线下来的，援佛入儒，至其末流，空疏寡陋，不学无术，高谈义理，张狂自大，于是明末清初又兴起实学、朴学。

佛教奢谈心，悟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它是教，离家修行，本身有详细的律、戒，指导具体行为，但儒者，有很多在世的俗务要处理应对，不学不知，无以成君子，所以专论心，就会滋生离经叛道的妄人，乱言而惑行。

2013年5月11日

@Libdem：否定某人或肯定某人那是价值判断。我认同不能否定毛之说，换种说法，否定或肯定是有强烈主观性的判断，很难达成共识。能说清楚的是事实，应把老毛干的事，全部公布出来公开讨论。比如讨了几个老婆是否重婚，49－76非正常死亡人口是多少，是怎么死的，全部说清楚。

关键不在于共识，除了铁杆毛左，现在有点文化的人（即使体制内人士）大多对毛有接近的看法（他是一个魔头，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灾难，极权专制是错误的政治路线），而是匪共自己的公开姿态，否定毛这个说法的参照语境是赫鲁晓夫/苏联否定斯大林。

中共不可能做出这个姿态是因为毛魔跟斯大林不同，苏共否定了斯大林，还可以用列宁作为图腾和教主，他才是创始人，最高领导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缔造者，但中共拔毛，是自绝经脉剖腹自杀，毁了图腾和教主，法统不存，合法性令人怀疑，能收获的道义资源却非常有限。

如果采取与苏共相似的做法，清算毛魔，把教主往前移，那么只能找到陈独秀，但陈一未曾作为最高领袖参与夺权立国，二，他晚年的思想和行为很不受窑洞土匪欢迎，于是，红色叙事的谱系就严重残缺。

中共自己也早已是破罐子破摔，不再依赖意识形态统治，而是暴力威慑和经济/利益收买，掩盖什么真相、说什么谎言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不要你心悦诚服，我只需要你最低程度的不公开反对（反对则镇压），摇摇欲坠的统治能勉强维持即可，他们是杀鸡取卵的（超）短期行为者，捞一把就走。

//@乙巳冂：是的，拔毛对窑帮来说，属于锯断自己坐着的树枝。

2013年5月13日

@微天下：【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1998年5月13-16日，印度尼西亚暴徒发动一系列针对华裔的屠杀。数万名华裔遭有组织杀害。1965年，印尼中止在该国华人的双重国籍，多数华人选择中国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贫富差距拉大。有人借机挑动族群对立。亦有证据表明暴乱是印尼军方为缓和民怨策划。

malavivo：

印尼1965年屠华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毛畜与苏加诺关系密切，试图输出红色革命，乃至不惜鼓励/指使印尼共发动政变，但政变被苏哈托粉碎，随即实行反共大清洗，而印尼华人当中的共党分子很多。

印尼共的总书记艾地在反政变中被击毙，毛贼很痛心，还写了首词悼念他。

98年杀华裔也许种族矛盾、仇富的因素是主要的，一个外来民族，霸占了整个国家主要的资源和财富，成为上层阶级，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皆如此，泰国人平和，没出什么大问题，马来人、菲律宾人都反华的。马来人反华，才有了新加坡，菲几百年前就大肆屠华了。（“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述了此事。”）

98年屠华当然某种程度也是1965年事件的继续，苏哈托就是不久后下台的。至于具体原因，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我是从社会心理上讲的。

越南，素来以排斥华人来完成自我民族建构。在缅甸，海路不畅，华人不太多。一些还集聚在缅北穷困山区，从云南过去的，没什么影响力。缅甸华人主要分布在仰光和曼德勒这样的大城市，缅北媒体上虽然经常提到，却不是主流。缅甸华人本来在本地经济中非常重要，但奈温军政府上台后，实行国有化，资产都被没收了，从此一蹶不振。

印尼98年排华屠华，中共畜生曾冷血地说“不干涉印尼内政”，一是他们心知这跟自己输出革命造成的恶果有关，二也许是因为1965年印尼取消双重国籍时，多数华人归化的中国籍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鳖共伤了自尊，怀恨在心。

中共建政后在国际上受主流国家歧视和排挤，于是外交政策拉拢、讨好东南亚小兄弟，搞万隆会议等，也劝诱东南亚在地华人放弃清政府就实行的双重国籍，入籍居住、生活所在国，但有一个缓冲的时限，1965年排华后，与印尼签的条约被废止，苏哈托政权迫使尚未入籍印尼的华人表态，选择国籍，那只能是中华民国了，因为民国是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共的国籍法则是单一国籍，这跟极权控制的策略有关，双重国籍意味着几千万华侨不受中共的制约奴役却要它承担不少国际责任。

新浪@微天下这狗娘养的东西，含糊说了“多数华人选择中国籍”，却不言明是“中华民国籍”，是在故意误导，你想想呀，当年仇华就是因为反蚣，人在印尼，入籍“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找死吗，而台湾接受双重国籍，正好执行的也是反蚣政策。

2013年5月15日

杀进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当上中髸官，一人十个幼处女。

2013年5月17日

为什么明显是假的，这涉及到对窑洞政权的认识，1，不可能搞这样的试点，2，即使搞了，也不会有这么高比例的巨额财产（明显侮辱蚣党官员贪腐时的智商），3，从统计技术上说不会如此精确，4，党政干部消极怠工是笑话，因为他们本来除了镇压剥削百姓，啥也不干，5，吴官正除非外逃，不会写此类文章。

2013年5月17日

@rifle76：本是窃国之贼，偏扮成老成谋国的栋梁；本是被盗之人，口气却是事不关己的清客。把抓贼之呼喊，污蔑为“空谈”；把盗窃之勾当，裱糊成“实干”。国民竟欣然以为新政。此国若不从基督处寻找正义和尊严，将永无出路。

@maxivivo

真是个傻逼，百折千回，原来只是为了给耶稣大大舔菊花。

先把历史读好，除了波兰的天主教会在调停团结工会与政府的矛盾中起到一定作用外，我没听说有那个著名政论者认为基督教推动了东欧剧变和苏联瓦解，如果非要论述宗教与民主的关系，还不如援引伊斯兰教兄弟会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那就成了伊斯兰教救中国了，甚至缅甸的和尚教也比基督教令人印象深刻。其次，历史在加速，历史在巨变，所以如今对历史叙事的征引与依赖正在成为很多人变得愚蠢的重要原因之一，希望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非要援引历史，基督教在历史上主要扮演一种不光彩的角色，保守、反动，与独裁国王和统治阶层密切合作，愚弄欺压剥夺本国普通百姓，充当对外扩张殖民的急先锋，以不信教为由协助政府在非洲、美洲屠杀黑人和印第安人，等等，罪大恶极。

最后，宗教在极权政治下受到严厉控制与打压，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壮大的可能，演进的逻辑，是自由民主后基督教才兴盛发达，而不是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正义感和勇气，于是推倒了专制统治，赢得了自由、权利和尊严。

“东欧剧变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化” http://t.cn/zYcnRRz 【当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泰奥克蒂斯特在电视上首次就长期支持齐奥塞斯库向罗马尼亚人民表示道歉后，他遁迹修道院，宣布退位。】

中共建政后，抵制其毒裁专制最有力的莫过于藏传佛教信徒，最近的事例就有百余人自焚，那么是否唯一的出路就是先大家都成为雪域大和尚的信徒，然后才能赢得正义与尊严？

苏联、东欧，其宗教组织和信徒在体制松动时也许起了点助力推墙的作用，但其前提是，一，共产党政权愿意松绑，提倡/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公开化，其二，这些国家在被赤流淹没前本身就有非常浓厚的宗教传统，但这些在中国都不具备。

除了专制统治，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激起最大最多仇恨和冲突的莫过于宗教对抗，像伊朗与全球为敌，反逊尼派，反基督教，反世俗化，印巴冲突，苏丹南北冲突和分裂，尼日利亚的南北冲突，等，那么为什么要引入另一种致命病毒来治疗本身被病魔缠身的躯体（而且这种治疗没有证据证明必然有效）。

最重要的原因是，宗教作为一种明显的谎言和愚蠢已经被理性和现代科学击败，常常仅作为表象性的社会习俗和礼仪存在（特别是基督教），但搅动起来，则散发着粪便般的恶心气息，顺其自然可矣，何必推波助澜，自讨苦头。

2013年5月20日

真理，正确的判断很少的，就那么点，反复说也无聊，而媒体，需要的是影响力、吸引读者，制造话题和论争等。慕容雪村不算蠢，也不见得高明，但名气大，最合适了。

【我国将实施不动产登记 14年6月前出台条例】这是为征收财产税做准备，以前税收是从流量上截取，实业衰败，越来越困难，于是直接从存量里舀。

新闻媒体，其实是被窑洞黑社会垄断保护的，比如某一地区只允许有若干媒体，也不允许随便跨区域运营，现在也这么惨，说明一网络冲击严重，纸媒日益没落，二，经济环境相当凶险，不少公司都不愿/不能掏广告费了。

不过根据我的粗略观察，上海这边还马马虎虎，赚不了大钱，也暂时饿不死，房产广告又在蠢蠢欲动了。

G+好像要把timeline改成pinterest那种照片墙，也就是说，文字地位下降，以照片为主。对于文字，需要逻辑和精准，于是以time为索引逐行显示，但对图像和视频而言，它是一眼扫过去随便看看。

这是个失败的产品，因为Google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即便他们山寨渣浪，其实也比自己做得好，可惜Google的资源了。

俄罗斯人在大量撤离西伯利亚，有些工作岗位不得不用中国人填补，但他们妄自尊大惯了，不少是民族，种族主义者，鄙视，仇恨东亚人。俄国力日衰，中日韩逐渐崛起，更加深这种仇视。他们认为东亚人，特别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的广泛存在如今是渗透和威胁。

苏联解体后，很多中国人到俄罗斯做生意，尤其边境口岸，把国内坏习惯也带过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盛行。老毛子也很不爽。

毛熊的狠毒，目中无人，我印象深刻的还是1980年代击落韩国误入堪察加的民航客机，200多人全部遇难。这不是失误，而是跟踪了很久才发射导弹。

ॐ मणि पद्मे हूँ，oṃ maṇi padme hūṃ，只能说是四个单词，但六个音节。

唵据说在佛教里意义非常丰富，徐梵澄本来计划写一本书，名为《佛教密宗真言义释》，破解密乘中各种神秘的咒语，认为它们不少在梵文中的意思其实相当平常，可惜书稿遗失了。

这好比说，本来“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虽然精湛，但意义明白，可有个革命密教，为了隐晦和自我神秘化，传给外国教徒的只有音而无义，qianhu wanhuan，buru jietou yizhan 嵌虎婉缓卟茹捷透伊栈，说念了此咒语，则刀枪不入，百战百胜，教徒文化程度不高，不识汉字，同时，汉语也慢慢在失传，于是就成了密咒。每当广场聚集游型，必高呼“ 嵌虎婉缓卟茹捷透伊栈”，鼓足干劲，砥砺士气。

萧敢去澳洲读博士后去了，也许因为对国内现状的失望，如今基本不发言。剩下的，我基本就没发现一个像样的80后读书人，全是废柴。

我随便贴本书他找不到。实际上大多数有点名气和价值的书如今都被共享到网上了，只是个搜索技术问题，即使公众网络下不到，在校园网，尤其是超星的数据库，也已经被扫描。

鳖蚣建政后出版的书积累到现在大概有300多万种，超星duxiu可以全文检索的书也是300多万种（“读秀学术搜索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元数据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其以330万种中文图书、10亿页全文资料为基础”），也就是说，凡是市面上出现过的简体大陆版书，他们基本都制作过电子版（扫描）。

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权限和技术把它们下载下来。如今国内许多图书网站看到的pdf书，绝大多数都是从CX那里流传出来的，粗略估计，有数十万种乃至百万种，所以中国人阅读电子书的条件是全球最优的，即使Amazon卖电子书了也没法比，因为国际上很多书根本不授权电子版。

但有些书死活找不到，那是因为与超星合作的一些图书馆根本没收藏，或者扫描时漏掉，而CX自己的数据库又很乱，除非有人专门查找某本书，否则在这么大的图书数据库里发现不了缺失。

不过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下载duxiu的书了，很久没研究过，可以去readfree请求别人给找。

duxiu的书据我所知没哪里可以随便下，你说的是sslibrary吧。

我通常不会给人找书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怎么认真读书，只是满足自己的占有欲而已，其次，不少书网上一搜即得，你却来浪费我时间，我会认为你既懒又笨，完全没有读书的必要，读了也是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多赚钱多睡女人（男人）吃喝玩乐好了。

（陈永苗）这sb这扭曲的心态和书X叶二也没区别，本来自信满满，颇有智力俯视的优越感，但遇到MC和我，不能不智商/学力受挫，我们说话也从不客气，于是自尊严重受伤，大异常态，出口无状。他聪明/狡黠的地方在于肯假扮清高，而不是像叶二书X那样试图扳回一局，往往自讨苦吃。

他这个傻逼，在网上混，没少被人骂过，MC和我，批评的人多了去，这次也不过顺口说说，他一跳八丈高，像被踩了尾巴，什么缘故？至少十年前，MC和我，在天涯就知道陈永苗，他自然也认识我们，MC的历史哲学长文，在关天挂过，我随便写过点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评论，还被他夸奖。

他写的那些烂文，跟人学舌什么基督教宪政云云，因为经常会出现在关天茶社，被人驳难或捧臭脚，所以略有浏览，观感不佳，于是不复留意，我也慢慢转移到豆瓣，不再看此类鸡飞狗跳。直到我上了微博，又撞见他，多年过后还是没有长进，不时满嘴胡柴，于是偶尔略加讥弹。

他胡说些什么，因为从没fo过，其实我是直接看不到的，可总有判断力低下的傻逼推到我的timeline上，出于智性正直，我有时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但总共也没几次，却惹恼了他，现在像怨妇一样在咒骂。奇怪的是，他从来没对我的批评做出过直接的、有效的反批评。

他的智力、见识、学问乃至书写表达能力，我是彻底看不上的，这种含酸的心态，也很可笑，有sb竟然以为我嫉妒他，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过度耕种什么意思，不是说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吗？中国最大的麻烦是要养活的人多，却长期以来没找到大幅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手段。但在欧洲，耕地肥沃，人口却膨胀有限，甚至可以长期休耕轮作，二田制或三田制。中国到春秋战国，中原一带的森林可能都被砍伐殆尽，但欧洲到了工业革命的时代，森林在农耕区还依然有广泛分布。

精细农业，没有化学肥料，仅人畜肥，再加上烧秸秆，虽然不能大量增产，农民自己维持问题并不大，但要供养大量官僚士兵，就会有麻烦，长安在罗马帝国之后不久，就是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而伦敦直到1700年，人口也才50多万。巴黎，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即1800年上下，人口也是50多万。

2013年5月20日

到现在才发现刘小枫是个垃圾，也未免太迟钝，他朝鲜战争的演讲早就曝光了自己的面目，而我凭拯救与逍遥这本书就已经把他扒光。

林肯说过，一个人过了40岁就该为自己的相貌负责，心清则气自朗，长期心迹猥琐的人面貌上也是憨痴奸邪样，甚至体态，所以像刘小枫、汪晖、朱学勤这样的猪头，肯定不是什么像样的哲学家、思想者、学者，你去看钱锺书，乃至赵汀阳、陆兴华，都是有异相的。

具体到刘小枫，早些年他是个傻逼，智力低下（比如什么拯救与逍遥妄言），如今演变成了对当权者舔痔的贱人（比如什么中国的“国家理由” ，多关几个右派），我不骂他这样的傻-贱复合体再去骂谁呢？

卡西尔的《人论》，甘阳翻译的，chaque曾指出第一句就翻错了。“chaque：西学著作误译随检 之 甘阳译《人论》” ，http://t.cn/zHh2Qdy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我也都看过，但晚了十几年，我阅读的结论是一本属于满篇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本是剽窃之作，见识、立论也没什么高明之处。

这傻逼还说刘小枫的书向来难读，刘小枫这么低级的货色都觉得难读，那还读什么书，黑格尔、胡塞尔、德里达、列维纳斯这些还不把你憋死，我还见过一个奇葩，人大的张旭，说刘小疯的垃圾书《拯救与逍遥》读了一年才读完，太搞笑了。

拯救一书，我是几天就看完的，觉得触目皆是累累硬伤，然后网上凭记忆吐槽，chaque读到后补充发挥，成了“闲谈”一文。

据说刘小枫读书读得眼睛都快瞎了（视网膜脱落），结果读出的见识和乡下大妈没区别，所以他该治疗的不是眼睛，而是把猪脑换成人脑。我猜刘小枫肯定是妒忌羡慕汪晖，才迫不及待地舔菊毛畜，汪汪狗因为菊舔得欢，即使剽窃被抓，女学生也照搞不误，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小疯眼看着即将退休，国师还是一帘幽梦，于是急不可耐，赤膊上阵。

这些人如今比的已经不是学问、学术，而是别墅大小（人大就给了刘小枫一套北京的房子），日了多少女人/女学生（两个人好像都是三婚，外面搞的不清楚），有多少钱，国内国际上的名气谁大，社会/政治地位与级别。

他们的阅读量也是假的，翻书，不消化，东拼西凑，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理解错误，疯狗比汪狗高明的地方在于文笔流畅，能捏合起来让外行看不出明显破绽。 //@余喷:阅读量的简单累积不能解决有些人的问题。形式逻辑不过硬不少是越读越蠢的。文青里海量的都是土狗免费的天生性奴挨操的货。

你这么评论，我怀疑你没读过他们的书，如今已经没什么人搞体系了，刘汪等更不消说，他们的路数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个新奇的观点，而正好与自己素来的胡思乱想有点契合，于是临时翻书抄袭拼凑。

这都是学术快餐工业式的搞法，所以出书多而快，细读却到处是不堪一击的破绽。十年磨一剑难以早成名，即使侥幸成名，也被这帮占位早的死死压在屁股底下。

眼睛都快瞎了，的确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急迫感，刁二胖会放心找一个瞎子当国师？

刘小枫在玩政治上还没有于建嵘这种痞子的智力和下作，投机的成分有些，但主要还是蠢，他早期的作品，像《拯救与逍遥》，把中国文化贬得一文不值，但实际上还是一种救国/爱国的国师心态，要指出一条（自以为的）光明大道，所以我曾评论他跟钱穆是反转镜像，过了20年，匪蚣的实力大增，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地位抬高，于是自卑心态演变成了自尊和自傲，推崇起儒家文化和毛魔了，也即甘阳的通三统。

2013年5月22日

有没有读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人，出来点评下？

我花了近一年时间读了十几种国别史，地区史，想找一套综合性又有份量和篇幅的看看，大略翻了下，里面的不少内容都读过。 //@七把刷:一共12本，第4第5还没出版，买了也才读了一点点，惭愧。//@milavivo:没人读过？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这应该是基本的读物，虽然部头大了些。

中文著作，实际上没什么可选择余地，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史，就文革时出过本小册子，我读过的书里，上海人民的《俄罗斯史》，海南出版社的 《非洲史》，质量不错。 //@Red\_Sydrom:V师有什么好的推荐么，国别史地区史什么的。大部头最好，历史细节较多。

像什么翻译引进的非洲通史，剑桥拉丁美洲史，过于繁芜，只适合抽读或查阅，剑桥拉美史第三卷我读过多半，再也看不下去了，剑桥东南亚史各人水平不一，有的也很夹缠，反而不如霍尔的书清晰，但他的书写得早，过时了。

英法德印日通史，国人编的，偏见和意识形态臭味太重，好处是叙事清晰，语感和章节安排适合中国人阅读习惯，又因为多是统编教程，篇幅大，材料丰富，捏着鼻子读，并反向解码其洗脑意图，也可以看。现在也渐渐有了个人写的国别通史，但通常依然流毒未尽，且篇幅有限，粗具梗概，我宁愿读前一种。

这些所谓的大国，同样有引进版本国学者写的通史，但在我看来适合阅读的寥寥，像《德意志史》、《高级印度史》，常常颇为枝蔓，又篇幅甚大，《牛津英国通史》，更适合英国人读，或者有点英国史基础的人看，但这时又觉得不少内容重复。

中国人写外国史，实际上阿富汗、土耳其之类还能看看，一则没啥灌输意识形态的必要与机会，倒能老老实实记事，二则相对不重要，400页左右的篇幅也够了，了解个大概，对作者的功力要求不高，如果兴趣浓厚，则可继续深入。

新出的“世界历史文库”系列，因为缺乏电子版，我也懒得买纸本，尚未阅读考察，只看过《伊朗史》，过于简略，只能算是小册子，相当于伊朗历史教育的高中水平。

像美国史，是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艾伦·布林克利的《美国史》、保罗·约翰逊的《美国人的历史》、布尔斯廷的美国人三部曲，等等，都颇有口碑。

2013年5月23日

@财经网：【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党性二字说出来必石破天惊】我总认为，“党性”二字，不可随便说。一旦说出来，必石破天惊。一位老革命，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有一天却不得不在自己队伍中为自己辩诬。孤证难求时，他艰难而坚定地说出：“我以党性保证”，丝毫不逊于基督徒“向上帝发誓”。http://t.cn/zHLdzlg

——这傻逼等于自招蚣党是一种邪教，教主、教义、组织、资源（财富与权力）、十字军（党卫军）的五位一体。但上帝全知全能全善，对之发誓在义理上尚能自圆其说，上帝必知实情、上帝正义、上帝有处罚的权柄，党性除了能证明自己没人性，再也不说明什么。

——记得林国荣那个小sb，写本书还在扉页大书献给刘亚洲将军云云，真令人笑掉大牙。刘，不过是个智短计拙的军国分子、民族主义者、大国沙文主义者而已，林国荣还以为自己遇见了拿破仑和俾斯麦。

裆媒图穷匕见、撕下遮羞布，其实是好事，公知都难以浑水摸鱼，要么闭嘴，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可以清晰化内战的阵线。

与畜生论战没有意义，但可以清晰地说，要么你先杀了我，不然一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用AK47打爆你的头。

他们其实想都枪毙和活埋的，但如今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做老大的时代，要与别人做生意，美帝北约时时刻刻盯着，其次，现在消息难以对民众隐瞒，于是担心肉猪百姓也心寒，离心背德，众叛亲离。 //@威廉洛五世:不杀非恩，绝地反击。

肥个鸟，你把北上广深都搞成藏新维稳的警察国家高压模式试试，迫不得已罢了，越提三个自信，说明越来越没了自信，这都是反向指标。 //@深水夜奔:高压管控效果好，肉鸡蠢贱又探不到底，赤匪现在胆子渐肥了。

窑洞党控制国家和社会，邓屠以来一直用的策略是内紧外松，到处是军车，满大街持枪警察，会吓走游客和投资者，普通居民也没有做生意和消费的信心，更与当局自吹的和谐社会南辕北辙，严重破坏以经济发展提供脆弱执政合法性的模式，不是走投无路，中共不会用这一招。

2013年5月30日

本朝七头目之一，就是前朝的意识形态总管，从五不搞到二统一、七不讲、十六条、反宪政，这都是一致的，宪法，四项基本原则里早都有了，不知道公知们在大惊小怪、喳喳呼呼啥，新朕乍始，就明确堵死了他们贩卖虚假希望的路，太残忍了？

呵呵，这些老帮菜天天在意淫清君侧，实际上像前朝胡地魔，就是左王，薄不过心神领会，遥相呼应而已，但人算不如天算，老婆儿子那里出纰漏了，王lj投奔美领馆，犯了大忌。

2013年5月30日

@伯林的微博：【终将到来的新文革】善良的朋友啊，要小心了，这一天也许说来就来。那时，我们将又重温以下悲剧：法律瞬间消失，人们将会以不容置疑的正义之名，让夫妻反目，父子交恶，朋友翻脸，同事相互揭发，人人自危，我们又将会看到学生批斗老师，无知无耻的暴徒将多年来积累的文化毁于一旦，财富洗劫一空。

什么智商，文革当然有钱有权的、假装有文化的人最怕，但这些，其实就是体制和体制附庸，他们宁愿要民主也不要文革的。 //@猪头11魔王:伯林现在条条废柴//@路辛朋:哪来的新文革？给它八个胆，它也没那个能力。不过是在恶心你。

民主之后杀全家，文革之后也杀全家，区别在于民主之后也许只杀元凶大恶全家，而文革之后权贵财富阶层鹰犬知识分子全家随机死、死无数。所以统治者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宁愿要民主也不要文革。

民主与文革看似格格不入，但它们的一大共同点是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冲击，破坏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封闭，民主是政治的有序参与，而文革则是无序政治参与的乱象，二者都为权贵财阀独裁统治所深忌。

从世界历史经验看，权贵财阀统治能逐渐接受议会民主式的政治，但他们无不对民众大量参与的政治暴乱深恶痛绝，即使宫廷政变、军事颠覆也比无序暴乱强，因为它依然是上层社会的游戏。

统治阶层日益凝固，封闭化，保守化，利用权力捍卫和扩大自己的利益，绑架国家，陷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时如果真的愿意政改/改革，一个常规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民意，扩大普通群众的政治参与，对冲和稀释在位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

这智商真令人佩服，红卫兵到处串联、夺权、武斗，迫害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还不是政治参与？谁发起的，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不是那么重要，只要大量动员起来，无法管制即可，后来毛贼自己也怕了，军队镇压。几十年内那么多极权、独裁国家转型民主了，谁发动文革拯救危机了？

2013年5月30日

【@铅笔经济研究社：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低人权优势”是一个超越了左右派高度的特殊理论，但他们并未思索这个特殊理论的根基。这个理论实际上不知不觉掺杂了左派式的救世情怀和分析方法。】

——低人权优势这种说法也挺奇葩，种族/种姓制度下的奴隶劳动而已。 //@乙巳冂:看，自由主义到极端直接转向奴役体系了。当初我说“右翼国家主义”还有一坨一坨的傻逼跑来质问//@谢71:若以强制为背景，人类的劳动力资源，是所有自然资源中最好用的......不想、不说、为了口吃的活下去，干活+繁衍......

中国还远远没达到智力密集型创造经济这个阶段，30多年来就是靠天量（软）强制性廉价劳动力优势而取得世界工厂这一地位的，这跟中东国家拥有丰富石油资源没本质区别。

像富士康百万工人生产iPhone、iPad就智力密集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研发、设计主要是在欧美日韩台完成的，在中国主要是组装，而流水线生产，自福特公司之后，并不依赖熟练技工，而是分解成无数最简单的机械动作，初中生，甚至文盲都可以来干。

人口红利这种说法也混乱，在有的人嘴里好像成了只要人口增长，就能自动占多大便宜似的，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更常见的是人口陷阱，新创造的财富都花在养育更多人口上，难以积累资本，而且人均占有的资源量(比如土地)越来越少。 //@\_狂人日记:巨量人口红利也快耗尽了。

在印尼，土地资源并不是特别紧张，所以他们好像规定制衣厂不能高于两层，必须有紧急情况逃生通道，但在孟加拉国，就不是这样，作为农业国为节约用地，工厂就会很密集，向高层发展，结果就有前段时间千人死亡的惨剧。

这智商真令人佩服，红卫兵到处串联、夺权、武斗，迫害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还不是政治参与？谁发起的，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不是那么重要，只要大量动员起来，无法管制即可，后来毛贼自己也怕了，军队镇压。几十年内那么多极权、独裁国家转型民主了，谁发动文革拯救危机了？

@财经网：【习近平：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这sb说到底还是要把地球上的事都管起来，可实际上连可靠的婴儿奶粉都没办法。环保，全世界主要的推动力量都是民间人士和民间组织，可中髸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继续搞石化。

@俺还是王默\_黑犬：@milavivo统治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宁愿要民主也不要文革。——文革的时候，统治阶层不是一个整体吗？

——智商真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很多秃蚣高级干部想要文革？但在当时，有绝对的领袖和权威毛贼在，他一个人说了算，就是邓屠时代，也有绝对权威在，而邓之后，再也没有了，谁也无法一言九鼎，500家族都不行，所以中南海的政策在地方上屡屡被抵制或消极对待。

——在没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大头领过于倒行逆施是要被颠覆和斩首的，英国革命就是这个道理，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当权，由议会来选择合适的国王。

@抄本本：老妈昨天又继续说，其实佛教徒最自私了，不是想着花钱放生买命买福买富贵，就是想着自己解脱。。。。还是天主教徒比较好，想着荣耀上帝，帮助别人。。。。。我大力点头，是啊是啊，这样的佛教徒很不好，你女儿会注意哒。。。

——这么简单的非难都不会反驳？你对你老妈说，你讲的只是小乘，上部座佛教，注重自己的解脱，而我修的是大乘，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行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你这个破师父可以斩了，这不是推销，而是自我防卫，护法和弘教。 //@抄本本:回复@milavivo:，最开始不能反驳，得承认我是她一边的。。。师父说了，我们不是推销员。

擦，我不讲这些不意味着我不知道，《妙法莲华经》之类的佛经我都看过不少，更不用说什么渥德尔、赵朴初、任继愈、赖永海等，这些，都是小时候玩的营生。 //@抄本本:回复@milavivo:再说，她说得没错啊。很多人如此。不过原来你对佛教还是懂不少的啊。不错。

这当然是弱的意义上讲的，要宣扬正见，破除各种误解、外道和迷障，菩萨五明具足，智慧圆融，辩才无碍，连三藏法师，都能在国外当论主开无遮大会，人人悦服。 //@抄本本:回复@milavivo:对我妈要什么防卫啊？护教这种姿势不好看的事情，还是给男人们做好了。

2013年5月30日

窑洞党体制内的人文社科砖家叫兽学者，除了极极少数的另类外，全部是垃圾，这不是我信口谈谈，而是长达十几年来跟踪研究后得到的结论。

像国内排名前十前五的高校里的文学、哲学院系，多年前因为想考研考博之类，我一个个教研室挨着看过，再加上长期留意国内的学术/读书网站，2010年汪朱抄袭事件的仔细考察，以及微博上2-3年来的观察，更加使我确信了自己的观点。

余英时因为反髸心切，投靠了蒋匪，有时也信口胡说，不是那么值得信赖。不过他一般有常识，知识相对来说也丰富，初学者读读也无妨。 //@戈雅goya:哈哈，我高中的时候，政治老师就经常跟我们提到这个结论，他也经常说中国49年后的学者都是垃圾。推荐我们读的中国人只有余英时、黄一农等海外、台湾的学者。

中髸的学术体制，是个逆向淘汰系统，真正有智力和良知的人，当然能很早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及早抽身退出，剩下的都是些废物在泥坑里打滚抢剩骨头。 //@余喷:人文社科的太切近意识形态，不洗地则煽颠。不像理工的还能弄个技术中立当作混吃等死的掩体。

到了现在，客观地说，做人文社科也有很大程度远离、切割意识形态的自由，比如你研究宋元小说、中亚历史和鲍德里亚哲学，但你依然要参加恶心的会议，申报课题与经费，接触被洗脑的猪一样的学生，你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品质受它严重影响，不投靠则没钱，难以出人头地。

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呀，钱穆，是专门给蒋秃舔菊的，舔得蒋秃爽，因此赏了他一座楼——素书楼，后被陈水扁指控为“霸占公产”，闹了很大的纠纷。 //@XiyanFine18:这么说，余还是书X之流的祖师爷。

余英时投靠蒋家，一方面是从钱穆来的渊源，另一方面，余也自告奋勇，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理事，而基金会的钱据说来自政府，以公帑为私人洗地板、赚名誉。

小区，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才有的概念，是顺应社会/共产主义种族、等级隔离制度而有的产物，最初，是军队大院、县委家属院、工商局集资楼，跟贫苦低素质普通群众分开，用墙围起来另建独立领地，慢慢地，给先富阶层修的公寓楼和别墅区等也仿照类似的形式。

印象中欧美少见此类住宅形式，当然有所谓的富人区，黑人区，拉美区，小印度，唐人街，但这是财富、种族、文化慢慢分化/集聚形成的，在建筑形式上是敞开、对所有人开放的，而没有故意用围墙一大块一大块地物理阻隔。

2013年5月30日

@费大为：其实，“景观社会”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即使翻译成“奇观社会”（台湾的翻译）也未必更好。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法语：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表演社会”，这是最准确也是最直接的翻译，也避免了任何歧义。@译言，@鲍昆，@中法文化之旅，@汪建伟WJW

——这纯粹是瞎扯，spectacle是名词，是某种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制造的让人惊叹膜拜的奇观，让人迷失麻醉，混淆真实和虚假，跟马克思的拜物教有着渊源关系，同时鲍德里亚也有类似的发挥，而表演，在汉语里有着宽泛的意义，且常有动作、动词的意义和用法，不强调结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去翻翻拉鲁斯词典，它的第一义项是什么。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第一章，即强调了景观与影像（image）、视觉、表象、看（voir）等的密切关联，其语义群是指向和集聚到景观上的，而不是表演。其第二章，标题是“作为景观的商品”，家乐福、沃尔玛大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的壮丽景观，但不能说是表演。

回复@理论车间后门:你这属于在捣浆糊了，把碗翻译成盘子，虽不能说错得离谱，因为它们经常在一起，有时还能混用，但碗就是碗，不是盘子，原说话人是分得清楚的。

回复@理论车间后门:当然这是更懂了，任何人如果也读过阿甘本的这个词源分析，就不会说景观是表演。

说别人翻译的是错的的确意思不大，但原帖自身就是在斥责别人翻译的是错的，那么你就应该去驳斥费大为。 //@理论车间后门:译的时候就是这样，是文化和上下文"之间"，碗经常是盘子那样的东西，盘子也经常是碗那样的东西。我很少愿意说别人译的是错的，发现这没意思。

//@理论车间后门:阿甘本：图像的本质为species，我们说一样东西很special，就指这一点：它是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的样子。species、imago，是在我们个人此在之外，在镜子以及之外存在的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我想就是景观的原义：它其实是关于我们的，从我们这里汲去，但来与我们面对，比我们强大了

//@理论车间后门:让我炫耀一下我的破学问吧。阿甘本在《论亵渎》（这本书我读过二十遍以上）里论到了这个词的根，它不在法语那儿：speculum（对镜），spectrum（影之像），perspicuus（透彻），speciosus（艳丽），specimen（例子，精子）和spectaculum（景观）。spectaculum是词根。这下我更懂了吗？

//@费大为:法语中Spectacle的第一义项是表演、演出。第二义项才是场景，而且一般很少用到第二个义项。德波所用的这个词汇主要指表演，但不限于表演。在英语中Spectacle的第一义项是景象，奇观，其次还有眼镜，引人羡慕的人等等。不明白这个差别的同学一般都是英语出身。

——本来我以为这事已经完了，陆老师瞧瞧，你在替什么人辩护？他有着健全的理解力，甚至在道德上是诚实的？我翻了手上的拉鲁斯和罗贝尔，它们的第一义项都是景观，我不知道这个姓费的用的是什么词典。

1、Ensemble de ce qui se présente au regard, à l'attention, et qui est capable d'éveiller un sentiment : Contempler le spectacle d'un coucher de soleil. 2、Représentation théâtrale, proje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etc. : La rubrique des spectacles dans un journal.3、Ensemble des activités du théâtre, du cinéma, du music-hall, etc. : L'industrie du spectacle. http://t.cn/zHccfwb

为了证实你没有公开撒谎，欺诈公众和网友，你需要亮一下你查的是什么法文词典。@费大为

充斥着欺世盗名之徒，不但愚蠢，而且不诚。

这不是语义提升的问题，而是完全理解错误，更严重的是费大为这个贱人，为了制造自己正确的假象，竟然不惜公开说谎，我查了好几部法语词典，spectacle的第一义项是场景、景象、景观。 //@列那狐的传说:同个词英语义比法语义有提升，比如merci,chanter,bijoux

因为我驳斥了这头蠢猪，他无力有效辩护，竟然把我拉黑了，兀自在那自弹自唱，真是下作。

2013年5月30日

审美和本能、生理的快感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而不完全或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生成的、被塑造的（波伏娃的概念）。 //@milavivo:你说的这些弱爆了，山里没见过女人的小和尚也能凭本能选出一个美丽的女老虎，其审美观和当代社会流行的也相差不远。

你反对啥，连我的原话和论证都没看过。 //@七格福礼德是吧:完全反对。简直就是比批四旧还恶劣的行为。我不认为为了单独一个中国的命运去绑架整个人类的文明算是一种体面的正义。//@wxb1919:俺赞同V曾经提的一个极端文物观：毁掉真品，大量发展赝品。 //@路辛朋:同时代的中华艺术，粗糙得一逼屌糟。

我的粗略表述是这样，文物真迹是一种财富的收纳、寄存符号/实体/装置，已经逐渐在财富和景观统治里沦落成装逼、炫耀、分隔和压迫的工具，与观众/群众隔离，圈养在博物馆和富人的私宅里，失去了其教育（增长知识）和解放（拓展感性）的意义，那么就毁掉真迹，保存其全息数码文件，而大量廉价复制传播副本，让穷人空荡荡的墙壁上也挂着惟妙惟肖的蒙娜丽莎和清明上河图。

毁了就没有人可以囤积居奇向你炫耀了，货币失去了寄居的媒介。就像我们都打字，想收藏七格、vivo的真本手迹，没门。但鲁迅、钱锺书的手稿到处都在买卖和收藏。

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思路而已，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太平庸正常了？ //@七格福礼德是吧:回复@milavivo:绝对是奇怪的想法。我认为那些真迹都人类文明最宝贵的一部分，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财富，因为少数人占有它们而毁去整个人类的财富。这种做法无疑就是为了局部正义而丧失全局正义。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多文物古迹是无主之物，到了现在本属于全体民众的公共财富，但却被少数人少数机构以各种并非合理的方式据为己有。而兰博基尼、百达翡丽等是有明确产权归属的，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商品/货币交换。即使兰博基尼、百达翡丽，我自己当然也视之如粪土。

五星红旗太sb了，华人应该创造其他统一的识别符号。

因为存在着高风亮节，所以有些自私的人就会加以利用，借此随时随地、最大程度增加自己的安逸/收益，尤以中年妇女和老人为常见，这是令人厌恶的。

2013年5月30日

除了尚未出版的4、5卷，搞到了《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全部清晰PDG，我是不是该把它数字化且通读一遍呢？但译文出自多人之手，良莠不齐，且译名未必统一，作为资料库检索的意义大减，还不如直接用英文版。每一本都接近1000页，其间穿插别的阅读，业余看完要一年时间吧，也令人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只是为了加深理解而已，实际上把希腊史、罗马史、埃及史、英法德史俄国史意大利史西班牙史，美国史，土耳其史伊朗史，印度史蒙古史中国史日本史，非洲史美洲史东南亚史，等，扫一圈，效果与读剑桥世界史没啥区别，而前面这个工作，我快完成了。 //@路辛朋:自从下载之后我就没打开过。

但能找到的书，良莠不齐，难以拼成一个较完整详细的个人数据库使用，剑桥史，也不是很理想，多人合写，体例不一，详略也未必适当。

威尔·杜兰夫妇，合写大部头的世界史，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必然很多拼凑抄袭，我读过希腊卷，不是很理想。《牛津英国通史》的编者摩根都认为，一人之力写英国通史都不大可能了。

《世界人口历史图集》p34说，公元700年，英国的人口不超过60万 而早在战国，白起就坑杀40万赵军。——说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在杀敌数量上吹牛注水，是很常见的事，什么时代了中髸都还这么干，长平之战杀40万，素来多有争议，但我以为没明确证据前，不否定历史记载直接引用问题不大。 //@安哈特親王:真是数字无论如何要在这个40万上打折扣的

战国时代，中国的总人口也许有2000-3000万，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朝鲜现役军人110万，兵民比例1：20，但加上民兵、后备役，凑400、500万都问题不大，而战国时期，各国不时混战，超常征兵是理所当然的事，假定赵国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它占的是黄河中游平原地带），350万，有40万人参与战争不是不可能。

夸张当然很可能，但也不会是绝对没谱，不说40万，10万以上也不可信？这个数字也很惊人了。我引这个数据，只是为了对比英国的人口数量，他们进化确实很快。 //@瞎呲呲:这个好像有西方研究认为夸张成分比较大，当然我们比罗马衰败之后人多也正常，那时候维京来个几千人就不得了了

回复@瞎呲呲:这是汤因比的理论，但也不能作为准则的，因为历史上碰撞竞争激烈的区域多有，为什么英国一枝独秀？特例不能衡量一般状况的，所以我素来觉得李约瑟问题没啥意义，是伪问题。

P201把何炳棣翻译成霍平蒂了，不过后面注明是音译，何炳棣都不知道，还专门翻译人口史的书，也挺有趣。

回复@安哈特親王:这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但何炳棣的书《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和《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1988、1989年国内就已经引进了，说明译者等不关心学界动态。

2013年5月30日

【//@杜导斌：需要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如果这个局面崩盘，有没有可能和如何避免国家陷入混乱？@童大焕】

混乱太好了，我杀全家党才有用武之地。 //@季燕江氏:迄今为止都是乐观的先例，比如前苏联。

平稳是负价值，多难兴邦嘛。8000万党员狗头全砍掉，加上家属死3亿，群众在这种互噬残杀中伤亡6亿，正好把人口控制在更合理的范围内。 //@季燕江氏:我乐观的认为不会像前苏联那么平稳。

要是不幸中国人全死光了，其他国家的人在中国开办些牧场养猪场也挺好的。

呵呵，这种废柴，思考问题的导向是错的，这么担心不可知的未来混乱，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继续屠髸的暴力秩序。 //@conciser:v师气魄宏伟，虽毛君再世也不能及，佩服。

五毛就常用这种方式为鳖髸辩护，没有ccp会天下大乱，但实际上ccp自己一开始就是天下大乱的制造者，害死的中国人有史以来最多，蒙古人都难以比肩，还继续以各种方式残杀。

那么我们不妨论证，只要能除鳖髸，任何可想象的最坏后果也是好的。

如果未来发生叙利亚那样的内战，它不是任何现在的思考能解决的; 如果一方势力大，滥杀无辜，则国际上现已存在r2p原则，国外力量像美国，北约，联合国会介入; 如果只是埃及那样的闹哄哄，藏新蒙独立，你怕什么呢？

核平中国，举国连养猪场都没法开，像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我认为对全世界来说是福利和极大的解脱。这是可以论证的，一个最强大的邪恶轴心消失，初级能源和原料比如石油铁矿石价格下跌，富士康在印尼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开厂，等等。

【//@沈步摇的爹：用了好长时间看了昨天关于环球的所有评论，还真是蛮悲观的。坐稳的奴才，担心坐不稳的奴才，做了奴才而不自知的奴才，他们的数量真是比想象中多得多。用他们的话说，我颤抖了。】

在一个严重扭曲的场里也只有那么点，如果磁场反转，简直是微不足道。 //@余喷:劳模貌似说过一个意思：胡锡进的受众不值得争取。相形之下余老师更喜欢某总更加洗练的表达：竟无一人是男儿。//@涂全鑫二世:嘿嘿，同时余老师。别看数量多，其实根本不重要。可赋予极小的权重。

在政治领域，有个强扰动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少数族群，只要他们的意识/意志/行动足够强烈持久，就可以重绘整个政治状态的地形图，在中国，已经有很大一批人明面上die for也要赶走中蚣的，更不用说沉默腹诽的大多数，而民间自带干粮誓死捍卫红龙的，寥寥可数，甚至我至今没见过。

窑洞党的重压剥离，甚至仅仅只悬置其武警和军队，几千万访民、拆迁户、司法不公受害者、被喝茶的人，单单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把所有公务员/党员一对一掐死，而实际上，公务员/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是下层、底层屁民而已，他们完全可以逃跑、置身之外或反戈一击。

呵呵，每年因受到迫害而字焚的也有几百人吧，反正是死，咱不字焚了，教育转化下充当人肉炸弹，几百家挨着炸去，剩下的都好说。 //@-九段:号称8000万，再加上军队，其实到时真正会站它们一边的只核心利益集团少数人罢了，无非那几百家人。

这些人，恰恰是嗅觉敏锐无原则投机性极其强的人，比普通百姓好转化得多。 //@现在开始回忆:实际上，即使体制内誓死捍卫红龙的也是少数，像普通公务员，如果体制带来的不是好处还是危害是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它。

2013年5月30日

不辩解还有点个性，一这么自我澄清就跟所有滑头的政客没区别了。//@朝日新闻中文网：【桥下彻声明文①“我的认识和见解”】

我认为没啥，反倒是日本官僚高素质的体现，一，不虚伪，想什么就说什么，中髸狗官满嘴党八股空洞无物才是可怕的，二，一旦发现社会舆论的苗头不对，勇于认错，自我修正，取悦民意，这又是专制体制下的官僚难以做到。

丁锦昊到此一游不可怕，毛傻逼到此一游赖在广场不走除了挂像还挺尸才是最恐怖的。

共军手握宇宙真理，还怕什么鸟美帝航母，万一真理失灵，共军还有党性呢，党性喊出来，就是与上帝同在，刀枪不入了，假如党性顶个屁用，共军还可以在南海种海带，把美帝绊住、愁死，海带也失效，共军还有张将军、文工团将军，甚至不轻易动用率先使用的发改委。 以上武器统统报废，别忘了毛太阳的伟大教导：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可以牺牲4亿人，还剩好几亿呢，换来大同世界，值，赚大发了。

@大胡子在NY：从公布逃亡中的克贵手机号码始，我就认定叶隐不是有特殊角色就是一傻逼。

呵呵，两年前我修理叶二时就指出，其人不诚、投机，至于“有特殊角色”，可再议，抓特务很无聊，但应保持谨慎距离。

哈哈，前两天看到有人转发肉x骂叶二书x老莫的话，说他们读书少，对老莫稍不公允，但叶二书x，的确如此，于是知识有限，创造力不足，车轱辘话反复说，令人厌烦，他们自己也能觉察到这种危机吧，所以对别人的漂亮话见猎心喜。本来如果喜欢，转发即可，但对知识不诚，又欲假扮高明，就计拙有这种令人不齿的手段。 //@路辛朋:刚上微博的时候，在腾讯跟了叶的帖，这厮立刻剽窃到新浪。

老莫这些年社交广，活动多，恐怕也没时间多读书，不过他底子硬一些，也心地纯正，在我看来，有点罗嗦，问题不大。他也算半心半意地在从事政治，读不读书无关紧要。

【//@书海飘香21：【保证书】基国践行自由的代价太大，甚至让你身败名裂。保证书制度非常邪恶，其中有一条款就是做特务，若你不签，就面临重刑，若你签了，就可能终身被它们抓住把柄。很多自由践行者可能都写过这种保证书，但他们并没做特务，这是未来极权谢幕后必须解决的问题，还他们清白。】

他妈扯淡，我就没签过有做特务条款的保证书，不过是些不参与茉莉花上街聚集，不公开被关黑监狱情况细节，不就此接受外媒采访之类。

这傻逼这话听起来是替异议人士辩白声援，实际上等于是在抹黑，好像很多被关过黑牢的人都签过做特务的保证书一样。再说，这些人大多桀骜不驯，搞这种下流手段怎么保证别人被放出来就不透露揭发，结果不是砸自己的脚吗，党国秘密警察还没蠢到这地步。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根本没签过做特务这种人间失格的保证书，如果要我签这种保证书的话，你继续关我好了。 //@vdba:这保证书都是在土匪的暴力、强力胁迫下签得，劳资的大名哪怕写上一万次都不算。

我签也只是就茉莉花事件而言的，被抓了一次后面几星期就不折腾了呗，也没啥稀奇的内容，不公开详述，也不就此接受采访，是无所谓的事情。茉莉花早就开谢了，此后我照样想干啥就干啥，想上街就上街，上街呼吁打倒腐败跟被迫签的保证书也不矛盾。

越来越严密的社会分工对人存在的深度异化。 //@milavivo:没有土地，搬砖盖房子娶老婆不成，更没法种粮种菜，于是20年来，甚至30年来，除了各种形式的阅读，从没干过别的正经事。//@milavivo:回复@薄雾和晨光:我睡得差是因为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每天搬砖种菜的话，肯定睡得香。

2013年5月31日

意识形态神话是窑洞裆自我解构摧毁的——通过说的和做的完全相反

@haitaode:最近，意识形态的争议挺激烈。有个未必对的感受：意识形态这东西，你越当真，它就越真实。大家都轻视它，它可能就什么也不只是。曾经，举国为一篇社论抓狂，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看社论了，它就真的是坨垃圾而已。杨晓青、郑志学，你越议论他们，他们身价越高

@-九段：同意。所以俺根本不理这些玩意儿。俺的原则是，任你说出大天来，俺也要把你干掉。

@milavivo:共党这属于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意识形态早已破产，鬼话自己都不信，也没人当回事，贴在网上一片骂声。

@milavivo：别说精英人士的看法，就是脑残聚集的腾讯，只要允许评论，就全是臭骂，舆情监察部门、真理部，他们自然都知道，而且这些东西毫无新意，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宪法、中学政治/历史教科书里全有。网上每天涌现成千上万篇反土匪的文章，他们怕得要死，于是不得不稍稍抵挡反击。

@\_狂人日记：所以正儿八经写长篇大论跟它们做意识形态之争的也是傻逼，搞得真还有意识形态，真还有必要争似的

@milavivo：最关键的，无论是共党的笔杆子，还是反蚣人士的口炮，如今都无关紧要，钱袋子（以及买来的忠诚的枪杆子）决定输赢。

@milavivo：意识形态神话也不是美帝或者民主人士打倒的（因为大家没有媒体渠道），而是窑洞党用自己的实践和存在方式自我解构、自我摧毁的——通过“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反。

2013年6月1日

面对武装到牙齿、且保持高度警惕的极权怪兽，已经无能于进攻，任何进攻所能得到的就是恶狠狠的、毁灭性的报复，于是常常只能亵渎、挖苦、嘲讽，而亵渎，要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自污，放下身段，自弃/被弃于社会规范所塑造的文明、体面与优雅，艾胖如此，流氓燕如此，艾晓明如此，连我光暴党杀全家党也是如此，满嘴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

以肉体作为道具的身体符号的叛乱与语言文字的叛乱有着一体的同构，展览，宣示，在公共场合上演，纵火于统治秩序、规训体制和中产/小资式的优雅景观。

所以极权统治景观的亵渎者遭受双重乃至三重的围剿，被当局打压和迫害，被假装体面的肉猪中产/小资们羞辱和嘲笑，因为攻击伤害了他们的道德假正经和反动美学习惯，同时，五毛自干五也跳出来狺狺狂吠，作为奴才捍卫主人家宏伟庄严的宅邸。

因此，它是一种弱化的自杀性袭击，以个人的自戕、自我损害来争取微小的抗争空间，自伤1000，未必能杀敌50，相当悲壮沉痛。

反对空间逼仄，抗争过程艰难，它狭小的语义域价值场已经在政治高压下发生畸变和反转，其正确性与正谕话语规训出来的主流立场（真理、道德和审美三观）恰恰相反，猥亵的肮脏的就是神圣的贞洁的，庄严的优雅的就是卑贱的下流的。

因此，这样的描述是可能的，一些人在猥亵地圣洁着，很多人在优雅地下流着。

2013年6月6日

【@神农陈宇：中国股市最好的时光正在到来。过去十年，投资房地产的回报年均可达20%，买银行固定收益产品6-8%，买股票十年收益几乎为零。未来十年，这个排序要倒过来。】

神汉巫婆还挺多，实业普遍经营困难，没有利润和业绩，消费、外贸不振，投资则产能过剩，全民在股市赌博玩？ //@五彩胡子:理由何在，支撑牛市的基础在哪里？//@-暗夜烛光:同意，一定还有一大波牛市

僵尸天线在台时，天天被骂，实际上即使他们占了天大的便宜（比如入世、人口红利、劳动力/土地廉价），维持局面也费尽苦心，已属不易，到滚蛋时各种危机深层积累，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屁股一拍丢给横肉和榨菜，让他们收拾烂摊子。

烂屁股也许有三，一房产泡沫，二土地财政，三地方债务危机，同时体现为人力成本高涨，企业经营困难，这些其实都是一体的，依赖天量投资拉动经济畸形高速增长，贪污腐败把钱洗进自己腰包，同时给肉猪灌输盛世幻觉。

即使如此，股市泡沫也没吹起来，吹大的是楼市泡沫和金融资产泡沫。沉疴不治，断箭疗法，到现在已经火烧屁股才着急，却不见得有善策。这是秃蚣必须面对的一场战争。

第二场战争是网格维稳，耗资巨大却依然有星火燎原之势。以前多有阐发，此处不赘。

横肉团队因为愚蠢和形势危殆，实际上又发起了第三第四场战争，那就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争霸，以及意识形态纯洁运动，正在慢慢铺展。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形下，股市不涨不跌实际上是最省心的，髸党虽然强大，已经无力也无心开辟第五个战场。美帝，已经全球称霸100年，也只敢说保证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

从政治风险、社会心理上讲，梦帝接班快半年，依然路线、方针、政策不明，床垫和榨菜各自释放的信号是互相拆台的，一个好像在锐意进取，另一个似乎在开历史倒车，局势不明，则多看少动，现金为王，如果你钱多，可以办移民，如果钱少，谨防成为被大鳄吃掉的虾米。

红龙国经济失速，硬着陆，这是全球、举国皆知的事实，数字虽然不是太难看，但已经被经济学界广泛质疑，认为从用电量、货物周转量、出口看很可能造假。假定经济增长速度是7.5%，可比较的是东南亚各国去年的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秃蚣奴隶体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上海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4.72%，全国垫底，再也无法一路高歌猛进，比较搞笑的是东方早报最近在做一个专题，全球寻找城市的转型和创新之道。它注定是镜花水月，因为窑洞体制只需要驯服的奴隶和肉猪，恐惧创新，用各种方式压抑打击创新。

如果有市场，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开工厂是最有效的，钱砸进去，招来工人，开动机器，产品售出，就是大把的现金和税收，但是，如今在上海已经很难/不能创办新工厂，一没有地，二买地租厂房成本极高，三，人工贵，四，市场普遍饱和过剩。

所以上海的经济推动只能依靠第三产业/服务业，但它们，在全世界都没有神话。

2013年6月9日

恶会自我生产恶，如果不起来制止恶的源头，恶的主导者，那么恶会四处流溢，随机挑选自己的受害者，看似清白与无辜，但我以为是对普遍愚蠢、怯懦和自私自利的惩罚。你不反髸，怕死在髸党的牢里，你很精明，却很可能被烧死在车间、公寓楼里、公交车上，在劫难逃。

公交车实际上是小意思，我们甚至可以预测空难、地铁爆炸案、大型场馆火灾和爆炸，伊拉克与巴基斯坦那样，或者爱尔兰共和军与车臣独立武装曾经发动的恐怖袭击。

生在窑匪国，你活着，实际上已经死了一次，所以也不要怕恐怖袭击，不幸受害遇难，只是在你早已僵冷的尸体上补了一枪，第二次死亡，应该习惯，情绪绝对稳定。

杨佳，依然是意义的囚徒，而陈水总（假如是他的话），在痛苦、愤怒和困惑中，以无差别杀戮（此种无差别也是针对自己的，同时自杀）连意义也放弃与超脱，抵达价值零度，它才是真正的亵渎和羞辱，把一口痰吐在所有自居于人类的人脸上。

所以暴政当局，真理教，国师，公知，中产，小资，肉猪，屁民，革命者，流氓，甚至其亲属和恐怖主义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他。

恐怖主义，其实也是追求意义的，以毁灭公认的、普遍的意义/价值来宣扬和重申某一种特定的价值。

绝望，狠下心，随机拉几个死人垫背，被疯狂的念头和欲望劫持，意义泯灭，道德规训解组和瘫痪，回归到兽的状态，甚至（疯）兽都不这样，诡异地微微一笑，just do it。

我无能也没资格裁判陈水总，道德评判，总是人的尺度，而他，已经弃绝人类了，此前，人类更弃绝了他。

2013年6月10日

中国梦作为洗脑主题词，只能说明横肉团队真是一窝猪，它不直观，含义不明，需要过多进一步解释，还不如三表与和谐。三表是对红龙自己的要求，和谐压制社会，中国梦则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仰/宗教的全方位绑架。

中国是一个相对他者、异国的全球视野，特别强调，则突出差异和竞争，那么理论演绎的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作为手段的军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一场大梦，语义上比三表与和谐更脆弱，更经不起挑战，异议、反对声音，不见得破坏和谐，但必然扰人清梦。

安然入梦，首先卧榻周围要清静，它已经不祥地预示了正在逐步推进的意识形态纯洁运动。

即使僵尸正牌的不那么出名的科学发展观，教化的对象也是党员干部，兼及群众，内敛低调，做好自己，但指导怎么做梦，做中国梦，对内霸道，对外具有挑衅性。

组织学习三个代表精神，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组织学习中国梦，语义上会直觉感到第三个语句是笑话，但这样的笑话与梦魇不出意外的话要折磨13亿国人10年，甚至污染全球语言。

已经发力在猛推了，都有系列图书在筹划出版，横肉是马上全面掌权，不同于蛤蛤和僵尸，他们都是逐步才稳固权力的，不宜过早自搞一套，锋芒毕露。 //@安哈特親王:过一阵子会有新词替换这个吧，毕竟三表科发什么的都没这么快。

床垫早就被立为储菌，如何治大国可能处心积虑想了很多年，与谋士反复商讨，因此就不是随便讲讲那么简单，会朝秦暮楚，三心二意。

2013年6月10日

【@末代盟主独孤羊：谁能说说，什么是政治共同体？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政治上的个人是有的，规则是有的，暴力装置的国家也是有的。唯独所谓“政治共同体”是圆的方，是胡言乱语。—— 只有文化有共同体，政治绝无共同体。】

//@delalune:后现代玩弄的是概念哲学。如果说执着于某一概念的固定表意，用能指束缚所指，奉传统教条为圭臬，那就彻底地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了。

对自己的智力自觉点吧，哲学，特别法国哲学还真不是你们适合玩的。

Lux提到了共同体，甚至政治共同体，但从没在语义上认定这个东西，文中打了引号，提到了“不可能的共同体”，不然就是对别人相关想法的假设自拟和引述，“政治共同体”更是在过程中的“形成”，这么简单清楚的话，也理解不了，就跳出来横加指责？

后现代哲学的确不执着所指和能指固定束缚，巴尔特会专门讲语义的漂流和故意断裂，但陆兴华的这篇帖子里基本不存在此类情况，他的表达是直截了当、清楚明白的。

但语义的振颤、漂流、切断、阻塞、加速，都是高级的语言和修辞技术，以及思想表达方式，是在基本的哲学套路和手法非常娴熟之后玩的，拆解、组合、游戏，巴尔特、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这些，无不受过深厚的哲学训练，且是语言和修辞的大师。

他们首先是精准的、严谨的，思维清楚、深刻和犀利的，然后才放荡，云里雾里，没有这个前提，照猫画虎，你学到的就是神经病，像可怜的夏可君一样。

他跟罗蒂一样，没有法式当代哲学的妖娆，但是清晰的、平易近人的，我这里说的语言，更偏向语文和修辞。//@Red\_Sydrom：Chomsky的语言水平呢？

哈哈，你们两个散了吧，注定辩论不到一块去。 //@理论车间后门:回复@七格福礼德是吧:少来显摆你那学问或哲学。请用三句话说清楚你到底反对我的立场里的什么。不要绕。

这还不是关键，两个人我都很熟悉他们的文本，七格的思维是基于形式逻辑的，而陆师则是激情与修辞。 //@delalune:sieg是在反對引入階級鬥爭的論證方法。可lux哪句話將人民抽象成空洞能指了？

Sieg会嫌Lux不够精密、严谨，逻辑环环紧扣、滴水不漏，而Lux讨厌Sieg死板、保守、苛求细枝末节而不及大义。

巴尔特：【意义，在其于无意指活动（in-signifiance）之中被废除之前，继续波动：有意义存在，但这种意义不让人"抓住"；它是流动的，因一种轻微的沸腾而颤动。社会性的理想状态是这样公开确立的：一种广阔和持久的轻声细语在使无数意义活跃，这些意义在爆发、在发出声响、在闪闪发光，而从不采用一个可悲地被其所指搞得沉重的符号的确定形式。】

在当代，读/学/用西方哲学有两种典型的可悲，一种是怎么走路都没学会，就想飞，冒充高人，一种是围着磨盘兜转了一生，却从没飞的意愿，也不想看看别人飞是怎么回事。

第一种人，从当代最时髦的法国哲学入手，满嘴飘忽的大词，却没读过洛克，甚至无能用日常话语做一个简单清楚的论证，第二种人，热衷于康德或分析哲学，鄙视后现代，话题陈腐，语言乏味，也从来没能给出更强悍完美的论证，两种人，同样缺乏犀利的洞见，被语言/文本的恶性增殖迷惑。

2013年6月10日

以爱情的高贵名义掩饰实际上的嫖娼行为，钱与肉的古老交换关系。 //@milavivo:田朴珺会假装在爱上王石的钱之前就爱上了他的人，王石会假装爱上田朴珺的活之前爱上了她的灵魂，所以他们都是受肉猪艳羡的成功人士。//@威廉洛五世:非要把活好吹成爱她的灵魂

髸党这是金元外交反包围美帝了，靠媳妇长脸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刚说了是靠媳妇长脸帝。在敝国颇有一些，比如蒋秃驴，储备人才也不少，传说中走江湖靠媳妇漂亮的民宪领袖书x就继承了此一优秀传统及法统，不过若他日荣登大宝，应该对立下如此奇功的媳妇少些家暴，庇隆就不家暴。

哈哈，蛤帝当初应该把家中糟糠做成人彘，带上辣妹子歌星周游世界，我大中华一定国力大增，蜚声国际，民族复兴早已完成89%。 //@72nehcleahcim:刚辣妹子对干牛蛙，这睡上席梦思，可谓农民洗脚入城买了床垫了。

我记得蛤蟆见美帝前，都送礼物的，比如把丹王给放了，床垫倒好，国内严打，日本、南海给美帝添堵，再到人家门口装一通逼，施施然挺着大肚子过去，以为自己是谁呀。

不是认知问题，按认知问题来处理应对，辩论，争吵，澄清，就陷入了精神迷阵，真理部养了千千万万文奴来制造议题，设置议程的，你浪费时间读这些，跟他们磨嘴皮，他们又抢了几千亿，杀了数百数万屁民。 //@milavivo:回复@七格福礼德是吧:写了也是认知。

韩国政权从朴正熙那里转到朴槿惠手里，缅甸也要从昂山将军回到昂山素季？

在20世纪的亚洲，这是相当普遍的妻女政权/政治，比如印度从尼赫鲁到英迪拉·甘地，菲律宾的贝尼格诺·阿基诺到阿基诺夫人、阿基诺三世，孟加拉国的穆吉布及其女儿谢赫·哈西娜，父亲、丈夫是开国元勋，他们死后，最有威望继承其职位、法统的是直系亲属，又因为男嗣的缺乏/不适，往往是其妻子或女儿继承。

像泰国的他信和英拉，很大程度也属于此一传统，但他信不是建国元老。

一方面，它表明建立在血统、出身上的正统性合法性意识在亚洲的强大存在，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依然不成熟不完善的体现。

谢谢，这跟他信/英拉、朴正熙/朴槿惠类似，政治家族，但第一代不算建国元勋。 //@Blue-cafe:还有巴基斯坦的贝布托的家族，父—女—夫的继承。

继续天量投资拉动，吹胀泡沫，那就是速死之道，经济增速放缓，慢慢痛苦转型，虽然脸上无光，吹牛无本，却也能勉强维持些年头。 //@milavivo:容忍你妈的蛋，只是不得已选择一种更缓慢的死法而已。

末世，那就是已经过了乾隆朝，什么都一团糟，操纵股市，那可比抢地皮倒卖困难多了，风险也大多了。

在支那这种越来越不可测的国度，十年赌约本身就是个笑话，等于直接否定了验证的可能，信口说什么都可以，而股市本身，动荡的风险就很大。所谓的价值投资，也不灵，因为你不是处在20世纪的美国，而本质是1850年后的清王朝。

1850年后的清王朝，而不是“1850的清王朝”，至于具体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是1900年。 //@老卡列宁:1850的清王朝……我日还要60多年啊…

共党这属于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意识形态早已破产，鬼话自己都不信，也没人当回事，贴在网上一片骂声。

别说知识精英的看法，就是脑残聚集的腾讯，只要允许评论，就全是臭骂，舆情监察部门、真理部，他们自然都知道，而且这些东西毫无新意，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宪法、中学政治/历史教科书里全有。网上每天涌现成千上万篇反土匪的文章，他们担心得要死，于是不得不稍稍抵挡反击。

最关键的，无论是共党的笔杆子，还是反蚣人士的口炮，如今都无关紧要，钱袋子（以及买来的忠诚的枪杆子）决定输赢。

意识形态神话也不是美帝或者民主人士打倒的（因为大家没有媒体渠道），而是窑洞党用自己的实践和存在方式自我解构、自我摧毁的——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反。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是坚决推行西化与世俗化的，建国伊始，本来实行的是共和人民党一党执政，以便于在积习严重的国家推行各种改革措施，凯末尔死后，伊诺努继任，他们自觉一党制弊端甚多，主动放开和扶持反对派系，健全民主制度，演变几十年，结果正义党占了上风，一蟹不如一蟹了。

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曾提出六项基本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别的不说，共和主义与世俗主义貌似被正发党放弃了。

共和人民党实际上傻乎乎地有些社会主义倾向的，所以走过一些弯路吃了一些亏，于是被有宗教背景的正义和发展党利用，这些人上台，取悦低级民意，缺乏长远眼光，不知自我约束，一些倒退的政策就纷纷出炉。

不过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是民主政体，存在反对与抗议的空间。

亚洲国家中，作为现代化的榜样，除了日本，早期较突出的就是泰国和土耳其了，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推崇泰国的不多，但土耳其，鳖蚣都愿意学习取经的，像汉字拼音化方案，就是受了土耳其文拉丁化拼写的影响，土耳其书面语本来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

这傻逼根本不懂就妄谈，这不叫合法性，叫微弱的治理有效性，可绣花枕头戳一刀打开仔细看看，是否有效治理，也很值得怀疑。 //@肋骨似把刀://@推倒洛丽塔:茅于轼这老傻逼，老而不死是为贼，越老越蠢，反毛而替中共洗地，要多奇葩和傻逼才能如此

当今世界的政府合法性只有一个原则：主权在民。认可信守此一原则，并通过议定的普遍同意的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领导人，才是合法的。

国际社会到处都是狗娘养的，外交上走现实主义路线，能捞一把就是一把，只要不对我造成严重伤害即可。即使如此，国际主流大国在利用秃蚣政权的同时，也无不对之持深刻怀疑态度，欧盟和美国至今对支那武器禁运就是这个道理。

呵呵，这混混说的有些话是对的，但这种对，是低年级本科生的对，我都根本不好意思说。我随便找本书，比如《民主新论》，只要我没有严厉批评过，随机选一段140字的话也不会大谬，但实际上毫无意义。 //@安哈特親王:也是一种段子手

谈理论，如果不能和陈词滥调拉开距离，你就是个庸人，但陈词滥调也一般是常识，如果距离常识太远，你就是疯子和妄人。这个尺度不是很好把握，但多读多想，聪明点的人会本能/直觉式地找准G点。

治国无能，只好搬出钦察大臣、巡按使这种老套，钳制地方势力无法无天。微博没被全部绞杀，也部分出于这样的考量，地方过分的胡作非为会被群众通过自媒体曝光在中南海眼皮底下。

黄俄政权并不直接威胁损害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人知恩图报，因为中国人曾经保护过犹太人，所以给些情面罢了。官博发言，我想也只代表掌控账号的某一些人的意见，并不完全是政府的主张。至于如何看待俄罗斯，这问题太大太空洞了，你该学会如何正确提问。

别这么装逼好不好，既然大陆已经被土匪占领，你能切割清楚到底要感谢哪些中国人？而且，除了报答，国际政治讲究实力，奉行现实主义原则，有奶就是娘，以色列周边群狼环伺，能拉拢一个政权就是一个，何况中国占世界1/4、1/5的人口，法国就是出于平衡国际力量的目的率先跟中共政权建交。

你是来问问题，反过来你来教训我，教训我也没关系，可惜你说的都是我也知道的陈词滥调，不知己，不知人，充大，不是装逼是什么？

【法国不顾美国的压力，于1964 年1 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和人民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戴高乐就此重大外交措施发表讲话时说，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中国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不能忽视6 亿人口的存在。】

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非常讨厌苏联、中国这种极权国家，但出于现实考虑，还是妥协同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像奥斯曼帝国，本来是欧洲基督教国家不共戴天的仇敌，屡次发起十字军东征要予以消灭，可为了对付德国和奥匈帝国，英法等也不惜先后与之结成同盟。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原则。

不完全是党校教授这个位置的问题，他（石讷）本身水平不够，像什么石讷、伯林、来福、南云楼、孙旭阳、张军、李宇晖、哲学农民、叶2、书X，等等，都在一个档次上。与前面类似的还有黎学文、张雪忠、高氏兄弟、冉云飞、宋石男、项小凯等，自己功力不足的话也可以看看，但我厌恶其终究庸常浅薄，问题一高级就出错像给人喂了老鼠屎。

我觉得他是个神经病，肚里就那么点可怜的货天天兜售，多少年了也不厌烦。//@Kelvin\_Liew是耶:怎麼少了壯哉農民紅玫瑰，哈哈//@milavivo:这个名单大家可以集思广益补充下，毕竟我关注的人不多。

这些社民土鳖被我拉黑了好几个，剽窃我们三言两语说清楚了话，注水搞成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反过来嘲讽别人水平低。可笑。

这傻逼在装逼而已，叶海燕的行为艺术是目前为止对性侵女童事件最有影响的公共抗议，而且此抗议是基于公共担当的，出于同情和愤怒，叶和受害女童没有利益关系和亲属关系，即使你能为保护自己的未成年女儿付出任何代价，你为作为陌生人的这几个女童做了什么？

吃相难看且声势壮大就会形成反向亵渎和消解，败坏抗争整体的高度和声誉，这就是我批评肉X等消费苦难的原因。 //@十三甴:；吃相难看也无妨，巿场會選擇（基於仼何行為=行銷）//@milavivo:反抗有很多种，声援，传播扩大影响也算，即使你乘机炒作作秀也没问题，别吃相难看就行。

莫之许的评价算个鸟，论人不靠谱的时候多了，项的帖子/文章通过别人转发看过一些，没什么大错误，但稀松平常，是民主转型政治学里的ABC，他总结转录出来一些内容，不了解的人觉得有货，但熟悉这方面理论的人，就觉得没劲。 //@叶小锋mp3:项小凯不错！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莫之许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他写的那些东西，就像一个资禀尚可的政治学学生上课或读书做的笔记，不会错的离谱了，但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的感觉。

我也不是成心要黑他们，如今还能挑起我在读书写作方面竞争欲好胜心的几乎没有，把这些人拎出来，是觉得对一些政治初学者来说，看看他们也无妨，总比fo一堆傻X公知大V强。 //@路辛朋:我刚才也想提这事，后来又觉得没意思。莫之许呀，咳！

菜鸟能看看，并不意味着我就觉得好，我的知识、思想从来都不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连汉语知识圈推崇的什么余英时、李泽厚、刘空椅、刘小枫、朱学勤、汪汪汪都不是我知识和思想的来源，甚至莫之许，我也是两年半之前才知道。

莫之许的时政评论被苏振华吹为汉语界第一，但在我看来，时政只是我兴趣的1/5到1/10，盯着天天说很容易自我重复让人厌烦，我宁愿东搞搞西搞搞天南地北胡扯，只要想评论时政时水准不低于莫之许即可。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再遇到扒久升级版，中南海那几个傻逼会发现自己是光杆司令，意识形态破产，物质利益改变流向和归属很简单，而枪口也可能随时倒转，血缘、种族、宗教忠诚倒是很稳固，解释了为什么卡扎菲、阿萨德能长期抵抗，可惜中髸缺乏这样的凝聚力。

你说说可能和未必的语义区别是什么？我说了可能，不就是你未必的意思吗？ //@Libdem:未必。拆那控制党卫军的艺术独步天下。

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军队有严密的控制，但目前的问题是，在非封闭的社会中让年轻小哥们用重武器大规模屠杀平民，一，士兵、军官不一定像以前那么愚昧听话，二，没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下谁命令开枪且之后还能完全控局，大大也许不怕屁民，但如果有地位差不多的大哥背后收拾你来增加自己的道义资源夺权怎么办，他还可以利用广场民意，像叶利钦那样，你岂不是死得很惨，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即使侥幸镇压，国际封锁重演的情况下没有好果子吃，拖些日子说不定同样崩溃。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孑存无几，周边都是冤家，局势与前大大不同，开枪不是那么容易。

谁在为”不可能的共同体“辩护了，我没有，我只是指出了Lux的用法不是别人自以为是的用法，他是在日常的意义使用这个词的，比如说，很多人感到我们在同一个国家，语言、种族、宗教、文化相通/类似，并且实行民主政治，宪法公投过，领导人是自己选出来的，模模糊糊就可以是一个共同体，甚至“政治共同体，而“不可能的共同体”，可以是一种哲学论证，你以为是共同体了，但事实上我们这个国家来了不少黑户，偷渡的移民，非婚生无法上户口的孩子，突然改宗的人，或者公投时就反对宪法、也反对现任领导的人，他们在法理上不完备，没有完全身份，是新来的，或者本身彻底反对的人，被忽略，漠视，那怎么办，政治上、伦理上、司法上又要如何安排？完美的被假定的共同体不可能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生成又破坏，逻辑上怎么失效了？

说了半天，你脑子还是这么乱，Lux先说的“共同体”，是从别人通常的想法里借用过来的，之后，他又引进了哲学上严格的关于（不可能的）“共同体"的讨论来初步驳斥，只不过他写文章（帖子更是如此）比较随意，不大容易看出这种清晰的脉络罢了。

相同的词汇语义在同一篇文章里可以有强有弱，不是前面用过，就可以跟后面具体语境的下同一词语等值代换，像计算机代码一样，我前面X赋值为5，就永远是5了。新的人民指的是是那些边缘化的被漠视的人，也许是少数，在主流不可见，他们或者会结盟，随便是什么，也不是共同体（起码Lux没这么表达过），共同体这个词汇特指的是一种主流习见，他们自以为的以议会民主制度或者因为相同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而形成的虚拟（想象）联合。

意义的囚徒并不是贬义词，无意义才是可怕的，意义世界是养活生命的羊水，所以很多人宣称追寻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傻X，哲学本来就是要颠覆你的“常见”的，我和陆兴华，没有任何人说过支持与鼓励这种行为的话，但问题出来了，就要展现，剖析。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跟地震、车祸一样，是被动接受的，由得了你选择？你草履虫一样站队表态自己坚决反对抱着汽油瓶同归于尽就没人这么干了吗？也许正因为你的反对，不给平民这种那种权利，越来越多的人会被迫抱着汽油瓶与更多的人同归于尽。

你还是真是个傻X，有权力（利）、能力，只保留这种可能性，不去兑现，不是很正常吗？美国人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持枪，这是权利，有了枪，它可以随便杀人，这是权力/能力，那么人人都要去/会去杀人吗，给这种权力/能力辩护的人更要带头杀人？

赶紧滚蛋，你能区分事实描述和价值主张、权利主张和个人实践吗？很多年前，你就应该知道自己智商和学力跟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上，何必自取其辱？Lux有时写文章不够精密，也许会被你抓住把柄，但在我这里，你丝毫占不到便宜的。

2013年6月11日

驳《对话赵鼎新：中与西，学与思》一文（http://weibo.com/2241782582/zAYyj7Bjz）中的若干谬论

赵鼎新的水平真臭，见识学问一团糟，你还天天吹捧？闲着也是闲着，我来扒他的皮，随便任何人接招。

1、法国乃至德国、美国自有房比例不高，一是长期以来的文化习俗，二是在现在收入、税收状况下的嵌套选择，是国民自己自由选择（公开辩论政策、选举领导人）的结果，但在中国，是被政府政策强迫的结果，还有，巴黎发展稳定，人口增长率低，但上海高速膨胀，住房供需缺口大，而且，整个社会存在严重的腐败与不公正，国人当然有理由愤慨。

2、所谓欧洲当前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不过是自己的旁观与臆断而已，它得听欧洲人自己的感觉、说法以及全球公众的评论，根据我的有限见闻，欧洲是除了美国以外目前全球最适宜居住生活的地区，它没有重要的理论，折射的不过是没有重大疾患、不需要巨大改变的现实。

3、福柯绝对不是1990年才红起来，他1984年就死了，生前就享有盛誉。

4、文化霸权解释公共知识分子在话语权上的差异根本就不搭调，特别还把中国拉进来，说霸权，谁能干过土蚣，美、法、中呈现的差异不过是有序和失范的不同而已，一个经过长期自由博弈处于稳态的社会跟一个混乱的充满各种尖锐冲突的社会相比，自然更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指手划脚。

5、罗尔斯不算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不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将心比心”，而是因为他是专业哲学/理论/思想工作者，写的书主要是给学院/学术共同体看的，不是面对公众就各种时政发言表态。如果读过罗尔斯的主要著作《正义论》，会发现它的基础是博弈论和契约论，有（或许）严格的论证和推导，跟箴言式的“将心比心”差了十万八千里。

6、用美国不可能与弱小的敌人将心比心驳斥罗尔斯，更是对罗尔斯的严重误解，《正义论》是通过假设理想原始条件来建立伦理规范的，是意义和价值的确立，而不是事实描述，国际政治的原则自然是现实主义，比拳头大，罗尔斯自己都写了本书《万民法》来讲国际政治，不过他主动在书里打了自己的脸，好像放弃了优先照顾弱者的正义论原则。

7、欧美世界的发达与剥削第三世界有关是一种典型的左派陈词滥调，海地是加勒比海地区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缅甸自赶走英国人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别人不剥削了，按理说会更富裕强盛，结果它们都是国际社会垫底的贫困国家，和邻居泰国、多米尼加对比明显。

8、中层理论怎么是由中国的谚语用数学一步步表达出来的，有几个诺奖获得者自己这么说？更真实的情况是不是人家理论发展出来了，于是中国人意淫，将其核心思想与中国谚语比附，来吹嘘老祖宗的伟大，计算机是在八卦或算盘的基础上推进的？

9、为什么是一有民主，中下层的力量会被打散，受知识分子和精英控制，对穷人害处更大，而不是民主之后中下层的力量才有机会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农会，甚至建立政党，争取自己的利益和表达空间？后一种情形更普遍，比如二战后英国、法国左转，拉丁美洲如今主要是左翼执政，泰国的红衫军等，他在替谁说话？

10、主流社会崩塌，社会开始小规模动荡，像西班牙和希腊那样，有什么不好呢？他的语气，好像不怎么喜欢。同时，西方社会左翼运动转向认同政治、身份政治，这是在构建福利国家此一任务基本完成后工作的深入与细化，有何不妥？一个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你可以参与竞选游戏、议会民主，经济，因为过分福利已经造成严重的负担，像撒切尔以前的英国一样，更左一点，就要走苏联、中国式的悲剧道路，那左翼不搞认同政治之类，聚集起力量要干什么大事？

11、一个极权国家，追求的软实力是什么，有何种普遍意义和示范价值？又有哪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情愿指出造谣了，就我关注的范围讲，天天在打阿丁等造谣ID，当然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陈有西算公知了，他自己倒是很爱造谣，编造一个2006年就离职的越南总理要搞政改。赵的观察样本是什么，是否足够大和平衡？论断公允吗？造谣是极权统治信息封锁扭曲的症状，还是知识分子或公众的错误？

这里面的谬论太多了，批评了半天，一看只是少半内容。 //@理论车间后门:赵鼎新肯定是一个装逼犯，我读过他的书。装得大，马脚就露得大。其实就是一个写作，哪里写不都一样，写成论文，也只是披上羊皮的狼，以教授身份说话，装逼也仍然是装逼。一个装逼的教授能下作到什么样，难道我见得还少？

他在事实层面也不成立，你摆出来民主后对穷人危害更大占优势的例证。//@Libdem：再强调一下，赵是陈述事实不是价值判断。民主政体的理想型肯定没问题，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一般均衡完美无缺，但不是事实，哈耶克做了个极有效的修补即从知识论角度论证市场的有效性。而民主理论，现在尚缺少这个理论环节。政治皆为利益政治而非原则政治，这是今天的事实。如美国这次追捕泄密者。

你自己都知道未必恰当，举出来干什么？沙特，是卖石油赚钱的，油田很多归王室，所以基本不需要从穷人那里收税，反而会从利润里分出来一部分补贴民众，但这有普遍意义吗？//@Libdem：未必恰当的例子。如沙特，若民主化了享有巨额福利不事劳作的平民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有人会挣扎着成为企业家，更多的人是陷入长期贫穷。福利改进，要相对而言。民主后穷人福利肯定会有所改进，但较之民主化过程中的理想型，是有大的不足的。原因很简单：政治都是精英控制的。

还有，政治是由精英控制的没什么问题，但此处的关键在于选举出来的精英为了获得支持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多数选举人还是替富豪权贵卖命还骗得了大家继续执政？

我不需要理想型，只要大多数国家的通常状况就够了。 //@Libdem:很复杂，远不是理想型。这一点公共选择几乎都要否定民主的有效性了。@JOPE，是否如此？另外理论上倒也有论证：代议制民主并不是实质民主，自然问题多多。

操，社会学家怎么了，我还哲学家呢，岂不更整体主义？水平不够罢了，我认真写一篇文章，你能读少半就找出十几个漏洞？别说文章，微博上我瞎喷，也极少有失误的。//@Libdem：社会学家，以我肤浅的观察，普遍存在整体主义思维太严重，个人主义不足。如拔酒成功转型是不是比现在更糟，要以个人主义出发做价值判断，显然有人会觉得更好，有人觉得更糟。

这个整体主义是属于政治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不顾个人权利，随便抽象加总收益和福利。 //@乙巳冂:呵呵，看到你两个博都在喷整体主义，颇吃了一惊，因为我赞同Quine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脱离了系统单个命题的意义无法确定，联系上下文才发现你其实是指群体主义。

2013年6月13日

【//@大胡子在NY：A股狂泻不算什么，人民币汇率狂泻你才知道什么是万劫不复，兑美元贬到二十比一、五十或一百，也不奇怪。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拜托，不懂经济和金融，少说点不行吗？外汇，在中国是严格管制的，而且中共美元储备世界第一。

傻逼，中共是被你骗下台或诅咒下台的？你提供这种根本没谱的信息，跟陈有西编造越南政改谎言有什么区别？别人不见得信你的鬼话抛售人民币打击蚣党，自己却丧失信誉。 //@大胡子在NY:你也傻逼。

还有像北风那样说人民币汇率狂泻，贬值至20,50,100的，还时间不会太久，那只有一个可能，中共先崩溃。 //@NiceDie:他说的债务那段很有道理，对土狗经济崩溃表示乐观的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地方举债可以通过下一个超发货币周期完成偿还，反正全民买单，肉猪们资产缩点儿水就够。

外汇管制，就是你只能在指定机构换美元，还有数额、用途等严格限制，抛售人民币，买入美元，第一，蚣党有惊人数量的美金（3.4万亿），你要买多少，你有多少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民币？其次，他可以不卖给你，有价无市；三，黑市买卖也可以取缔，严打，杀人，军管，手段多着呢。

人民币大幅贬值，不但髸D不同意，美帝更不同意，当年美日广场协定，就是逼迫日元大幅升值的。

外储耗光，不是你这样说说就实现了的，人民币贬值，出口增加，因为强行换汇，共惨党坐收美金。什么意思呢，你出口商品，人家支付美元，但这美元你拿不到，蚣党收了去，按汇率给你支付等值人民币。 //@自由\_星空:汇率要先 死守一些时日，外储耗光，撑不住了，后面会有大幅贬值。

【//@华尔街见闻:泰国股市跌幅扩大至5.5%，触及六个月低点。外国投资者“不惜一切代价”撤离泰国、菲律宾股市暴跌5%。外国资金回流引发恐慌，今日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股市均暴跌。】

前几天我不是祝愿谁去股市发大财吗，钱投进去了没有？

股市练练手也没啥，除非幸运地押中了个股和板块，大盘指数上2013年内没机会。 //@暗夜烛光v:哈，说的是我，分批建仓嘛，没啥，知道还会跌的

也就是说，到年底一直是在横盘，涨一会跌一会，跌一会涨一会，时间更长，就不知道了，难以判断。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话，半年后明显错了的话来打我的脸。

理由是什么，是我看了相当多有关鸡国/世界经济与政治报道后的直觉，当然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把它们一一描述解析出来构成论证，因为不是专业研究者，我看的资料也不是太多，但给出粗估已经没有问题。

2013年6月13日

【@垂死的向导：其实中国宋明儒学是对先秦乃至汉唐传统儒学的反动。类似于西方的宗教革命。尤其到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乃至王艮的左派，其反对权威垄断经典解读权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路德加尔文。实际上对后来资本主义革命起到很大作用的加尔文宗干的事也未必就比他反对的权威不王八蛋多少。心学在某些地方走得更远。】

这扯淡也太远了，宗教在西方，是远大于一种思潮和学术流派的，有独立的教皇国，欧洲民众普遍是教徒，不少主要国家1/3的土地属于教产，普遍要交什一税，国王由教皇加冕，本国主教由教皇任命，牧师甚至主持底层教区管理事务，大主教充任首相，甚至可以决定下任国王，心学还是禅宗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管有没有截断，都是一样的，心学，还有禅宗，在中国只是文化领域思想/宗教分支里个别人物和流派的更新转变，但宗教对于欧洲，加尔文之前可以说是文化的全部，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力量之一，司法、外交，甚至军事方面的独立领地，而宗教改革，不只是思想异端，是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你去看新编剑桥近代史，12卷里有整整一卷讲宗教改革，我们写中国史也把1/12的篇幅交给心学？不然中国历史的演变链条就缺了重要一环？

lux写作的论点、理路不复杂，甚至常常是自我重复的，但他那花样百出、日日翻新的表达和修辞令人惊叹。

陈有西用2006年就离职的越南总理编造越南政改谎言，美国读书的张千帆说美国梦就是宪政梦，为了兜售迷药而罔顾知识人基本的智性良知，可谓龌龊下作。

这些sb在道义上也站不住的，因为提供错误的信息会误导别人的判断，唯一可以自撸的是自认为的“自己一片好心”。 //@kuangrenriji22:他们觉得有道义上的正确做支撑，事实、知识上的正确便可忽略，这是国内公知中流行的一种病。

2013年6月13日

【@Libdem：赵鼎新说若拔酒成功，现在会更糟。这显然指的是旧体制崩盘而言的。若如此，新的政治秩序如何建立以及如何巩固民主，想想都难。赵的这一说法，是一个事实预判而不是价值论断。自省一下，多年前汪丁丁说我是简单自由主义，我想这说的是将价值直接认定为事实，如此的确是肤浅的。】

你这种说法跟无赖有什么区别，没有论证，而是诉诸身份与权威，我说房价会涨，你说会大跌，援引的理由是谢国忠这么说的，而谢是麻省经济学博士、大摩首席经济学家，当然要相信他。 //@Libdem:赵鼎新是第一个用主流理论研究拔酒的学者，他深入细节下了多年工夫。你说我是相信他还是相信mc？

幸好房价到底是涨还是跌给出了时间点那就是可以验证的。但赵鼎新，描绘的只是自己的想象（因为到扒久这个时间点历史就断了），他如果可以确知另一种选择长期、宏观、大尺度的后果，那他今天就可以确知2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你说他是人还是神仙？

所以不论他研究如何充分，都只是猜测，如果这种猜测是必然的，那么历史就是决定论的，没有随机涨落，但实际历史演变并非如此，而是情景/现实与人的行为互动、互相改进的，偶然的因素极大。还有，“糟”是什么意思，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是生态，各自在糟这个判断里的权重是什么，全面恶化吗？

如果不是全面恶化，经济下滑，政治民主且混乱，但社会、文化繁荣（这是必然的），生态保持中性，你说是糟还是不糟？

别开玩笑了，哪个政治业内人士预判了突尼斯小贩自f后中东北非会发生什么？我倒可以预判东南亚的经济可以以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10年20年长期增长。//@Libdem：研究政治，当然就是关注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而不会关注地球如果爆炸之类。对业内人士来说，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都是可解释的，也是一定程度上可预判的，这不是决定论。

恰恰相反，判断20年的政治走势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在2008年预测2015年的缅甸，苏东解体前的1988年预测1992年，北非中东革命，一次政变一场广场起义就很可能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Libdem:做政治研究的，判断20年及更长时期的政治走势，很正常。做经济的则就难了。比如，未来10年，拆那政治不会有大的变化，这种判断我是敢下的。

他的事实分析在哪里？他说的不是“未必理想”，而是“会更糟”，两种说法一样吗？//@Libdem：对于我个人来说，无论什么状况都不会比现在更糟。赵是社会学家，韦伯是他们这个行当的基本功，他就是事实分析，不是价值判断。他的意思就是：若拔酒成功摧毁体制，现在未必就很理想。

鸡国的事情很简单，是在蚣党掌权统治下行为方式可以预测，如同在一个严密防范的监狱里你自然知道会发生什么，犯人、狱警在做什么事情，但扒久成功，就是已经把监狱的围墙拆了。 //@Libdem:我不这样认为。他国不知道，但鸡国的事情很简单。

你去看我和苏振华的讨论，他有效反驳了我吗，什么情况下又闭嘴不说了。

你号称专注于经济和政治，再说说在长时段下，经济更难预判还是政治更难预判？几百年来真正吓了大家一跳的也许只有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但世界各国的政局多少风云莫测？ //@Libdem:那一点没有有效反驳，再@出来我看看。

你这样浑水摸鱼毫无意思，给定语境下，经济自然指的是宏观经济，大概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而政治，则是谁执政，实行何种政体。//@Libdem：回复@milavivo:我的体会是经济更难预测。但政治走势对于本国的学者来说，预判不至于太难。政治的类型更为固化，影响因素更为确定，分析框架更可信。为什么经济更难预判？经济的参与者更多，个体的影响更大，如马云和盖茨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世界，这是无法预测的。而政治的参与者是共同体，其行为更为稳定。当然一个企业家型政治家的横空出世，也是难以预测的。假定自然条件不变，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确定的，就什么都可以预测。而经济却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行为者的集合，其中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会产生重大影响，政府行为只是事后反应，固无法预测。现代政治由政党主导，政党的纲领行为相对稳定，固更好预测吧。

你给赵鼎新洗地又累又无聊，既然他提出这个论点了，还是社运、扒久研究的专家，如此意义重大的问题就不能自己写篇文章解释下？ //@Libdem:政治中希特勒的搅局者当然有，但一旦出现，很快就又可以观测预判了。当然无论如何历史是偶然的，这是自由主义的abc了。

你也该多看看历史，民主政体还是毒菜者上台，多党轮流执政还是一党制，对亚非拉很多国家影响极大，不单是GDP涨跌几个点的问题，而是成千上万人头要不要落地，而军政府领导人走马灯一样快速地在换，毫无章法。

普遍的稳定的政党政治在现代史上是新生稀罕事物，而且讨论的起点没这么抽象理想，它说的是民主转型的政治。

2013年6月29日

【俞正声：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打好主动仗 http://news.qq.com/a/20130629/006328.htm】

“团结稳定是祸、分裂动乱是福。”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解体崩溃的恐惧导致了解体崩溃的自动实现。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敌人就是中髸自己，参考层出不穷的血拆和贪腐盘剥。

“保持对××××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形成强大威慑力”——卡扎菲和巴沙尔的策略，结果如何呢？

“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本来只是警察的事，极权社会的自我暴露。

“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防范”——动物之间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广泛动员和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加强联防联控，实行群防群治”——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民小组和街道，党凌驾在政府之上，党员高于干部，干部高于群众，网格维稳，鼓励群众告密。

“一旦发生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要依法严惩”——不允许上街举牌，和平抗议，也不允许、更不允许打砸抢烧，无论面临何种困境，情绪稳定当肉猪才是硬道理。

“要继续深入开展打击××××团伙和××组织专项行动，加大追逃力度。”——怀恨在心，绝不宽恕，秋后算账。

“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揭露事实真相，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有官媒引导，存在权威信息，主动权能被把握，无新闻自由，就不会有任何“事实”和“真相”，一切都是谎言。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维护稳定第一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窑匪国存在责任制，但要负责的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群众/人民。

“充分暴露了××××分子反社会、反人类的真实面目，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真正反社会、反人类的是某社团，60余年，孜孜不倦，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要旗帜鲜明”——操你妈的公知，人家素来干啥都“旗帜鲜明”，你还天天散布局势不明、神秘莫测的谣言。

髸党新闻你是我这样读的吗？

2013年7月6日

@联合国：［保护难民］据难民署统计，阿富汗在过去32年中一直是全球难民最多的国家，人数超过300万，相当于世界上平均每4个难民当中就有一人来自阿富汗。目前，95％的阿富汗难民居住在巴基斯坦或伊朗。联合国正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方开展密切合作，为阿富汗难民安置问题找到可行的、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milavivo：

阿富汗，因为处在亚洲的十字路口，不幸成了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开始，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想向东、西北两个方向扩张，东，则是缅甸，西北，就是阿富汗，但在阿富汗吃了败仗，同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这一带被俄国视为势力范围，英国(后来包括美国)的扩张企图受到有力阻碍，就在此地拉锯战。

土耳其，承奥斯曼帝国而来，又出了凯末尔这样的政治能人，列强还是一定程度当作平等伙伴的，伊朗，就不怎么当回事了，英国、美国、苏联都在这里兴风作浪，美国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攫取的利益多，介入更深，所以也最招恨，伊斯兰革命后的德黑兰美大使馆危机，不是无缘无故（前段时间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就是讲这个）。

阿富汗，1747年才有这个国家的，面积小，人口少，内部又分裂严重，比如南方主要是普什图族人，兴都库什山（法显等人称作大雪山）以北，则是塔吉克人等，结果就很悲惨，长期以来好像没停过战争。三次英阿战争，内战，与巴基斯坦争端，苏联入侵，塔列班崛起，美国反恐，直到现在也不得安宁，常常发生恐怖袭击。

苏联走了，美帝撤军，但不幸的是，支那大红龙来了，阿富汗，又变成了中美竞争的舞台，赤匪，实力当然弱很多，但占有地缘优势，跟阿富汗通过瓦罕走廊直接连在一起的，唐僧当年回大唐，走的就是这条走廊。

不过支那赤匪虽狠，却很忌惮伊斯兰，美帝的911，俄罗斯的车臣，都是惨痛教训，所以目前主要是在阿富汗做生意赚钱，轻易不涉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

No，同样或者更悲惨，你看下中亚古代史就知道了，作为战略要地，周边谁兴盛崛起都要冲杀一番。 //@Anor:在战争不那么频繁的工业革命之前，作为商路中转站的阿富汗是不是好点？

2013年7月6日

@范炜：“海上联合—2013”中俄联合军演的地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美丽的北方港口城市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海参崴”，意为“海边的小渔村”！曾经是中国领土！现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地图上海参崴仍是正式名称，而在中国大陆地图上这个城市的正式标注则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对俄文名字的音译。

//@野公05:【百度两条】其一老子的需要就是儿子表的孝心：海参崴地位是根据1949年毛与斯大林签署的同盟条约确定下来的。当时，苏联也非常需要这一不冻港。

这种意淫毫无意义，一，海参崴是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年就割让出去的，乌苏里江以东属俄，去看下地图，海参崴是不是以东？二，正因为割让给了毛熊，海参崴才成了“美丽的北方港口城市”，不论是清王朝、蒋秃驴，还是赤匪，只会把它搞成垃圾，因为中国人的审美，自满人入关，就被彻底败坏了。

//@野公05：《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三条两缔约国同意在前条所定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

这东西同样无意义，俄国革命后，被各种势力反扑追杀，为了拉拢盟友，不知道抛出了多少绣球，但一旦站稳了脚跟，就是拳头说话，当时无论蒋帮还是毛帮，有跟毛熊较劲的实力吗？东北，还是毛熊帮从关东军手里解放的，他们赖着不走，我看老蒋一时也毫无办法。

但毛熊撤走了，那是给黄俄中共面子，输送利益和力量，结果种下了祸根，不然，校长虽然无能，也还是有办法收拾图书管理员的。

在1978年前，支那以农业立国，大陆封闭经济，所以像海参崴这样的小渔村，可有可无，毫无重要性，甚至没有、割让给毛熊比归属自己好，因为毛熊占有后，与朝鲜领土连结，等于一定程度把心腹大患日本给封锁到东北外面了，要入侵我天朝国土，必须先跟朝鲜和毛熊作战，朝鲜懦弱，但俄国佬不好惹。

但海参崴于俄国的意义大大不同，是东北亚（远东）优良的不冻港，占据这里，太平洋舰队退可守广袤无比的西伯利亚，进可威逼日本，防范中国，甚至游弋在太平洋与美国较量，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所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设。

俄国要是没有海参崴这个港口，其海军力量要参与东北亚、太平洋事务，只有两条路，夏季在破冰船的协助下走北冰洋，或者黑海舰队（乃至波罗的海舰队）走苏伊士运河，绕道印度洋、东南亚，极其费时费力，不如先认输算了。

那还不如假设十月革命失败，或者嘉兴游船被城管抓获送官。支那人，不论谁统治（共产党，国民党或者什么自由民主党），清政府灭亡后100年内（被共统治60年后则是200年内）干不出什么好事情，特别像城市建设之类，因为审美坏了。//@戈雅goya：没割让岂不更好？毛熊少了一个重要据点，在远东失利，红龙、北高丽都勾结不上，美帝称霸太平洋西岸，尽早解放共产魔爪下的支那13亿？

审美败坏了很难修复，窑洞党作贱不论，你去看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欧美国家的唐人街，无不是花里胡哨一团糟，很难给人一种整体上和谐优雅的感受。但日本不是这样，他们有自己长久传承的审美风格与美学一致性。

花里胡哨一团糟，大红大绿，色彩斑斓，那是满族人的审美。

海洋（港口）重要，是最自由最方便最廉价的交通运输方式，几千年前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但支那人没有，或者匮乏此种识见，也不是不聪明，而是长期以来立足内陆，依赖江河，没这种迫切需要，至多接受异方番国朝奉，有广州和泉州这类的港口，直到清末上海、天津等才繁荣兴盛起来。

像俄罗斯，最开始的中心城市是基辅，后来莫斯科公国崛起，按照撰写《俄国史教程》的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地理位置，是俄国东欧平原上各大水系交汇聚集之所，后来到彼得大帝，还不满意，数番恶战，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把首都迁移到了圣彼得堡，向北冰洋扩张，建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向南，则是占领高加索地区，打通黑海、地中海海洋通道。西伯利亚之外、远东，则是拼命也要拿下海参崴，直通日本海和太平洋，像日本宣称属于自己的北方四岛，也绝不会轻易归还，因为它们是进入太平洋的咽喉要道。

在俄国沙皇文韬武略四处经营时，我们伟大的天朝皇帝有这样的见识眼光？传说中牛逼轰轰的蒋校长，在南海划九条线段就敷衍了事，毛魔君，更是一头蠢猪，蠢事太多，难以述说。

俄罗斯如今的实力、国际地位大不如苏联时代，但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习梦帝登基，也不得不先去朝拜。俄国民族主义意识严重，素来自认横跨欧亚、连通三洋的大国，为了捍卫自己的战略要冲，可谓不惜一切代价，车臣人要独立，简直是做梦，也不看看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车臣、北高加索那片要独立了，等于把俄罗斯帝国通过黑海、地中海南下的海洋通道给堵死了，还不跟你红眼拼命？

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了，经贸立国了，海洋霸权了，全球战略了，才发现靠近日本海的整个东北没有出海港口，只留了图们江一线气，还要与朝鲜、俄罗斯分享，想要回俄国人苦心经意百年的美丽港口城市海参崴，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没门，想也别想。

支那土鳖，自己不争气，一门心思想天上掉馅饼，甚至损人利己占大便宜，真是可笑复可耻。

2013年7月6日

穆尔西当选总统，解除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职务的时候，我就评价过，其人莽撞冒失，急于求成，一意孤行，很可能把事情弄糟，但当时比较幸运，军方并无强烈的抵抗，但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打倒独裁，推翻专制，求其速，而一旦获得权力，民主建设和巩固的时候，务必耐心和谨慎，做各种让步与妥协。穆尔西自以为大权在握，有足够的合法性，还有穆斯林兄弟会撑腰，就无所顾忌，我行我素，取悦自己的追随者，罔顾世俗派的声音与利益，结果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分裂与对抗。

总统选举，穆尔西也只是侥幸取胜，与竞争者相比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在此时，就已经表明整个社会存在严重的分裂，而作为从独裁突然走向民主的转型国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和调整，这种分裂与对抗必然还特别激烈。

好不容易得到的成果，要千万珍惜，像智利皮诺切特下台，就保留了很多军方的特权，但民主框架是搭起来了，慢慢博弈，穆尔西私心重、权力欲重，还有莫名其妙的神棍情结，得到今日的下场，也是活该。 //@自由\_星空:威权政府倒台之际，处理好军队特别是待遇等利益问题尤为关键。

其人看上去斯文，其实龌龊，是政客品质，根本匮乏远见和包容异己的胸怀，上台后的动作，除了解除高级军方领导的职务（看上去也许合理，其实不然），匆忙通过被操纵的、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的宪法，也是一例。 //@Kelvin\_Liew是耶:NYT說他把穆兄弟會安插到政府各處，還將抗爭說成“前政府的復辟”。

军方是支持世俗派的，而世俗派，从总统选举中就可以看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埃及，除了穆兄会及自由与正义党，因转型匆遽，并没有形成团结而有力量的（世俗派）反对党，于是军方保留相当大的发言权，充当世俗派的代言人，制衡总统和穆兄会/自由与正义党，对民主政治来说就相当重要。

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军方如果真的逼穆尔西下台，也是糟糕的结果，破坏民主程序。迫使穆尔西妥协，与反对派谈判，改组政府，更适当一些。 //@Kelvin\_Liew是耶:回复@milavivo:軍方到現在都沒有做出什麼特別的行動那是比較意外的，缺少強硬軍閥首領？

这也很恶心的，还被美国脱口秀的主持人大加嘲讽。 //@柠檬薯仔V:被脱口秀主持讽刺了几下就动用权力拘捕也是一例。

穆尔西是个sb，随便各种虐好了，睡觉，明天看结果。

Morsi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这没有问题，我怀疑的是他的能力/成熟度（比如匆忙解除军方领导人的职务夺权），以及危险的宗教性政治倾向。当时，我就说了，埃及有两个方向走，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伊朗，但更可能滑向伊朗，情况不容乐观，一年之后，果然不幸验证。//@Ragingviggo：一年前穆尔西刚上台的时候，V师就对穆尔西的上任以及时间提出过质疑。如今应验，V师洞察力真心牛逼。

//@微天下：【快讯】路透社报道，埃及变天近4小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声明，对埃及军方决定罢黜民选总统感到十分担忧，希望埃及迅速回归民选政府。

呵呵，美帝假惺惺，在很多军队领导人推翻民选总统的政变中，背后黑手就是中情局之类，尤其冷战期间，为了遏制蔓延的共产势力/社会主义倾向，经常这么干。总统大选胜利赢得了合法性的基础，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美国尤其不喜欢带有共产/社会主义狂热和有宗教极端倾向的政权，为了推翻它们不惜破坏民主程序，支持政变，快速打倒，没耐心等多年重新选举。从国际战略和现实主义政治出发，我认为是对的，快刀斩乱麻，养虎贻患是大忌，总统谁都能当，换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能纵容个别人个别派系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统治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次大选就一劳永逸，它还包括给与反对者充分的表达权利和表达渠道，以及必要时予以制衡的权力，而穆尔西，上台后利用最初的合法性要努力消解的就是伴随的合法性，持续的合法性，自己挖自己合法性的墙脚，破坏民主规则。

也就是说，合法性是一个持续于任期内的连续统，总统因为无能，倒行逆施，限制镇压反对者，而遭到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反对，类似于内阁被议会投不信任票，合法性则失效或被极大削弱。

不发生对立派别民众间的残忍厮杀，军队不武力镇压和平抗议平民，没有演变成武装集团内战，随便怎么搞都行，社会混乱，经济下滑，相对于很多国家为推翻独裁政府付出的惨痛代价，根本不值一提。//@现在开始回忆:老榕真sb。民主转型是需要时间和代价，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忍受混蛋政客，而且能够及时识破和勇于走上街头抗议正是民众政治成熟的标志。

2013年7月6日

@财经网：【审计署：6万多套保障房被违规分配使用或出租出售[鄙视]】

保障你妈逼。一方面是又一个敛财贪污腐败的渠道，另一个方面，让这些人彻底受控于权力，回到既往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没研究过，但我怀疑新加坡一党独大威权体制牢固，跟公屋制有很大关系。

拒绝和智力低下、品德恶劣之辈对话，也不驳斥教育他们，有兴趣的话，只有一抽屉的侮辱倾泻。很多人苦口婆心，但我几乎没发现有过而能改的成年人，特别所有公知、粉丝上万的ID。

青岛有个sb兮兮的跨海大桥，被NYT作为中国政府铺张浪费，大搞没有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典型，我地图上看了下，不知道这些官员猪怎么想的，好好的一个内海（湖），绕不远的道就过去了，或者你也可以在峡口处最窄最近的地方修桥，却建在了海/湖中央。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年至2010年间，超过2亿的贫民窟居民获取了改善的水源、卫生设施、较耐久的住房或足够的居住空间，因而超过了千年发展目标1亿人的具体目标。各个地区很多国家在减少城市贫民窟居民比例方面已取得显著的进展。

贫民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支那这种人口天量转移却没有/甚少贫民窟的，留守儿童、父母分离，你愿意住的差一些与家人在一起，还是被塞在外面光鲜实际上跟笼子差不多的分割房、集体宿舍里？

//@路透中文网Reuters：【淡马锡对中资银行的投资面临重大考验】新加坡国有的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正面临压力，需要评估其大量持有中资银行股份的风险，因为中国经济将创逾20年来最慢增速。由于信贷紧缩和坏账，中国银行业者目前面临艰难的前景。

这谁写的，真尼玛幼稚，淡马锡持股中资国有银行不只是投资收益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政治结盟与投靠，所能带来的隐性利益远大于会计报表所能呈现的。

华人在东南亚，其形象跟欧洲人眼里的犹太人没啥区别，占有本应属于本地人的财富，剥削他们，而新加坡，插入东盟核心地带，就是中东的异类以色列，虽然冲突没那么明显，随时有可能被吞噬，以色列傍上了美帝，新加坡自然投靠中共。

而在美帝中共眼里，与以色列，新加坡结盟是极其划算的，不用自己掏钱，就在一个战略大区安插了可靠的有影响力的亲信。像新加坡，等于是李光耀的私人国家，淡马锡的总裁好像是李光耀的儿媳或女儿?

这没道理讲的，犹太人何尝不是依靠聪明勤劳致富，但民族主义者会说你因为狡诈，贪婪，剥削，而且很多人信。//@小仓山：本地人恐怕很难创造财富吧，没什么财富是天生属于谁的。

//@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掀小产权房清理风暴已查存量违法建筑将100%拆除】

任志强潘石屹修的就叫商品房，农民修的就叫小违法小产权房。

只因为没上贡，商品房价的60%是要交给当局的，而小产权绕过了此流程，断了窑洞贱匪的财路，土匪也不是眼红那么点钱，而是不能坏了规矩，使之威风不存。

如果只看到钱和威风的问题，也是肤浅的，重要的是管道，以平民最重要的财产(还是不动产)控制人，财，物的流动，掌管其信息和意志。房之外，则是车。

公路收费，也许起初只是为钱，但窑匪很快发现了其他好处，随时切割和阻断人员流动的可能，根据车来追踪特定个人和群体的动向，收费站和路口的摄像头都是方便的工具。

2013年7月8日

@综艺报：【万达集团成立4亿美元境外电影投资基金】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透露，万达已成立一只4亿美元境外电影投资基金，将参投好莱坞大制作电影及参与合拍。目前已与索尼、迪斯尼达成框架协议，与福克斯和狮门也在洽谈。同时，万达正洽购欧洲、澳大利亚领先院线，若并购成功，将占领世界电影市场20%份额。

@milavivo：

跑路是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资本泛滥，生产过剩，投资机会有限，正是海外扩张的大好机缘，美日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商品出口困难，日本人就大量境外投资，一方面把生产向中国、东南亚等地转移，同时在美欧购买资产，合作，以资本输出替代商品输出。

但在支那，一，真正有钱的是大国企，也能以很低廉的价格获得资本，目前海外投资的主体就是它们，买油井，买铁矿，或者有些奇怪的项目给官员洗钱，投资收益很低，甚至天量亏算，反正赔了也不是自己掏腰包；二，外汇管制，资本难以自由流动，同时，出于极权控制的目的，人员、信息流动也是障碍重重（比如出境的繁琐手续和GFW），私营企业家想在境外投资也困难重重；三，像华为、中兴等，有钱，蚣妃也愿意给予外汇、人员、物资等流动的种种便利，开后门，但国家形象狼藉，人家美帝、欧盟不允许你投资建厂或者兼并本地企业。

像日本、韩国、台湾，都遇到过支那目前的困境，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等，但，一，它们的体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继续鼓把劲，还是能在世界市场里挤出一点空间；二，企业大多属于私人所有，经济完全开放，他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和机会去突破困局，另觅出路，比如转产，兼并重组，生产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资本输出（直接投资或银行借贷等间接投资）；三，它们在产业升级的时候恰好赶上了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天赐良机，传统的工业，像采矿、钢铁、机械、石化、船舶、机车、纺织等，生意都让中国人抢去好了，我专门做高附加值的高科技。

而支那国，以13亿人的庞大体量成为世界工厂，就很可怕了，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化肥、化纤、玻璃、船舶、工程机械等产量是全世界总产量的50%左右，彩电、冰箱、空调、相机、微波炉、电脑、手机等的产量是全世界总产量的70-80%，从高端到低端，什么都生产，且其产量差不多逼至极限。

当然，产业链最高端依然在欧美日韩那里，比如手机生产那么多，实际上钱都被苹果和三星赚去了。

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支那以这么大的体量要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你会发现，没地方可升，没地方可转，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继日韩台之后已经在中国大规模普遍应用了，而突破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不知道在哪里？

纳米科技、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名声极大，其实都是投资界和科研界炒概念骗钱的，无法形成巨大的产业，开花结果不知道哪一天。

支那的工业生产，实际上还有几个主要领域存在发展余地，核能、石化、飞机制造、汽车。但核能、石化受到广泛的抵制，造飞机，水平不够，高效的发动机研制不出来，即使像CRJ21支线飞机，C919大型客机，也在难产中。至于家用轿车，是大件消费品，钱都被土匪抢走了，买得起的人不多。

所谓的新能源、太空技术、生物技术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伴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沿技术，但一直没取得重大突破，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叫嚣不知多久了，还不是主要依靠煤炭、石油、水力和核能？//@技哲3\_回归: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能源、太空技术、生物技术等，要出现肯定还是在美国，支那与之差距太远了。

成熟的太空技术，像卫星、登月、空间站，都出现几十年了，支那也在紧追慢赶，但实际对普遍的工业生产无显著影响，但蒸汽机、电动机和电子计算机（核能）等，其出现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改造了生产生活。

至于生物技术，除了不时争吵不休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没听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是基因重组可以让人长生不老了，还是克服了艾滋与癌症？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因为是直接作用改造生命本身，当前不但有技术上困境，更面临生命伦理的挑战。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假的，像欧洲不少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技术迁移、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条平滑的增长曲线，巴西、阿根廷经济长期停滞，徘徊不前，不过是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体现罢了，经济政策错误，治理失败，官员贪污，贫富严重分化，高速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

后来在债权国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帮助下，经过休克疗法，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政治上也趋于稳定，它们一个个都赶了上来，像智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人均GDP如今在10000-15000美元之间，进入中上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不过这些发展快的拉美国家，多多少少在自然资源禀赋上存在极大优势，智利的铜矿和硝石，巴西、阿根廷广袤的耕地、牧场和森林，以及种种丰富矿产，墨西哥，还有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则受惠于石油经济，墨西哥同时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美国的很多工业生产就近转移了过来，还有劳务外包等。

中等收入的陷阱没有，但共产统治的陷阱大大存在。

2013年7月9日

七个人或九个人，则黑社会头目；8000万，则髸党匪徒；将军士兵，则党卫军；武警民警，则黑皮狗；13亿，则支那肉猪；针对藏维、境外，则统称汉蝗。

把基础词汇用对，其他你随便说好了，即使你见解有限、知闻狭隘，或者论述能力差，搞出的政论都不会太离谱。

这些词汇，内在地植入了对位（对跖点）的立场、态度和意识形态，搭好了你论述的框架，如果你不反逻辑、反语法和反事实，你作为句子、段落的语义就已经被限定。

髸党深谙此道，所以创造了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政府此类名词，当你用解放军这样的词汇给军人命名时，你就不会、不可能黑它，它做什么都必须是正能量。

2013年7月11日

癌症晚期，中医、西医、印度神医、蒙古大夫都束手无策，这就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真正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但说速死，也是妄谈。

1）财政刺激则债务危机，加剧生产过剩，投资收益极其低下；2）货币刺激则使资产泡沫更为严重；3）以13亿人的体量作为世界工厂，其生产、外贸的扩张受全球市场容量限制，不少产品的占比可能已达到其极限；4）内需则受制于居民收入在财富分配中比例过低，且贫富严重分化，同时，窑洞体制使民众缺乏安全感，消费欲望被抑制；5）技术迁移的势差越来越小，可利用的国外科技成果已普遍应用，生产率难以显著提高；6）国企扩张、垄断、盘剥，效率低下且腐败严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因为地租和人力成本上涨，信贷上得不到支持而经营困难；7）人员、货币、信息的跨境流动限制（管制），使资本输出，产业转移与全球布局困难重重；8）独裁政治，信息封锁，缺乏自由，创新被压抑和扼杀；

2013年7月14日

可怕，杭州湾何辜，要被如此破坏自然景观？不过既然如此，全国的人口都向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集聚好了，集中搞破坏，其他地方建成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区。

秃蚣体制，不放开海外投资则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转型困难，而一放开，则成了跨境洗钱，资本外逃，难做人，哈哈。

这sb不是科傻，左翼精虫进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流毒难除，他当年给汪晖洗地，揭发朱学勤剽窃都是出于同一思想根源，他好像是学哲学的，没什么科学背景，当然，相关的科普书也许读过些。 //@-暗夜-烛光:宝树你个大科傻，智商真低

这种评论太二了，你不可能知道你当时的判断，即使你有判断，你也不会形成什么唯一判断。本质只是你不能接受一种逆主流认知的叙事罢了。

即使你不“愿意被一个短腿粗腰的民族统治哪怕一天”，事实也是被统治了很多年，日本人不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中国人赶走的，是美国人和苏联人打跑的。

你说错了，他是后溯式的历史评论，而你是个人代入当时的历史场景，当然，你这么评论也无可厚非，我的意思只是未见高明，只是一堆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罢了。 //@七格福礼德是吧:回复@milavivo:你这才叫二评。你没见原来的po文就是以假如你在当时的语气在说投降不投降的事情么～～～

意愿本来无可厚非，可以有任何意愿，但我期待你有点不同凡响、迥异流俗的意愿，但事实上，你的意愿是最平庸的，与媒体煽动的、统治阶级认可的彻底同构，理由也颇牵强。所以说二。

好，那就基于人种志，你是否认为黑人、南亚人/东南亚人，要低于白人和东亚人，而白人里，又以北欧、盎格鲁-撒克逊最优。 //@七格福礼德是吧:没一点民族主义情绪，纯粹就是比民族主义更反动的人种学观念。

东非>西非>南非>中非——这不是人种学吧，大多是班图黑人，怎么区分？苏丹族、班图族、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倒是可以直接视觉上区别。 //@七格福礼德是吧:高加索人>东非>西非>南非>中非>高卢人，中美人>澳大利亚人>蒙古人

//@路透中文网Reuters：【住建部：上半年全国保障房新开工440万套】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周三称，截至6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440万套，基本建成236万套，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69%和50%。

重回计划经济，计划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窑洞匪共要掌握计划，资源分配的权力。

土地买卖，房产经济虽然让屠髸发了财，但也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相当一部分人集聚了可观的家庭财富，其他不论，如果你在大城市有一套100平米的住房，那就是100万元的财产，如果你发狠卖了它捐助革命，AK 47，火箭筒可以买不少，找些人凑凑，tank，直升机都不在话下。

保障房的本质就是把更多资源，财富掌控在自己手里，本来市场可以解决，直接现金补助合格的保障房申请者即可。还有，这是贪腐的一个渠道。

土髸防民如贼，民众则视土髸如匪，把孩子生在香港、美国，一见风吹草动就资本外逃，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美国买房，就连留学人员，学成归国人数比例也低于被支那鄙视的阿三国。

//@路透中文网Reuters：【中国宏观调控明确“底线思维”强势推进结构改革】尽管外界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忧虑不减，但从总理李克强近日对经济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对于转轨换道的中国经济，新一届政府调控思路正由以往政策更偏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转至强调“底线思维”，为推进改革换取时间和空间。

真是傻逼，改革个鸟，如今真正能令支那经济焕发活力的，比如减税，政府裁员，国企分割，出售，金融开放，土地私有化，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城镇化，都是关系到屠髸命根子的，宁愿国家烂掉，红龙也不会轻易松手。

像户籍制度，如今放开意义也不大了，高企的房价会把你阻挡在城市(特别大城市)之外，在农村，还可以有宅基地与耕地。

所以榨菜强，也就能吹吹牛逼，装装样子，反正看上去很忙就行了，混吃等死。

在发展经济学教材里，孟加拉国就是“人口陷阱”最典型的例证，人均占有的资源本来就低（农业国家自然说耕地了），再加上人口数量高速增长，新增加的财富都养活新生儿了，资本无法积累。 //@梵高吹小号的朋友:回复@milavivo:嘿嘿，孟加拉很多制衣工厂

PC业太装逼了，自认高端，没能成功把自己的傻瓜化、家电化。一体封装，小型化，大降价，才是王道。所以被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超越、挤出。

这些sb忽悠青岛建胶州湾跨海大桥，设计日通行量8万，实际只有1万多，还要被新建的胶州湾隧道和沿岸高速路分流，破坏海湾景观不说，经济上也严重亏损，投资人杀这些砖家叫兽全家的心恐怕都有了。//@二黑媳妇：【王梦恕院士又忽悠投资2600亿建世界最长海底隧道，他称12年就可收回成本。你还相信他的话吗？】

2013年7月14日

发展电力，目前可行的有三种方式，水电，火电和核电，支那水能并不丰富，所以三峡电站尽管存在巨大争议也会上马，火电，因为环境污染受到抵制，莺歌海抗议就是例证，而核电，更是被广泛质疑，日本，德国，法国皆如此，奥朗德政府就计划把核电比例从80%减到50%。

广东人口多，工厂多，但匮乏电力，本地水电是没啥指望了，于是只能在火电和核电之间选择，发展火电，还是有一定优势，靠近消费市场，输电损耗少，而进口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煤炭的价格，据报道现在比用国内煤便宜。但可惜的是，广东没有大片空闲土地，建火电厂必然临近居民区。

水能丰富的国家，像瑞士，新西兰，大力发展精炼铝，即使本国可能不产铝土矿，因为电力便宜，原料矿从国外进口，也是划算的。不过如今电解铝产量最大的，应该是兲朝吧，消费量也是第一。

城市化，把人口集聚在少数发达区域，减少农民数量，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买卖，以农场的形式集约化，专业化经营，火电投资者只与个别土地所有者谈判，那就很好解决了。 //@haipai22:老美火电规模很大，没见那么多抵制啊。

不同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成本差距也不会太大，也有藏军用于民用的意思吧，像法国，发展了那么多核能，就跟戴高乐想在欧洲争夺霸权，消解美国影响力有关，在法属太平洋岛屿上搞了无数次核弹实验，当然，法国本身各种能源缺乏。

选择刁猪头上台，其目的就是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所以刁猪头公开宣扬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也实在不足为奇。但从政治话语策略上讲，猪头这么说话等于自证猪头，扼杀了暧昧，欺骗，给人幻想的空间，沉默，站队，抗议与镇压赤裸较量。

末法时代，一蟹不如一蟹，蠢猪公知以为自己会迎来明主，但我早说过，他们很可能会很快怀念蛤蟆，面瘫的"黄金年代"，尽管当时也很黑暗和悲惨。

出现这种局面，一，限制在贱种红小鼠里面选择，其实选择很有限，不是猪头，就是薄红屎；二，每一任都是不解决问题，只拖延问题，使弊病日深，形势愈加危殆，没有回旋余地，只能慌不择食，病急乱投医，它不单是个人能力问题。

唯一的亮点就是媳妇漂亮。

房产泡沫，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髸贼的老办法如果不变，限制供给，它在台一天，就不会破，也无所谓泡沫了。

像汽车牌照，你说它值多少钱？在上海需求强烈，但我一个月只拍卖9000个，甚至给出了涨价可以转让获暴利的预期，我就能卖到10万元。

房产市场如今的局面是窑洞赤匪故意搞的，全面控制，限量供给，抬高价格，坐收巨利。总之，有肥水的地方，就是我的独家生意，宁愿把大家饿死，也不允许跟我来抢，所以任何时候朝蛤蛤、僵尸、猪头的屁眼里开枪都是应该的。

比如上海这sb地方，据说至今还有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用来种粮食的，用脚指头想一下就知道，农民不种粮食了改搞房产开发，即使只卖3000-5000元/平米，也比种一百年粮食收益高。

任志强、潘石屹、王石这些髸匪的杂种私生子能搞房产开发暴富，为什么世世代代生养于斯的农民自己不能搞房产开发，如果说他们建筑施工的水平低，也大可承包给任志强、潘石屹、王石们的工程队。

2013年7月14日

（不单曹锦清，）搞社会学的支那sb叫兽就没几个像样的，我就对刘达临有点好感，费孝通，有点智商，但投了赤匪做狗，李银河，低智蠢猪，跟王小波挺配的，陆学艺，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有点印象，但实在没技术含量，就是说了真话。

//@啄木：上半年出境游同比涨18%多，入境游跌5%多，人民币高估的另一证据。More Chinese travel out of mainland http://t.cn/zQUwjnd

人民币死撑不贬值，一方面是来自美国、欧盟的压力（2012年，对美贸易顺差2189.2亿美元，对欧贸易顺差1219.4亿美元），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维护央企、大型国企的利益，2012年进口18178.3亿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原油、铁矿石、煤，比如在2012年，【进口铁矿砂7.4亿吨，增加8.4%，进口均价为每吨128.6美元，下跌21.6%；原油2.7亿吨，增加了6.8%，进口均价为每吨814.2美元，上涨5%；煤2.9亿吨，增加29.8%，进口均价为每吨99.5美元】，这几项相加，7.4\*128.6+2.7\*814.2+99.5\*2.9=3438.53亿美元，占比达到3438.53/18178.3=18.9%，其他一些主要的进口项目，有加工贸易的性质，也就是说，进口原料、半成品，加工装配一下，再出口成品，其成本由厂商自行消化。

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大宗原料、能源的央企/国企的成本，而造成的出口困难，则主要是生产“服装、纺织品、鞋类、家具、塑料制品、箱包和玩具”的中小民营企业来承担的，除去机电产品，这七大类产品合计在2012年出口4188.9亿美元。

维持进口原料、燃料的相对低价，也有利于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不全是为了让央企、国企发大财，垄断性央企/国企发财的方式有的是，比如让亲爹发改委涨价。

我以前就提出了，高价聘用希拉里、萨科齐，甚至李光耀、贝卢斯科尼组阁来接管上海市政府。 //@七格福礼德是吧:请奥黑来当我国的军委主席

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最高首脑也可以完全是外聘的，议会（股东、民众）履行监管、表决重大决议职责即可。但这样的政府形式在现当代好像没出现过。

所以像缅甸的傻X纠结昂山素季直系亲属不是缅甸国籍毫无必要，以素在民众间和全球的道义威望、人脉联系、凝聚力和号召力，登上总统宝座，不知会给缅甸人带来多大便宜好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像美英日全部会大力支助，支那算个鸟。

国际政治很现实的，都是兽。 //@玛吉娜度\_鎏:从人的问题范畴来看，藏人就不是孤立无援的。//@milavivo:藏人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人少，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但新疆伊斯兰，异教异族，在全球有巨大的后盾，他们又特别团结，惹恼了鳖蚣吃不完兜着走。

面瘫之后红小鼠接班，据说这是议定了的，全国物色，找到了两个人，入政治局，一个是床垫，一个是西红柿，但西红柿劣迹颇多，选定的是床垫，西红柿外放重庆，所以他才搞了那么多动作试图翻盘，为接班稳定起见，又出了大使馆事件，借机就把西红柿剪除了，但本质上，床垫和西红柿，是大哥和二哥的关系。

这是正常的，甚至“理性的”，因为化工厂，核污染，直接受害者很明显，但自由、民主、信仰，毒奶、地沟油食物，直接受益受害就不是那么清楚可辨，大不了我买进口奶粉，吃高价生态食品，当然，在红魔国，生态食品是否生态也是可疑的。//@72nehcleahcim：肉猪们是很好玩的，其他自由，民主，信仰，甚至毒奶，食物都直接无感，化工厂，核污染，就聚集了。单线条的丝袜。

2013年7月14日

//@NYT：回不去的故乡—— 中国城镇化运动

鳖蚣一边在阻碍城镇化，比如户籍政策，一边又把城镇化口号喊得震天响，大规模移民搬迁，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不变的是利益算计，陕南移民，是因为要把汉江的水北调关中，于是陕南山区退耕还林、水土涵养就很重要，不过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农民也是愿意搬出交通不便的深山的，有些人则抗拒。

但新建一个没有任何生产生活基础的镇很荒唐，在本地，并不像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那样随处可以找到工作机会，要集聚，也是集聚在既有的城市（县城）或较大规模的镇。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一个自然进程，土髸先压抑它，扭曲了它，面临经济发展困局，又想强行加速它，怎么搞都是悲剧。

因为户籍限制，农民工（新工人）融入城市无望，但要结婚生子，按农村的观念房子是必须要有的，越新越大越好，于是辛苦在城市、沿海发达地区赚钱，存下的钱则在乡下建房（大而空且丑的农民房），修房结婚欠债，又不得不继续流动到外地打工，家里的房子空置，在城市里则租住最小最拥挤条件最差的类贫民窟。

这是巨大的浪费，一则没把资金投入到他们终究要住进去的城市，二则乡下住房闲置，还占用大量耕地，消耗巨额财力、人力、能源和建材。据估算，中国农村住房面积如今是300亿平米左右，而城镇住房面积是150+亿平米，从造价上说，撇除土地成本，二者并无显著差异。

本来如果没有户籍限制，且开放城市、城市周边土地的建筑开发，也许有150亿平米的农村住房会建在城市，加和在城市住房面积的150亿平米上，也即，城市住房面积300亿平米，乡村住房面积150亿平米，那么就不会面临如今城市化的巨大困境。

现在房价高企，以普通农民工的收入更难在城市置业，安家落户，因此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限制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交通便捷之后，移民进入附近的中小城市和住在原来的村庄（如果不是很偏远的话）并无明显区别，但却要放弃自己作为最后保障也是一份财产的宅基地与耕地。

如若采取进城、上楼且不放弃宅基地与耕地的政策，则给土地的集约化、产业化、规模化经营造成困难。

2013年7月16日

居住是应该跟随就业的，这是自然的倾向，但土匪的意思好像是优先放开小城市，严格管制大城市，这种扭曲又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这是中共式的贫民窟，但外面看不出来。 //@推倒洛丽塔:我2年前刚到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过这种，住了半个月。这种蚂蚁旅社租的民房（小区），一天20-30块的样子。一般都是外地人（或毕业生）来此找工作/旅行（少），暂住。

一方面，大城市住房高度紧张，同时，乡村闲置无用的农民房又在癌细胞一般高速扩张，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不过值得庆幸的一点是，支那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大不了以后“拆呐”。

俞正声、韩正都挺着急的，GDP增速全国垫底，但自贸区这种鸡血不见得灵。上海划为美租界，或者香港那样，建立特别行政区，摆脱中共支配，倒是有用的。

因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均分，破碎分割，完全没有大规模机械耕作的条件，特别在丘陵、山地地带，如今倒是有小型的耕地机和收割机，汽油动力，但效率提高有限。//@甘肃之窗：农民为收割而忙！在甘肃！很多地方的收割还是这么原始的方法！

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主要靠农业的话，我认为有土地改革的必要，但土改，最好是台湾那种方式，限租，国家购买而后分给无地农民，而不是土髸的杀地主分土豪，而后，工业发展，农民进城，就有土地兼并、土地整理、专业化经营的必要，不然，给定耕地上的投资追加，边际收益是很有限的，提高农民收入只能是妄谈。除非大量补贴，把粮食提高到天价，限制进口，像日本那样，受害的是普通消费者。

2013年7月20日

农ZTJ0813 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推荐施工图

十三、三大建材用料估算：1. 水泥 57.95 吨 2 钢筋 10.01 吨 3. 多孔砖 120.17 m3

【多孔砖的规格为240 mm×115 mm×90 mm，每立方米约重1400 Kg。】

也就是说，用砖168.238吨。

上次我说一套农村自建房的重量几十上百吨，看来几十是低估了，200平米现浇框架结构的话，得有200吨。

那是多重？查了下，240\*115\*53的普通砖，密度应该是1800-1900KG/立方米。 //@凯利帮:多孔砖没有那么重啦。红砖倒是比较重

不过建筑上的术语我也不是很懂，http://t.cn/zQ5DrXg 这里有个大致样板，你看看是不是框架现浇？ //@milavivo:回复@鸟曰曰:不对吧，现在农村自建房很多都是现浇的，第二波第三波才用预制板之类，不过外观是不是别墅就因人而异了。

搜资料找到这个一号房论坛的，发现不少自建房的人在这里交流。文革后农村建房我记得大概有四波，第一波正面砖、其他三面土木，第二波全砖到顶，第三波两三层但用预制板，如今是第四波，框架现浇，两三层，很多开始山寨西方的别墅。

框架现浇无疑更结实，地震不倒，但造价更高了，大量耗费水泥和钢筋，水泥一吨400（？），钢筋一吨4000（？）。

水泥、钢筋全球价格差异不大，那么中美欧建房成本主要的差别就在人工了，可因为欧美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效率高，能很大程度抹平这个鸿沟。

这是个很坏的势头，本来他们的新房应该建在城市周边，而不是一个个自然村铺开。有钱有力在乡下修“豪宅”的，大多依赖城市生活工作，因为土地的问题，只能建在乡下，但没人住，闲置，给以后的土地兼并、整理增加了很大难度。

我以前也看过美国人的施工图，他们的材料轻省，用大量木材。 //@老卡列宁:回复@milavivo:不过他们的地基处理比较简单，平整之后直接钢筋网浇注出一块坪然后直接砌砖。可能跟大陆西岸历史上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少有关。

按照中国18亿亩耕地计算，最多要1.8亿农民就够了，每户三四人（农村会较均值每户三人多），则是5000万户，每户30多亩耕地，比起美国农民少很多，但可以向法国模式靠近，逐步发展成机械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小农场。一些过小的自然村要消失的。

中国城乡现有住房面积450亿平米，从总量上来说，并不是很欠缺，但其中应该建在城市的150亿平米被建到各种乡下了，是因为扭曲的土地制度导致的，髸产党真tmd操蛋，猪狗不如。

所以以后如果房屋整体远距离搬迁的技术成熟的话，应该生意不错。可惜米-26直升机载重才20吨，“每小时飞行总费用达人民币13万元”。

宽12m、进深10m的房子，2.5层，如今修好该有100-200吨，卡车肯定不行，首先路承受不了，远距离整体搬迁只有在空中想办法了，目前看来是没办法。

2013年7月21日

红魔国不天天出现些恐怖袭击之类，反而不正常，反正是猪狗髸党治下的地狱，就让它呈现出地狱的模样。

出门右转炸政府是错的，这种人群密集处随机炸、随机死才最有威慑力。下一个高值目标可能是北京或上海地铁。

谁想炸就炸呗，反正我不反对。即使反对，我不知道谁要来炸，我也指不出明路，更无法亲身感受别人承受的冤屈，请便吧。

这个逻辑完全是错的，我们只是（假扮的）看客，看笑话的，和当事者毫无关系，既不能怂恿别人炸，也不能阻止别人炸，起码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别把自己当回事，试卷是什么样的根本见不着。

别人选择了某种行为方式，我可以搁置价值/道德判断，仅就其目的来说提出优化方案。

草你妈逼，V大爷什么时候糊涂过？几个月前，我就预测迟早会发生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的恐怖袭击（冀中星这次还不算），西藏那么多自f了，新疆暴恐袭击，北京上海当然无法幸免，特别那种人多的地方。本拉登要炸美帝，当然会选纽约世贸大楼。

英国之北爱尔兰共和军、俄罗斯之车臣独立分子、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塔列班等，他们袭击的重要目标就是首都，藏人和维人虽苦大仇深，但目前极端事件尚只发生在本区域内，维稳政策继续，必然会向更高层级演化。

此外，中国尚有无数强拆户和访民，因为申诉渠道长期被堵塞（甚至常使用暴力的手段），作为嵌套的应对方式肯定也日益暴力和极端，这种情况在境外、在当代是罕见的，他们的极端事件常常是种族、宗教、政治分裂引致的，而不是同族内的压迫与剥削。

但即使北爱、车臣、塔列班、印度毛派、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裂势力、缅北克钦独立军、土耳其库尔德独立分子，等，都有解决方案，因为民主政治/政府什么都可以坐下来谈，而窑洞国，是极权政治，伟光正，根本没有谈判的可能，只会暴力压制，那么冲突无法镇压时就很可能向利比亚和叙利亚转变，恐怖袭击简直都成了小意思，叙利亚内战现在死了十多万人，而整个国家才有2000万人，相当于北京或者上海军事冲突死亡十余万人。

支那肉猪又蠢又贱，我只是指出了未来暴恐袭击的可能性，他们被吓破了胆不说，竟然去求救货真价实的暴恐武装集团：北京平安 和 上海-警民直通车。

哈哈，漕溪路210号 这低智蠢猪才是编造谣言到处宣扬传播制造恐慌，什么恐怖组织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上海警察不抓他天理不容。

V大爷在网上各大著名网站活跃10年以上了，发表过无数言论，国安那里都有政治异议分子的黑档案，但直到昨晚才被 漕溪路210号 这草履虫确认为恐怖组织的恐怖头目，相比之下，网友们和上海/支那警察太无能低效了。

呵呵，真是sb，他提高价格到50万，把钱打入独立第三方账户，我自己会给他详细住址。

2013年7月26日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图片：曹妃甸的“烂尾”之痛】-钢厂亏损，多处在建写字楼、住宅、基础设施停工。曹妃甸工业区的现状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步履蹒跚，以及中国要想挽救曾经备受称赞的经济模式有多么困难。2006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视察曹妃甸时曾说这里是“黄金宝地”。http://t.cn/zQIcfST

北京既不产铁矿，也不产煤炭，交通也算不上廉价，但窑洞党因为愚蠢，也出于政治考虑，比如集聚资源到北京，提供就业，就建立像首钢这样的超大国企。成本太高，污染严重，关闭破产也就罢了，但红龙不是这种思考逻辑，一，要保持国企的垄断主体地位，二，近10万员工要安排就业，于是一方面把利润丰厚的生意特许给亲儿子做（房地产？），另一方面，继续各种扶持输血，不顾钢铁产能本已过剩的形势，在曹妃甸天量投资建新厂。现在落到这种下场，是活该。

从产业布局上说，曹妃甸当然比石景山合理，海运是最便宜的大宗货物运输方式，日本、韩国的钢铁厂通常都在海边，但因为是国家投资，猪头领导拍脑袋决策，根本不仔细研究成本收益，投资前景，于是成了巨大的烂尾工程。

2013年7月28日

//@72nehcleahcim：每一次新的事件，尽管事件本身只是过去的重复，但在其反应过程中，一个个潜在的傻逼，其本相不断的被重新揭发，并被确认为无可救药，只值得一脸口水的傻逼。

//@七格福礼德是吧: v事件之后，进不能主动站街，退不能帮v搬家，依旧在键盘上傻逼五毛杀全家的，就剩72一家了。

我自己都没啥，结果大家互相情绪化攻击，这很无聊。我在网上走得近的朋友，肯定没谁是五毛或者确实很傻逼，但不同的人，就同一事件在看法上有细微的差异，这很正常，各自论述，亮出、点明这种差异就行了，而不是互相扣大帽子甚至拉黑。

我不觉得MC和七格在观点上有什么本质的差异，立场上我倾向于MC，这完全是因言治罪、打击报复，不是用窑洞国种种法律和规则为之辩护，而是根据常识和国际通行惯例，但他辩论态度差，七格呢，心态、风度越来越从容，也愿意说理，但我觉得在向理中客、中产阶级路子上靠拢，失去了早年的锐利透彻深刻。

但不管怎样，他们两个都是当代青年读书人中的佼佼者，网上互相认识不少年了，且有共同的关系不错的朋友，完全没必要为这种小事而交恶。

这种傻逼事不管什么结果实际上都很无聊，我完全犯不着把自己搭进去，付出什么代价，不值得。但我也不是那种一味求安全的人，要看为了什么。 //@七格福礼德是吧:回复@milavivo:你自己保重，他还安全着，你目前不是。青山在，有柴烧。

说MC安全也不对，上次花事的时候我就把他牵连了进去，国宝找过他。此后局势紧张时还会继续上门摸底，在西朝鲜，没谁是安全的，即使你只是网上说说话。

p民不管用什么方法为之辩解，其实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那么就直道而行，如果不是直接陪着上法庭的律师，什么兜圈的策略之类都可以说是绥靖和通奸。//@sbumblebee：理性逻辑解剖血淋淋的事实，这本是事实描述，被人说称冷血和口炮，7格非要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参与分析之中，屁股决定脑袋，看似主观上参与事实的改变，逻辑漏洞百出，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说MC口炮完全是被自己的救世主情节感动。

sieg只是有点趋向于中产立场和品味而已，我没看到他在大是大非上有什么明显错误，我的亲戚、同学、曾经的同事，政治上完全反动的有的是，但照样一起吃饭说笑，难道掀桌子翻脸？ //@老卡列宁:还是觉得mc更解构，更“打碎”，更原子化，更有恨。与我审美异趣更靠拢。七格现在好中产哦。

我这是在当和事佬劝架了，各扬其善，也各打五十板，但大家都是一方豪杰，不见得吃这一套。最早的肇事者是我，你们有什么不满，直接来骂我好了，作为双方共同的朋友，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互相攻击交恶。

别人要这么做，我也不强烈反对，但陌生人、原子化时代，人本来就孤单无力，且当下看不到前途，没必要为政治观点上的小分歧而断绝自然的情感联系。我出了事，我相信就是政治观点上与我不同的亲戚、同学、同事、朋友，他们如果不受到严峻情况的逼迫，他们会帮我的，而不是趁机落井下石。//@季燕江氏:这个我不同意，该翻脸还是要翻脸的，不打怎么行啊？

我一向自认智商很高，但智商不是我判断、行事的唯一标准。 //@夏夜小甜蜜:呵呵，v在做有辱智商的事情。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智商的要求也很严苛，但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可能会因为其他情况，比如私人关系、品行不错、学问上佳、血性勇敢等因素放宽，睁只眼闭只眼。sieg对我的有些言论不以为然，我也不见得认同他，不时会反驳，但当真的有人找到家砸门，他是先给我打电话的，说有必要的话会赶过来帮我，他是绝对可靠的朋友。同样，MC也是绝对可靠的朋友，善良赤诚，学问渊博，见解深刻，他一直来给了我很多支持帮助。

你自然有聪明不可及之处，比如写小说的想象力，美术上的功力，对科学的痴迷，但政治直觉和评论，特别就阿飞被抓所做的表态，我不以为然。//@七格福礼德是吧:综合上下文看起来，我属于v的智商不高的朋友那一类，纯粹是私人关系、品行不错、学问上佳、血性勇敢等因素放宽。奶奶的这是绝交+拉黑的节奏。

//@wxb1919:七老师低调、讲理，人品学问都好。MC老师刀子嘴豆腐心，厚厚的面具中智慧的利剑铮铮有声。

证明，笨人才需要的，根器上佳一点就透。有时出于教化的原因，我会不厌其烦给出说明论证，但MC好像越来越没这个耐心。 //@七格福礼德是吧:要证明，不要直觉。

艹，各位老大消停点不行吗？ //@七格福礼德是吧:前面都是装饰，最后一点暴露逻辑硬伤：当一切抗争都被归为无效时，口炮也同样无效。而将其他抗争行为意义归零，独留口炮这抗争危险成本最低的行为给自家爽快，不仅逻辑无法自洽，道德也显亏欠。

你真的看过MC的论述？在他的观点里所谓的“革命”是可有可无的：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土匪对解体的恐惧导致解体的自我实现。网上的言论，不过是消遣和娱乐，但此种消遣娱乐不是完全消极的，能顺手救几个是几个，骂不醒救不了也无所谓，因为都不重要。我的文本依据在这里：http://t.cn/zQxUBaS 自己搜相关的内容。

智商高低不是靠骂人自我册封的，三五年给出几千几万个判断，是否和现实相符，正确率有多高，大家都看在眼里，心中有数。//@七格福礼德是吧：误差可以在讨论中纠偏的，我相信我的判断不会错，MC由于对当局现状绝望又无就地革命的能力，只能通过口炮发泄愤怒，并以想象自己在做骂醒众人的工作而获得价值自我认同并以此当作衡量其智商的主观标准。此外，V承认过自己无就地革命的打算，MC从未，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不老实。

好，MC可能懒得说话了，我用智商/逻辑机器的齿轮跟你硬磕。 //@七格福礼德是吧:逻辑机器启动了，没法说停就停。顺便测量一下某人智商到底多高。

我现在没谈逻辑关联和现实指导作用，针对的是你质疑的逻辑自洽和道德亏欠，少扯这么远，就是扯这些，其实我们也论述过的，你又要去参考原始文本，而不是到处放空炮。//@七格福礼德是吧:这样的观点和描述一个晚期资本主义会在系统修复过程中如何自行崩溃有何区别？宏观叙事与具体的口炮行为互相之间毫无逻辑关联，更无任何现实指导作用，活脱脱一个马克思式的弥赛亚论证格式。

这种说法不准确，我的理解是当前无解，只能坐等烂掉，但坐等烂掉不是消极地闭了眼睛封住嘴巴，而是在不带来（毁灭性）自我伤害的情况下以各种自己擅长的方式抗争。 //@技哲3\_回归:Mc的论述说白了就是坐等烂掉，sieg认为还能干点事。

MC，我，包括七格，都是文字人（文人、读书人），那就吐口水呗，但即使吐口水，各人的风格、喜好也有差异，不能强求一致。